武俠世界

一代奸人

假爆內幕．引君入彀！
謀財篡位．令人髮指！

故事　峯迴路轉別有天地！
情節　波譎雲詭出人意表！

$2.00

834

◀編 後 話▶

沈勝衣故事﹂天刀﹂今期已刊完，但它的結局實在出人意料，難以臆測！南宮平怎樣爲了一段血海寃仇，十年來訪求名師，艱辛習武，矢志報仇呢？看來使人感動肺腑……還有，森嚴戒備，無異鐵壁銅牆的全家莊，南宮平到底借用什麼人的身份混進莊裡，完成心願？……當你看到本文末段時，定會呆目咋舌，拍案叫絕不已。

＊＊＊　　＊＊＊　　＊＊＊

暌別了數期的朱羽君，今期又有他的最新巨著﹂黑馬﹂與各位見面了。本故事充滿粗獷打鬥氣氛，動作多于一切，絕不冷場。文中描述一個憤怒少俠出獄後返回故里，當然，他的三年寃獄定會時刻不忘，且看他怎樣報復吧！

＊＊＊　　＊＊＊　　＊＊＊

﹂一代奸人﹂是今期的巨型小說，小鬼子王小克渾身解數，與一羣心狠手辣、狡獪邪惡人物展開一場鬥智鬥力一決雌雄場面活現紙上，令人看來拍掌稱快，心曠神怡。

下期本刊推出四大猛稿：有東方英的新作﹂虎胆﹂，臥龍生繼﹂無形劍﹂後之﹂金燈盟﹂，沈勝衣故事的﹂紅蝙蝠﹂，還有巨型小說﹂借屍記﹂，篇篇精彩，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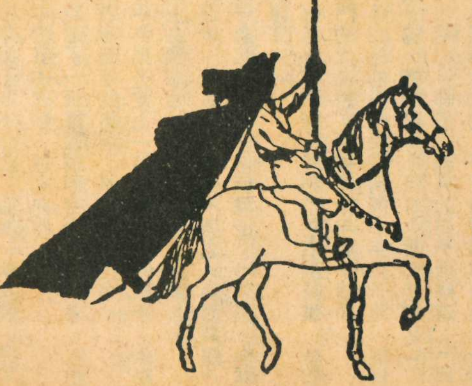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3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一代奸人



香閨驚變

半島酒店的咖啡座，下午三時左右。

豪華舒適的大廳坐滿了客人，伙記們忙着端杯傳碟，每天下午這個時候，是咖啡座最好生意的一刻，除了酒店本身的住客下來喝下午茶之外，本市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娛樂圈的從業員，多半來此聚會。

與其說是聚會，倒不如說是爲「亮相」而來，因爲不論多有名氣的男女明星和導演，經常都會到這裏來喝茶。

據說，有一位服毒自殺的肉彈女星，便是在這個咖啡座被大導演看中，因而一片成名。

總而言之，這個咖啡座無形中已成了影人茶座，許多新片計劃和合約，都是在這裏談成的。

自然，咖啡座有許多記者出沒，那是最容易取得「獨有新聞」的地方。

在靠近入口處的幾張沙發上，坐着三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正在小聲說大聲笑。

那三個女子都是明星，其中有一個還是「影后」，另兩個的名氣也相當大，只是在這種影人雲集的茶座上，根本沒有人向她們多望一眼。

這時，一輛的士在酒店門口停下來，自車中走出一個身穿白色恤衫，黑色長褲的中年男子出來。

他身上那件白色恤衫已洗得變了黃色，衣領皺着，還有一邊翹了起來，至於那條長褲，也似乎未經過熨洗一樣，膝蓋部位磨得發光。

中年男子抬頭望了望酒店大門，猶豫了一下，向台階踏去。

大門的門僮一看到那中年男子，不由皺起眉頭來了。

機警脫圍

能夠到這高級茶座喝茶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貴之輩，看那中年男子滿身的寒酸打扮，根本不配到這種高尚的地方來。

然而，門僮還是替他拉開了玻璃門。

中年男子兩道濃黑的眉微蹙着，伸手擦了擦高挺的鼻子，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睛，向咖啡廳內望去，他並沒有立即踏進去。

當中年男子出現後，咖啡座許多詫異的眼光一齊向他望來。

中年男子並不介意，他執一執衣領，掃了掃黑中透紅的頭髮，這才向內走去。

他選了一個靠近鋼琴的位子坐下來，伙記佯裝看不到他的出現，沒有上前招呼。

中年男子臉上一副侷促不安的樣子，坐在沙發上左顧右盼，似乎在找尋着甚麼人。

這時，坐在中年男子不遠處一個西裝煌然的男子忽然俯身向同伴低聲道：「阿豪，你看是誰來了。」

那名叫「阿豪」的男子全名洪長豪，是個撈偏門的大老板，聞言向中年男子望去。

就在他的眼光接觸到那中年男子時，雙眉不由一揚，吶吶道：「是……是司徒頓？」

「不，」那名叫郭賓的男子低聲道：「司徒先生最講究衣着，平日出街都打扮得十分整齊，怎會是他？」

洪長豪定眼向那中年男子望去，果然發現對方的衣着和「司徒頓」的身份大不相襯。

「可是……可是司徒頓兄濃眉，高鼻和紅頭髮是少有的特徵，」洪長豪詫異地道：「此人若不是他，却又是誰？」

「阿豪，你認不認識司徒先生？」郭賓仍然壓低着聲音。

「當然認識！」洪長豪傲然笑道：「連他也不認識，還能算是圈子裏的人嗎？」

「那麼他認不認識你？」

「當然認識，」洪長豪得意地道：「半年前，我還和他合作做過一單生意，賺了一百多萬，司徒頓兄好豪爽，分給我百分之五十的利潤。」

「這樣說來，你和他是很熟的了？」

「不錯。」

「那你還不過去和他打招呼？」

洪長豪呆了一呆，定眼望着那中年男子。

這時，伙記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了，上前招呼着他。

中年男子向伙記比劃着，似乎在叫甚麼特別的飲品。

伙記等他吩咐完畢，這才轉身離去，中年男子的眼光射到洪長豪的身上，洪長豪立時綻開笑臉，打算和他打招呼。

然而，中年男子就像看到一個陌生人一樣，並沒有和洪長豪打招呼的意思。

洪長豪的笑容僵住了！

中年男子摸出一包香烟，取過枱上烟灰盅的火柴，燃上了。

「奇怪——」洪長豪喃喃地道：「他……他怎會抽香烟的？」

郭賓望了那中年男子一眼，問道：「怎麼了？」

「誰不知道司徒頓兄抽的是邱吉爾雪茄，從不抽香烟的？」

「阿豪，我看我們是認錯人了，」郭賓道：「老實不瞞你說，我半個月前才和司徒先生接洽過一筆生意，我們還一塊吃過晚飯，如果那人是他，一定會和我們打招呼的。」

洪長豪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據我所知，司徒頓兄從來不搭架子，不論對甚麼人都笑臉相迎，這人——」

他還沒有說完，話聲便戛然而止了，因爲他看到伙記端了一杯凍檸檬茶過去，擺在中年男子的面前。

「阿賓，我敢確定那人不是司徒頓兄！」洪長豪一拍大腿道。

「哦？」

「司徒頓兄從來不喝檸檬茶的！」

郭賓一雙疑惑的眼光望定了那中年男子，道：「可是太像了，太像了！」

「唉，人有相似，物有相同，這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話是這樣說，洪長豪却並不死心，他招手叫伙記過來。

「洪先生有甚麼吩咐？」伙記恭敬地問。

「你過去替我問一問，那張枱子的客人是不是姓司徒的。」

伙記循着洪長豪的手勢望去，不由皺起了眉頭，道：「洪先生，你……你認識他？」

洪長豪聽到伙記語氣有異，不由問道：「怎麼了？」

「沒……沒甚麼，」伙記澀然一笑，道：「只是他並不受歡迎。」

「爲甚麼？」

「洪先生，我們這裏是高尚場合，那人衣衫不整還是其外，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渾身發臭，我看他起碼三個星期沒冲過涼了。」

「哦？」

「洪先生，你不知道，我們的部長已呈報經理，看看是否可以請他離去，」伙記俯身低聲道：「這一個星期來，他差不多天天都來喝茶，再這樣下去，可要把這裏的茶客，全趕跑啦！」

洪長豪和郭賓對望了一眼，剎那間，他們都確定了！那中年男子不是司徒頓！

司徒頓在娛樂圈享有盛譽，更控制了旅遊區一帶的大部份非法架步，他表面上是個大亨，私底下卻是撈偏門的大行家，到底有多少財產，大概連他也不大清楚。

有一次傳說，司徒頓起碼有五千萬的家財，那還不包括在外國的投資在內。

至於司徒頓的闊綽和大方，也是圈子裏所聞名的，他追求一個「騷星」殷珠，便花了三百萬元，幾乎破了有錢人玩明星的紀錄。

像司徒頓這樣的大人物，正是各大消費場所落力逢迎的對象，怎會將他謝絕門外？

況且，看那中年男子的衣着打扮，甚至連替司徒頓提鞋也不配。

「洪先生，還要不要我去問他？」伙記恭敬地問。

「不必了，」洪長豪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向伙記揮揮手，道：「你去吧！」

他怕的是對方果眞是司徒頓，自己不去打招呼有點不妥，如今既然確定對方不是司徒頓，自然懶得去理他了。

洪長豪遣走伙記之後，拿起面前的咖啡杯，呷了一口，瞥眼間，卻見穿制服打領花的張部長向那中年男子走過去。

張部長來到中年男子的面前，把賬單遞上去。

中年男子呆了一呆，道：「我幾時叫你們埋單的？」

「先生，對不起，請你先埋一埋這張單。」張部長的語氣十分客氣，可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他的態度充滿了輕蔑。

「爲甚麼？」中年男子濃眉向上一揚。

「這是我們經理的意思。」張部長道。

「你怕我沒錢埋單？」

張部長站在枱子前，沒有回答。

「好，把你們的經理叫來！」中年男子大力一拍枱子，提高了聲音道：「看看他究竟是甚麼意思！」

「對不起，經理沒空，希望你快點埋了這張單，離去吧！」

中年男子拍了一下枱子，霍地一聲站了起來，右手一揚，便欲向張部長面門摑去。

這時，茶座裏的客人聽到聲音，紛紛轉頭向他們望過來。

中年男子那一掌並沒有摑下去，他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事情，右手停在半空不動了。

張部長見他滿面忿怒之色，急忙向後退了一步，凝視着他。

咖啡座的邱經理見張部長不能順利地把那中年男子打發走，生怕吵了起來影响生意，急忙趨上前來。

張部長正不知如何是好，見邱經理走來，暗自鬆了一口氣，退在一旁。

中年男子冷冷望了邱經理一眼，問道：「你就是這裏的經理嗎？」

「是的。」

「告訴我，爲甚麼我不叫埋單，你們卻把賬單送上來，」中年男子憤憤不平地道：「是不是看不起我，怕我等一下沒錢找數？」

「先生，這只是一個誤會——」邱經理見茶座的客人紛紛向這邊望過來，不欲生事，急忙道：「他們可能攪錯了，對不起對不起。」

中年男子冷哼一聲，道：「現在還要不要我立刻埋單？」

「不必不必，」邱經理向張部長打了個眼色，示意他退下，一面陪笑道：「這只是一時誤會而已，請不要見怪，請不要見怪。」

中年男子這才悻悻然地坐了下去，拿起那杯凍檸檬茶，呷了一口。

茶座中的客人都向他投以詫異的眼光，然而，中年男子並沒有留意，只是一口一口地，呷着他的檸檬茶。

不久，茶客們紛紛埋單離去，只有那中年男子仍然坐在沙發上，他面前的檸檬茶已經喝光了，仍然拿着飲管啜個不停，弄出「咯咯」的異聲來。

伙記們遠遠站在一旁，誰也不敢上前干涉——他們都得到邱經理的關照。

大約六時左右，中年男子才召手叫伙記埋單，拾起碟子中的輔幣，一毛錢的貼士也不給，揚長地走了。

當中年男子離去之後，邱經理立即下令伙記們下班後開會，商量怎麼樣阻止他再度「光臨」。

「邱經理，我們怎能拒絕客人呢？」一個伙記問。

「首先要不給他坐下來，」邱經理道：「從明天開始，每一張枱子都要放一個『定座卡』，這便可以回絕他了。」

「聽到沒有？」張部長進一步解釋邱經理的意思，道：「如果那人明天再來，你們可以偽稱客滿，着他離去。反正每張枱子都有人定了座，他不走也不行了。」

「這樣會不會影响我們的正常生意？」一個伙記担心地問。

「不會的，」張部長搖着頭，道：「只要不是那怪人，任何人一踏進門，你們便上前招呼，然後把『定座卡』取去，請他們落座，這只不過使我們多一層工夫而已，但爲了杜絕不够資格的茶客，也只有這樣了。」

衆伙記紛紛點着頭。

× ×

翌日下午三時甫過，一輛豪華的平治房車在「半島酒店」門口戛然而止，自車中踏出一個啣雪茄，濃眉，高鼻和紅髮的中年男子來。

那中年男子身上穿着煌然西服，頭髮梳得貼服光亮，左手尾指上戴着一個閃閃發光的鑽戒，更增幾分富貴之氣。

當中年男子踏上台階時，門僮立時呆了一呆，一時間不知把門打開，抑或上前拒駕。

中年男子神態從容地來到門前，見門僮望着自己呆呆出怔，並沒有替自己拉門的意思，不由雙眉一皺，道：「還不開門？」

門僮看到他那不怒自威的神情，心下不由一懍，急忙把門打了開來。

伙記看到中年男子出現後，紛紛轉頭望定了他。

中年男子取下雪茄，在咖啡座入口處向內環掃了一眼。

這時，一個伙記鼓着勇氣踏上前來，道：「先生，對不起，我們全客滿了。」

「你說甚麼？」中年男子的濃眉朝上一揚，道：「裏面不是有好多空枱子嗎？」

「那些枱子全被人訂了。」伙記一面答着話，一面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中年男子，想不到一日之間，他竟然判若兩人，打扮得如此整齊。不過，上面既然吩咐不再做此人的生意，只好擋駕了。

「哦？」中年男子把雪茄含在口中！向內緩緩地走過去。

伙記急忙跟上前，道：「先生，對不起，我們眞的客滿了。」

中年男子掃了四週的空枱子一眼，一聲不响地在其中一張枱子坐下來，噴了口烟，道：「給我拿一杯威士忌來。」

「先生，我們——」

「聽到沒有？」中年男子雙眼一瞪，道：「替我拿酒來！」

伙記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支吾着答了一聲，轉身去向部長請示了。

張部長老遠便看到中年男子的出現，同樣爲他的判若兩人感到迷惑。

「他要甚麼？」張部長問。

「一杯威士忌。」

「這個——」張部長咬了咬牙，道：「你去告訴他那張枱子有人訂了。」

「可是……可是看他今天的衣着打扮，似乎——」

張部長不待他說下去，便道：「聽到沒有？快去！」

「是！」

伙記來到中年男子面前，陪着笑道：「先生，眞正對不起，我們這張枱子老早就有人訂了。」

「哦？」中年男子神態優閒地噴了一口烟，道：「我倒未聽說過連咖啡座也可以訂座的哩！」

「是……是熟客訂的。」

「那麼其他的枱子呢？難道也全被熟客訂了？」中年男子問。

「是……是的。」

「不論如何，我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約會，而且約會的人就要來了，」中年男子望一望腕上的金表，道：「我担保不會佔用這張枱子超過一個小時，好不好？」

「這個——」

中年男子淡淡一笑，道：「如果你自己不能做主的話，可以去請示你們的經理。」

伙記連忙笑道：「是！」

這時，張部長和邱經理，正在竊竊私議，見伙記向他們走過來，急忙問道：「他怎麼樣說？」

伙記把中年男子的話轉述了一遍，邱經理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伙記過去轉告中年男子時，他笑着道：「好極了，請你替我拿一瓶咸梳打。」

「是。」

站在遠處的張部長和邱經理心下暗暗奇怪，怎麼那中年男子不但衣着改了，連態度舉止也和以前不同？

「邱經理，難道這人不是昨天來過的那人？」張部長問。

「不，照我看是同一個人。」

「可是一個像乞丐，一個却像大富翁，有這個可能嗎？」

邱經理皺起了眉頭，他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其中原因，惟一的解釋便是兩個不同身份的人。

然而，天下間那有如此酷肖的人？便是孖生兄弟，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咖啡座又來了一個客人。

那人身穿黑色西裝，身裁矮胖，半禿着頭，一踏進咖啡座後，一雙烱烱的眼光便向四週射去。然後，他發現了中年男子的所在，趨上前去。

「周探長，你遲到了！」中年男子起身相迎，笑道：「我比你準時。」

「對不起，司徒先生！」

原來那人正是周探長，他約了本市聞人司徒頓在「半島酒店」的咖啡座見面，由於臨出門前接到一個電話談了一會，是以遲到了幾分鐘。

周探長在司徒頓旁邊的沙發坐了下來，道：「司徒先生，我奇怪你爲甚麼會選這個地方和我見面。」

「這有甚麼不對嗎？」

「對我當然無所謂，我是怕影响你。」周探長低聲道：「難道你不怕碰到姓冼的人？」

「憑我在組織中的地位，即使碰到冼老大的手下心腹，他們也不會想到我約你來此的目的，」司徒頓笑了一笑，道：「而且還可能以爲我正在收買你哩！」

周探長赧然一笑，道：「總而言之，我希望另外找個地方和你談談。」

司徒頓四週望了一眼，噴了口烟，道：「我看却沒有這個必要。」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約我到這裏來，究竟有甚麼話說？」

這時，伙記把飲品端了上來，司徒頓按熄了雪茄烟蒂，等伙記離去後，才道：「周探長，我記得三年前你找我談過一次話，是不？」

周探長疑惑地望住司徒頓，道：「那又怎樣？」

「你還記得三年前的談話內容嗎？」

「這個——」周探長擦了擦鼻子，道：「是不是有關『收規』的事？」

「不錯，」司徒頓喝了口酒，淡淡地道：「你要我把你們警方向我『收規』的詳細情形告訴你，可是我沒有答應你，對不對？」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

那的確是三年前的往事，當時反貪污運動雷厲風行，周探長被委任反貪污部行動組主任，爲了進一步瞭解警方貪污的詳細情形，他要求司徒頓和自己合作。

當然，司徒頓拒絕了他，因爲他在旅遊區的非法架步，每月替他帶來數十萬元的入息，而這些非法架步所以能够順順利利地經營下去，完全有賴「收規」。

倘若把「收規」的警方人員招供出來，非法架步怎能繼續經營下去？

因此，當時的司徒頓甚至笑周探長太過天眞幼稚，竟然會有這樣的主意。

周探長已掌握了司徒頓開非法賭檔和應召架步的證據，但爲了撲滅內部貪污，他寧願拿那些證據來交換名單。

可是，司徒頓一樣拒絕了他。

當時，周探長對司徒頓說道：「司徒先生，既然你不肯合作，那麼，看來你的生意在短期內只有關門的份兒了！」

「我才不相信！」司徒頓冷冷地說：「不信你試試看好了。」

司徒頓的自信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他的確收買了不少人，每次周探長申請「冚檔」時，都受到無形的阻力。有時即使上頭批准了，去到架步時，也已人去樓空，一點證據都抓不到手。

在這種情形下，周探長開始瞭解司徒頓的勢力了！

他告訴自己，單憑一己之力，是絕對沒有辦法和司徒頓鬥法的。

所以，這三年來周探長根本忘記了此事，如今驟然聽他提了起來，心中不由一動。

「周探長，如果我肯將那些名單給你，你要不要？」司徒頓問。

「你——」周探長幾疑自己的耳朵有毛病，吶吶地問：「你肯？」

「是的，」司徒頓堅定地道：「而且不單止名單，還有許多資料。」

周探長的心怦怦地亂跳起來——他實在太緊張了！

如果司徒頓眞的肯把警務人員的貪污名單取出，勢將牽涉到不少人，包括高層人士在內，而這份名單將會引起的騷動，是可想而知。

可是，周探長畢竟十分聰明，他立即想到：司徒頓爲甚麼要這樣做？

司徒頓望了周探長一眼，道：「周探長，你一定在猜測着我這樣做的目的，對不對？」

周探長被他說中了心事，只得老實地向他點點頭，答：「是。」

「你們有一個中上級的官員被控貪汙，關了八個月，出獄後，竟然在報紙電視大爆內爆

，還寫了一本回憶錄，將本市的『收規』情形完全揭露出來，」司徒頓道：「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意的，對不對？」

周探長又向他點了點頭。

「所以，如果你可以保證我的安全，我便把名單和資料給你。」

周探長凝視着司徒頓，問道：「也許你想利用這一招來打擊洗老大？」

「我用得着打擊洗老大嗎？」司徒頓笑了起來，道：「事實上除了他之外，我是這個圈子內最有影響力的人了，難道我還不滿足？」

「你正是不滿足。」周探長道：「司徒先生，我明白你的爲人，你一直想取洗老大之位而代之，只是洗老大比誰都精明，你無從下手而已！」

「周探長，我們似乎離題了，」司徒頓一口把酒喝光，問道：「那份名單和資料你要不要？」

周探長凝視着司徒頓，他驀然想到：其中一定有詐，司徒頓不會這樣毫無代價地把這些東西給自己！他一定在計劃着一樁甚麼陰謀。

可是，周探長一時却想不到其中緣由。

「周探長，老實告訴你吧，」司徒頓嘆了一口氣，道：「那些綫路是洗老大搭來的，如果我一舉把它破壞了，那麼，我將正式成爲旅遊區之王，沒有人比得上我了，你明白嗎？」

周探長笑了一笑，道：「終於坦白地承認了！」

「探長，」司徒頓正色道：「可是你要絕對保密！」

「你信任我？」

「如果不信任你，我也不會約你出來了，——」說到這裏，司徒頓忽然臉色大變，呻吟着彎下腰來。

周探長大吃一驚，急忙問：「司徒先生，你……你怎麼啦？」

「叫……叫伙記拿一杯水給我！」

周探長急忙招呼伙記過來，向他要了一杯沙漏水，司徒頓用微顫的手自袋中取了一個小瓶出來，倒了一顆綠色藥丸，放入口中，和着水吞下。

過了半晌，司徒頓才恢復了常態，澀然一笑道：「對不起，我的心臟近來有點問題。」

「司徒先生，我看你錢已賺了不少，還不如退休享享清福吧。」

「不，」司徒頓搖着頭，道：「我還有好多事沒做，怎能退休？」

「譬如推倒洗老大，讓自己登上旅遊區之王？」周探長試探着問。

司徒頓站了起身，道：「周探長你回去好好考慮一下，明天我再打電話給你，聽取你的答覆。」

「我現在就可以答覆你。」

「哦？」司徒頓望定了周探長，問道：「你怎麼說？」

「我答應你。」周探長道。

× × ×

王小克坐在電視機前欣賞節目，電話鈴却響了起來，白小妹拿起話筒接聽，叫道：「小鬼子，你的電話。」

「誰打來的？」王小克問話時，雙眼仍然凝視着螢幕。

「周探長，」白小妹道：「他說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談。」

王小克這才起身向電話几走去，接過電話，「喂」了一聲。

「小鬼子，你可以立即來我這裏嗎？」是周探長緊急的聲音。

「幹什麼？」

「有件事想請你幫幫忙。」

「我在看電視。」王小克答話時，眼光仍然停留在螢幕上，電視片集的情節太緊張了，何況正是結局，特別吸引人。

「小鬼子，這是很重要的事，」周探長道：「我不是在開玩笑。」

王小克心中一動，他很少見周探長的口吻如此緊張，莫非這件事情眞的非要自己去辦不可？

「——好吧。」王小克道。

「半個小時之內，可以趕到嗎？」周探長問。

「我儘量快點趕來。」

放下電話後，王小克並沒有立即到房裏換衣服，反而坐到電視機前去，無論如何，還是看完電視再說。

「小鬼子，周探長要你幹什麼？」白小妹問。

王小克聳着肩，漫應道：「他說有件事要我幫忙，叫我立刻到他那兒去一趟。」

「那你還不快去？」白小妹詫異地道：「坐在這兒幹什麼？」

「我——我想看完電視再說。」

「小鬼子！」白小妹不滿地望住他：「也許周探長眞的有重要的事找你呢？別就誤了，快去吧！」

王小克這才站立了起身，便回房換衣服去了。

不一會，他換了衣服出來，說道：「我走了。」

「有什麼事的話，打個電話回來。」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離開家門。

這時已是晚上九時多，天氣逐漸冷了，王小克掀高衣領，向前走去，他打算到大馬路截的士到警察總部去，看看周探長究竟有什麼重烱的事找自己。

就在他踏出大廈門口的時候，一個人影從旁竄了出來，伸手搭住王小克的肩膊。

王小克反應極快，下意識地向旁一閃，但那人如影隨形地趨上前，強而有力的手仍然搭在他的肩膊上。

王小克心下一懍，仰首一望，在昏暗的街燈下，看到一副似笑非笑的臉孔。

「王先生，我是你的朋友！」那人道。

王小克站定了身子，沉着聲道：「可是我以前並沒見過你。」

「一次生兩次熟，咱們以後就會是好朋友了，」那人笑道：「你信不？」

王小克聽得出那人並沒有惡意，放下心來，問道：「你叫什麼名，有什麼事？」

「我姓夏，名叫春秋，」那人笑道：「可是人家都叫我夏多。」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

夏春秋笑着接口道：「唉！其實那是人家在開我玩笑，說是春夏秋冬之中，我的名字中佔了三季，只有『冬』字沒有，而他們却說我無『春』才對！」

王小克不由笑了起來，道：「好吧，你想幹什麼？」

「我對你沒有惡意，」夏春秋道：「你放心好了。」

王小克在夏春秋和自己說話時，已暗中扣住了幾顆玻璃彈子在手中，生怕他突起發難，聞言便笑道：「我對你也沒有惡意，你放心好了。」

「好極了，」夏春秋道：「咱們走吧！」

「到那兒去？」

「我老細想見你。」

「你老細是誰？」

「他是個大人物，」夏春秋道：「你去到就知道了。」

「對不起，我現在很忙，沒有時間去見他，」王小克道：「請你回去告訴他吧。」

「不，」夏春秋道：「你一定要跟我去才行！」

王小克把夏春秋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拿開，道：「憑什麼一定要跟你去？」

「否則我怎樣向老細交待？」

「那是你的事了，再見！」王小克說着向外走去。

夏春秋大急，自後追上去，一面叫道：「王先生，你聽我說——」

王小克霍地轉過身來，正色道：「夏先生，如果你不知趣的話，休怪我不客氣了！」

夏春秋愕了一然，道：「王先生，可是我對你並沒有惡意啊！」

「我知道，問題是我現在很忙，沒工夫陪你去見你的老細！」

「唉！」夏春秋搖頭嘆了一口氣，道：「這樣容易賺的錢，竟然有人不想賺！」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問道：「你說什麼？」

「我老細說，他有件十分容易辦的差使要你去辦，事成之後，重重酬謝你，」夏春秋道：「誰不知道我的老細出手闊綽，從來不會虧待人的？」

王小克的好奇心被他這幾句話引了起來，問道：「夏先生，你的老細是誰？」

「司徒頓這個名字你聽過不曾？」

王小克雙眉一揚，他當然聽過「司徒頓」的名字，據說他是娛樂界聞人，又是黑社會大頭頭之一，花錢和賺錢一樣本事，是個傳奇性人物。

「你的老細就是司……司徒頓？」

「不錯。」

「他有事要我去辦？」

「是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等一下去看他行不行？」

「不行，」夏春秋搖着頭，說道：「我老細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事，遲到一分鐘都不可以。」

王小克不由皺起了眉頭，周探長也有重要的事找自己，可惜自己分身乏術，這便如何是好？

「王先生，我的車子就在前面，」夏春秋向不遠處一輛房車指去，道：「十分鐘後就可以見到我老細了，並不會阻你多少時間，請你陪我走一趟吧。」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我也想見見司徒頓這個人！」

夏春秋聞言大喜，急忙道：「王先生請跟我來。」

王小克隨着他踏上車子，一面試探着問道：「夏先生，你可知道司徒先生要我去辦什麼事？」

夏春秋搖着頭，道：「他沒有說。」

車子緩緩地向前駛去，不一會轉出了大馬路，夏春秋加快了速度，朝超級公路駛去。

十餘分鐘後，車子來到了東區的高級住宅區，夏春秋道：「到啦！」

他把車子駛進一幢兩層高獨立式的別墅中，打開車門，道：「我老細在裏面等你。」說罷先踏下車來。

王小克隨着他向內走去，只見寬敞豪華的客廳中坐着一個中年男子，濃眉高鼻紅髮，正是傳說中的司徒頓。

司徒頓一見王小克，立時笑着迎上前來，道：「王先生大駕光臨，歡迎！歡迎！」

王小克見司徒頓態度謙虛熱誠，心中的揣慮全消，上前和他握着手。

「來來來，王先生請坐！」

王小克在舒適的眞皮沙發椅上坐下來後，司徒頓問道：「王先生喝些什麼？」

「隨便好了。」

「阿多，」司徒頓向夏春秋道：「把我那瓶不知年份的白蘭地拿來。」

夏春秋答應了一聲，轉身拿酒去了。

「久仰王先生大名，果然英雄出少年，」司徒頓打量着王小克，說話是口角含笑：「王先生今年大概不會超過十七歲吧？」

王小克見他一直恭維着自己，知道他必有深意，但笑不言。

司徒頓嘆了一口氣，道：「我像你這個年紀時，還在街邊賣報紙哩！」

這時，夏春秋取了一瓶酒和兩隻酒杯過來，替兩人斟了滿滿兩杯。

司徒頓遞了一杯給王小克，道：「王先生，這是三年前一位法國朋友帶給我的禮物，罕見得很，你試試味道怎樣。」

王小克啜了一口，入口芬芳香醇，果然不同凡品，不由讚道：「好酒！」

司徒頓一仰而盡，道：「王先生果然是識貨之人，難得難得。」

「司徒先生，請問有什麼貴幹，」王小克道：「老實說，我還有個重要的約會哩。」

「啊！對不起，對不起！」司徒頓急忙向站在一旁的夏春秋道：「阿多，到我書房中將那公事包取來。」

「是。」

夏春秋入房不久，取了一個公事包出來，交給司徒頓。

司徒頓在袋中取出鎖匙，將公事包的鎖打開了，自夾層中取了一張照片出來，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個身穿比基尼泳衣的美女！

那美女年紀大約廿三四歲，身段迷人，一頭烏黑的長髮馴服地披了下來，實是漂亮到了極點。

然而，他旋即忖道：「司徒頓要自己看這張照片幹什麼？」

「王先生，好好記住她的樣貌！」司徒頓正色說。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像照片中人那樣漂亮的小姐，當眞令人一見難忘，根本用不着費神記憶。

「然後呢？」王小克問。

「我要你去調查她！」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道：「司徒先生，你似乎應該去找私家偵探哩！」

司徒頓淡淡一笑，道：「本市的私家偵探都是膿包庸才，不濟事的。」

「你相信我一定濟事？」

「王先生，我聽過不少有關你的傳說，像這樣的一件小事，你自然綽綽有餘。」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問道：「要調查她什麼？」

「她的一切，」司徒頓道：「包括姓名、住址、年齡和平日接觸的人。」

「她……她到底是什麼人？」王小克詫異地問。

「一個從菲律賓來的華僑，現在住在『城市大酒店』，用的名字是蘇菲亞，」司徒頓道：「可是我不相信那是她的眞名。」

王小克心下暗暗奇怪，司徒頓怎會對這個女人的身份如此有興趣？

當然，他並沒有把心底下的疑問提出來，因爲他知道即使問了，司徒頓也不會回答。

「王先生，我限你廿四小時之內得到結果，」司徒頓道：「至於酬勞方面，每小時一千

元。」

王小克心頭一跳，每個小時一千元的酬勞，廿四小時是兩萬四千元了！

拿兩萬四千元去調查一個美女的姓名、年齡、地址和平日接觸的人，不太貴了一點嗎？況且，以這樣的代價，司徒頓簡直可以請幾個第一流的私家偵探去辦了！

「怎麼了？」司徒頓詫異地望住王小克，問道：「你嫌酬勞太低了？」

「不，」王小克不解地搖着頭道：「司徒先生，我只是有一件事不明。」

「什麼事？」

「如果我超過廿四小時才能得到答案，你是否照付酬勞？」

「這個——」司徒頓沉吟了一下，道：「如果超過廿四小時還得不到答案的話，那麼，你立即放棄它，我付你一半的薪酬。」

王小克笑道：「這樣說來，即使我躲在家裏不進行調查的話，也可以穩拿一萬兩千元的酬勞了？」

「不錯，」司徒頓說罷取出雪茄燃上了，續道：「不過我相信『小鬼子』不是這樣的人，況且，這件差使也不算難辦，對不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在刹那之間，已經想好了十個以上的調查方法，而且担保每一個都可以迅速地得到結果。

「王先生，你認爲怎樣？」

「好吧，我接受。」

「好得很，」司徒頓自袋中取出一疊鈔票，道：「這裏是六千元，明天這個時候，如果查出結果的話，我將付你其餘的。」

王小克把鈔票接了過來，道：「我可以走了？」

「當然。」

「謝謝你！」王小克站了起身，揚揚手中的鈔票，笑道：「司徒先生，你還是準備其餘的錢吧，我會準時來拿的！」

「但願如此！」

夏春秋把王小克送了出來，一面笑道：「王先生，這樣容易賺的錢，如果你不賺，那有多可惜！」

王小克淡淡一笑，經驗告訴他：天下間不會有這樣便宜的事，更不可能有如此容易賺的錢的！

姑勿論如何，王小克認爲這兩萬四千元是賺定的——即使其中有詐，他自信可以應付。

離開司徒頓豪華的住所後，王小克截了一輛的士到警察總部去，但出乎他意料之外，周探長已經走了！

「他約我來的！」王小克向陳警官道：「怎麼自己却走了？」

「周探長等了你很久，見你不來，回家去了，」陳警官道：「不過你可以到他的家去，他在等你。」

王小克立時轉身離開警局，趕到周探長的家去。

開門的正是周探長，他手中拿着一杯啤酒，一見了王小克，劈口便道：「小鬼子，你到那兒去啦？我又打電話到你家去，小妹說你早就出來了。」

王小克逕自向內走去，見茶几上有一瓶啤酒，當下拿了起來，骨碌骨碌地喝了幾口，然後坐到沙發上，問道：「有什麼事找我？」

周探長熄了電視機，在他身畔坐下，沉吟着不出聲。

王小克詫異地望着周探長，又問：「你不是說有件事要我帮忙嗎？」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我和司徒頓有一樁交易。」

「司徒頓！」王小克低呼了一聲，想不到又是他。

「怎麼啦？」

「沒……沒什麼，」王小克把內心的疑惑掩飾住，問道：「什麼交易？」

「司徒頓這人你是聽過的了？」周探長反問。

王小克幾乎想告訴周探長自己剛和司徒頓會過面，可是爲了弄清楚這件事，他緘默着，只是向周探長笑笑點頭。

「他控制着本市旅遊區半數以上的非法架步，」周探長說道：「是洗星之下的第二號人物。」

王小克一聽到「洗星」這個名字，臉上聳然動容，「洗星」是近年來在黑道上冒出來的一個大頭頭，有關「洗星」的傳說，比司徒頓多十倍，王小克刹那間也沒有工夫去想這許多，問道：「他和你到底有什麼交易？」

「他要把警方『收規』的名單給我！」

王小克心頭陡地一跳，是什麼原因促使司徒頓這樣做的？

據王小克所知，旅遊區的非法架步雖然由司徒頓出面主持，任幕後大老板却是洗星，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不是公然背叛洗星嗎？

司徒頓在黑道上雖然有極大的威望，但比起洗星畢竟還差着一級。他憑什麼反叛洗星？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周探長，良久才透了一口氣，問道：「以什麼條件交換？」

「保護他的安全！」

「探長，我看這樁交易並不容易做得成功。」王小克道。

「是嗎？」周探長問：「你認爲其中有難題？」

「照我看，司徒頓一定和洗星鬧不和，否則他不會這樣做。」

「事實上他和洗星之間，很早便有心病了。」周探長道。

「你——你答應了他？」

「是的，」周探長道：「大概三個鐘頭之前，我才和他通過電話，他說，在三五天之內，便可把詳細齊全的名單和資料供給我。」

「爲什麼要三五天之後？」

「也許需要整理吧？」周探長皺着眉，道：「不過，他有一個條件，那便是交出名單之前，他爲了本身安全，會躲到一個隱秘的所在，要我派人到那兒去取。」

王小克聽到這裏，逐漸有點明白了！

「探長，這個人選是我？」

「不錯，」周探長凝視着王小克，問道：「你肯不肯帮這個忙？」

「爲什麼一定要我？」

「司徒頓說，他要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周探長道：「我怕他要花樣，在那種情形下，你將會是最適當的人選。」

「探長，這是你們警方的事，我沒有義務去做的。」王小克苦笑着說。

「我明白，」周探長道：「你有權拒絕我的。」

兩人對望了一眼，沉默着。

半晌，王小克道：「這件差使可能有危險的，對不對？」

「有可能。」

「屆時也許會遭遇到未可預料的困難，對不對？」王小克又問。

「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才希望你去。」周探長道：「如果是手到拿來的差使，我隨便派個探員去就行了，又何必請你出馬？」

「這樣說來，你是看得起我的了？」王小克打笑着道。

「那還用得着說？」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好吧，反正我和司徒頓也正進行着一樁交易。」

周探長聽了呆了一呆，問道：「是什麼交易？」

「這是商業秘密，」王小克笑道：「無可奉告。」

「小鬼子，不是我多口，司徒頓這人十分狡猾，你必須小心一點。」

「還用得着你提醒嗎，」王小克拿起枱上的啤酒瓶，仰起首來，骨碌骨碌地喝着。

× × ×

「城市大酒店」的大堂十分擠擁，剛巧有一大批日本遊客來到，擠在「接待處」辦理登記房間。

王小克執一執領帶，向「接待處」走了過去。

老實說，王小克並不習慣打領帶，把恤衫領扣着更令他有呼吸困難之感，然而，他知道這是個「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社會，自己一來年紀甚輕，二來不像是貴介公子之流，如果不打扮整齊，只有四處碰釘，所以出門前對着鏡穿着整齊，打扮一番。

「接待處」的小姐忙得團團轉，王小克站在她面前幾乎有五分鐘之久，她連望也不望他一眼。

王小克搖頭嘆了口氣，轉身離開「接待處」，向酒店的露台走去。

露台有茶座，還有泳池。

雖然天氣逐漸冷了下來，還是有不少人在泳池中游泳。

王小克游目四顧，眼前忽然一亮，看到了一個穿着比基尼泳衣的美女。

那美女在泳池中作蛙泳，朝王小克這邊游過來。

王小克只望了她一眼，便認得正是司徒頓要找的人——蘇菲亞！

蘇菲亞游到池畔，抓住了欄杆，緩緩爬了上來。

王小克不由暗吹了一下口哨，那眞是上帝的傑作！

露台上的男仕都爲蘇菲亞美麗的身段側目，蘇菲亞似乎習慣了引人矚目，逕自走過去取了浴袍披在身上，向內走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上。

蘇菲亞在櫃面拿了門匙，向電梯走去。

王小克見大堂的日本遊客已紛紛上樓，接待處比剛才空閒了許多，這才走上前。

「小姐，我想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一個名叫蘇菲亞的住客？」

女職員望了王小克一眼，反問道：「姓什麼？」

「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蘇菲亞，」王小克澀然一笑，道：「從菲律賓來的。」

「啊，是蘇菲亞·梁小姐。」

「對啦，請問她住幾號房？」

「一〇一二。」

「謝謝你。」

王小克轉身向咖啡座走去，既然查到了她的房間號碼，那便容易辦了，現在還是先去吃點東西。

其實整樁事情都十分簡單，王小克到現在還想不明白，爲什麼司徒頓要花這樣大代價，聘請自己做如此簡單的差使。

照說，司徒頓有不少手下，隨便找一個都可以做得到這件事的，他既然花大錢來找自己，箇中一定另有乾坤。

王小克在咖啡座坐了下來，叫了一客三文治，一杯咖啡。

他一面呷着香濃可口的咖啡，一面盤思着司徒頓的眞意。

——司徒頓有什麼陰謀？

然而，王小克一點頭緒都沒有；最後，他告訴自己：算了吧，何必想這許多，等一下上樓把司徒頓要的資料查到，換取那其餘的一萬八千元報酬就是！

王小克在咖啡座坐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這才埋單離開，走進了大堂的電話亭，拿起電話筒。

他弄清楚「房間對房間」的通訊辦法後，先撥下一個「5」字，然後撥下蘇菲亞房間的號碼——一〇一二。

電話「鈴鈴」地響了起來，王小克一手拿着話筒，另一手按在鍵上，只要有人接聽的話，他立時會把電話掛上。

然而，電話響了十幾下，仍然沒有人接聽，用不着說，蘇菲亞上樓冲凉換過衣服後，出門去了。

王小克掛斷電話，執一執領帶，向電梯走去。

電梯抵達十樓後，王小克望了指示房號的箭咀一眼，逕自向一〇一二室走過去。

他在門前停下來，左右望了一眼，見甬道上並沒有人，於是取出一把百合匙，只花了五秒鐘的時間，便把房門打開了。

房間的床頭燈亮着，被褥收拾得十分整齊，顯然剛才有女傭來過。

王小克環掃房間一眼，決定先從梳妝枱的抽屜開始搜查。

他打開梳妝枱的抽屜，裏面除了酒店的信箋和信封之外，並無其他物事，於是又趨上前打開其他的抽屜，終於被他在床頭柜的第二個抽屜中，發現了一個紅色的小型化妝箱。

化妝箱是鎖住了的，但那並難不倒王小克，他費了十餘秒的時間，終於把經過特裝的鎖打開了。

箱蓋一揭，映現在王小克眼前的是一本用膠套套住了的護照，不由大喜過望。

他翻開護照，上面的照片正是蘇菲亞本人，但名字仍然是蘇菲亞·梁——司徒頓的情報沒有錯。接着，王小克又看到「年齡」欄上塡着二十一歲，籍貫是上海人。

王小克拿着那本護照呆呆出怔，照說，司徒頓所要的一切資料，差不多完全清清楚楚地列在這本護照上面了。可是，他記得司徒頓說過，蘇菲亞這個名字也許只是個化名而已。

王小克曾經出過埠，知道在酒店租房時需要護照登記，如果「蘇菲亞」眞是僞名的話，那麼，這本護照顯然也是僞造的了。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把護照放在一旁，抽起第一層，下面放着許多珠寶首飾。

如果換作以前，王小克看到這麼多値錢的珠寶，必定會興「順手牽羊」之念，可是現在的王小克不同了，他經濟情形大大好轉，普普通通幾萬元的首飾，已經看不在他的眼中。

他把珠寶拿了出來，凝視着化妝箱的底面，經驗告訴他：下面還有一層。

王小克把化妝箱移到燈光之下照射一陣，伸手一按，那層絨布彈了起來，下面果然還有一層。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層絨布包裹着的硬紙片，看到了另一本護照。

「乖乖，果然不出所料，眞本藏在這裏！」王小克大喜過望，喃喃說道。

他把護照翻了開來，上面的照片正是蘇菲亞，只不過名字却塡着「鄭曉晴」，其他的年齡，籍貫和地址各項，都和「蘇菲亞」那本一樣。

王小克將「鄭曉晴」這三個字唸了幾遍，才把護照放回，蓋上絨布層，將珠寶放回。

當他把化妝箱的蓋子蓋上的，背後同時傳來「的」地一聲。

一聽到那個聲響，王小克驀地渾身生了一股寒意：如果他的判斷不是有錯誤的話，那是手槍的保險掣開了的聲音。

果然，一個冷冷的聲音自後出現了：「兄弟，把手舉起來，慢慢地轉過身！」

王小克聽得出背後那人離自己大概有三四呎之遙，正是發槍的最佳位置，只得乖乖地把手舉起來，緩緩轉過身。

出乎他意料的是背後並不止一人，而是兩個人。

金蟬脫殼　倖逃追殺

那兩個大漢一高一矮，手中握着槍的大漢足足比他的同伴多出一個頭有餘，兩人身上都穿着款式新穎，裁剪合適的名貴西裝。

不過，令王小克大感失望的還是他們臉上的神情——從他們戒備警惕的神色看來，就像面臨的是一個殺人魔王一般，半絲也不鬆懈。

正因為如此，王小克才知道自己沒有反抗的機會。當對方全神貫注監視着自己時，如何突起發難化險為夷轉敗為勝。

他澀然向兩個大漢笑了一笑，然而，那兩個大漢卻鐵青着臉，便像閻王的夜叉一般。

「搜搜他！」高漢子向同伴呶呶咀，道：「小心一點。」

矮漢子點了點頭，向王小克走過來。

王小克從他走路的姿態看來，便知道他是個武功極有底子的人，於是告訴自己，倘若沒有十足把握，還是不要造次為妙。

矮漢子來到王小克身前，熟練地替王小克搜着身，甚至連襪子部份也搜到了。

他把十幾顆玻璃彈子放到梳妝枱上，疑惑地道：「這小子還在玩波子。」

「哦？」高個子雙眉一揚，右手仍然緊緊地握着槍，道：「拿給我看看。」

矮漢子把玻璃彈子遞給同伴。

高個子望了玻璃彈子一眼，沉着聲道：「這不是用來玩的，是用來當作暗器的。」

矮個子神色一變，失聲叫道：「他……他是『小鬼子』，只有他才會用這種暗器！」

「不錯！」高個子臉上戒備的神情更增幾分，沉聲問道：「小鬼子，是誰叫你來的？」

「這有什麼關係？」王小克苦笑着道，腦中念頭閃動，暗忖着這兩個大漢的身份。

「聽着，我們沒有時間和你開玩笑，」高個子道：「如果你不從實招來的話，休怪我們不客氣！」

「向我開槍？」王小克道：「你們不怕槍聲驚動了酒店中的人？」

「大智，你給他看看！」高個子道。

矮漢子自腰間拔出一把短槍，又在上裝袋中取出一枝滅聲器，迅速無倫地裝上了。

「小鬼子，即使我們把你射成蜂巢，也不會有人知道的！」高個子冷冷地道：「你想不想試試？」

王小克連忙搖着頭，道：「萬萬不可，萬萬不可！」

「那麼，說話吧！」

「要我說些什麼？」王小克故意拖延時間，盤思脫身之計。

「是誰派你來查鄭小姐身份的？快說！」

王小克眼睛轉了一轉，暗想司徒頓這兩萬四千元當眞難賺，自己何必為他賣命？

他正想答話，忽聽房門傳來一陣開門聲，高矮兩人一聽到那個聲音，混身一頓，不約而同回頭去看。

王小克反應奇快，他知道正是自己的大好機會，倏地欺身上前，一掌向高個子持槍的右手劈了下去。

高個子由於分神去看進房的人，被王小克一掌打個正着，手腕吃痛，五指一鬆，手槍「噗」地一聲掉下地來。

王小克早已向房門撲了過去，矮漢子舉起槍來，便欲向王小克背後發射，卻聽高個子大喝一聲：「留下活口！」

就在矮漢子一呆之間，王小克已打開房門，向外衝去，不料卻和剛想入房的人撞了個滿懷。那人「呀」地一聲叫了起來，原來是個女子。

王小克匆忙一瞥，看到原來是化名「蘇菲亞」的鄭曉晴。

他不敢停留，吸了口氣，向太平梯那邊奔了過去，背後隱約聽到鄭曉晴的怒斥聲：「你們算是幹什麼的？我早說過，不要你們像狗一般地跟着我……」

王小克側耳一聽，並沒有腳步聲自後追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他乘搭載貨電梯下樓，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司徒頓家中的地址。

當車子向前駛去時，王小克才有工夫把剛才的一幕想個淸楚。

其實剛才自己猝起發難十分危險，如果不是高個子叫了一聲「留下活口」的話，矮漢子在那種距離之內，一定擊中自己。

——為什麼要留下活口？

顯然地，他們是想審問自己，而盤問的目的，不外查出誰主使自己來調查鄭曉晴的身份而已。可是，王小克有一事不明，那便是：既然兩個大漢暗中在保護鄭曉晴，何以剛才她又用「狗」這樣的字眼來罵他們。

王小克甚至這樣想：那兩個大漢所以沒有追上來，一定是被鄭曉晴拉住了，向他們痛罵一番。

鄭曉晴究竟是什麼身份，竟使這兩個兇神惡煞的大漢放棄追捕敵人的機會，停下來任由她痛罵？

姑勿論如何，司徒頓要自己做的事已辦妥了，等一下收取過那筆一萬八千元的酬勞後，該和白小妹，小辣椒她們到什麼地方去慶祝慶祝？

王小克開始想着晚上的節目。

這時候，車子已經抵達司徒頓那不算豪華，卻很有氣派的小型別墅。

他剛付過車資下車，夏春秋便在裏面迎了出來，笑道：「王先生，事情辦好了嗎？」

王小克輕鬆地向他點點頭，問道：「司徒先生在嗎？」

「在，在，」夏春秋一面把他迎了進去，一面道：「我老細正在等你。」

王小克踏進大廳，女傭迎了出來，道：「老爺在書房。」

「書房在那邊。」夏春秋連忙引着王小克來到書房門口，敲了敲門。

「進來。」

王小克打開房門，看見司徒頓正坐在高背沙發上，手中拿着一杯酒，口啣雪茄欣賞着魚缸中的熱帶魚。

司徒頓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先生，請你把門關上。」

王小克依言把書房的門關上了，司徒頓又道：「請坐。」

「司徒先生，你要我辦的事，已經有答案了。」王小克道。

「是嗎？」司徒頓淡淡地一笑，道：「好得很。」

「那蘇菲亞．梁的原名叫鄭曉晴，廿一歲，上海人，住在——」

王小克還沒說完，司徒頓便搖手示意他不必說下去，道：「得了，得了。」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司徒頓，心下暗暗納罕，怎麼他對花了兩萬四千元要自己去調查的資料，表現得如此冷淡？

「鄭是鄭成功的鄭，曉是天剛破曉的曉，晴是天色晴朗的晴，對不對？」

王小克不解地望住司徒頓。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司徒頓噴了一口烟，淡淡地笑着說。

「司徒先生，你——你在開什麼玩笑？」

王小克心下有氣，道：「既然你早已知道，為什麼還要托我去調查？」

「王先生，你何必動氣呢？」司徒頓說着打開書枱的抽屜，取了一疊鈔票出來，說道：「這是一萬八千元，你的四分之三報酬，拿去吧！」

王小克望了那疊鈔票一眼，又望了司徒頓一下，心中疑竇叢生，沒有伸手拿。

「王先生，這是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不用客氣啊！」司徒頓道。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把那疊鈔票拿了起來，問道：「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

王小克料不到司徒頓答得這樣爽快，心中疑惑更甚，呆在當地沒有動身。

「怎麼啦？王先生？」

「司徒先生，你葫蘆裏到底在賣些什麼藥？」王小克問。

司徒頓含笑地把雪茄取了下來，仰首道：「小鬼子果然名不虛傳，看出端倪來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司徒先生，我相信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對不對？」

司徒頓緩緩地點着頭，半晌才道：「如果你拿了錢便走的話，事情便不簡單了！」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問道：「這話怎麼說？」

「王先生，剛才你去調查鄭曉晴時，可曾有什麼人為難過你？」

王小克遲疑了一秒鐘，終於坦白地向司徒頓點點頭。

司徒頓雙眉一揚，又問道：「一個還是兩個？」

「兩個。」

「那就是了，」司徒頓吸了口烟，道：「那兩人一高一矮，功夫都很好，對不對？」

王小克腦中電般閃過一個念頭：莫非自己中了司徒頓圈套，否則為何他這樣淸楚？

司徒頓微笑着道：「王先生，讓我告訴你吧，那高的姓畢，名叫知勇，矮的姓海，名叫大智——」

王小克依稀記得高個子曾叫矮漢子做「大智」，暗想司徒頓的話果然無訛。只聽他繼續又道：「這高矮兩個大漢乃是結拜兄弟，自小練得一身好武功，槍法更是百發百中，十三年前，那海大智甚至被S埠推選為世運選手，參加射擊比賽。」

王小克聽到這裏，背上不由冒出一身冷汗，剛才若不是畢知勇叫了一聲「留下活口」的話，海大智那一槍肯定會對着自己的心臟發射，而自己還有命在嗎？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十年前，他們是『殺人王』苗安得力助手，」司徒頓道：「我看現在應該還是吧？」

「那鄭曉晴呢？」

「咦？鄭晴曉是誰你沒聽過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雙眼凝視着司徒頓。

司徒頓彈了彈烟灰，道：「那麼『殺人王』苗安呢？你聽過他的名頭嗎？」

王小克仍然搖着頭。

司徒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十餘年前你還是小孩子，那怪不得你，鄭曉晴是苗安這幾年來最寵愛的一個情婦。」

王小克一面聽着司徒頓的敘述，一面盤忖他的眞正目的。

只聽司徒頓接着道：「我初出道時，就聽過『殺人王』苗安的名頭了，據說他是東南亞首屈一指的職業兇手，生平認錢不認人，只要他肯接的『生意』，沒有一單做不成功，他槍法之準，武功之高，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後來……後來因為做了一筆大生意，得罪了一個人，那人的本事比他更強，他只好銷聲匿跡，從此洗手不幹。

「可是，那個比他更有本事的人卻不肯放過他，一直派人去追殺他，五年之內，被苗安槍殺的『追殺者』，竟達十四人！」

王小克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苗安對付那些追殺者的兇險情形是可以想像的，而他竟能將敵人派來的追殺者一一殲滅，其超人的智慧和過人的勇敢，也令人五體投地。

「後來，一個『追殺者』揚言殺了苗安，最初，有人以為只是他騙取獎金的吹噓，但六七年來，苗安一直不曾再出現過，終於令人相信，苗安死了！」

王小克忍不住插口道：「可是他並沒有死，對不對？」

「不錯！」司徒頓站了起身，道：「苗安還沒有死，他只不過躲了起來，而且躲得很好，根本沒有人可以發現到他的踪跡。」

「你卻發現了？」

「不，我只是知道他的情婦來到本市渡假，而據我推想，既然苗安的情婦來了，他應該也會陪她一塊來，所以才請你去查一查。」

司徒頓說罷深意地望了王小克一眼，笑道：「苗安不知道你的身份，也不知道你的目的，不過，你既然去調查他的情婦，在他想像中，你自然成為了『追殺者』——」

王小克心中冒出一股寒意，他開始明白司徒頓的陰謀了。

「你——你想害我！」

司徒頓搖着頭，道：「小鬼子，你錯了，我和你無寃無仇，怎會害你？我只不過想藉你將苗安引出來而已。」

「難道……難道你就是那個本事比他高強的人？」王小克驚訝地望住司徒頓。

「不，我和那人可差得遠了，」司徒頓道：「我想和苗安合作做一次生意倒是眞的！」

「既然如此，你可以直接和他說明，何必用這種鬼技倆？」

「可是苗安肯和我談嗎？經過這十餘年的顛沛流離和逃亡，他已經成驚弓之鳥，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只要有人接近他，就會莫明其妙地被他當為『追殺者』殺死，我才不肯去冒這個險！」

王小克咬着牙，憤恨地道：「而你卻利用了我！」

「怎麼啦？難道『小鬼子』竟怕起『殺人王』來？」司徒頓笑着問。

「我只是覺得為你這種人去冒險不值得！」王小克冷冷地答。

「但我會付你報酬。」

「那兩萬四千元？」

「如果你聽我的話，把事情辦好，你的報酬將會是兩萬四千元的十倍。」

「聽你的話？」王小克冷哼了一聲，道：「憑你也配？」

司徒頓並不動氣，反而笑着道：「小鬼子，現在都不由得你不聽話了，你信不信？不出三日之內，那高矮兩個大漢一定會找上你，也許你夠功夫應付他們，但『殺人王』苗安呢？他是個來去如鬼魅的人，你怎樣應付他？」

王小克暗自打了一個寒顫，照司徒頓這樣

說來，自己的確是泥足深陷——陷入他的圈套中了。

「好吧，你還要我去做什麼事？」

「其實說出來十分簡單，」司徒頓道：「我要你去見見苗安，向他提出我的主意。」

「什麼主意？」

「這個——」司徒頓沉吟了一下，道：「如果你有機會見到他的話，只要向他說一句『弒父者惡貫滿盈的日子來了。』他就會問你原因，那時候，你叫他安排一個見面的地點和時間，我會親自見他。」

「如果我沒有機會見他呢？」

「那除非你被畢知勇和海大智照面之間殺了！」司徒頓道。

王小克不由自主又打了個寒顫，這樣說來，自己簡直每一分鐘都有生命的危險！

「小鬼子，我相信以你的機智才能，絕對可以見到苗安，替我傳達這句話的，」司徒頓笑着說：「這是我一定要找你的原因！」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誰叫自己一時大意落入了他的圈套，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

司徒頓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你好自為之吧，總之我不會虧待你就是了。」

王小克恨不得打他一拳出氣，可是回心一想，這又何補於事？

「我走了。」

「不送。」

王小克走到門口，司徒頓又道：「如果見到苗安，替我傳了那句話，請立即來電告訴我，我會替你準備好那筆酬勞。」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從現在開始，要過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 ×

王小克轉動門匙，打開大門。

屋裏一片寂靜，靜得有點逾乎尋常，平日這個時候，白小妹和小辣椒多數在看電視，可是，他並聽不到電視機的聲浪。

難道白、小兩女出去了，客廳中分明燈光通亮，白小妹和小辣椒最節儉，她們絕不會開着了燈而出街的。

當王小克覺出事情有點不妙時，已經太遲了，因為一根硬管自後面頂了上來，跟着，高個子畢知勇那熟悉的聲音傳入了耳中：「要命的別動！」

王小克早已有心理準備，因此鎮靜地站着，道：「畢大哥，小心不要走火！」

畢知勇料不到王小克竟會知道自己的姓，不由呆了一呆，但旋即叫道：「進去，別要花樣！」

王小克踏進大廳，只見白小妹和小辣椒手足被綁，口中塞着布團，蜷縮在廳角一隅。

兩女見王小克也被畢知勇制住，大驚失色，王小克卻向她們打着眼色，示意不必驚惶，自己有應付之法。

「轉過身來！」畢知勇叫道。

王小克緩緩地轉過身，只見畢知勇手中拿着裝上了滅音器的手槍，在自己身前三四呎之處站着。

「咦？你的結拜兄弟海先生呢？」

畢知勇聞言雙眉又是一揚，顫聲問道：「你……你怎知道我們的身份？」

王小克淡淡一笑，故意抬舉他道：「殺人王苗大爺手下最得力的兩名助手『高矮雙雄』，誰不知道了？」

畢知勇疑惑地望定王小克，他實在想不通為何事隔幾個小時，王小克竟把自己的身份洞悉得一清二楚。

王小克心知只要自己不說出人名，畢知勇一時間倒不會殺害自己，於是朝他一笑，問道：「畢大哥，剛才的問題你還沒答我哩！」

「什麼問題？」

「聽說你們高矮雙雄形影不離，怎麼現在不見他的人？」

「哼，對付你這樣的小子，還用得着我兄弟兩人一塊出來嗎？」

王小克並沒有因為畢知勇的這句話而有受辱的感覺，他十分清楚白小妹和小辣椒的身手和機智，既然畢知勇單憑一人之力，便可以制住了白，小兩女，他的功夫，實在也不可小覷的了。

正因為如此，王小克覺得自己對那「殺人王」苗安的本事，應該重新估計。

可是據司徒頓說，苗安是被一個比他本事更大的人，逼得走投無路，這才過着流亡生涯的——這個人是誰？

「聽到我的話沒有？快說！」畢知勇的食指緊緊扣着槍掣。

「在我沒有說出來之前，我想向畢大哥要求一件事情。」

畢知勇沉吟了一下，道：「好，說吧！」

「我要你帶我去見見苗大爺。」

畢知勇雙眉一揚，冷冷地道：「苗大哥早已死了。」

「畢大哥，苗大爺並沒有死，他不但好端端地活着，而且目前正在本市！」

王小克此言一出，畢知勇臉上勃然變色，下意識地踏前一步，問道：「是誰告訴你？」

「就是那個派我到酒店去的人！」

「他……他胡說八道！」畢知勇道：「苗大哥分明八年前就死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畢大哥，我想苗大爺待你不薄，你何以要這樣咒他？」

畢知勇口唇掀動了一下，沉吟了半晌才說道：「好吧，就算苗大哥未死，你想見他幹什麼？」

「這事極端機密，」王小克正色道：「為防隔牆有耳，還是不要隨便說出來。」

畢知勇懷疑的眼光牢牢望着王小克，道：「小鬼子，你到底在耍些什麼花樣？」

王小克聳了聳肩，笑道：「畢大哥，不瞞你說，你武功雖然高強，但如果我肯和你拚的話，至少都有點機會，我卻和和氣氣地站在這裏和你談話，顯然當你是自己人，怎會耍什麼花樣了？」

畢知勇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如果你胡說八道的話，我立即殺了你。」

王小克大喜，道：「對啊！苗大爺神通廣大，我既有胆量叫你帶我去見他老人家，自是有極端重要的事要和他說，這玩笑，豈是開得的？」

畢知勇揚了揚手槍，道：「下樓吧！」

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打了個眼色，轉身向大門走去。

畢知勇仍然小心地戒備着，等王小克踏出門時，這才自後跟上去。兩人來到樓下，畢知勇向站在不遠處的一輛黑色房車指去，道：「上車！」

王小克趨上前去打開車門，坐到司機位旁邊的座位。

「扣起安全帶。」畢知勇沉聲道。

王小克依言把安全帶扣了起來，畢知勇上前將它扣得更緊，然後取了個眼罩，替王小克戴上了，這才坐上司機位。

「小鬼子，如果你要花樣的話，我仍然可以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殺了你！」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畢大哥，你怎麼總是這樣不相信我？」

畢知勇冷哼了一聲，發動車子。

車子怒吼一聲，向前疾馳而出。

王小克靠在舒服座墊上，閉起了眼睛——

他眼睛戴着黑眼罩，原來便看不到什麼東西。

照王小克的估計，車子一直以四十咪的時速疾馳着。大約二三十分鐘後，車子才減低速度。

不久，車子駛過了一條凸上來防止高速的馬路，車身顛簸着前進。

那種防止高速的突槽每隔一分鐘左右便有一條，王小克腦中一亮，本市除了「華麗新邨」設有那種突槽之外，還有什麼地方？

「華麗新邨」是中上級住宅區，那一帶全是填海填出來的，由一個外國地產公司買了下來建築大廈，六七年以來，「華麗新邨」大廈林立，幾乎成為一個小王國，裏面有學校、銀行、教堂、百貨店、戲院以及大酒樓。

總而言之，「華麗新邨」是一個住了幾萬人的「小王國」，三四十座的大廈面海而建，如果不熟悉編號，要到「華麗新邨」找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小克暗暗記憶着，車子一共駛過了四個突槽，然後向左轉了彎，再走兩分鐘左右，這才停了下來。

「到了嗎？」王小克問。

畢知勇並沒有回答，只是打開車門下車，上前替王小克解掉安全帶拉住他的手，扶着王小克下車。

王小克隨着畢知勇向前走着。感覺中，好像進了電梯，然後，電梯上升了。

王小克用秒針的速度暗自計算着，電梯大約上升了七秒，停住了。

畢知勇扶着王小克踏出電梯，走了一會，王小克聽到他按着門鈴，是三長三短。

開門了，王小克聽到是海大智詫異的聲音……「你……你怎麼把他帶……帶來？」

畢知勇道：「他想見大哥。」

說罷，畢知勇把大門關上，這才將王小克的眼罩除了下來。

王小克眼睛恢復見物，只覺廳中燈火通明，好一會不能把眼睛睜開。

終於，他的眼睛恢復了效能，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幅巨大的壁畫，畫中的吊睛白額虎栩栩如生，便像要從畫中跳出來一般。

然後，他看到了豪華的燈飾、擺設，和古玩。

正中沙發上，坐着一個穿睡衣袍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面容清癯，雙目炯炯有神，正上下打量着自己。

「苗大哥，這人——」畢知勇踏上前去，話未說完，便被苗安搖手阻止。

苗安雙目如電，望定了王小克，問道：「你就是『小鬼子』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笑道：「你大概就是『殺人王』苗安苗先生？」

苗安笑着點了點頭，向旁邊沙發一指，道：「坐下來談談啊！」

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來，畢知勇又道：「苗大哥，他——」

苗安不待他說下去，又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回房去吧，有事小鬼子自會對我說的。」

畢知勇和海大智對望了一眼，這才躬身而退。

王小克望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在房門口，由衷讚道：「這地方很不錯。」

「是嗎？」苗安淡淡一笑，道：「總算還隱秘，不怕有人找上門來。」

王小克細心一看，只見廳中的窗帘布全拉上了，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小鬼子，畢知勇把你帶來這裏，一定有用意的，對不對？」苗安問。

「是我要求他帶我來的。」

「哦？」苗安似乎愕了一然，問道：「為什麼？」

「有一個人叫我帶一句話來，要當面向你說。」王小克道。

苗安雙眉一軒，道：「什麼人？他叫你帶那一句話來？」

「這人姓司徒，單名一個頓字。」

「是他！」苗安拍了拍沙發的扶手，喃喃道：「他……他怎知道我還沒有死？」

王小克緘默着，苗安急忙又問：「他要你帶什麼話來？」

「他說：弒父者惡貫滿盈的日子來了！」

苗安聞言身子微微一震，顯然地，他是為了這句話而激動的！

「他……他真的這樣說？」

「唔，」王小克點着頭道：「他希望和你安排一個時間和地點見面，商量這筆生意。」

「生意？」苗安站了起身，背負着雙手在地氈上踱來踱去。

王小克這時才看清楚，原來苗安身材奇矮，站起來簡直比自己還矮了一兩吋。

如果不是司徒頓的介紹，自己絕不相信面前這個又瘦又矮的乾癟男子，便是令人聞名喪胆的「殺人王」苗安！

「他要見我？」苗安忽然轉頭問。

「是的。」

苗安咀角泛出一陣分不出是狡黠，抑或智慧的笑容道：「他還要和我合作做生意，哈，好得很啊！像目前這種日子，我也過膩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既然苗安答應了和司徒頓見面，還肯和他合作做「生意」，那麼，這二十四萬元是穩賺的了。

「苗先生，你準備什麼時候見他？」王小克問。

「這倒不忙，」苗安凝望着王小克，道：「起碼我必須先查查你的話是否可靠，還有司徒頓是否真有和我合作的誠意。」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懍，這樣說來，他是要自己留下來的了？

「唔，既然司徒頓也知道我還沒死，而且就在本市，他有什麼理由不知道？」苗安喃喃地道。

「他是誰？」

「一個極其奸詐的小人！」苗安苦笑着說：「卻也是個大人物，我這幾年來東逃西躲，都是被他逼成的！」

有關苗安以前的一切，王小克曾自司徒頓口中簡畧得知一些，是以點了點頭。

「小鬼子，難道有關我的往事，你都知道了嗎？」苗安問。

「這個——」王小克笑笑道：「只知道一點點而已。」

「誰告訴你的？」

「司徒頓。」

「他有沒有告訴你有關我和冼星之間的事？」苗安又問。

「冼星嗎？沒有啊！」

苗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一直想殺我的人，便是他！」

王小克不由低呼了一聲，照這樣看來，司徒頓口中的那個「有本事」的人便是冼星了？

苗安深皺着雙眉，喃喃道：「冼星耳目衆多，他一定早已知道我來了本市，可是——為什麼還不見他派人來殺我？」

「苗先生，不瞞你說，司徒頓並不確實知道你尚在人間，他只是推測而已。」

「你怎知道？」

「他曾叫我去調查鄭曉晴小姐。」

「好啊！司徒頓連我和小晴的事也知道了，這傢伙本事倒也不差！」

王小克不由緩緩地點着頭，在他眼中，司徒頓也算得上是個大奸人了！

只見苗安雙眉緊蹙着，在客廳中踱了一會步，忽然好像決定了什麼事似的，道：「不行，無論如何要搬到一個更隱秘的地方去。」

「苗先生，依我看一動不如一靜，」王小克道：「你這個地方很不錯啊，洗星未必能找得到！」

「小鬼子，你太看小洗星了！」苗安苦笑着道：「他五年前曾經派人在西班牙南部的一個小村落找到我，三年前，更在阿拉斯加一座雪山上的小酒店派人刺殺我，本市是他的地頭，如果他要找我，實在太容易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天下間竟有如此厲害的追踪本事的人！

然而，他心中仍然弄不清楚一件事，問道：「苗先生，既然你知道到本市是十分危險的，為什麼偏偏要來？」

「我——」苗安頓了一頓，苦笑道：「當然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說罷嘆了一口氣，沉默了。

王小克見他不肯說出來，也不追問，只是凝視着滿面愁容的苗安。

苗安既然有個綽號叫「殺人王」，他卻正在担心被人所殺，由此可見，洗星這若干年來，的確給予他無限的麻煩了。

究竟他和洗星之間有什麼過節，洗星非把他殺了不成？

王小克心下暗自好奇，然而，他並沒有詢問。

「小鬼子，」苗安忽然在王小克面前站定，問道：「有一件事要你幇忙，你肯嗎？」

王小克心中一動，問道：「什麼事？」

「在我向你提出來之前，我必須先把我和洗星之間的一段往事說出來，然後，再由你自己決定到底幇不幇。」

王小克點着頭，暗想既然你肯講，那是最妙不過。

苗安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取出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還替他燃上了火。

王小克吸了一口烟，剛才來此之前的緊張心情，如今已經一掃而空，看來苗安並不是一個窮兇極惡和難以相處的人。

苗安也吸着烟，烟霧嬝嬝上升，他望着那瀰漫的烟霧，開始回憶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我（筆者按：為了方便叙述，因此用第一人稱，文中的「我」即是「殺人王」苗安）從小有一種心理變態——殺人！

記不起這一生一共殺了多少人，但第一次殺人，卻記得十分清楚，那便是我十六歲的時候，一個男同學在課室和我吵架，我打了他一拳，他竟然跑去老師那裏告我，讓我給老師罰留堂。

讀書時代，被老師罰留堂是一樁十分丟架的事，我把那同學恨到極點，並決定要報仇！

當時，我還沒殺過人，卻在許多電影中看到有關殺人的情形和過程，我暗中計劃，並且留意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那是學校舉辦的旅行，我們一班四十餘人，到郊外野餐。

野餐的地方有個水潭，潭水清澈異常，但據說以前溺死了三個人。

由於我們年紀都很小，不知危險，偷偷瞞着老師，脫下衣服下去游泳。

當然，那個男同學也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兩個男同學，他們都是我的「證人」。

我的泳術是班上最好的一個，因此，即使水潭的潭水再深，也難不倒我，可是其他的同學便不同了，尤其是他，只是學會了游水不久而已。

我早已決定在水潭中報仇，因此有意引他到深處，然後，潛下水去，拉住他的脚，往下潛。

他水性極差，喝了幾口水，已昏迷過去了，這時我才把他放開，浮出水面。

浮出水面後我故意問其他兩位同學他的所在，他們都說不見。

於是，我假意說潛下水去找他，其實是拉住他往下面潛，因為我知道，把他浸得越久，他越沒有活命的希望。

果然，他被救上岸之時，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這個消息傳了開來，同學們都讚我勇敢，老師還嘉獎了我一番，因為那兩個同學證明我曾下水去「救」人！

自從這一次之後，我發覺殺人原來易如反掌，而且，如果殺得巧妙的話，還可以成為「英雄」。

事實上我幾乎成為學校中的英雄，因為一塊游泳的那兩個男同學一見同伴失踪，便嚇得尿滾屁流泗上岸去，沒有參加「拯救行動」，只有我一人去救，那兩個同學還被老師和女同學們罵了一頓。

第二次殺人我也記得很清楚，那是我讀中學的時候，一次和女同學到郊區拍拖，忽然自黑暗中攢出一個大漢，他手中拿着匕首，要脅我把身上的錢拿出來。

我乖乖地把錢拿出來，滿以為他一定會滿足而去，怎料，他卻想調戲我的女同學。

我一氣之下，把他用力一推，推下了百多呎懸巖，然後摻扶着嚇得花容失色的女同學，跑了下山。

我們沒有去報警，兩日後，報紙登出了一段新聞，說是郊區懸巖下發現一具神秘男子的屍體。

在我的叮囑下，女同學一直守口如瓶，沒有把我們的遭遇向別人說出來。

那是我第二次殺人。

離開學校後，我誤入歧途，參加了黑社會組織，由於我好勇鬥狠，很快紮職，成為組織中的中堅份子。

雖然我身材矮小，但由於我勤練拳脚，平常三四個大漢，絕不是我的敵手。

至於我的槍法，也是與生俱來的，我眼界奇準，二十三歲那年，參加了警務工作，更練得百發百中。

後來因貪污被革職，我又參加了十四K，成為了職業兇手。

我的報酬很高，通常受命去殺一個人，能得到一萬元以上的金錢。

錢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把賺來的錢，都在賭桌上輸去了。

這時候，我在圈子裏已有點名氣，只要是我負責的「生意」，即是授命我去殺的人，絕對難逃我的手中。

於是，開始有人叫我「殺人王」了。

我為這個綽號沾沾自喜，因為我從小就有一個志願，不論我長大後要做什麼事，我都要做第一，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的「事業」如日中天，甚至外國的犯罪集團，偶爾也會聘請我過埠幹一兩筆「生意」，我從來不會給他們失望。

三十歲那年，我接到有生以來最大的一宗生意，可是也是最後一次。

跟我接洽的是一個姓高的漢子，他在圈子內有個綽號叫「一見發財」。

「一見發財」高成功專放高利貸，是個吸血鬼，但他帶給我的生意，卻令我大出意料之外。

我清楚地記得，他約了我在一間九流的酒

吧見面，那是我最瞧不起的地方，事實上以我的地位和入息，我經常在大酒店酒吧中喝酒。

他比我早到，正在喝着威士忌。

當我向他走過去的時候，他笑着對我說：「苗安，你遲到了五分鐘。」

我一向是守時的人，那次所以遲到，是因為不喜歡他約會的地點。

我在他身旁坐了下來，叫了一杯酒。

「有單生意想和你談。」他對我說。

我緩緩地點着頭，表現得很淡漠。

「是一單大生意。」他說。

我側頭望了他一眼，淡淡地問：「待遇有多少？」

他一聲不响地自袋中取出一張支票，遞到我的面前。

我望了銀碼一眼，刹那間以為自己看錯了，我的天，那是一個「5」，後面五個「0」，五十萬！

那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我為之一動，問：「對象是誰？」

「老爺子。」他答。

我呆住了，老爺子！

任何人都知道「老爺子」是誰，他是黑社會的大阿哥，姓洗名叫健神，由於他在圈子內德高望重，所以，即使是對手，也尊敬他一聲「老爺子」！

老爺子有保鏢，還有守衛森嚴的辦公大樓，住的別墅又是經過專家設計的，要幹掉他實在不是易事。

然而，待遇是五十萬元的現金支票！

「怎麼樣？」高成功問。

我口唇掀動了一下，卻沒說出聲來。

「辦不到？」他又問。

本來，我想說一句「笑話！殺人王也有辦不到的事嗎。」可是，話一到口，邊我又咽了回去。

首先，我告訴自己，「老爺子」洗健神不是尋常人。

他手下有兩三百人，控制着本市百分之四十的毒品市場，還有旅遊區的非法架步，差不多全由他幕後支持着。

洗健神還有一個兒子，名叫洗星，也是十分棘手的人，如果我殺了他的父親，而又被他查了出來的話，我下半世，是絕難睡一個安穩的覺！

可是，五十萬又是那樣大的一個誘惑，況且，我又是幹這一行的，每一次接受「定單」時，對象都不是普通人！

「苗安，這是你最大的機會，」高成功又道：「有了這張支票，你下半世，是不用愁的了。」

我暗想也是道理。不過，我並沒有直接答應。

「如果你肯幹的話，我還會暗中協助你。」高成功又道。

我心中陡地一動，高成功只是一個放貴利的「大耳窿」，他那有這筆錢來僱兇殺人？同時，他又有什麼地方和老爺子洗健神過不去，一定要殺了他？

經驗告訴我，他也是受僱而已！

職業上的道德觀念，使我不好意思問他究竟是誰想幹掉老爺子，雖然我是那麼急切好奇想知道。

「怎麼暗中協助？」我問。

「明天下午三點正，老爺子約了一個日本人見面，那日本人名叫英機田二，是東京的大撈家，他們打算合作攪點生意。」

「那又怎樣？」

「你可以冒充英機田二去見他，這樣便可長驅直進了。」

「在他家裏？」

「是的。」

「我像那日本人嗎？」

「不用怕，沒人見過英機田二，」他說：「反正你會說日文，冒充他更容易了。」

「如果眞的英機田二，也在同樣時間去到呢？」

「這點你更不用担心，我會製造一次交通意外，阻他十來分鐘的，」他問：「十餘分鐘夠你辦完正事了嗎？」

「五分鐘就夠了。」我說。

「那好極了，」他拍拍我的肩膊，道：「大家一言為定，明天下午二點。」

我咬了咬牙，終於對他點頭。

那天晚上，我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接到的最大一筆生意，要殺的人，也是最有名氣的一個。

如果一切如高成功所說，我的任務應該十分順利，五分鐘賺五十萬，這種生意到那兒去找？

翌日一早醒來，我先去理了個髮，到大酒店吃了個自助餐，然後回家歇一會，畧作化裝，兩點十五分，我從床下的暗格中，取出我的吃飯傢伙。

那是一把一九五五年德國製的自動手槍，可以裝八顆子彈，也可以裝上滅聲器。

那把槍雖然槍齡已久，但經我的悉心保養下，性能仍然十分良好。

我取出子彈匣，裏面是空的。

於是，我裝了一顆子彈進去，指上它。

是的，一顆子彈。

一顆就夠了，對於「殺人王」苗安來說，如果殺一個人竟要用上兩顆子彈的話，就等於殺鷄要用牛刀。

即令任務是這樣的重大，我仍然懷着信心，你要明白，人不論做什麼事，最要緊的是信心！

裝好了子彈，我把槍插在腰間，便離開家門。

我有三輛汽車，一輛是福特廠的「佳利」，三千CC，一輛是BMW五二〇，另一輛是LOTUS跑車，我駕了「佳利」，離開了家門。

「佳利」這隻車子很不錯，起步快，衝勁好，而且，遍街都是，不怕被人認出是我的車子。

當然，我的「佳利」也有「機關」，那是方便我做生意時派用場的。

最重要的一個機關是它可以自動換車牌號碼，一共有四個號碼供我選擇。

我在做生意的時候，總不會笨到用那個在運輸署註册的號碼。

一踏上了車，我第一步便是把車牌號碼換了。

然後，我一踩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飛馳。

三點差兩分，我來到了西郊最豪華的一幢別墅，門外有個金招牌，上面「洗宅」兩字。

我把車子泊在別墅門口，沒有關掉引擎，然後，我走上前去。

鐵柵緊緊關着，旁邊有個電話，我一望便知訪客自報身份的內綫電話了。

花園中靜悄悄地沒有人，這正適合我下手和全身而退。

我拿起內綫電話，不久，立即有人問：「貴姓，找那一位？」

對方問的是中文，所以，我畧呆一下之後，才用日語道：「我是英機田二，和洗先生有個約會。」

「好的，請進來。」電話掛上了。

電子鐵柵開始緩緩地打了開來，我猶豫了一下，向內走去。

花園的面積大得相當，四週全是高約十呎的圍牆，估計從鐵柵通過花園抵達別墅，或從別墅中通過花園抵達鐵柵，起碼要二十秒的路程——而且還要以短跑的速度才辦得到。

我走到一半，又回頭看看，只見電子鐵柵正緩緩地閤上來。唔，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要先查明它開關掣的所在，這才可以脫身。

當我走近別墅台階前時，一個穿着白色西裝，藍褲的男僕，早已站在門口相迎了。

「英機先生，歡迎駕臨。」僕人竟然也說得一口流利的日文，還對我作九十度鞠躬。

我冷然對他「唔」地一聲，因為我是以英機田二的身份造訪，必須擺出副倨傲的態度。

「英機先生，請這邊來。」僕人領着我向佈置豪華的會客室走去。

我跟隨在僕人的背後，暗自留意別墅中的情形，偌大的客廳中闃無人影，冼健神必然是個愛靜的人，因此，連僕人走路的聲音，也輕得幾乎聽不到。

會客室面積很大，我一踏進去時僕人立即道：「先生請等等，我去通知老爺你來了。」

我畧對他點點頭，等他離開會客室後，立刻趨上前去，掀開窗帘向外望去，只見泳池畔有個人在日光浴，由於他面部蓋着一頂草帽，看不清楚他的樣子，只是身材十分魁梧。

看來別墅中並沒有什麼人，這正有利於我的「生意」。

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背後有腳步聲傳來，轉頭一望，原來是個身穿比基尼泳衣，身材十分健美，相當年輕的女子。

她對我淺笑一下，隨即問道：「英機田二先生？」

我對她點點頭，暗自猜測着她的身份，聽說冼健神有個年輕貌美的妻子琳琳，難道就是她？

「我先生立即就回來了。」她說，臉上仍然泛着甜膩的笑容。

望着她的笑容，我幾乎不知如何回答，因為我很少看到像琳琳這樣漂亮，而身材又這樣健美的美女！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笑着用日文道：「我可以等。」

「喝點什麼嗎？」她走近我；那雙修長均匀的美腿，令我目眩。

「不必了。」

「白蘭地怎樣？」她逕自向酒吧走去，一面道：「我們剛好有瓶不知年份的拿破侖。」

望着她渾圓豐滿的盛臀，我發覺喉嚨有點發乾，她媽的，冼健神到底從什麼地方找到這樣的美女的？將來我有了錢後，也一定要去找個來玩玩。

她倒了一杯酒，走到我的面前，我為了怕露出破綻，不敢再望她。

然而，她那堅挺的胸脯，雪白的肌膚却令我忍不住又望了一眼。

「英機先生，請隨便坐，不要客氣。」她對我嫣然一笑，道：「失陪了。」

說罷，她婀娜地向外走去。

我把杯中的酒一仰而盡，旋即拿出襟巾，將上面的指紋抹去，然後把杯子放到茶几上。

我並沒有回憶琳琳惹火的身材和迷人的面龐，因為在冼健神出現之前，我必須查清楚一樣東西，那便是電動鐵柵的開關掣。

終於被我查出來了，開關掣就在會客室入口處旁邊的牆壁上，寫得分明。

我望了望腕錶，已經是三點零七分了。踏進會客室已經七分鐘，冼健神那老頭子為何還不出現？

哼！他的架子倒眞不小，連和合夥人的約會，也故意擺架子。

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外面傳來腳步聲，一顆心不由跳了起來。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已殺了多少人，每次殺人時，我的心情是興奮的，因為我知道一定會成功，一定可以穩賺那筆酬勞。

當然，我有十成的把握幹掉冼老頭，問題是：他實在是個大人物，所以我的心情才會一反常態，莫名其妙地緊張了起來。

終於，他出現了！

冼老頭雙鬢灰白，紅光滿面，身上披着一襲名貴晨褸，手中拿着雪茄，向我走過來。

在我聽到腳步聲的時候，我故意背轉了身，望着牆壁上的一幅畫，假裝正聚精會神的欣賞。

「那是梵高的畫，我花了近五萬元買下的。」冼老頭哈哈笑着說，衷氣倒很充沛，我眞不明白，他已經六十歲了，而且，有那樣惹火的老婆，為何還能保持洪鐘一般的聲綫。

「眞是傑作！」我一面說着，一面轉過身來，向他望去。

幾乎在那一刹間，他臉色變了！

「你……你不是英機田二！」他顫聲道：「你——你是——」

直到今天為止，我還猜不到為何他看得出我不是英機田二！

然而，我並沒有給時間他說下去，我早已握住槍，朝他心窩發射。

輕輕「噗」地一响，我看到他掩住了胸口，滿面痛苦、詫異、迷惑地仆倒下地去了。

——我看慣了這種表情！

我沒有一秒鐘的躭擱，趨上前按下電動鐵柵的開關，向外走去。

穿過客廳時，我看不到人，那僕人大概正在內廂工作。

我保持着原有的鎭靜，從容地離開別墅。一踏出門口，便看到電動鐵柵已打開了，於是加快了腳步，向前奔過去。

終於，我上了車，一踩油門，便向來路而回。

當我駛離別墅時，看到一輛嶄新的「平治」朝別墅駛去，我望了望腕錶，是三時零十分，車中的人大概是英機田二吧？

雙手搭着駕駛盤，我差點笑了起來，這樁生意進行得太順利了！

是的，太順利了！

正由於太過順利，使我產生了一種警傷心——那是與生俱來的本領。

我隱約地覺得，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眞正的難題，可能還在後面。至於到底是什麼難題，我一時間又想不出所以然來。

姑勿論如何，我可以動用那五十萬元了！

我一面朝回家的路走，一面在盤思着：怎樣利用那五十萬元？當然是先找個像琳琳那樣的美女享受一下！

我不否認我是好色之徒，連孔夫子都說「食色性也」，這並不足為怪。

不久，我來到了家居樓下，將車子駛進車房中。

我住在一幢豪華的大廳中，樓下和地牢闢為車房，出售或出租給住客，我一共租了三個車位。

當我把車子倒退入車房時，忽然聽到「噗」的一聲，後面的玻璃碎了！

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我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有人要殺我！

我立即把身子伏在軚盤上，就在這時，我聽到「噗噗」連聲，車窗的玻璃紛紛碎了！

那個刺殺我的兇手實在膿包，換作是我一

槍便能了結目標。而那人一連發射了五槍，却射在擋風玻璃上！

我本來用後波駕駛，立即換上一波，大力踩着油門，車子向前疾衝而出！

老實說，我的駕駛技術也是第一流的，當車子上了斜坡，向馬路駛過去時，我已換上了三波！

車子像火箭一般，向前飛馳。

企圖暗殺我的人大概也有汽車，因為我向前駛去時，聽到有引擎發動的聲音，不過，那聲音很快便落在我的背後了。

我以時速八十咪的速度，朝通向市區的超級公路駛了去。

沿路，我一面思忖：車子的玻璃窗全被子彈擊破了，如果駕着這輛車子直入市區，一定引起駕車者的注意，說不定還會引起交通警察的追查，那不是我想有的厭煩。

我最後決定在前面的三义路，轉向朝上山的馬路駛去，我必須拋棄車子，然後想辦法逃走。

二十分鐘後，我已經在「山頂道」上走着了。

前面不遠處是「鮮奶公司」的「超級市場」，門前停了不少汽車。那是超級市場的私家停車場，用來給半山區的顧客泊車的。

一看到那些車子，我腦中念頭一閃。

只要我走上去，偷一輛車子，便可以逃離這個小島，暫時匿居起來，再運用我在圈子裏的關係，暗中調查究竟是誰想暗殺我。

主意既定，我緩緩地向前走過去。

停泊在超級市場前的汽車，起碼有三五十架，它們正等着我的「借用」。

但是，當我走近時，我的心陡地一沉。因為停車場前站着兩個守衛維持秩序，以防到山頂遊玩的遊客，隨便把車子泊進去。

那兩個守衛打量着我，因為我並不是從超級市場走出來的，他們除了維持秩序之外，還負責替顧客看管車子的安全。

我改變了主意，向超級市場走去。

店裏生意不差，也許是星期六的緣故吧。

我隨意瀏覽着。

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一個年紀大約二十四歲左右的金髮美女。

那金髮美女推着購物車，正在挑選着架子上的罐頭食品。

我估計她是英國人，因為她的鼻子很挺，皮膚雪白，雙峯挺秀，穿着一件迷你裙，渾圓修長的美腿，完全露了出來。

她是單身來購物的，這對我有利。

我故意落在她後面，假裝看着架子上的貨物，心底下的計劃已經成熟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金髮女郎買齊了東西，將車子推到收銀處。

我等職員弄好了賬，這才向出口處走去。

那金髮女郎捧着兩大包貨物，向我這邊走過來，我露出笑臉，問道：「小姐，要我帮忙嗎？」

她先是一呆，隨即把其中一個袋子遞給我，我想，她大概以為我是「超級市場」的僱員吧。

我捧着食物袋，隨着她向停車場走去。

她一面拿出鎖匙，一面向不遠處一架福士小房車走去。

她打開車門，先把自己手中的袋子放到後廂，伸手接過我遞給她的另一個袋，然後打開銀包，打算取一兩塊錢給我作「貼士」。

但是，當她抬頭望我時，她呆住了。

她當然要呆住——她不吃驚叫起來已經很難得了，因為我手中握着槍。

那是用來幹掉冼健神的槍，雖然槍膛沒有子彈，但她怎會知道？

「你——」她驚惶地瞪大了一雙眼睛。

「小姐，不要聲張，乖乖地坐上駕駛座。」我用英文說。

她遲疑着。

「小姐你不想我殺了你吧？」我沉聲問。

她這才坐上駕駛座，我立即坐到她的旁邊，然後道：「開車。」

「……如果你要錢的話，全拿去吧！」她微顫着手，把她的錢遞給我。

「不，我不要錢！」

她以為自己聽錯了，我再次告訴她：「小姐，把車開出去，離開這裏。」

她咬了咬唇，終於扭動鎖匙，打着了火。

「記着，你要裝作若無其事一般，不能向守衛暗示什麼，否則，我會扳動槍掣的！」我冷冷地道。

她連連點着頭，像一隻吃驚的小鳥，現在，她什麼都會聽我的了。

我得感謝守門的那個高個子，是他的話使我突然改變計劃，逃過刼難的。

當車子駛離停車場時，我看到那個高個子守衛含笑走了過來。

「哈囉，羅拔臣太太！」

我的心一慄，悄聲道：「和他打招呼，裝出笑容來！」

她依言裝出笑容，還把車子的速度減低。

「羅拔臣先生回英國渡假去了？」守衛走近車旁。

「是……是的。」她訥訥地答。

「什麼時候回來。」

「下個月。」

「美娜沒有去？」

「她……她這個月要考試。」

「謝謝你的光顧，日安！」守衛望了我一眼，向後退步。

她把車子駛離停車場後，側頭問我：「現……現在到那兒去。」

「你府上，羅拔臣太太！」

她雙眉一揚，低呼了起來：「你！」

「羅拔臣太太，如果你和我合作的話，我絕對不會傷害你，包括美娜在內，」我笑着道：「她是你的女兒吧？」

她畧一沉吟，向我點點頭。

「好吧，現在到你的家裏去。」我有意無意地揚着手槍。

她咬了咬牙，終於向左轉了個彎，我想她是沒有反抗的意思的。

當守衛和她對答時，我從其中瞭解到這個金髮女郎的情形；她有一個丈夫，到英國渡假去了，家中現在只剩下她和一個小女兒美娜。

我所以判斷美娜還小是有原因的，因為外國人老得特別快，尤其是女性。羅拔臣太太看來只不過廿四五歲左右，如果她有一個女兒，年紀大概不會超過六歲。

我的推想果然沒有錯，美娜只有五歲半，長得和她媽媽一樣漂亮。

她們住在一幢四層高的大厦，大厦前有個大花園，有鞦韆，還有木馬，外國人的居住環境，和半山的木屋區眞有天淵之別。

羅拔臣太太把車子泊好後，鼓起勇氣問我：「你到底想要什麼？」

「太太，我只是想到府上去。」

「你——你總有目的的。」

「不錯，但我的目的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我晃着槍，道：「所以，我希望你合作，不要迫我傷害人，現在，帶我上樓吧！」

她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領着我上樓。

她住在二樓，是一個面積大約兩千多方呎單位，三個人住這樣的一層樓，是太奢侈了。

美娜正在房間裏做功課，聽到啓門聲，蹦蹦跳跳地自內奔了出來。

「媽咪！」

然後，她看到我了，一張晶瑩徹亮的美眸充滿了疑惑，望定了我。

「媽咪，他是誰？」

羅拔臣太太望了我一眼，支吾地告訴女兒：「一……一個朋友。」

「怎麼我以前沒見過他？」

「他是你爹哋的朋友。」

「媽咪你騙人！」美娜睜大一雙美眸，不置信地道：「爹哋從來沒有中國人朋友。」

「他有的。」羅拔臣太太尷尬地一笑。

看來，羅拔臣一家還有種族歧視，主人羅拔臣先生絕對看不起中國人。

羅拔臣太太怕她的小女兒激怒了我，柔聲道：「美娜，你回房溫習功課吧！」

「媽咪，這人想幹什麼？」

「媽咪叫你回房溫習功課，你聽到沒有？」羅拔臣太太語氣微惱，道：「難道你忘記後天便要考試了嗎？」

美娜眨着一雙美眸，噘起小咀轉身回房。

聲東擊西　暗算成功

羅拔臣太太望着女兒的背影消失，這才吁了一口氣，問道：「好吧，現在你想怎樣？」

我向她聳聳肩，道：「不想怎樣，你做你的事，我想打個電話。」

她向電話機一指，道：「請便吧。」

我拿起電話筒，忽然想起一事，道：「羅拔臣太太，你會不會聽中國話？」

「不會。」她搖着頭。

我並不相信她，但，這是很容易試得出來的，我用中國話道：「如果你不會聽中文，我便殺死你！」

她茫然地望住我，於是，我相信了。

——她的確聽不懂。

我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我的最忠心的盟友畢知勇和海大智家中的電話。

接聽電話的是畢知勇，他問：「苗大哥，你在什麼地方？」

「半山區的一個住宅，」我問道，「有沒有人找過我？」

「沒有，」他詫異地問：「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我猶豫着，半晌才道：「暫時還不能告訴你，總之你留意一下，看看今晚的電視新聞報告，不要出街，我會再打電話和你聯絡。」

說罷，我掛斷了電話。

我抬頭一望，看到羅拔臣太太站在一旁，神情又是緊張，又是驚惶。

「噢？我叫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啊！」我打了個呵欠，道：「今晚我在這裏吃晚餐，難道你不要去準備一下嗎？」

「你……你要在我們這裏吃飯？」

「什麼？我不受歡迎嗎？」

「這……這……」她囁嚅說不出話來。

「聽住了，羅拔臣太太，」我正色告訴她：「我今晚在這裏吃飯。」

「吃……吃過晚飯後，你就走了？」

我淡淡一笑，向她搖着頭。

「我的天，那你還要幹什麼？」

「我住在這裏！」

「你——」她瞪大一雙眼睛，顯然地，她已經按捺不住了：「你想幹什麼？」

我立時握住了槍，沉聲道：「羅拔臣太太，你最好小聲點，難道想嚇着你的女兒嗎？」

她掩住了臉，啜泣起來。

看着一個金髮美女為你啜泣，那感受真奇特。羅拔臣夫人也許沒有琳琳漂亮，身材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凝望着她，我心中忽然一動。

她抬頭看到我的眼色，咬了咬牙，道：「如果你要我的話，我可以給你。」

我心中陡地一動，她卻繼續說下去：「可是我有一個條件，你完事後立即離去！」

我哈哈笑了起來，對她這種外國女人來說，做愛只不過等於握手。

以握手的代價便叫我離去，不太便宜了她嗎？我緩緩地搖着頭。

「先生，那麼你還要什麼？錢？我家裏大約還有一千多元現款，你也一併拿去好了。」

我仍然搖着頭。

她疑惑地望住我，顫聲道：「難道……難道你想殺了我們母女？」

「不！」我正色告訴她：「只要你不耍花樣，我不會傷害你們一條毛髮的！」

本來，我是想佔佔她的便宜，任何人對着這樣的一個金髮美女，而且肯自動獻身，一定會為她所動的，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佔了她的便宜，將會發生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我必須每秒鐘都保持清醒來監視着她，這樣才不會出事。

這是我性命攸關的當兒，我不能胡來！

在我的監視之下，她到廚房煮菜去了。大約六時三十分，她弄好三客牛排，一個雜菜湯，我們三人在飯廳的餐枱上用餐。

美娜一雙疑惑的眸子不斷望住我，她心底下是十分奇怪的，卻不敢發問。

吃過晚餐後，我扭開電視機，觀看新聞報導。果然如我所料，洗健神的死成為頭條新聞，原來在灘畔作日光浴的是他的獨生子洗星！

洗星長得一表人材，英俊非凡，他接受記者訪問時，說自己一無所知。不過根據警方推測，那是黑社會尋仇的兇殺案。

看完新聞後，我又打了個電話給畢知勇，探聽有關洗健神死後的傳聞。

「據他們說，僕人看到一個身高六呎的大漢自別墅中逃出去，那人大概就是兇手！」畢知勇告訴我。

我聞言一呆，急忙問：「你聽誰說的？」

「是老爺子的手下這樣說的。」

我咬了咬唇，忽然想通了！

給五十萬我去幹掉洗健神的是他的獨生子洗星！

我的推想有足夠的理由支持，第一：只有洗星才出得起那筆錢；第二：英機田二的造訪和別墅中闃無人踪的情形，只有洗星才知道，才能安排。

第三：僕人分明只接見過我一人，而我是又矮又小的，他們卻故意說成是六呎多的大漢，這有利於他們，起碼外間人不會懷疑是我，他們便可下手來殺我滅口了！

第四：洗健神死後，洗星將承繼乃父偌大的產業和勢力。

洗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一定幹得出這種事來！

既然想通了這一點，我應該開朗才對；可是相反地，我竟覺心情十分沉重。

暗殺我的如果真的是洗星派來的人，那麼，我便碰到麻煩了！

洗星的財勢，他可以請世界上最厲害的殺手來殺我，而為了防止弒父的陰謀向外洩漏，他會鍥而不捨，非把我置於死地不可的。

所以我說，我真的碰上麻煩了！

我告訴自己，羅拔臣的家不是我的長久藏身之所，我必須另找個地方，好好地藏起來。

於是，我向畢知勇道：「阿勇，你可以開車來接我嗎？」

「當然可以，」畢知勇毫不猶豫地道：「你現在那裏？」

我把羅拔臣太太的住址說了出來，他立刻道：「好，我會在半個小時之內趕來！」

「記着，你要小心看看有沒有人跟踪！」

「怎麼啦。你惹上了麻煩。」

「——是的。」

「好吧，我會特別小心，」畢知勇道：「半個小時後見。」

羅拔臣太太一直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我看着她的神情緊張到極點，如果我還不走的話，她用不着多久便會崩潰。所以，掛下電話後，我向她說道：「羅拔臣太太，我等一下便要走了。」

她聞言大喜，我接着道：「可是在我走了之後，你最好不要報警，否則你會有麻煩！」

她連連地點着頭。

那半小時對我和羅拔臣太太似乎特別長久，因為我在等畢知勇來，而她在等我走。

終於，我聽到汽車的馬達聲，就在樓下。我站了起身，披上西裝，把槍插在腰間，笑着對她說：「你很合作，再見，羅拔臣太太！」

她當然沒有送我。

我奔下樓來，畢知勇早已替我打開了車門，我俯身攢上車去，回頭一望，只見羅拔臣太太正掀開窗帘布，望着我們。

我心頭一動，暗叫一聲不好，向畢知勇道：「快開車！」

畢知勇和我拍檔有年，他知道必有原因，並沒有多問，立時把車開動了。

「到我那兒去。」他側頭問我。

「不，」我沉吟了一下，道：「還是到大智那裏去吧。」

「好。」

車子來到市區時，我忽然叫道：「阿勇，把車子駛到前面橫街，停下來。」

「是。」

我所以喜歡和畢知勇拍檔，原因可能就在這裏，不論我對他有什麼吩咐，他從來不會多問一聲。

車子駛進橫街停下後，我取出襟巾，道：「把你和我的指紋抹掉。」

他先是一呆，隨即照我的話做了。

我首先下了車，向四週望去，由於當時已是深夜時分，街上沒有人，只有大馬路那邊不斷有車子飛馳而過的聲音。

不久，畢知勇抹掉汽車上的指紋，向我走過來。我立即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海大智的地址。

在車子中，我並沒有和畢知勇交談，那是職業上的謹慎，畢知勇當然也明白這點，因為司機可能隨時向警方提供任何綫索。

不一會，車子來到海大智的居住樓下，我付過車資後和畢知勇一塊上樓。

海大智在家，我們坐下後，畢知勇才問：「苗大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把一切情形簡畧地講述了一遍，畢知勇是聰明人，緩緩地點頭，道：「你是怕被那羅拔臣太太看到了我的車牌號碼向警方報告，而洗星又根據這個綫索找到我家去，對不對。」

「不錯。」

「苗大哥，照這樣說來，我這裏也談不上安全哩！」海大智道。

「暫時大概沒有問題，不過為策萬全，我等一下還是要離開這裏的。」

「到那兒去？」畢、海兩人，不約而同地問。

我不由皺起眉頭，洗星耳目衆多神通廣大，到處都有他的人，我只要偶一不小心，便立時被他追尋上門。

「苗大哥，依我看，你不如暫時離開本市，到外埠去躲一會吧。」畢知勇道。

我緩緩地點着頭，目前也只有這條路比較安全了。

「可是我的護照和證件全在家裏，」我說：「怎樣動身？」

「洗星大概已派人在你家附近埋伏，」海大智道：「所以是不能夠回去拿的了。」

「阿勇，你設法去替我辦一張假護照來。」我向畢知勇道：「花多少錢都沒有問題。」

「但誰才可靠呢？」

是的，誰才可靠呢？在這個圈子裏的人，多多少少都和洗家有點聯繫，萬一那個弄假護照的人出賣了我，那便如何是好？

「啊！我想起來了！」海大智道：「苗大哥，我們可以去找柳洋洋！」

「柳洋洋？」我愕了一愕，道：「他可以信任嗎？」

「柳洋洋只認鈔票，全無江湖道義，只要我們多給點鈔票他，他是絕對不會向洗星告發的。」

「萬一洗星給的錢比我們更多呢？」畢知勇道：「他是只認錢不認人的。」

「這個——」

「無論如何，這險還是要冒的，」我站了起身，道：「我走了。」

「苗大哥，你——你到那兒去！」

「找柳洋洋去。」

「可是你——」

我向他們笑一笑，道：「放心，洗星要殺我並不如你們想像中的容易。」

離開海大智的家後，我截了一輛的士，向柳洋洋的家而去。

柳洋洋年過五旬，年輕時是個花花公子，天生懂得製造偽文件，他取費較高，但手藝也極精，經他製造的偽文件，幾乎無懈可擊。

他見我突然駕臨，不無愕然之感。

「老柳，替我弄一張護照，」我把一疊鈔票拋到枱上，道：「明天早上就要！」

柳洋洋望了鈔票一眼，拿起來數了一數，整整的一萬元，他不由吹了一下口哨。

「明天早上要？」他托托金絲眼鏡框，含笑望我。

「不錯。」

柳洋洋道：「好吧，明天早上八點正，來我這兒吧。」

我搖了搖頭，道：「不，我在這兒等。」

「老苗，」他雙眉一揚，道：「你信不過我？」

「不是信不過你，是我沒有地方好去，」我笑着說：「難道我留在這裏會阻碍你的工作嗎？」

他沉吟一下，終於嘆了口氣，道：「好吧，酒架上有你最喜歡的XO。」

我取了一瓶XO下來，托起酒瓶喝了一口。柳洋洋已開始工作了。

他先替我拍了照片，到黑房中去沖洗，就在這個時候，案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柳洋洋自內走出來接聽，我卻按住了電話筒。

「老苗，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回到黑房去工作，」我笑着說：「我不希望電話影响了你。」

他望我一眼，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轉身離去了。

電話繼續响着，足足响了二三十下，這才掛斷。

我一面喝着酒，一面抽着烟，柳洋洋是個中高手，我相信護照在四個小時之內，一定會弄妥。

護照弄好後，我將會潛到機場去，搭最快的一班機，不論飛到那裏，總之只要離開本市就是。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大約兩小時之後，我忽然聽到門外有犬吠的聲音。

大廈中有人養狗並不足爲奇，晚上聽到狗叫更是尋常的事，然而，那幾聲犬吠却令我心頭一動。

——那是暗號，我和畢知勇，海大智一向約好了的暗號！

從吠聲聽來，我知道他們就在門外，要我出去見他們！

我沉吟了一下，終於趨上前去，打開了大門。

畢知勇和海大智就站在門口，氣喘吁吁。

「怎麼啦？」我詫異地問。

畢知勇向我打個手勢，示意我跟他們過去看看；我掩上了門，跟着他們來到後樓梯，

只見地上伏着兩個大漢，都昏厥了過去。

「他們是冼星的心腹，」畢知勇道：「在門口鬼鬼祟祟的，我看一定不懷好意！」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來是爲冼星的敏捷頭腦，二來是爲畢、海兩人的忠心。

冼星竟然料得到我會逃離本市，眞是高明。我想，他一定到我的家搜查過，發現我的護照在家中，因此，才會派人到專造僞文件的專家查探。

其實，即使沒有畢知勇和海大智暗中保護，這兩個冼星的爪牙也未必可以討得了好去，但他們的忠心却令我衷心感動。

我拍拍兩人的肩膊，道：「謝謝你們！」

「苗大哥，看來你暫時不能離開本市了，」海大智說道：「冼星一定會派人在機場候駕的。」

我緩緩地點着頭，他說得有理。看來，我暫時是不能在機場中出現了。

然而，我應該躲到那兒去。

冼星既然連製造假護照的專家也想到了，一定會嚴密監視平日和我有來往的人，何况是畢、海兩人，他們的住處，更是危險。

「苗大哥，我們查到了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冼星派了武祖靈來追殺你。」畢知勇道。

「武祖靈？」我暗自吃了一驚，道：「就是那個個號稱『殺人魔』的武祖靈。」

「不錯，」畢知勇點頭道：「他是你的行家！」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武祖靈和我在圈子裏都具盛名，只不過他出道比我稍遲，但手段却比我辣一倍。許多人都說，如果有一天被我們兩人碰上了，鹿死誰手眞是難以預料的事！

如今，冼星竟然請了武祖靈來對付我，由此可以看得出，他是下了極大的決心．想殺死我的了！

「你們好好藏起來吧！」我說：「看來你們也不大安全了哩！」

畢知勇冷哼了一聲，道：「我便不相信能令冼星得償夙願。」

「不錯，」我咬了咬牙，道：「姑勿論如何，我會設法應付他的，你們和這件事無關，還是先避避風頭再說，怎麼樣？」

兩人沉吟了一會，畢知勇問道：「苗大哥，你單獨一人應付得了嗎？」

「你以爲我應付得了嗎？」我笑着反問。

他點着頭，道：「那麼我們走了，如果想找我們的話，可以寄信到郵政信箱三八四二三號。」

「好的。」

望着兩個人下樓，我才轉身入內，柳洋洋已經把護照弄好了，正在燈下作最後檢閱。

「怎麼樣？」他把護照遞給我。

「好，好得很！」我把護照放入袋中，笑道：「謝謝你！」

離開柳洋洋的家後，我作了一個和我的性格相近的決定。

由於這個決定，幾乎令我命喪在武祖靈的槍下。

我來到高成功的「公司」，那表面上是間集郵公司，專門買賣交換郵票，實際上却是一個專放高利貸的架步。

那時大概是凌晨六時，我猜高成功還在睡鄉——他一向是在公司裏留宿的。

我從公司的後門進入，向「經理室」走去，很久之前我來過一次，高成功就在「經理室」搭帆布床睡覺，他是吸血鬼，也是吝嗇鬼，刮來的錢完全存在銀行，不捨得住比較好的地方。

公司裏一團漆黑，我摸到了經理室門口，伸手一按門柄，它竟然鎖上了。

顯然地，高成功對我有了戒心，不知冼星給了他多少錢來和我接洽，他也知道出賣了我的回報將是一個「死」字。

我知道門是從內反鎖的，除非撞門而入，否則絕無辦法弄開它。

然而，撞門聲會吵醒他，還會吵醒很多人，這是我不想的。

我繞到天井，取出一把小刀撬着窗。

我不是普通的毛賊，所以，撬窗時一點聲響都沒有弄出來。

大約十分鐘後，窗子被我撬開了，我隱約看到「經理室」中的帆布床上，睡着一個人。

那人蒙住了被在睡，我依稀還聽得到一陣均勻的鼻鼾聲。

就在我爬入房時，被子忽然揭開了，那人自帆布床上坐直起身，手中拿着一把槍，槍咀指住我。

幾乎沒有一秒鐘的遲疑，我手中的小刀向他手腕擲去。

「啊呀」一聲，我立時仆下地去，滾了一滾，果然，槍聲響了起來。

我滾到帆布床下，一腳向上踢去。

我用上了十成力，那人被踢得掉下床來，我撲上去箍住他的頸，他用力一揮，雙肘向我胸口撞來。

好傢伙，那絕對不是高成功，高成功那有這樣好的武功？

他一定是武祖靈，躺在那裏等我的！

我向後一退，迅速把槍握在手中，指着他背脊，冷冷道：「朋友，別動！」

他僵了！

眞好笑，我的槍膛中仍然子有子彈，却把一個和我齊名的殺人魔嚇住了！

他很精警，立時把雙手緩緩地舉了起來。

「好得很，」我仍然把槍咀頂住他的背脊，伸手把壁燈開了。

果然是武祖靈，他畢竟較我技遜一籌，佔了有利地勢，仍然受制於我。

武祖靈鐵青着面，道：「苗安，要殺便殺吧！」

我把他掉在地上的手槍拾了起來，將自己的那枝插在腰間，現在我安全得多了。

「是誰派你來殺我的？」

他沒有回答，仍然把雙手高舉着，這時，我才發現他左腕鮮血淋漓。剛才我那一刀擲的準頭不差毫釐——當然了，這是我練了十餘年的功夫！

「你要殺便殺好了！」他鎮定地答：「我不會說一句話的！」

「很好，這是我們的行規——即是在落入人手中，也不肯透露僱主的名字。」

「你知道最好。」

「可是我告訴你，」我說：「即使你不說，我也知道是誰。」

「是嗎？」他仍然冷冷地。

「其實我們都在爲他工作。」我淡淡地說：「冼健神是我殺的，請我弒父的正是他，而請你來殺我的也是他！」

他身子微微一顫，却沒有說話。

「我沒有冤枉人吧？」

他仍然緘默着。

「武兄弟，你是聰明人，應該明白一件事，如果你完成了任務把我殺掉，冼星會派一個心腹把你除去的！」我告訴他。

他渾身一震，顯然地，我的話打動了他的心！我跟着又說：「憑我們的功夫，不論去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立足，何必任由冼星擺佈自相殘殺？」

他吁了一口氣。

「武兄弟，冼星給了你多少錢？」

「十萬元。」

「現鈔？」

「支票。」

「你猜他給了我多少錢？五十萬，」我苦笑道：「不過也是支票，當我幹掉了他的父親後，他以十萬元請你來殺我，這樣便可省掉四十萬。」

我頓了一頓，又道：「說不定你幹掉我之後，他會以一萬元的代價請人殺掉你，他又可以省掉九萬元！」

武祖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苗兄弟，依你說我現在應該怎辦？」

「咱們聯手幹掉他！」

武祖靈沉吟了一下，道：「冼星已經接掌大權，現在廿四小時都有保鏢在他身畔保護，恐怕沒有這樣容易下手。」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兩人都是專家！」我笑着道：「只要我們衷誠合作，必定可以對付他的！」

他猶豫了一下，忽然問：「現在可以把手放下來了嗎？」

我退後一步，仍然把槍咀對着他，道：「好吧，你可以轉過身，把手放下了。」

武祖靈轉身望住我，苦笑一下，道：「苗兄弟，你總是高我一籌。」

「我入行比你早。」我淡淡笑着說。

「現在怎樣？我全聽你的。」

「我相信你有車子駛來的，是不是？」

他向我點點頭。

「好得很，」我咬着唇，道：「咱們現在立即到冼家別墅去。」

「現在？」他吃了一驚。

「不錯，在冼星還不知道你變節前，咱們的機會比較大。」

他終於點了點頭，道：「好吧。」

說罷，他領前向外走去，我一直跟在他的背後，可是已把槍收起來了。

我們駕着車子，來到了冼家別墅。

車子在鐵柵門前停下時，他側頭望我，徵求我的意見。

「你先去叫他們把鐵柵打開。」我道。

他點了點頭，打開車門下車。

望着他的背影向那具內綫電話走去時，我坐到司機位，把車窗玻璃絞下來。

武祖靈鎮靜地向內綫電話走去，拿了起話筒，可是，他並非通知裏面的人打開鐵柵，而是倏地轉過身來雙手握着槍向我發射。

在那種距離之下，以武祖靈的槍法，便是一隻蒼蠅也逃不過的，何况，他以爲我毫無防備，怎會不中計？

我必須說，武祖靈很聰明，他在腰間多藏了一把槍，而我沒有搜查他。

如果我是普通的人，一定要向閻羅王報到去了，但我是「殺人王」！

幾乎在武祖靈轉身的那刹間，槍聲立時响了起來，武祖靈瞪大着雙眼，滿面惶愕之情，緩緩地仆下地去了！

他至死都不明白，何以我會後發先至，把他置於死地。

這是我藝高一籌的地方——我怎會輕易地信任一個要暗殺我的人呢？

在我移到司機座，並且絞下玻璃窗時，已把手槍拿出來，拉開保險掣，指住了他。

武祖靈並沒有和我合作的誠意，他仍然天眞地以爲殺了我後，便可領取十萬元的獎金。

我將車子掉了頭，逃離冼氏別墅。

我沒有去找畢知勇和海大智，那幾天我躲在一個「女朋友」的家中。

我的「女朋友」名叫仙蒂，是個舞女，但不是紅舞女，我經常在經濟上帮她的忙，所以，她對我不錯。

當然，仙蒂並不知道我的職業，她只是隱約知道，我幹偏門生意。

那幾天我足不出戶，由仙蒂服伺我——她爲了我請假不上班。

對了，有一件事差點忘記說，那是羅拔臣太太，她果然報了警，向警方說出畢知勇汽車號碼。

警方在那條橫街找到了畢知勇的車子，不過，畢知勇却在警方找到這之前去報了失。

車子的駄盤上沒有任何人的指紋，警方傳訊了畢知勇，由於證據不足，而且他已將車子報失，所以放過了他。

但冼星並沒有放過他，派人抓了他去，審問有關我的行踪。

畢知勇不會出賣我，我相信這一點。

即使他想出賣我，他也不知道我的行踪。

冼星甫接掌大任，爲了弑父的秘密不致洩露出來，影响他在組織中的地位（老爺子的確有不少忠心不貳之臣，如果他們得知殺死冼老頭的竟然是冼星，他們會羣起而攻之的），除了把高成功弄得「神秘失踪」之外，更派人四處追殺我。

冼星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來追殺我，他說老爺子的死懷疑是我下手的，他要爲乃父報仇。

由於冼健神的威望，他許多手下都自動請纓要來殺我。

如果一個龐大的犯罪組織正面與你爲敵的話，即使你有三頭六臂，還是有麻煩的！

我告訴自己，倘若我不把眞相說出來，那麼，我將永無寧日！

所以，我決定了一件事，那便是當着冼星和許多人的面前，將這件事的眞相說出來，反正我手中還有一張五十萬元的支票，它可以替我做證。

雖然那張支票是高成功開出來的，但我相信那必定是冼星另外開了一張支票轉進他的戶口，只要向銀行一查，便可以眞相大白了！

不管他們信不信，我覺得表白一下自己，而最佳的表白機會，正是老爺子出殯那一天。

是的，老爺子出殯時，組織中的要人，還有冼星和琳琳都會出現。

我必須比他們早一步到殯儀館，先找個地方藏了起來，伺機行事。

老爺子在下午三時出殯，我凌晨六時就離開仙蒂的家。

當然，我是帶了武器而去的。

如今，我手中有兩把槍，它們都裝好了子彈，同時，我袋中更有三十發子彈，那是我以前放在仙蒂家中，以防萬一的。

我所以要帶武器，是提防萬一他們不聽我的話動起武來時，我不致於太吃虧。

六時三十分，我來到了「城市殯儀館」，查明了停放老爺子屍體的房間，再弄清楚等一下舉行儀式的廳房，這才向內走去。

殯儀館裏沒有人，靜靜地。

當我向停放洗健神遺體的房間走去時，背後忽然有人叫住我：「先生！」

那是一個女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殯儀館的女職員，她詫異地望住我，問道：「你想幹甚麼？」

「我——」我向她露出一個友善的笑容，道：「我是洗老先生的生前好友，專誠來拜祭他的。」

「儀式在下午三時舉行，」她上下打量着我，道：「你那個時候再來吧。」

我望了望腕表，道：「可是我搭十點的飛機到美國去，恐怕趕不及了，你行個方便，帶我去看看洗老先生的遺體好不好？」

說罷，我塞了一張百元大鈔給她。

有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一百元對她來說不算少的了。

她沉吟了一下，向我露出一個笑容，道：「好吧，你跟我來。」

洗健神的遺體停在後廂，是一副銅棺，屍體早經過化粧，躺在棺木中，就像睡過去一般，神態十分安詳。

我站在棺木前，用手劃着十字，生平不知殺過多少人的我，暗暗祈禱着道：「洗老頭，即使我不殺你，你的寶貝兒子也會找別人，總之你是難逃一死，如果你的鬼魂要報仇的話，應該去找他！」

「先生，我還有事要做，不陪你了。」女職員說。

「請便。」

女職員離去了之後，我立即四下打量着，找尋有利地的形，以便等一下公開宣佈洗星的罪行。

終於，我決定藏身在靈堂的供桌上面，那裏有布掛着，洗老頭的遺照後面，有很多空位給我容身。

我爬上靈桌，掀開布幔，俯着身子進去。然後，我把布幔拉好，這才坐了下來，閉目養神。

儀式雖然要在下午三時才開始，但中午過後，便不斷有人來憑弔。

洗老頭在商場上的地位很高，許多本市名流都來了。

當然，那些殷商名流不會逗留得太久，多半是瞻仰遺容後便走了。

據我所知，洗星打算將乃父火葬，所以才決定三時正舉行儀式，我想，他大約二時半便應該到達殯儀館了。

果然，二時三十一分，洗星在手下擁簇着，踏進了禮堂，站在他身旁的，是洗健神的未亡人琳琳。

琳琳身穿黑色長袍，頭上披着黑紗，洗老頭生前是天主教徒，死後的葬禮，也採取天主教儀式。

人不斷從外面湧進來，我掀開布簾向禮堂望去，只見整個禮堂都坐滿了人，起碼有兩三百人。

洗星就坐在第一排，左邊是琳琳，司徒頓則坐在右邊。衆人都俯着首，禮堂中寂靜一片，誰也沒有弄出聲音。

我想，等一下我當衆揭露洗星的罪行時，一定相當精彩。

不久，牧師出來了，他手中拿着聖經，準備做彌撒。衆人紛紛站了起來。

我告訴自己：是時候了！

我掀開布簾，雙手握着槍，衝了出去，站在供桌上居高臨下，大聲喝道：「你們全聽着了！」

我話未說完，在廳的女賓便尖叫了起來，琳琳更是大驚失色，向洗星的懷中靠去。

「別動！」我大叫一聲。

一個大漢伸手欲到懷中去取物事，我向他射了一槍，又道：「誰想不要命的便動吧！」

這麼一來，禮堂中果然靜了下來，洗星緊緊摟住琳琳——他那年輕貌美的繼母。

然而，他的神情是鎭定的，像這種臨危不亂的神態，不得不使我佩服。

司徒頓凝視着我，沉聲問道：「苗安，你可知道這是誰的喪禮？」

「我知道，是洗老爺子！」

「那你還胡來些甚麼？」

「司徒先生，我要當着你們這麼多人的面前，揭露一個大秘密——」

說到這裏，我故意頓了一頓，留意洗星臉上的反應，果然，他雙眉一揚，口唇掀動了一下，卻沒有說出聲來。

「洗老爺子是被人謀殺死的，」我大聲叫道：「殺死他的人，正是——」

「砰」地一聲，我下面的話戛然而止，因為我看到一個大漢從禮堂後面朝我射了一槍，跟着閃身躲到一張椅子後面。

那一槍雖然射不中我，可是我旋即告訴自己：我的計劃沒有預料中的順利了！

果然，洗星摟住了琳琳，擋在自己的身前，伸手到懷中拔槍。

洗星是我的目標，我不及細想，向他射了一槍，可是那一槍射中了琳琳的心胸，他朝我反擊一槍。

左臂傳來一陣劇痛：我中彈了！

在那種情形之下，如果我還不逃走的話，不用五分鐘之久，身上便會像蜂巢一般，佈滿了彈孔。

所以，我舉槍朝人叢間亂射，一面向後面衝去。

我早已查勘清楚，在停放遺體的後廂，有一道門通到外面。這是我生死關頭，我一面朝後面亂射着槍，一面向那小門衝去。

我的動作快得連自己也不敢相信，不一會，已經被我逃離了殯儀館，來到街上。

可是，洗星的手下也不比我慢多少，我已聽到有人自內吆喝着追了出來。

我環目一掃，看到不遠處停泊着幾輛靈車，腦中念頭一閃，向其中一架奔去。

也許是上帝有心助我，那靈車的車匙，正插在車上，於是，我打着了火，駕着靈車向外疾馳而去。

洗星的手下剛好追了出來，可是由於我已駕着靈車向前疾馳，街上又有不少行人，他們不敢放槍。

我駕着靈車向前飛馳，肯定沒有車子追來時，才轉了個彎，在一條冷巷停下來。

這時，我才有機會看看我手臂上的傷勢，幸好只是擦傷了表皮，流了點血，只要經過消毒包紮，便會痊癒。我截了一輛的士，來到仙蒂的家。

自此之後，我一直躲在仙蒂的家沒有露面，畢知勇和海大智不斷將洗星的消息供應給我。原來他已懸獎十萬元，要我的命。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即使有三頭六臂，也不能貿貿然露面了。

可是，我和仙蒂的關係只是建築在金錢上面，如果我沒有錢，他對我是不會好的。

於是，我決定到銀行中去，提取那五十萬元！

我的決定雖然有點冒險，但我想，五十萬的支票是高成功的戶口，只有他才有權叫銀行停止支付，如今，他已「神秘失踪」，如果他

的戶口有這筆錢的話，我是可以提得出來的。

謝謝天，高成功的戶口果然有這筆錢，我提了出來，全是大鈔，裝滿了一個占士邦小提箱。

有了那五十萬，我的逃走機會多了。

我買通了一個海關官員，不必經過檢查，便可直接上機，當然，這都是畢知勇和海大智暗中協助達到目的。

我打算在新德里住一段時期，然後再去其他比較好玩的地方，好像丹麥的哥本哈根，法國的巴黎，在那裏，我可以找到像琳琳那樣漂亮的女人！

他媽的，不知道為甚麼，我一直惦掛着琳琳，尤其是第一天見到她，她穿着比基尼的情形。

可是，我親手殺了她，她死在洗星的懷中。這婊子原來和洗星私通，兩人串謀要殺害洗老頭的。

我殺了洗星的相好，他更把我恨得入骨，在我抵達新德里的一個星期後，我接到畢知勇的一封密電，說是洗星已查到了我的行踪，正派遣兩個殺手來找我。

我身邊有的是錢，要逃走還不容易，在我接到畢知勇的密電當晚，我飛到了伊朗的德黑蘭，再由德黑蘭轉飛土耳其。

我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住了三天，那兩個殺手追了來，我解決了他們，立即逃到羅馬，在西西里島，我遭到三個當地黑手黨徒的暗襲，原來洗星竟然越洋收買了當地的殺手暗殺我。

當然，那三個黑手黨徒並沒有得手，於是，我又逃到西班牙去。

由於洗星是這樣的神通廣大，我廿四小時都提高警惕，在一個小鎮中，我解決了另一個殺手，決定到巴黎去玩玩。

就這樣，我過着流亡生活。

不論我去到那裏，似乎都有洗星僱請的殺手來追殺我。

最後，我決定逃到阿拉斯加，但那邊仍然有洗星的人，我急了，到底應該逃到那裏，才可以躲過洗星窮兇極惡的追殺？

我在菲律賓認識了鄭曉晴，她是當地的華僑，父親在排華時期被趕離了菲律賓，她淪落在一間夜總會做伴舞女郎。

鄭曉晴有琳琳一樣的身材，樣子也長得不錯，可是，洗星的殺手還是追到了碧瑤。

那時候，我決定詐死來瞞過洗星無休止的追殺——我利用當地一個土人做替死鬼。

就這樣，我和鄭曉晴過了平平安安的三年，晚上不用再担心有人來暗殺我。

這次，鄭曉晴一定要到本市來玩玩，我以為事隔如此之久，洗星又相信我已死亡，大概不會有甚麼危險的了，不料，還是被司徒頓查到了消息！

王小克聽苗安敘述往事，一直沒有插過咀，這時忍不住道：「苗先生，司徒頓和洗星面和心不和這件事，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以前就聽人說過了，」苗天道：「不過，以洗星的奸點，司徒頓也只能和他心不和，決計不敢正面和他衝突的。」

「那麼司徒頓約你見面的目的是甚麼？」王小克問。

「咦？他不是叫你帶了那句話來嗎？弑父者惡貫滿盈的日子到了，」苗安道：「他大概想和我聯手除掉洗星！」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洗星一除，他便是獨當一方的大頭頭了。」

「不錯。」

「苗先生，你答應他？」

苗安沉吟了一下，道：「既然未死的消息司徒頓已得悉，用不了多久，洗星也一定會得到的，如果我想活下去，洗星就必須死，有他在生的一天，是絕對不會放過我的。」

「可是司徒頓信得過嗎？」

「起碼比我單獨行動强得多，」苗安道：「這次來到本市，我其實早立定主意，如果有可能的話，把洗星幹掉，這樣便可安枕無憂，東山復出了。」

王小克凝視着苗安，道：「苗先生，在你叙述往事前，你說過有件事要我幫忙，那是甚麼事？」

「我要你全權代表我去和司徒頓接洽，」苗安道：「你肯不肯？」

「代……代表你？」

「是的，」苗安堅定地點着頭，道：「把他的計劃和行動時間，地點記下來，然後轉告我，由我去做。」

「不知道他肯不肯。」

「他肯的，」苗安道：「司徒頓頭腦相當精靈，他大概已計劃好怎樣行動，目前只不過



苗安持雙槍站在冼健神的靈桌上向弔祭的人們宣佈誰是殺死冼健神的兇手。

缺乏一個執行計劃的人而已！」

「可是他怎會相信你叫我做全權代表！」

苗安微微一笑，道：「我會寫一張字條給他，他看了之後，不信也得信了。」

王小克猶豫着，答應他，抑或拒絕他？

「小鬼子，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幫我的話，那麼我也不勉强你，」苗安又道：「我只希望你離開此地後不要向人提起見過我的事。」

「你——你肯放我走？」

「咦？我留下你幹甚麼？」苗安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據我所知，你是惟一敢向惡勢力挑戰的人，有道英雄重英雄，我苗某人雖然算不上是甚麼英雄，可是生平却最佩服像你這樣的人，唉！可惜環境不允許，否則，我倒可以和你交個朋友哩！」

王小克見他說得誠懇，終於點了點頭，道：「苗先生，我答應你吧！」

「做我的代表？」

「不錯。」

「你考慮清楚了？」苗安問道：「絕不後悔？」

「不後悔。」

「好，那麼我們先來乾一杯，然後商量細節。」苗安說罷拿起酒來。

× ×

王小克一踏進家門，白小妹便趨向前來，道：「小鬼子你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

王小克見白，小兩人身上繩索已解，笑道：「是誰來救你們的？」

「周探長，」白小妹道：「他打過許多電話來，見沒有人聽，心中懷疑我們家裏出了事，親自前來探究，把我們救了。」

王小克一邊點着頭，一邊向電話几走去，拿起了電話筒。

「打電話給誰？」白小妹問。

王小克側頭望了白小妹一眼，從她的眼神之中，王小克猜到她定是有甚麼重要話要說。

「好，你說吧。」王小克道。

「你——你怎知道我有話要說？」白小妹詫異地問道。

「否則你不會問我要打電話給誰，」王小克笑道：「你不比小辣椒，她的話才多。」

「好啊！你背着我說我壞話！」小辣椒剛巧在這個時候自外回來。

「誰說你壞話了？」王小克赧然一笑，道：「我只不過說你的話多一點而已。」

「哼！那我豈不是成爲長舌婦了？」

「不，是長舌妹！」王小克笑着道。

小辣椒不依，揮着拳頭要來揍王小克。

王小克連忙起身避過了，白小妹道：「好啦，別鬧了，小辣椒，你把周探長的話告訴他吧！」

小辣椒呶了呶咀，道：「周探長叫你一回來後，立卽打電話給他。」

「甚麼事？」

「他可沒告訴我，只是說有一項大交易，這兩天便要進行，叫你和他聯絡。」

王小克這才想起周探長和自己提過的事，——司徒頓要將貪污的警方人員名單交出來。看來，司徒頓這次雙管齊下，是非把洗星轟下台不可的了！

而剛巧自己竟然担任着這兩個計劃的「中間人」！大概是司徒頓始料所不及的事吧？

「在你打電話給別人之前，還是先打個給周探長吧，」白小妹道：「他正在等你。」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道：「好吧。」

接聽電話的正是周探長，他劈口便問道：「小鬼子，剛才那個歹徒是誰？他帶你去甚麼地方？」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答道：「他並不是歹徒，只是一個朋友。」

「可是白小妹和小辣椒怎會被綁了起來？」周探長又問。

王小克不欲多加解釋，道：「那是一場誤會而已。」

「好吧，他帶你去甚麼地方？」

「我們只不過出去喝了一頓茶而已。」

周探長見王小克不肯坦白回答，只得嘆了一口氣，道：「你答應我的事，有沒有改變主意？」

「沒有，我就是想問你，到底幾時進行。」王小克道。

「司徒頓本來答應我在後天進行，不過，剛才他又和我通了一個電話，說是要再延遲幾天。」

王小克暗暗地點着頭，心想司徒頓必定是在等苗安的回答，將兩樁事一齊進行。

「探長，你等一下有空嗎？」王小克忽然問。

「怎麼啦？」

「我——我想來找你談談。」

「你甚麼時候來？」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好吧，我等你。」

放下電話後，王小克又打了個電話給司徒頓。

司徒頓一聽到王小克的聲音，不由大喜，問道：「小鬼子，你的任務進行得怎樣了？」

王小克正想回答，司徒頓連忙道：「在電話裏說話不方便，你到這裏來好不好？」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他所以約了周探長一個小時後見面，就是想先和司徒頓會見。

「好吧。」

「我就在家等你，你儘快趕來。」司徒頓道。

十餘分鐘後，王小克已經來到司徒頓的別墅，僕人把他迎進了書房之中。

司徒頓把門關了起來，急不及待地問道：「苗安怎麼說？」

「他答應了！」

司徒頓大喜，道：「那麼他甚麼時候和我見面商談細節？」

「司徒先生，他不見你。」

「哦？」司徒頓愕了一然。

王小克接着說道：「苗先生叫我做他的全權代表，不論你有甚麼計劃，只須說給我聽便成。」

司徒頓疑惑地望住王小克，道：「有甚麼證明嗎？」

王小克早已料到有此一問，自懷中取出苗安寫的字條出來。

「司徒先生，這就是證明。」

司徒頓接過去一看，緩緩地點着頭，道：「苗安是越來越小心謹愼了。」

「司徒先生，你快把計劃說出來吧。」

司徒頓沉吟了一下，道：「好，既然你是他的全權代表，那麼，我把計劃告訴你也是一樣。」

他頓了一頓，接着道：「洗星現在搬到洗氏大厦頂樓辦公，那裏幾乎等於一個保險庫，任何人都難以進入，除了由他召見的工作人員之外。」

「那麼苗先生怎樣進去呢？」

「他——他可以化粧成我的樣子，」司徒頓道：「這點，任何一個化粧師都辦得到。」

「可是他的身材不像你這樣高大。」

「這並不困難，他可以穿木屐，或者特製一雙皮鞋，墊高了便成。」

「化粧成你的樣子，便可長驅直進了嗎？」王小克又問。

「不錯，我會和洗星約好一個時間見面，然後由苗安頂替我赴約，這正是當年他殺死老爺子的手法，我們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難道守門口的護衞不會查問？」

「問得好！」司徒頓站了起身，道：「每一個進入洗星辦公室的人，都要經守衞搜查，看看身上是否帶着武器，但有一個人不必經過這項手續，那便是我！」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司徒頓又道：「由於我和洗星有預約，所以，守衞一定會順利放人，不會查問的。」

「你打算幾時約會洗星？」

「——明天晚上，八點三十分。」

「計劃就是這樣簡單？」

司徒頓聳着肩，道：「不錯，就是這樣簡單。」

「洗星被殺之後，守衞不是會指證你是兇手嗎？」王小克詫異地問：「你肯担當這個罪名？」

司徒頓淡淡一笑，道：「放心好了，我會製造不在場的證明，並且暗示有人冒充我的身份去見洗星的。」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還有其他的吩咐嗎？」

「你去告訴苗安，只要除去洗星，我保證不再和他爲敵，他不但可以公開露面，還可以回到本市立足！」司徒頓道：「也許，我日後還有許多機會和他合作哩。」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至於你的酬勞——」司徒頓打開書枱的抽屜，取了一張現金支票出來，道：「我早已準備好了，是卽日的現金支票。」

王小克謝了一聲，接過來望了一眼，果然是二十四萬元。

「小鬼子，一切全拜托你了！」

「再見！」

離開司徒頓的別墅後，王小克截了輛的士，趕到警局見周探長。

周探長一見王小克，便道：「你來得正好，我剛剛接到司徒頓的電話，交易要提早。」

「哦？」王小克腦際間閃過一個念頭，將兩樁事聯想在一起。

「明天下午三點半，司徒頓會派車子來我們這裏接人。」

「三點半？」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怎麼啦？」

「沒……沒甚麼，」王小克問道：「交易的地方在那裏？」

「他不肯說，只是說，將會在一個很隱秘的地方。」周探長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我明天準時來這裏相等便是。」

「小鬼子，如果交易順利，你這次爲我們立下的功勞，就太大了！」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他忽然預感到，這並不是一樁簡單交易，司徒頓必定在耍着花槍。

姑勿論如何，司徒頓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加害警方派出去的人員的，所以，自己此行倒是沒有性命之虞，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司徒頓的「計劃」先告訴苗安，讓他有個準備。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探長，你相信司徒頓嗎？」

「——只好相信他了，」周探長道：「事實上爲了打擊洗星在我們內部的勢力，他是會這樣的。」

「你們掌握到貪污名單後，會採取甚麼行動？」王小克又問。

「那要看情形，」周探長道：「起碼要先徇查名單的準確性。」

「如此不是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

「不錯。」

「在偵查時間，會不會洩露風聲，讓那些貪污者知所防範？」

周探長搖着頭，道：「我相信不會的，因爲偵查工作將在最審愼的情形下進行。」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我走了。」

當王小克走到門口時，周探長忽然道：「小鬼子，今晚好好地睡一覺。」

王小克笑着向他點一點頭，說道：「我會的。」

回到家後，王小克換了睡衣，坐在電話几旁看電視。

其實他在等着電話，因爲苗安說過，他會打電話來查問司徒頓的「計劃」。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電話沒有响。

大約十一時左右，電話聲响了。王小克連忙拿了起來，「喂」地一聲。

「小鬼子？」是畢知勇的聲音。

「是的，你是——」

畢知勇不待他說下去，便說道：「他怎樣說？」

王小克立卽明白，那是畢知勇生怕電話中有鬼，因此並沒有點明他的身份，道：「明天晚上八點半，他和那人有個約會，只要化妝成他的樣子，便可長驅直進，完成計劃。」

畢知勇是聰明人，他當然聽得出王小克所指的是什麼事。

「八點半？」畢知勇問。

「是的。」

「好，謝謝你。」說完，畢知勇掛斷了電話。

× ×

下午三點鐘，天色陰暗，風聲呼呼，看來還會下一場大雨。

王小克跳下的士後，立卽向警署的台階走去，還有半個小時，司徒頓便會派人來接自己，必須先跟周探長談一談。

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王小克便看到周探長在玩着一架卡式錄音機。

周探長望了望腕表，道：「小鬼子，你果然很準時。」

「這樣重大的任務，當然非準時不可，」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問道：「司徒頓有再打電話來嗎？」

「有的，就在半個小時之前。」周探長答道。

「他——他又改變了主意？」

「是的。」

王小克差點自沙發上彈跳起身，道：「探長，你竟任由他左右一切——」

「小鬼子，別這樣衝動！」周探長淡淡一笑，道：「他只不過要求我們的人帶一架卡式錄音機去而已。」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卽明白了。

司徒頓大概想用口述，將資料錄下來供給警方。

「等一下，他將會親口把一切資料告訴你，」周探長說道：「而你將用這架錄音機錄下來。」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自己的猜想果然一點都沒有錯。

「還有呢？」王小克問。

「他說，我們的人將會在晚上十時左右，才能回來。」

「爲什麼？」王小克愕了一然，道：「他的資料竟然要講六七個小時？」

「關於這一點他並沒有說明，」周探長道：「不過時間越長越好，我們要求的是詳細的

資料，他這樣通知我，是叫我們放心，派去的人並沒有出岔子。」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忽然問道：「司徒頓知不知道派的是我？」

周探長搖着頭，道：「他不知道。」

「你爲何不告訴他？」

「有這個必要麼？」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是的，有這個必要嗎？

他想，當司徒頓見到自己時，一定會驚詫異常，就讓他驚詫吧，反正他不敢加害自己。

「他不肯把交易的地點說出來？」王小克問。

「唔，」周探長道：「這也難怪，當他決定將洗星的犯罪證據和警方的貪污者名單供出來時，他將成爲黑白兩道的共同仇人，所以，他必須躲起來，以防任何一方加害。」

周探長頓了一頓，又道：「所以，等一下他的人來接你時，會把你的眼睛幪上來的。」

「這倒沒有關係。」

兩人又談了一會，周探長望了望腕表，道：「好啦，時間差不多了，咱們到外面去。」

王小克隨着周探長踏出警署時，正好三時二十九分，只見一輛棗紅色的跑車，由遠處疾馳而來。

跑車在台階前戛然而止，駕車的竟然是夏春秋。

夏春秋一眼瞥見了王小克，不由楞了一楞。可是，他隨即向周探長笑笑，問道：「探長，你的人準備好了嗎？」

「我們正在等你，」周探長指着王小克，道：「這位是王先生，他將會隨你而去。」

夏春秋呆呆地望住王小克，訥訥道：「他……他就是你們的人？」

「不錯，」周探長道：「司徒先生並沒有指定我必須派什麼人去，對不對？」

夏春秋澀然一笑，打開了車門，道：「上車吧，小鬼子。」

王小克把那架卡式錄音機抱在懷中，踏上車去。

「今晚十時左右，我會送他回來的。」夏春秋說罷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

「今天的天氣眞壞，」王小克側頭望了夏春秋一眼，道：「好像要下雨的樣子。」

「放心，淋不到你的。」

夏春秋說罷在儀表板上一按，敞篷跑車的蓋立時自動地升了起來，合上了。

跟着，夏春秋又按下另一個掣，車旁的玻璃自動升了上來。

心狠手辣　陰謀暴露

當車子在紅燈前停下來時，夏春秋取了一個形狀奇特的太陽眼鏡遞給王小克，道：「戴上吧！」

王小克望着那鏡片作墨色的太陽眼鏡，猶豫着。

「戴上它！」

王小克依言戴上了，眼前立時一片漆黑──那鏡片是特製的，竟然看不到眼前的景物。至於太陽鏡的兩旁，架框又闊又大，也看不到兩旁的情形。

顯然地，司徒頓不想被自己認出車子的去向和他匿藏的地點。

戴上了這副眼鏡後，不啻等於一個瞎子。

「小鬼子，你記住了，我們和周探長是有過妥協的，」夏春秋冷冷地道：「你只能在我替你除下太陽眼鏡的時候才除，如果被我發現你中途偷偷除下它，我將會把你載回警局，周探長和我們的交易，也就告吹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這一着倒比什麼要脅都厲害得多。

「如果它不幸自動掉下來呢？」王小克打笑着問。

「小鬼子，我不喜歡在工作時開玩笑。」夏春秋冷冷地道，一反平日嬉皮笑臉的樣子。

王小克知道夏春秋是認眞的了。

他想，既然司徒頓不想匿藏的地方爲人知悉，自己的目的又只是取得那些資料，何必節外生枝。

所以，他靠在座墊上，閉起了眼睛養神，暗想最多半個鐘頭的車程便可以抵達目的地。

夏春秋平穩地駕着車子，半個小時過去了，車子仍然沒有停過。

王小克心下暗暗納罕，莫非司徒頓匿居到郊區去了？否則，在市區之內，最遠的地方只不過二十餘分鐘的車程而已。

「夏兄，到了沒有？」王小克忍不住問。

「我們要去的地方很遠很遠，」夏春秋道：「我勸你不妨瞌一會，你醒來時也未必到了哩！」

王小克心中一動，除了西郊之外，那裏還有比它更遠的所在？

如果司徒頓眞的匿居在西郊，那麼，起碼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王小克暗自計算着，從市區到西郊尾端，絕對不會少過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如此說來，豈非要到六點正才能抵達目的地？

跑車的座墊十分舒適，夏春秋又早已把座椅較下，王小克索性半躺着，他想道：兩個半鐘頭就兩個半鐘頭吧，反正總會到達的。

朦朧間，他眞的瞌睡過去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被車子的一陣顛簸驚醒，急忙坐直起身來。

「躺下吧，我們還要半個小時才到。」夏春秋的聲音自旁邊傳來。

王小克重新躺了下來，這時，他耳際響起了颯颯的風聲，只有在郊區，才會有這樣大的風勢。半個小時過去後，車子終於停了。

「下車吧！」

夏春秋替他打開車門，扶着他下車，道：「把雙手搭在我的肩上，跟着我走。」

王小克伸出手去，搭住了夏春秋的肩膊，這時，忽然有脚步聲傳來，只聽夏春秋向來人道：「阿超，去替我加點油，我等一下還要送他回去。」

「是！」

王小克本來想偷偷窺探這是什麼地方，但雙手既是搭在夏春秋的肩上，自是騰不出手來去揿開太陽眼鏡，何況在他感覺中，四週似乎都有大漢監視着，萬一被他們發現了，交易豈非要告吹？

「夏兄弟，我忘記了一樣東西在車上！」王小克忽然叫了起來。

「你沒有忘記，」夏春秋道：「我的同伴已把它取過來了。」

跟着，王小克發覺有人將那具卡式錄音機的帶子套到自己頸脖之間。

「跟我來吧。」夏春秋道。

王小克自後跟着夏春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大約走了五分鐘左右，夏春秋道：「現在是一道木梯，一共十四級，你數着了。」

王小克先摸索着踏上了第一級，這才緩緩地拾級而上。

「好啦，到了。」

王小克站定了脚步，夏春秋已將太陽眼鏡摘了下來。驟然間恢復視覺，王小克只覺有一陣昏眩。

「是你！」

王小克向聲音來處望去，看到了司徒頓；

司徒頓臉上露着詫異的神色，訥訥道：「他……他們怎會派你來的？」

王小克向他苦笑着聳聳肩，道：「我和周探長是好朋友，好朋友應該互相幫忙的，不是嗎？」

「可是……可是你和我……」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司徒先生，你放心好了，一件歸一件，關於苗安的事，我隻字都未向周探長提過。」

「好極了！」司徒頓這才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四週打量了一眼，見窗帘布全拉合着，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車子坐得太久，累了吧？」司徒頓道。

「有一點。」

「這是沒辦法的事，」司徒頓道：「我必須搬到這種地方來才有安全感，你知道，洗星絕對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

「唔。」

「來，喝杯酒，休息一下再說吧。」

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望一望腕表，是六點十五分，果然如自己猜想一樣，司徒頓躲到西郊的頂端。

司徒頓倒了兩杯酒過來，道：「周探長派你來和我交易時可有把一切詳情向你說明？」

王小克點點頭。

「那好得很，也可以省我一番唇舌了。」司徒頓舉起酒杯，笑道：「預祝我們的交易成功。」

王小克仰首一飲而盡，道：「好酒！」

「對了，你肚子餓不餓？」司徒頓忽然問：「要不要和我共晉晚餐？」

經過舟車勞頓後，王小克已有點肚餓，心想既然來了，也不在乎吃一頓晚餐，於是點頭道：「好。」

「我習慣晚餐吃牛排，」司徒頓笑着問道：「你合不合胃口？」

「我無所謂。」

司徒頓立即命夏春秋去準備，王小克打量着會客廳的裝飾，讚道：「這個地方佈置得不錯啊！」

「是我一個好朋友的避暑別墅，他年前到加拿大去了，留給我偶然來玩玩，」司徒頓道：「他的設計倒很合我的胃口，因此並沒有重新裝飾過。」

王小克仔細打量着，只見酒吧那邊的牆壁上，掛着一幅裸女圖，六七個身材姣好，一絲不掛的美女，正在花園中捉迷藏；在那幅裸女圖的上面，却懸着一雙木製的大刀叉。

「看到那隻大海龜嗎？」司徒頓指着牆壁上的一隻海龜標本，道：「據說牠有一萬一千歲的年齡，人若能活到牠的百分之一歲數，已是奇跡了。」

司徒頓對於客廳的裝飾似乎十分滿意，詳細地介紹那些古玩擺設給王小克聽。

不一會，夏春秋過來說晚餐已準備妥當，司徒頓這才領着王小克向隔着一道屏風的餐廳走去。

「吃牛扒最好先喝紅酒，」司徒頓道：「你要不要？」

其實司徒頓並不等王小克的答案，便斟上了兩杯紅酒，道：「來，這是一九四五年的佳釀，香醇得很，你試試看。」

王小克呷了一口，果然香醇可口，不由大讚好酒。

司徒頓的心情十分輕鬆，一邊吃着晚餐，一邊和王小克談天。

那一頓晚餐足足吃了一個多鐘頭，當僕人來收拾杯碟時，已經是七時十五分了。

那僕人不小心把司徒頓面前的酒杯倒瀉，西裝上都是酒漬，司徒頓站了起身，一掌向他臉上摑去，罵道：「怎麼這樣不小心！」

僕人惶急無已，拿着餐巾去替他抹拭，司徒頓一手把他推開，道：「算了算了！」

他向王小克歉然一笑，道：「我去換過一件衣服，對不起。」

說罷，逕自向內廂走去，不一會，換了一套睡衣出來。

「司徒先生，咱們可以開始了吧？」王小克望一望腕表，已經七時三十五分了。

「當然，」司徒頓問道：「你帶了錄音機來沒有？」

王小克把那架卡式錄音機取了過來，道：「你可以開始說了。」

司徒頓燃了一口雪茄，緩緩地噴着烟霧，陷入思維之中。

半晌，他才道：「有關警方人員向我們『收規』的詳細情形，相信警方內部十分清楚，據我所知，本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警員，都收受黑錢的。」

王小克早已按下錄音機的掣，把司徒頓的話錄了下來。

司徒頓一面說着，一面吸着雪茄，不過，他似乎還未說到正題，只是將警方內部的貪污集團怎樣和黑社會狼狽爲奸的情形說出來而已，並沒有指名道姓指控那一個人收規。

王小克準備了不少錄音帶，心想反正有的是時間，就讓他慢慢從頭開始吧。

不久，司徒頓的話聲戛然而止，臉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司徒先生，你怎麼啦？」王小克關切地問。

「我……我……」司徒頓掩住了胸部，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

「叫……叫夏春秋進來。」

「是！」

王小克急忙熄了錄音機，站起身向外走去，叫道：「夏先生，夏先生！」

夏春秋聽到他的叫聲，趨上前來，詫異問道：「怎麼啦？」

「你快去看看，司徒先生他……他好像不舒服──」

夏春秋聞言雙眉一揚，急忙向內奔去，扶住了司徒頓，關切地問道：「波士，你……你怎麼啦？」

「老……老毛病！」

夏春秋抬起頭，向王小克道：「我波士有心臟病的，現在突然發作了。」

「這怎麼辦？」王小克大急，道：「快叫醫生來吧！」

「不……不用，」司徒頓呻吟着道：「阿……阿多，你扶我進房歇一會……便行了，現在先把藥拿給我。」

「是。」

夏春秋自袋中取出一個小藥瓶，取了一顆藥丸放進司徒頓口中，這才把他扶了起來。

「小鬼子，你坐會兒，我波士休息一會便不礙事了。」夏春秋道。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望着夏春秋扶住司徒頓向內走去，王小克暗暗祈禱，但願司徒頓可以渡過難關，否則洗星的犯罪證據和警方貪污者的名單便沒有着落了──在這種荒僻的地方，到那兒找醫生？

他坐下沙發，拿起酒杯呷了一口，酒從喉嚨滑下去，眞有說不出的舒服……。

且說夏春秋把司徒頓扶到房間後，立時坐直起身來，臉上的痛苦表情消失了，呻吟聲也沒有了，他向夏春秋道：「你出去陪他。」

「是，」夏春秋道：「車子已經升火待發，手槍就在座位下面。」

「好，你快出去吧！」

夏春秋離開房間時，司徒頓的行動忽然快了起來，他首先望望腕表，是七時四十五分。

他咀角泛起一陣笑意，把放在床上，早已準備好的西裝拿了起來。

他除下睡袍，裏面原來仍然穿着恤衫，還打好了領呔，只消披上上裝，便是另外一番打扮了。

然後，他打開房門，躡着足下樓。

門口已準備好車子，他跳了上車，一踩油門，車子如飛向前馳去。

司徒頓側頭一望，裝了滅聲器的手槍，正放在座位下面，於是騰了一隻手出來，把手槍插到腰間。

這時，他咀角又泛起了一陣狡黠的笑意。

照他估計，十四分鐘後，就可以抵達「洗氏大厦」了，因爲夏春秋故意駕着車在郊區兜了個大圈，重新駛入市區，在他佈置好的一幢樓宇裏招待王小克，使他誤會那地方眞是離市區有兩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不久，車子已經抵達「洗氏大厦」。

司徒頓望了望腕表，是八時正，自己並沒有遲到。

他執了執領帶，向大厦門口走去。

門口的守衛一見是他，老遠便把玻璃門打開了，笑道：「司徒先生，你來了。」

「洗總裁在等我，是不是？」

「啊，他還沒走，大概是等你吧？」

「我五分鐘便出來了，不用替我泊車。」

司徒頓說罷塞了一張鈔票給守衛。

守衛連聲道謝，趨上前替他按電梯門。

電梯緩緩上升了，司徒頓拍拍腰間，裏面有一枝點四五口徑的手槍，裝了滅聲器。

電梯停了，他剛踏出電梯，兩個穿着「私家護衛隊」制服的大漢立時向他望來。

司徒頓含笑和他們打了一個招呼，道：「洗總裁和我有約。」

「是，是，」其中一個隊員道：「他剛才打過電話出來通知過我們了，請進。」

「謝謝。」

司徒頓走到那道鋼門前，護衛隊的一個隊員早已取了一把鎖匙，插進電子門的匙孔之中，向左轉了一下，再向右轉了兩下。

鋼門緩緩地自兩旁移開了。

司徒頓整一整領帶，向內走去；洗星正坐在流綫型的辦公枱後面，批閱着文件。

他抬起頭來，望了司徒頓一眼，淡淡地道：「坐吧。」

司徒頓並沒有坐，他緩緩走到辦公枱前，望定了洗星。

洗星仍然在批閱着文件，偶爾抬起頭來，見司徒頓站在枱前，問道：「上個月二十爿大檔的收入扣掉『片費』之外，竟然只有三十萬元？」

「是的。」

「司徒兄，我看這賬目一定是錯了。」

「錯不了。」

「以前生意最差的一個月，收入也有五六十萬，怎麼上個月會差到這個地步？」

司徒頓微微一笑，說道：「事實上，是這樣。」

「我却懷疑其中有人攪鬼！「

「那二十爿大檔由我管理，如果有人攪鬼的話，一定是指我了？」

洗星雙眉一揚，道：「不錯，我早已在懷疑是你在攪鬼了，司徒頓，你和我們洗家已合作了將近二十年，一向合作得很好，我希望你不要做傻事，否則——」

「否則怎樣？」

「我可以扶植你，也可以摔掉你！」

「洗星，你錯了，扶植栽培我的是老爺子，可不是你！」

洗星臉上微微變色，道：「司徒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我想，我們的合作關係，應該到此爲止了！」司徒頓冷冷地道。

「你——你想作反？」

「不錯！」

洗星臉上勃然變色，伸手要去按枱上一個小掣，却被司徒頓驀然大叫一聲：「別動！」

洗星定眼望去，看到司徒頓手中的槍。

「你——你……」洗星駭然變色。

「洗星，我的資歷一向比你好，人事也比你廣，可是你藉父蔭坐了大位，而我呢？一直屈居於你之下，」司徒頓冷笑着道：「我等今天的機會，已經等得太久了！」

「你……你想怎樣？」

「取你的位而代之！」

「你敢！你……你不怕我的手下不服？」

洗星聲音微顫。

「我早已安排好了，有人會來作我的擋箭牌的！」司徒頓冷笑着道。

「但你絕逃不過警方！」

「哈！對於這一點，我也安排好了！」說罷，司徒頓扳動了槍掣，「噗！」地一聲，子彈射正洗星的心窩，他瞪大了眼，緩緩地仆下枱去。

司徒頓朝槍咀吹了口烟，含笑把槍插回腰間，轉身向外走去，按下門邊一個小掣。

電子門自動打了開來，他閃身而出，向守衛打了個招呼，道：「我走了！」

「再見，司徒先生！」

司徒頓從容地下了樓，坐上跑車，一踩油門，向前飛馳而出……

× × ×

王小克呷着酒，夏春秋已自內走了出來，道：「我波士休息一會便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好了。」

「原來司徒先生有心臟病？」

「唔，不過不太嚴重。」

王小克淡淡一笑，心臟病是一種隨時可以令人致命的疾病，司徒頓再有錢，如果繼續勞碌下去的話，又有什麼用？

夏春秋在王小克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拿起一張報紙閱讀着。

王小克無聊之下，也拿起身旁的報紙，忽然翻到一欄「塡字遊戲」。

自從覺得目不識丁是痛苦的事後，王小克一直叫白小妹教自己讀書認字。

經過這段日子來，已學會了不少生字和成語的運用。

「塡字遊戲」，多半用成語和俗語堆砌，王小克心想，反正無聊，倒不如試試自己的常識。

王小克先看看提示，發現實是顯淺得緊，於是，朝夏春秋說道：「夏先生，你有沒有鋼筆？」

夏春秋先是一呆，隨即取出一枝鋼筆來，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一邊參閱提示，一邊塡着，不一會，已把方格塡好了。

「夏先生，要不要去看看你的波士有沒有事？」王小克忽然問。

「不必了，他休息一會便沒事了，」夏春秋道：「以前試過不少次這樣的情形。」

王小克望了一望腕錶，是晚上八時十五分了。

「這個地方倒很靜，」王小克道：「大概是郊外吧？」

「唔。」夏春秋漫應了一聲。

「萬一司徒先生有事，在這種地方怎請得到醫生？」王小克問。

「請是請得到的，」夏春秋淡淡一笑，道：「一個電話打出去，司徒先生的私家醫生便會立即趕來了。」

「可是那也要兩個多鐘頭的車程。」

「不錯。」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想即使你們矇住了我的眼睛，我仍然可以査得出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本市乃彈丸之地，要走兩個多鐘頭車程的地方並不太多。

兩人又閒聊了一會，司徒頓出現了，身上仍然披着那件晨褸，臉色好看了許多。

「對不起，我的老毛病經常猝然發作。」

司徒頓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深深地吸了口氣。

「波士，我看你還是再休息一下吧，」夏春秋關切地道：「錄音的事不如改天再進行，怎麼樣？」

司徒頓沉吟了一下，向王小克望來，道：「你肯再跑一次嗎？」

「我——」

司徒頓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道：「我精神實在不好，即使錄音，也不可能供給完整的資料，不如改天再來吧？」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晚上八時半。

「王先生，我送你回去吧，」夏春秋道：「我們答應周探長十時多送你回去的，若是晚了，他一定會担心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只得站了起身，司徒頓道：「回去告訴周探長，我這兩天會再和他聯絡的。」

「好。」

王小克提起那架卡式錄音機，無可奈何地隨着夏春秋向外走去。

「爲了安全起見，阿多，你把太陽鏡給王先生戴上吧！」司徒頓忽然道。

「是！」

夏春秋說着自袋中拿出那副可以遮住了雙眼的太陽鏡，給王小克戴上了。

司徒頓望着王小克的背影消失在門口，咀角泛起一種狡黠的笑容……

× × ×

苗安對着鏡子端詳着。

「怎麼樣？」他側頭問。

畢知勇和海大智站在他的身畔，四隻眼睛也牢牢地望住鏡子中的苗安。

經過一番悉心的化裝之後，苗安已成爲了司徒頓的樣子了。

「不錯，」畢知勇點着頭，道：「如果不是你細看的話，根本認不出是假的。」

苗安對着鏡子露齒一笑，他對自己的化裝術一向十分自負，等一下要進行的任務既是如斯重大，自然更打醒十二分精神來化裝。

如今，鏡中人根本不是自己，是司徒頓的化身！不過，還差一點東西。

「把雪茄拿給我。」苗安道。

畢知勇將枱上的雪茄，取了過來，遞給苗安。

苗安把雪茄含在口中，海大智立即「克察」一聲劃着了打火機，替他燃上了。

苗安緩緩地吐了一口烟，笑着問道：「怎麼樣？」

「唔，現在簡直是天衣無縫了。」

苗安望了望腕錶，是八時零五分。

「現在出發也差不多了，」苗安站了起身，道：「那雙特製的靴呢？」

海大智早已把一雙特製高跟靴拿了過來，和畢知勇合力替苗安穿上了。

苗安穿上高跟靴後，果然高了許多，望上去更像司徒頓了。

「我走啦。」苗安道。

「祝你馬到功成。」

苗安下樓截了一輛的士來到「洗氏大厦」時，正是八時二十九分。他執一執領帶，踏上台階。

看更員見「司徒頓」去而復來，不禁呆了一呆，但還是趨上前和他打了個招呼。

「司徒先生！」

苗安應了一聲，爲怕聲音被人認出，不敢多言，逕自向電梯走去。

電梯門關上時，苗安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他知道最難過的一關便是洗星辦公室門外的守衛。那兩個守衛的眼光不同常人，自己的化裝是否可以瞞過他們？

電梯停住了。

苗安暗暗的深吸了一口氣，這才踏出了電梯。

那兩個守衛見電梯燈號上升時，早就留上了神，一見是「司徒頓」，愕了一然。

「司徒先生，還有什麼事嗎？」其中一個守衛自防彈玻璃門後面出來。

「我——」苗安何等聰明，既聽守衛問「還有什麼事」，那表示眞的司徒頓剛才可能來過，於是模稜兩可地答：「我還有件事要和洗總裁談談。」

守衛向着同伴打了個手勢，表示可以放行了。

留在崗位上的守衛把鎖匙插進匙孔中，扭動一下，又按下許多小掣，洗星辦公室的鋼門終於緩緩地向兩旁移開了。

苗安向那守衛點頭表示道謝，逕自向內走去。

他一踏進洗星辦公室時，立刻發現事情有點不妥了，然而，他還是一步一步地踏上前。

就在這個時候，「接待處」的電話响了起來，守衛拿起話筒，道：「洗氏企業公司。」

「我是司徒頓，你是阿鐸嗎？」

那守衛的名字正是周鐸，他一聽對方竟然自稱是「司徒頓」，心下不由一懍。

「你——」

「阿鐸我想你一定認得我的聲音的，二十分鐘之前，我才從你這裏離去，對不對？」

「可是——」周鐸望了這鋼門一眼，刹時間大惑不解。

「阿鐸現在你好好聽着，剛剛進入總裁辦公室的人是假冒的，」司徒頓情急地道：「我剛接到一個情報，他可能是『殺人王』苗安假扮的！」

周鐸大吃一驚，瞥眼間，只見剛才進入總裁室的「司徒頓」正匆匆自內走出來。

「好，謝謝你！」周鐸急忙掛下電話，拔出佩槍向苗安衝去，一面叫道：「不要動！」

苗安在進入總裁室時，已覺事情不妥，後來終於發現洗星中槍斃命，轉念之間，立即轉身便逃。

他一見周鐸向自己衝過來，立時拔出槍來，「砰」地一聲，那一槍射正周鐸心窩，周鐸瞪大着眼，仆倒下地。

另一個守衛見「司徒頓」發槍殺人，一時間攪不淸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苗安那裏給機會他細想，又是一槍向他射去。

兩個守衛照面之間被苗安所殺，他連一秒鐘的時間也不浪費，向電梯奔去。

苗安告訴自己：儘速離開此地！

電梯抵達樓下，苗安正打算向外衝出時，不料電梯門才打開，立時有人向內發槍。

「砰砰砰」三下槍响，苗安瞪大了眼，掩着腹部，緩緩地仆倒下去。

原來電梯口早已站着兩個彪形大漢在等候，他們正是司徒頓的手下董倫和王超。

兩人殺了苗安，相對望了一眼，董倫道：

「可以回去覆命了！」

「唔，」王超笑道：「這兩萬元，好容易賺！」

× × ×

王小克摘下太陽眼鏡，車子果然停在警察總部的大門口。

「王先生，再見。」夏春秋道。

王小克打開車門，道：「再見。」

他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時，不由呆了呆，探長室裏空空如也，周探長不知往那兒去了。

這時，背後傳來脚步聲，王小克回過頭去，原來是陳警官。

「探長那兒去了？」王小克問。

「他去辦案，」陳警官道：「黑社會大頭子洗星被人槍殺了！」

王小克雙眉一揚，暗想苗安果然已完成了任務，以後不必再過着那種躲躲藏藏的日子。

「誰……誰殺的？」

「不大清楚，」陳警官道：「有人說是司徒頓。」

「司徒頓？」王小克楞了一楞，道：「怎會是他？」

「是看更員說的，不過現在還沒找到司徒頓證實這件事。」

兩人正說話間，外邊靴聲橐橐，周探長匆匆地走了進來。

周探長一見了王小克，問道：「小鬼子，你的事辦得怎樣了？」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辦不成功，司徒頓說過幾天才和你聯絡。」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突然心臟病發作，怎能錄音。」王小克答。

「哦？」周探長皺了皺眉頭，問道：「那麼你知道他在那裏見你的嗎？」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大概知道的，你想找他？」

「不錯，洗星被人殺了。」

「誰下的手？」

「看更說是司徒頓，但我們在電梯中發現一具屍體，却證明是殺人王苗安的化身，」周探長道：「他化裝成司徒頓的樣子。」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正是司徒頓和苗安的計劃，只是爲何苗安竟會被人殺死在電梯中？

「據我推測，苗安化裝成司徒頓的樣子，潛入洗星的辦公室殺了他，不料被兩個守衞發覺，想追捕他時，又被他開槍結果了，不過他下樓時又被洗星的手下殺掉——」周探長皺着雙眉，道：「洗星死後，司徒頓是不會和我們合作的了。」

「爲什麼？」

「因爲他將接掌洗星的一切事業。」

「司徒頓又不是洗家的人，那有理由接掌？」王小克問。

「可是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這種資格？」周探長道：「又有誰可以服衆？」

說罷，他重重地頓了頓脚，又道：「可惜他今晚沒有把我們要的東西說出來！」

王小克定神地望着周探長，忽然，他腦際一亮，似乎想到了一些東西。

周探長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道：「現在只有等驗屍報告，和進一步盤問那看更員的口供了！」

「那麼我可以走了？」

周探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也累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有事的話，我會再打電話和你聯絡的。」

「好。」

翌日一早，王小克便接到了周探長打來的電話。

「小鬼子，請儘快到局裏來一趟。」

「什麼事？」

「有一些重要的綫索發現，」周探長道：「洗星被殺案可能和司徒頓有關。」

「哦？」王小克心下一動，周探長是怎樣看出來的？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已趕到周探長的辦公室，周探長劈口便問：「小鬼子，你肯定昨天和司徒頓相會的地方在西郊？」

「是的，」王小克道：「來回差不多五個鐘頭的車程，當然是西郊了。」

「當你去到司徒頓那裏時，他是否一直陪着你？」周探長問。

「是的。」

「其間沒有離開過？」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他心臟突然發作時，曾經去房間休息了一會。」

周探長聞言，雙眉一揚，說道：「去了多久？」

「大約半個小時吧？」

「半個小時？」周探長雙眉緊蹙着，道：「你肯定了？」

「是的，我還看過錶。」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半個小時怎可能在西郊出來殺人？」

「探長，首先我問你，司徒頓是否眞的有心臟病？」王小克問。

「是的，」周探長道：「那天我約了他在『半島酒店』的咖啡座喝茶，他也發作過。」

「這樣說來除非他早有預謀，否則不會是藉心臟病發作，離開我去殺人了。」

「不，半個鐘頭的時間是不够的。」

「洗星的死之時間是——」

周探長接口說道：「大約昨晚八時至九時之間。」

「那段時間司徒頓正在接見我，雖然他曾回房去休息了一會，但半個鐘頭絕對不够來回，」王小克道：「除非——」

「除非什麼？」周探長連忙問。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一時間還想不通。」

過了一會，王小克忽然問：「探長，你爲什麼會懷疑司徒頓？」

周探長站了起來，道：「我要你看一套錄影片。」

說罷拉上窗帘，走到一架放映機之前，按下了掣，道：「這是洗星辦公室外面的錄影機錄下來的，不論什麼人去找他都經過錄影。」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銀幕上出現了司徒頓，他和兩個守衞打着招呼，向洗星的辦公室走去。

司徒頓進去了一會便出來了，周探長按下「暫停」那個掣，道：「這是八時左右拍下來的。」

「片中那人是司徒頓嗎？」王小克問。

「是他。」周探長道：「好，再來看八時半拍的另一部份。」

放映機又開動了，這次，銀幕上又出現了「司徒頓」，一邊向守衞打着招呼，一邊向洗星的辦公室走去。

「這人是不是司徒頓？」

「不是，」周探長說道：「他是苗安的化身。」

不久，苗安出來了，守衞上前攔截，却被苗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槍法殺掉。

照片播映到苗安進入了電梯之中，便停止了。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看見了沒有？兩個司徒頓先後出現，而其中一個是假的！」

「也許兩個都是假的呢？」

「你——」周探長詫異地道：「你憑什麼這樣猜想？」

王小克淡淡一笑，沒有置答。

「探長，」王小克道：「既然洗星的死之時間是八時至九時之間，他可能是被苗安殺死的呢？」

「不，不是他！」周探長堅定地答。

「哦？」

「我們在苗安的槍膛中，發現裏面還有四顆子彈，」周探長道：「他所用的點三八口徑左輪手槍，是裝六顆子彈的。」

「他賞了兩名守衞一人一顆，所以還留下四顆。」王小克道。

「不錯，『殺人王』苗安殺人從來不開第二槍，」周探長道：「同時，我們發現洗星體內的彈頭，不是由殺兩名守衞的同一把槍射出來的。」

「這樣說來，殺洗星的是第一個『司徒頓』了？」王小克道。

「不錯。」

「可是司徒頓那時正在西郊的別墅接見我，」王小克道：「而那裏離市區要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啊。」

「問題在他是否眞的在西郊的別墅接見你。」周探長道。

「那很容易，我們去看看好了。」

周探長站了起身，笑道：「小鬼子，我正是要你說這句話。」

「來吧，」王小克道：「我帶路好了。」

「你認得路？」

「他們雖然矇住了我的眼睛，我還是知道那是什麼地方的。」

兩人來到停車場，周探長先去把車子駛了過來，道：「上車吧！」

王小克上了車後，周探長一踩油門，車子向外飛馳而去。

通向西郊的超級公路就在警局轉角處，周探長道：「西郊的別墅不多，而且都是有錢人避暑之地，很容易找得到我們的目標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兩個多小時後，車子已經來到了西郊，周探長指着一幢豪華別墅道：「那是本市糖業大王的別墅，司徒頓不可能在裏面見你。」

「唔。」

周探長駕着車子緩緩地前進，一邊道：「那是影業鉅子沈亦夫的別墅，那是地產大王的住所，這些人和司徒頓都沒有關係的。」

車子轉了個彎，一幢小型別墅出現在他們面前了。

「探長，這是誰的別墅？」王小克問。

周探長把車子停下來，道：「讓我們去查清楚吧。」

兩人向別墅走去時，王小克四週打量，而雙眉微蹙着。

周探長在大門口停了下來，側頭問道：「小鬼子認得這個地方嗎？」

「我是在進入裏面時，才看得到東西的，」王小克道：「所以，除非進去看看，否則無從得知。」

周探長點了點頭，道：「好吧！」跟着按下門鈴。

門鈴響了不久，立時有人把門打開一道小縫，王小克一眼便認出他是夏春秋！

夏春秋見了王小克，臉上神色一變，急忙要把門關上。

然而王小克眞的動作比他更快，立時把脚頂住了門，笑道：「夏先生，來不及了，快開門！」

夏春秋無可奈何，只得把門打開。

「司徒先生在嗎？」王小克問。

「他——」

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便大力把門一推，道：「讓開！」

兩人踏進大廳時，夏春秋自後叫道：「波士，警方的周探長來了！」

「我早料到你們會來的！」司徒頓的聲音忽然自樓上傳來。

王小克和周探長抬頭望去，只見司徒頓口啣雪茄，正站在樓梯口，含笑望定了兩人。

王小克認得那道樓梯，他是矇着眼被帶上樓去的。

「上來坐坐吧，」司徒頓道。

周探長望了王小克一眼，領先向前走去，王小克自後跟上。

兩人來到會客廳，司徒頓問道：「兩位喝些什麼？」

「謝謝你，我們什麼都不想喝。」周探長道。

司徒頓望了王小克一眼，苦笑着道：「小鬼子果然名不虛傳，我故意矇住了你眼睛，你仍然認得路把周探長帶來。」

王小克淡淡一笑，不動聲色地打量着四週的環境，他看到了酒吧的裸女圖，還有架子上的那些古玩。

顯然地，這兒正是自己昨天晚上來過的地方！

顯然地方無誤，那麼，司徒頓的確是沒有謀殺洗星的嫌疑了！

「周探長，請問有什麼貴幹？」司徒頓噴了一口烟，問道。

「洗星昨晚被人刺殺了。」

「我知道，」司徒頓道：「我在今天早上的新聞報導聽到的。」

「司徒先生，你是嫌疑兇犯之一！」

「你說什麼？」司徒頓雙眉一揚，道：「你是在指控我？」

「不錯！」

「那麼，你是拘捕我的了？」司徒頓鎭靜地問。

「只要領到手令，我想我會的。」

「周探長，可是，你知不知道，洗星是昨天晚上被人謀殺的？時間是晚上八時至九時之間？」

「知道。」

「那就好辦了，」司徒頓含笑道：「那段時間內，我正在接見由你派來和我見面的人，——小鬼子，他可以爲我作證。」

周探長咬了咬唇，道：「可是有一卷錄影帶，錄下了你進入洗星辦公室的情形。」

「探長，今天早上的新聞報導相當詳細，」司徒頓道：「同時，我雖然身在這裏，却不斷和外邊聯絡，關於昨天晚上的命案，我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並不會比你少。」

周探長鐵青着臉，道：「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司徒頓冷冷一笑，道：「首先，我有不在場的證明，其次，顯然有人化裝成我的樣子企圖殺害洗星，自然還有別人這樣做，那第一個出現的『我』，也是別人假扮的！」

「可是那人實在太像你了，」周探長道：「從走路姿態和聲音聽來都是十足十的你！」

「那又能够證明什麼，常言道：物有相同，人有相似，曾經有人告訴過我，目前有一個和我樣子酷肖到極點的男子，經常出現在『半島酒店』的咖啡座，那天我約了你喝茶，還被他們馮京作馬凉，差點被趕了出來哩！」司徒頓道。

「有這樣的事，」

「不信你可以到『半島酒店』去查查看，上至經理，下至伙記，他們都可以做證。」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看來每一種證據都對司徒頓有利，自己是絕難拘控他的了。

「周探長，還有其他的事嗎？」司徒頓道：「如果沒有的話，我想去換衣服了！」

司徒頓婉轉地下了逐客令，王小克和周探長只得站了起身。

「司徒先生，關於我們的協議——」周探長頓了頓，才道：「你怎麼說？」

「啊！那是昨天的事，」司徒頓哈哈一聲朗笑，道：「今天的情形完全改觀了！」

「你的意思是取消了原意？」

「恐怕是的。」

其實周探長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但還是不禁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們走了！」

王小克本來向前走着，忽然好像想起什麼事，轉身走到茶几前。

他俯身自茶几中抽出了一張報紙，司徒頓臉色一變，道：「幹什麼？」

「沒……沒什麼，」王小克笑道：「我想去看一齣電影，看看電影廣告而已。」

司徒頓這才向夏春秋道：「阿多送客。」

王小克攤開那張報紙，上面果然有那個塡字遊戲，空格子塡滿了，都是自己的字蹟，不由有點失望。

是的，王小克有點失望！當他踏進這房子時，所看到的擺設和一切傢俱都和昨天一樣。可是，他隱約覺得還有一樣東西不同。

最初，他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後來，他終於發現出來了。那是氣味！

這個會客廳和昨天自己來過的，氣味有顯然的不同！

周探長見王小克站在當地沒有走的意思，過來搭住他的肩膊，道：「小鬼子，走吧。」

兩人離開別墅時，周探長低聲問道：「你發現了什麼異狀。」

「味道。」

「味道？」周探長不明他所指，詫異地問道：「什麼味道？」

「探長，剛才我們在客廳之中，你可曾嗅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周探長搖了搖頭，道：「沒有啊！」

王小克雙眼望着遠方，喃喃地道：「可是昨天晚上我來此地時，卻嗅到一陣强烈的味道，那到底是什麼味道呢？」

周探長打開車門，讓王小克上車後，這才坐上車子，發動引擎，駕着車向市區內而去。

車到中途，王小克忽然一拍大腿，道：「我想起來了，那是油漆味！」

「油漆味？」

「不錯！」王小克肯定地道：「一種新髹上去的油漆味！」

「可是剛才我一點都聞不到有那種味道啊！」周探長道。

「探長，你認爲房子裝修好後，那油漆味在一兩天之內有可能完全消失嗎？」

「我的房子上個月髹過一次牆，迄今仍然有油漆味！」周探長苦笑着說。

「這就是了！」王小克道：「昨天我去的地方和今天的不同。」

「哦？」

「探長，司徒頓這個大奸賊，他騙了我們，也騙了苗安！」

周探長仍然不明，呆呆地望着王小克。

「錄影帶上面的第一個司徒頓是眞的！」王小克道：「他假裝心臟病發回房休息，其實卻溜出去暗殺洗星。」

「可是從這裏到市區要兩個多鐘頭的車程啊！」周探長道。

「從這裏到市區自然要兩個多鐘頭的車程，不過，昨天晚上我並不是來這裏！」

「哦？」

「探長，司徒頓在『洗氏大厦』附近佈置了一個和剛才我們看過的客廳一樣的地方，先朦住了我的眼，叫司機載着我四處兜圈，兜了兩個多鐘頭後才在那裏下車——」

王小克還沒說完，周探長倏地把車子停住，叫道：「我明白！」

「你說來聽聽，」王小克道：「看看是否和我的猜想一樣？」

「他所佈置的地方離『洗氏大厦』最多只有十分鐘的車程。」

「對啦。」王小克點着頭。

「他到洗氏大厦去殺了洗星，立即回去，前後也只不過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周探長道：「據你所說，他昨天晚上的確回房『休息』了大約半個小時。」

「唔。」王小克連連點頭。

「可是那些擺設——」

「這更簡單了，」王小克道：「他命夏春秋載着我兜風的時候，一面命人將那些擺設，全部搬到西郊的別墅來，哼！他們十分小心，連報紙也沒漏了！」

周探長點着頭道：「把一切佈置好後，他便坐在裏面，等我們的駕臨，哈哈，那個夏春秋見到你時，竟然還假裝不給你進去哩！」

「這都是司徒頓的計劃，」王小克道：「其實昨天晚上他們早就一直在暗示着我了。」

「他們有意無意把這個地方和所在洩露出來？」周探長問。

「是的。」

「好個老奸巨猾的司徒頓！」周探長用力拍着軚盤，咬牙道：「現在我們怎對付他？」

「除非我們找到那個地方，」王小克雙眼望着窻外，道：「否則沒有證據，不能入他的罪。」

「要找出那個地方雖然不太容易，卻也不會太難。」周探長道：「我們從距離『洗氏大厦』十分鐘左右車程的地區開始找好了。」

「這也要花不少時間，」王小克道：「我們必須要快，否則被他毀滅一切證據，那便白費工夫了。」

「怎樣快得起來？」周探長道：「我們必須逐家逐戶去查勘才可！」

「用不着，」王小克深意地笑了一笑，道：「我有辦法的。」

「什麼辦法？」

「回到你的辦公室才告訴你，」王小克神秘地一笑，道：「現在開車吧！」

周探長只得開動了車子，朝前疾馳着。

回到市區時，已是下午三時多，周探長吩咐陳警官命人去買兩份三文治來裏腹，然後問道：「小鬼子，應該把你的辦法說出來吧？」

「你有沒有本市的地圖？」

周探長點了點頭，自架子取下本市的街道圖下來，攤開它，問道：「說吧。」

「洗氏大厦在那裏？」

周探長找了一會，終於把「洗氏大厦」的方位找了出來。

「好，拿把圓規出來，咱們先把可能的區域畫出來再說。」王小克道。

周探長取出圓規，將距離「洗氏大厦」十分鐘車程以內的車程畫了出來。

「本市寸金尺土，洗氏大厦位於繁盛地區，毗鄰着它的地帶，多半都是住宅大厦或寫字樓大厦，對不對！」王小克問。

周探長點着頭，道：「不錯，那一帶幾乎全是二三十層高大厦。」

「可是夏春秋帶我去的地方，卻是在地下

，而且還要上一條樓梯才抵達會客廳，」王小克道：「像這種所在，要嘛是舊式唐樓，樓面底才會這樣高，要嘛是別墅或複式建築之類，我們只要搜查這三類建築物便行了！」

周探長大喜，道：「不錯，這樣便可以節省不少時間了！」

「事不宜遲，咱們應該開始行動了。」

「好，我先派人選好目標搜查，發現可疑的所在後，才由你親自出馬去看個究竟。」

「好極了。」王小克笑道：「如此一來，相信你今天就找得到了。」

周探長興奮地出去點兵遣將，王小克則拿起剛買來的三文治，大快朶頤。

× × ×

「洗氏大厦」二樓的寬敞豪華的「會議室」裏長方型的會議枱兩旁坐滿了人，他們交頭接耳地談着天。

衆人的話聲從司徒頓的出現沉寂了。

會議室數十雙眼睛，一齊向司徒頓望去。

他緩緩地取下口中啣着的雪茄，在面前的烟灰盅上按熄了。

「各位——」他望了衆人一眼，並沒有繼續說下去。

司徒頓臉上現出一種沉重的神色，道：「我們的洗總裁昨天遇刺身亡，相信各位都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了？」

衆人紛紛點着頭，司徒頓又道：「由於洗總裁猝然遇刺身亡，所以，我才召集這一個緊急會議，很感謝各位百忙之中抽空來參加。」

他環掃了衆人一眼，又道：「洗總裁是被『殺人王』苗安謀殺的，關於苗安這個人，相信在座十之八九聽過他和洗總裁的恩怨了——」

司徒頓未說完，便有個禿頭男子站了起身，道：「據我所知，殺死洗總裁的並不是苗安，而是另有其人！」

司徒頓望定了那禿頭男子，道：「谷大哥，你是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

「我在局裏有不少朋友，」那禿頭男子道：「據他們說，他們已取得了一卷錄影帶，同時驗屍報告也出來了，那兩個守衛不錯是苗安殺的，但殺死洗總裁的槍卻是另一把。」

「谷大哥的消息果然靈通，不瞞你說，兄弟我也聽過這個傳說，而且更可笑的是——」司徒頓赧然一笑，道：「那卷錄影帶中，第一個進入總裁室，涉嫌最大的兇手正是我。」

衆人都沒有出聲，只是牢牢地凝視着司徒頓，其中有充滿了懷疑的眼光，也有充滿了鄙夷，輕蔑的神色。

「各位，昨天晚上，也即是洗總裁遇害的時間，我正在距本大厦兩個多鐘頭車程的郊區別墅會見警方派出的人——」

「司徒兄，請問你會見警方的人幹什麼？」一個穿唐裝衫褲的中年男子粗聲粗氣地問。

「這點兄弟正要向各位作一個解釋，」司徒頓不慌不忙地道：「由於最近他們反貪污的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還組成了一個什麼公署，專門調查貪污事件，於是我們的生意便受到影响。

「昨晚，我會見的是有最廉潔之稱的周探長的人，我打算說服他支持我們，如果各位不相信，可以調查一下。」他頓了一頓道：「所以，洗總裁遇害之時，我並不在市區。」

「那麼錄影帶上的你應該作何解釋？」禿頭男子冷冷地問。

「請問各大哥，那個『殺人王』苗安是否化妝成我的樣子進入洗總裁的房間？」

「唔。」禿頭男子點着頭。

「因爲我是洗總裁的最貼近拍檔之一，只有我才不需搜身而進入總裁室，所以，企圖謀害他的兇徒，才會打扮成我的樣子對不對？」

許多人點着頭，表示同意司徒頓的說法。

「好了，既然苗安可以冒充我，難保其他人不會來此一套。」

「可是據看過錄影帶的人說，第一個進入總裁室的人太像你了，司徒兄。」禿頭男子冷冷地道。

「谷大哥，兄弟日前聽過一個消息，說是『半島酒店』的茶座，經常有一個和我模樣酷肖到極點的人去喝茶，那人的行動舉止都像極了我，」司徒頓說話時，眼光向會議枱最後的一個男子望去，道：「洪長豪兄，你可以作個證明嗎？」

洪長豪當日和好友郭賓在「半島酒店」便曾誤會一個男子爲司徒頓，當下站了起來，道：「不錯，的確有這樣的事。」

「洪兄弟，你是親眼看到，還是傳聞？」禿頭男子問。

「當然是我親眼看到，當時郭賓也在場，不信你可以去問問他，」洪長豪道：「當時，我們差點跑過去和他打招呼哩！」

「也許那人是苗安扮的？」

「不，苗安絕無如此高大，」洪長豪道：「而且，茶座經理和領班還差點和他吵了起來哩！」

禿頭男子咬了咬唇，不出聲了。

司徒頓掃了衆人一眼，又道：「洗總裁對大家不薄，在他的支持和領導下，在座每一人都受過好處，即以兄弟來說，也不敢忘記他的照顧，若是有人要殺洗總裁，兄弟第一個便不饒他！」他頓了一頓道：「現在，我們不理到底是苗安下的手還是另有其人，如果眞是苗安，那麼，他已被董倫和王超殺了，也算替洗總裁報了仇；如果不是苗安是另有其人，我們便要設法把他找出來碎屍萬段！」

「這件事由誰調查。」禿頭男子問。

「如果衆位兄弟不反對，便由我主持調查怎樣？」司徒頓說。

他話甫出口，便有不少人出聲叫好：「除了司徒大哥外，還有誰有這種人面和綫路？」

「對啊！司徒兄出面調查正是最好了！」

「憑司徒頓這個名字，不出三五天，眞兇便手到拿來！」

飛劍

·金華·

我們看過不少武俠小說，在小說中出現不少飛劍殺人的把戲，究竟是否屬實，當然，這是小說家的假想，但世界上眞的有沒有這種把戲呢？——我可以答覆你，這是有的，在澳大利亞的土著，他們使用一種武器，叫做「飛來棒」，亦有人叫做「迴旋棒」，是一條彎曲的木棒，當中肥大，兩臂削尖，兩臂的邊緣鋒利，可以殺傷或殺死任何動物？這種東西，偶然在玩具店裏亦有出售，小孩子祗不過用來玩玩而已，但落在澳大利亞人的手裏，卻是一件很厲害的武器。

他們可以把這種武器打出去，不偏不倚地打中在空中飛翔的飛鳥，打中之後依然不停地旋轉，接着又命中另一隻飛鳥，然後才回到主人的手裏，曾經有人見門這種表演，最高紀錄，一棒飛出，一連擊中六隻飛鳥之後才回到主人手，這眞是武俠小說家筆下的飛劍了。

司徒頓等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完，這才道：「各位，我還有一句話說。」

衆人不約而同靜下來，望定了司徒頓。

「冼總裁不幸遇害，對大家的生意，不多不少總是有點影响的，」司徒頓道：「所以，我們必須有人出來主持大局，將一切業務維持正軌！」

「對！這才是當務之急！」有人叫道。

「除了司徒兄之外，還有誰有此能耐？」

「不錯，大家都推司徒大哥爲老大，由他主持大局最好不過！」

「老實說，我一聽冼老總遇害，正担心今晚可不可以開檔營業哩，如果有人出面，那又不同了！」

司徒頓臉上泛着笑，問道：「各位還有那一個理想人選？」

「除了你司徒老哥之外，還有誰？」有人大聲叫了起來。

司徒頓燃上了雪茄，道：「既然大家這樣錯愛，那我就卻之不恭了。」

他揮手示意衆人靜下來，這才道：「今天大家爲了向冼總裁表示哀悼，暫時停業一天，明天一切照常，至於各方面的關係，我會打點妥當的，總而言之，一切就像以前一樣。」

司徒頓話聲甫畢，立即有人鬆了口氣，蓋冼星一死，他們正担心沒有「照起」的人。如今司徒頓出而代之，他在圈子裏的名氣亦不比冼星小，正是求之不得。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司徒頓問。

「司徒老弟，」一個年約六旬開外，身穿唐裝衫的老者站了起來，道：「自今天起，你就是咱們的老總了，是不是？」

司徒頓笑了一笑，還未出聲回答時，就已經有人叫了起來。

「那還用得着問。」

「打從今天開始，咱們以後都要改口叫司徒老總啦！」

「各位兄弟！」司徒頓笑道：「老總由兄弟代行，將來若是有更理想的人選，這——」

他話未說完，立時有人叫道：「司徒老哥，別謙了，除了你老哥之外，誰當得上咱們的老總！」

「是啊！講人面，你最廣，講關係，你最多，大家是口服心服的。」

司徒頓抱拳作拱，揚聲道：「兄弟們如此厚愛，司徒某人日後必定加把勁替大家多找點財路！」

衆人聞言大喜，有的竟然拍起掌來。

「衆位兄弟，現在還有一件大事要辦，」司徒頓道：「請靜一靜！」

衆人果然靜了下來，轉頭望定了他。

「苗安雖死，但他尙有兩黨羽，一個名叫畢知勇，另一個名叫海大智，這兩人留着實是我們的禍患，因此非把他們弄掉不可！」

「司徒老總，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一個魁梧男子站了起身，拍拍胸口道。

歷史人物

隋煬帝活埋丁夫

·金龍·

隋煬帝昏淫，喜游幸，偶覩廣陵圖，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心極嚮往，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而至廣陵。羣臣以此不啻萬里，且盈津水急，滄海波深，事恐不測。時諫議大夫蕭懷靜，蕭后之弟也，獻開河之議，煬帝喜而從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因以左屯衞將軍令狐達代淵。由大梁起首，詔發天下丁夫，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誅三族。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供饋飲食，又令饒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隊長之類焉。

經之營之，歷盡艱苦，始底於成，然檢點丁夫，死亡約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五萬人，死亡達二萬三千人。煬帝遂移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艘。使命至，急如星火，官府勒令民間出資造船，盡破其家產，猶有不足，每被枷項笞背，迫得鬻兒賣女，以供官用。因是民怨沸騰，怨聲載道矣。

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再加修飾，並於吳越，取十五六歲之民間女子，一共五百，稱爲殿脚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

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栽柳於兩隄，一則樹根可以護河隄，二則牽舟殿脚女受其蔭，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煬帝從其計，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又命各自親栽。煬帝先栽一株，次第及羣臣，然後由百姓栽，栽畢，煬帝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艫千里，自大梁至淮口，連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及至寧陵，水勢湍急，龍舟阻碍，牽舟之人，把持費力，時有虎賁郎將鮮於具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狹，故行舟甚難也。

煬帝因問虞世基，如何可以暢舟行，世基乃請造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停留，即其淺處也，可浚而暢其流，煬帝依其言，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煬帝大怒，根究開掘此處之河夫及督率之官吏，一一縛之，倒埋於岸下，且曰：「生爲開河夫，死爲抱沙鬼。」據韓偓之「開河記」言，一共活埋五萬人，想此乃誇大渲染，以彰隋煬帝之大惡，煬帝雖昏淫無道，尙至活埋五萬人之酷也。

隋煬帝爲文帝之獨孤后所生，出生時，后夢龍出身中，飛十餘里，尾輒斷，以告文帝，文帝沉吟默然不答。煬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而性偏激陰刻，文帝恒曰：「恐是兒破吾家。」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煬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召素入，囑立勇爲帝，素力持不可，既出，有頃文帝已崩，素復入，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煬帝，執圭謂百官云大行遺詔立煬帝，有不從者，戮於此。自此素恃有功，煬帝頗畏之，其後素死，煬帝無所憚，縱情聲色，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內爲十六院，終日與妃嬪淫樂，猶以爲未足，鑿河以供遊幸，卒致身死國亡。今運河成爲我國浩大工程之一，而自唐以來交通利賴之，殊非當年煬帝所想及。

「好，江大哥，這件事由你來辦最好，」司徒頓道：「不過要快點辦好。」

「是，」那大漢道：「担保半個月之內幹掉這兩人！」

「現在大家回去吧！」司徒頓道：「如果有事的話，可以打洗裁總以前的電話給我！」

衆人紛紛起身離去，司徒頓望着他們的背影，咀角露出了勝利者的笑容。

他轉身離開「會議室」，來到頂樓，電梯口的守衞已換了人，正是董倫和王超。

「把夏春秋叫來，」司徒頓道：「我要見他。」

「是，老總。」

司徒頓踏進辦公室，在那張流綫型的辦公枱後面坐了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自己夢想這個位置多久了？

如今果然得償夙願，不過，這卻是經過一番詳細的計劃，花了不少腦筋。

他燃上了雪茄，靠在高背椅上，旋轉着。烟霧嬝嬝而升，他想到自己穿得隨隨便便，故意跑到「半島酒店」的咖啡座去引人注目的往事時，不由笑了起來。

像這樣周詳的佈局，若非是自己，誰想得出來？如今，冼星順利地被自己殺了，一切的證據，都對自己有利，冼星的屬下不會懷疑自己，將永遠地俯首稱臣，而自己便可以獨當一面，不必再像以前一樣做人之下的地位了！

想到這裏，司徒頓又微微笑了起來。

「老總！」

司徒頓轉過身，站在枱前的是夏春秋。

「老總有什麼吩咐？」夏春秋臉上也露着勝利者的笑。

「阿多，我們成功了！」

「是的，」夏春秋道：「不過，還有幾個人要除掉才行。」

「對啦，畢知勇和海大智大概知道我們暗算苗安的計劃，江虎雖然答應去辦，但我還是放心不下，」司徒頓道：「你加派人手去幫忙吧。」

「是。」

司徒頓站了起身，皺住了眉頭，道：「不過，還是有一個比畢、海兩人更棘手的人，也是非除不可的。」

「小鬼子？」

「不錯！」司徒頓咬着牙，道：「這小鬼子太聰明了，我怕我們的計劃有一天會被他發現。所以，還是把他幹掉才好。」

「老總放心，這件事我會去辦的。」

「不必了，」司徒頓道：「你最近辛苦得很，也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啦！」

夏春秋聽他語氣有異，不由心下一懍，只見司徒頓手一揚，手中多了一把短槍，槍咀指着自己。

「小鬼子我會派人去辦的，反倒是你，卻不得不由我親自下手了！」司徒頓獰笑着道。

「你……你……」夏春秋渾身抖索，嚇得面無人色，顫聲道：「我……我對你忠心一片，你……你不可以……」

「阿多，誰叫你是唯一知道我全盤計劃的人呢？」司徒頓惋惜地搖着頭，道：「你其實老早就應該想到的，我的秘密，只容我自己一人知道，多半個人都不可以，你明白嗎？」

夏春秋跪下地來，哀求道：「老總，你做做好心，我——」

可是他的話聲戛然而止了！

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心窩，他瞪着雙眼，緩緩地臥倒下地。

司徒頓把手槍放到寫字枱的一個暗格中，按下喚人鈴，道：「阿倫、阿超，你們進來，我又有一件事要你們去辦！」

「是！」

司徒頓燃上了雪茄，他已想清楚了，給董、王兩人一筆酬金，叫他們把夏春秋拖到洗手間去「分屍」，然後將屍體分段帶出去，埋到荒郊野嶺。圈子裏經常有人「神秘失踪」；這是見怪不怪的事，況且夏春秋沒有家人，無人會來追查他的下落。

從此後，自己的秘密將永遠成爲秘密了！

鋼門開了，他以爲是董倫和王超，可是，進來的卻是「小鬼子」王小克和周探長。

司徒頓霍地從椅上跳了起來，董倫和王超怎會放他們進來？

王小克看到地下夏春秋的屍體，眉尖微微一蹙，道：「司徒先生，你太心狠手辣了！」

司徒頓不加猶豫，拉開暗格，取出那把殺洗星，又殺了夏春秋的手槍出來打算槍殺王、周兩人！然而，王小克手指一彈，「噗」地一聲，玻璃彈子射在他手腕上手槍掉下地來。

周探長也拔出佩槍，喝道：「司徒頓，你想活着受審抑或死了才被定罪？」

司徒頓呆了一呆，垂下首來。

「走吧！」周探長揚了揚槍。

司徒頓無可奈何，只得向外走去，他來到門口，見董倫和王超站在一旁，驚訝交集地望着自己。不由嘆了一口氣，若非鬼使神差被王、周兩人在這個時候撞進來，豈會有此下場？

踏進電梯時，王小克道：「對啦，司徒先生，我們已經找到希明街二號地下的舊樓，你佈置得不錯啊，就是那油漆味難聞一點！」

剎時間，司徒頓呆住了！

「司徒先生，整層樓四週都有你的指模，隣居還可證明你昨晚在那裏！」王小克笑道。

「你……你怎會猜到的？」

「司徒先生，你以爲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有頭腦？」

司徒頓嘆了一口氣，道：「小鬼子，我服了你啦！」

「別生氣了，你的腦筋也是令我十分佩服的。」王小克由衷地說。

這時，電梯已在向下降……。　（完）

下期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

借屍記

上官庸著

一個如花似玉的女護士，爲何會嫁給半身不遂的老頭子？若是爲了他的財產，那麼？究竟要用什麼計謀？

這是一個波譎雲詭、結局出人意表的謀殺故事，實在不容失之交臂！



游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黑馬

三年牢獄厄

瘸二爺正在澆花，大燈籠像一陣風似地捲進來，口裏結結巴巴地嚷道：「瘸……瘸二爺，黑……黑……馬回來了。」

瘸二爺手裏的澆花水壺立刻落下了地，目光失神地望着大燈籠，過了好一陣子，才開口說話：「黑馬回來了！人呢？」

「還沒……沒有到，他先寫了信回來，說是坐明兒的早班車，總得下午兩三點，才能到的。」

瘸二爺愁眉苦臉地說：「回來幹什麼喲？坐了三年的監，這教訓難道還不够？宋天威把他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好不容易拔了出來，還容許這根刺，再插進去嗎？唉！黑馬眞是找死！」

「誰說不是呢？」大燈籠也唉聲嘆氣地說：「前些日子薛大叔算算黑馬坐監的日子快滿了，還特別寫了信去，告訴他家鄉已沒有什麼好戀的，不用回來啦！誰知黑馬就是個死心眼，唉……」

「有法子攔阻他不回來嗎？」瘸二爺還存着一綫指望。

「沒法子啦！」大燈籠連連搖動他那燈籠似的頭顱。「照算計，他前天就出了監，也不知道他在那兒落脚，怎應個攔阻法？」

「薛大叔知道了嗎？」

「黑馬的信是寄給他的。」

「他怎麼說？」

「他担心蓮姑的事。」

「蓮姑？……」

「黑馬若是聽說蓮姑作了宋天威的媳婦，不鬧翻天才怪。」

「哼！」瘸二爺鼻子一掀，噴出一股冷笑

一肩血海仇

。「黑馬就那麼的沒出息嗎？天涯何處無芳草，憑黑馬，還怕娶不到媳婦？別在我面前提蓮姑。」

「瘸二爺！」大燈籠是個耿直人，他竟然替蓮姑叫屈：「您這麼說可就寃枉蓮姑啦！她是被宋天威逼迫的啊，咱們磨盤鄉這麼多人誰也不敢挺身出來說句公道話，教她一個女孩兒家又能怎麼樣？」

「嗨！」瘸二爺瞪起了眼珠子。「大燈籠！你還替她叫屈，倘若她眞是三貞九烈的性子，逼她又有什麼用？她不會上吊，抹頸子？」

「瘸二爺，您說得可輕鬆，上吊，抹頸子？她娘，她弟弟，怎麼扔得下？」

「不用提！不用提！提起蓮姑我就滿頭火……」瘸二爺又提到黑馬：「大燈籠！你可記得三年前黑馬解到縣城去坐監的時候，宋天威說的話麼？」

「我可記得清楚哩！咳！咳！咳！」大燈籠連咳兩聲，清清嗓門，學着宋天威的腔調：「哼！坐三年監算他黑馬祖上有德，便宜了他。從今以後教他別再回磨盤鄉，讓我見着，我就要他的小命。」

「大燈籠！你學得可眞像，我眞想笑，可是我笑不出來。」瘸二爺一副啼笑皆非的神色。「宋天威不但在磨盤鄉有勢力，在縣城裏也有勢力。那天出監，他也會算。我看吶！明兒火車一到站，黑馬下不了車，就躺下來！」

「薛大叔也是這麼說，所以……他教我來跟您商量。」

「找我商量？找我商量又有什麼用？」瘸二爺像是跟誰生氣似的，連連跺着脚。「一個瘸了腿的老頭子，宋天威手底下的任何一個人

，只要伸一根指頭戳一戳，我就倒啦！」

「瘸二爺！」大燈籠發急了：「您可不能這麼說啊！往日您不是最疼黑馬的麼？」

「誰教他不聽我的話？我早就告訴他了，憑你黑馬，沒財沒勢的，人家宋天威一手抓天，自衞隊，鄉團，全聽他的，拿什麼跟人家拚？拿什麼跟人家鬥？他偏不聽。宋天威說得對，坐三年監，算是便宜他啦！」

「瘸二爺！您怎麼這樣說呢？」大燈籠又在仗義執言了：「黑馬那三年監坐得寃枉透了，宋天威指他偷牛，他連拴牛的繩子都沒摸着。好啦！人坐了監，老娘也死了，蓮姑也變成別人的老婆，而且還是仇人的媳婦。這口氣誰能忍得下？」

「大燈籠！」這一聲吼猶如晴天霹靂，眞料不到這個乾乾瘦瘦的老頭還有這樣大的嗓門。「聽你的口氣，好像還要煽一把火，教黑馬再去跟宋天威拚一拚？」

「我……沒這個意思。」

「那再不用在我面前說這些話，回去告訴薛大叔，最好能想法子半途中攔阻黑馬，別讓他回來，否則這樁事我不管。」

「瘸二爺！您不管怎麼成？……」

「我是說不管就不管，黑馬一下火車就會挨冷槍，眼不見爲淨，這個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誰狠誰就是霸王，磨盤鄉的霸王是宋天威，不是黑馬。」

大燈籠掀鼻嘓唇，瞪眼豎眉，似乎想大罵瘸二爺一頓，不過，他還是將一口氣忍了下來，低聲下氣地說：「瘸二爺，您別發火，聽我把話說完，薛大叔也不贊成黑馬再回磨盤鄉，他那種脾氣說什麼也忍不下宋天威的氣。不過，他總該回來一趟，他娘死的時候他在監裏，沒法子送葬，到墳上燒炷香也是應該的。」

「驢！驢！驢！」瘸二爺破口大罵：「都是一羣驢，宋天威的消息靈得很，別瞧他平日裏要狠，其實還是一天到晚担心黑馬出監後找他報仇雪恨，宋天威會讓黑馬搖搖擺擺地下火車？他手底下養了多少亡命之徒，一响冷槍，什麼都完兒事，黑馬死得有多寃？」

「薛大叔也想到了，他說：這回咱們一定要幫幫黑馬的忙，車站就那麼一丁點兒大，咱們多出動一些人，宋天威再無法無天，也不敢公然殺人啊！」

「保得了一時也保不了永遠呀！咱們難道整日扛着鳥槍火銃在黑馬身後跟着？」

「瘸二爺！薛大叔是這麼說的，等黑馬在他娘的墳上祭過之後，咱們大夥兒請請他，給他湊點盤川，教他去別處成家立業，他要是不聽，咱們也就不管了。」

瘸二爺沒有說話，許久，他才開口：「大燈籠，回去告訴薛大叔，我這兩年身子也不大好，平日連門都懶得出，這樁事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別問我。」

話已經說絕，大燈籠的忍耐也到了極點，他也懶得再說什麼，一掉頭，氣鼓鼓地離開了瘸二爺的家。

在前面的拐角處，薛永順還在等大燈籠的消息，打老遠就迎了過來，迫不及待地問道：「大燈籠！瘸二爺怎麼說？」

「他說他不管。」

「他不管？」薛永順不禁發了楞。「他是最疼黑馬的，他怎能不管？」

「薛大叔！話說得才難聽呢！不但不管，還數落了黑馬一頓……薛大叔！沒有瘸二爺，咱們難道就不能辦事？」

薛永順沒有接口，似乎在思索什麼。過了好一陣子，他才說：「大燈籠！瘸二爺的事不用向別人提，回頭你去找幾個人，像大飛腿，八章魚等等的……反正昔日黑馬的好友都約一約，到我家來吃晚飯。」

× × ×

大飛腿的綽號取得很絕，也很貼切，一來他的腿特別長，二來他會七七四十九趟鴛鴦腿，曾經有過一腿踢翻一條瘋牛的事蹟，不過，他脚下的功夫再高，也踢不走匣槍射過來的子彈。

宋天威僱了許多亡命槍手，無家無業，無根無底，殺了人不過一逃了之，因此大飛腿也只有將他的鴛鴦拐子腿收起來。

八章魚生了副又瘦又小的個頭兒，以前專一在縣城裏出老千，要騙術，欺詐土佬和外鄉人，也曾坐過監。如今是改邪歸正了，老老實實地賣饅頭，鬼點子特別多，擺個套子，設個圈，是他的拿手好戲。

他們兩個算是薛永順今晚請的主客，其餘的也都有會幾手的粗壯漢子，論義氣，講交情，他們都願意爲黑馬擔幾分風險。

一張圓桌坐得滿滿的，二鍋頭報銷了十來斤，薛大嬸累了半天蒸出來的兩籠饅頭也在轉瞬間搶光。還不够，她只得又回厨下再合麵，搓麵條，這些粗漢，若是肚子塡不飽，那比什麼都難過。

等到麵條端上來，又被大夥兒呼哩呼嚕地送下肚子，薛永順這才開了腔：「爲啥，大燈籠想必也跟各位說了。一句話，咱們不能不管；怎麼個管法？可就要大夥兒合計合計啦！」

八章魚個頭兒雖小，食量却驚人，吃了五個饅頭外帶一大碗麵條。吃是吃飽了，說起話來却好像一點勁兒也沒有，溫溫吞吞的：「薛大叔，你可知道宋天威這會兒在幹啥？跟咱們一樣，也是在合計哩！」

「哦！」薛永順不禁一楞。「宋天威已經得到消息了？」

「唔！」八章魚歪着頸子剔牙齒，口齒不清地說：「人家呀！昨兒晚上就知道了。別以爲宋天威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怕黑馬回磨盤鄉……薛大叔！您也別以爲這事兒不大，他手下有個姓石的，當年坐監時跟我叩過頭，宋天威這回下定了決心，不等黑馬下火車就要將他放倒。薛大叔！咱們有心幫幫黑馬，可惜咱們沒有金剛不壞之身，擋不了洋槍子彈。」

大燈籠毛毛躁躁地吼了起來：「八章魚！你少它娘的說洩氣話！要是怕洋槍子彈，你儘管躲在床底下，明兒別到車站來。」

「嘿嘿！」這一罵，八章魚的精神反倒來了。「我說大燈籠，你眞罵得好。也只有你這種笨驢才罵得出來。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聽說過嗎？」

大燈籠楞住了，也可以說被唬住了，孫子是誰，他都沒有聽說過，更別說兵法了。

薛永順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此刻反倒笑了，他說：「八章魚在外頭混過，邪門邪道懂得多，大夥兒聽他的準沒錯……八章魚！你算是總提調，就好比當年出征的大元帥，你怎麼說，咱們就怎麼作。」

八章魚倒有些忸怩了，就好比大姑娘被人稱讚漂亮時那股忸怩勁兒一樣。

「嗨！大元帥！」大飛腿嚷了起來：「你倒是說話呀！那有啞吧當大元帥的。」

八章魚找了半杯殘酒，一口灌下去，這才揚起了頭，正里巴經地說：「論實力，咱們絕對拚不過宋天威，他人多，槍新，咱們只有耍怪招。」

薛永順問：「什麼怪招？」

「這種怪招在江湖人的嘴裏稱爲『軟貼』，咱們多去一些人，宋天威手下那些亡命之徒一到車站一定會分散佈置，咱們就四個對一個，或者五個六個對一個，圍在他的前後左右，車一到站，不等黑馬漏頭，咱們的人就將那些

亡命之徒擠得緊緊的，讓他們沒法子抽手拔槍，甚至抱住他，拖住他都行。薛大叔負責照拂黑馬，同樣多帶幾個人，黑馬一下車，就過去前後左右地圍住他，以最快的速度離開車站，就算宋天威還派了人隱藏在暗中放冷槍，那槍手也找不到目標。」

薛永順既然說過絕對聽信八章魚的提調，當然是力表贊成：「好！就這麼辦，大夥兒分頭去邀人，要年輕力壯的，明天吃過晌午就到車站聚集……對了！八章魚，咱們要不要帶火器？」

「不帶。」八章魚說得有理：「咱們手裏的鳥銃，單打一，跟宋天威手下的洋槍一比，就像小孩子的玩具，一點用處也沒有，反而讓自衞隊有藉口找麻煩。自衞隊的曹隊長拿咱們一份糧餉，另外還拿宋天威一份。自衞隊不是磨盤鄉的，是它娘宋天威用來統治磨盤鄉的一支武力。」

「好啦！」薛永順揮揮手說：「別發牢騷啦！就這麼決定，大夥兒好生回家睡個覺，明兒吃過晌午就到車站去，千萬別誤事。」

「對了！」大飛腿突然問：「怎麼沒見着竊二爺？」

大燈籠正要開口，却被薛永順搶了先：「竊二爺這兩天身子不大好，沒敢驚動他。」

大燈籠氣鼓鼓的，似乎還想說出實情，薛永順接連使了好幾個嚴厲的眼色，才將他制止住了。

鄉下人都睡得早，送走了這羣年輕小伙子，薛永順也準備安歇，突然院子門像擂鼓似地響了起來。

薛永順三步併成兩步地跑去開門，門一打開，他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門外站着三個人，當中一個約莫四十來歲，瘦瘦乾乾，細細長長，活像一根竹竿，他是宋天威的賬房蕭七，也是宋天威的軍師，大夥兒都管他叫七巧簫！是個心機深沉的陰險人物。旁邊兩個都是精壯粗漢，腰揷盒子槍，唯恐人不知似的還故意將右手放在槍柄上。

「薛大叔！」蕭七挺客氣，滿臉的笑。「這麼晚還打擾您，眞不好意思，我能進來坐坐麼？」

明明知道對方是笑裏藏刀，明明知道對方是惡客，薛永順也不能推拒，只得笑着說：「三位快請裏面坐。」

蕭七進了屋，那兩個壯漢却守在門外。這位惡客倒也乾脆俐落，一落座就開門見山地說：「薛大叔！聽說黑馬明天要回來？」

薛永順知道賴不掉，而且賴也沒有用，只得點頭承認：「不錯，他來信是這麼說的。」

「嗯！」蕭七還是滿臉含笑。「三年前宋大爺說的話想必大叔還記得。宋大爺是個言出必行的人，而且自從黑馬送去坐監之後，磨盤鄉平靜得很，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亂嘈嘈，每天鬧事。所以，站在本鄉本土的立場，絕不容許黑馬這種壞蛋重臨鄉土，爲害鄉里。」

薛永順當然不會辯白，那只不過是多費口舌，但他也不會附合，只是以一個勉強的微笑應付過去。

「黑馬是本鄉本土的人，」蕭七又說：「總有幾個鄉親，總有幾個朋友，難免會有人到車站去接他。薛大叔最好連夜給他們送個信，教他們明兒個老老實實地待在屋子裏，誰去誰倒楣。」

「這……」薛永順不得不回話了：「這恐怕有些難辦，誰是黑馬的鄉親，誰是黑馬的朋友，我也弄不清楚，再說，天這麼晚，我總不能挨門挨戶去吵人家啊！」

「薛永順！」蕭七的稱呼改了，臉上的笑容也同時消失。「這叫先禮後兵，聽不聽，辦不辦，可是你的事。宋大爺是個講理的人，所以才先敎我來打聲招呼。黑馬坐了三年牢還沒有學乖，要自找死路，那是他活得不耐煩，你們犯不着淌混水，話就說到這裏，我走啦！」

蕭七神里神氣地走了，薛永順獨坐燈下，愁鎖眉梢。他沒有憤怒，只有憂心。鄉下人，從不知道什麼叫反抗，總是向現實環境低頭。

磨盤鄉出產芝蔴，所以這裏到處都是搾油坊，鄉名大概是由此而來。蔴油外銷的數量很大，所以這裏設得有站。車站很小，也很簡陋，每天打這兒經過的客車，只有兩班在這兒停靠。

晌午過後，車站就陸續擁來了不少人，大飛腿帶了一帮，八章魚也帶了一帮……三五成羣，或蹲或立，東一堆，西一羣，這是少見的現象。

薛永順還沒有露面，因爲這個時候離火車到站的時間還早。車站對面有一家「迎賓樓飯店」，他帶了兩個人在那兒淺飲細酌，頭一晚蕭七向他打過招呼，他總得稍稍避一避。

八章魚一直在注意宋天威的人，奇怪，一個也沒有，照說總該有個人來看看動靜，沒有，就是沒有。八章魚已經發覺這不是好兆頭，他正想跑到迎賓樓去和薛永順商量商量，却見一夥人以快步向車站跑來。

雖然不遠，八章魚却認出來了，領頭一個是自衞隊隊長曹龍，不用說，後面跟的人當然都是他統領的自衞隊員了。

曹龍帶了八個隊員，而且還帶了槍，一到車站，就釘上了大飛腿：「飛腿，你它娘的跑到車站來幹甚麼？」

大飛腿回答得眞妙：「我來看火車呀！」

「見鬼！」曹龍向地下吐了一口濃痰：「看火車，老老實實，你們到這裏來，到底要幹甚麼？」

大飛腿並不笨，當然知道曹龍不是吃飽了撐得慌，非得來管管閑事，此來必定是有什麼詭計，這個掛着自衞隊隊長頭銜的壞蛋是宋天威的狗腿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因此一口咬定：「我眞是來看火車的嘛！」

「哼！」曹龍一聲冷哼，那張馬臉拉得更長了。「有人向我告密，說車站今天有人要鬧事，果然，你們都聚集在這兒。大飛腿，我告訴你，你們立刻離開車站，誰要待在這兒，我就抓誰去關起來。」

八章魚說話了，話軟骨子硬：「曹隊長，若是眞有人在車站鬧事，那是別人，不是咱們。在這兒的都是安份良民，誰有這個膽子？」

八章魚的話再硬，也硬不過曹龍的頭銜。他是磨盤鄉的自衞隊長，他的話才算數，最少在八章魚這些人面前不能打折扣。他瞪眼豎眉地吼叫：「八章魚！你少在我面前充好人，你犯過案，坐過監，誰不知道？」

「咦！曹隊長！」八章魚眞會纏人。「你這麼說可就不對啦！我自從在磨盤鄉落籍生根以來，可沒有再作奸犯科啊！」

曹龍自知鬥嘴皮子絕不是八章魚的對手，於是將目標又轉向大飛腿身上：「飛腿，我告訴你，少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這批人明明是你聚集的，立刻給我離開車站，不然，唯你是問。」

大飛腿索性坐了下來，背脊靠上了那棵大槐樹，而且還閉上眼睛。他心頭有數，這曹龍雖是宋天威的狗腿子，還不敢公然欺壓良民。

大飛腿這個判斷却錯了，曹龍立刻把握情勢，咆哮道：「好！你不聽我的……來人啦！將大飛腿帶到隊上去。」

「咦！」八章魚忍不住揷嘴了：「曹隊長！大飛腿犯了什麼呀？」

「連這小子也給我帶走。」曹龍一不作二不休。「其餘的人若不立刻走開，也都給我帶走。」

薛永順出面了，他這個時候再也不能龜縮，三步併作兩步地從迎賓樓跑出，陪着笑臉說：「曹隊長，您息息怒，大人不記小人過，何必呢？」

薛永順是磨盤鄉出了名的大好人，頗得人望，曹龍對他多少有點忌憚，裝模作樣地一皺眉頭：「薛大叔，有人密告，說有人要在車站鬧事，他們剛巧又聚集在這兒，您說說看，我該怎麼辦？」

薛永順是老好人，却不是懦夫，自然不會畏懼權勢，他笑着說：「曹隊長，您瞧瞧，這些是鬧事的人嗎？」

曹龍道：「那……那麼，他們聚集在這兒幹什麼？」

「不瞞你說，他們是來接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

「誰？」

「黑馬。」

「黑馬？」曹龍翻眼摸頭，好像早就將這個名字忘記了。「哦！是那個下流的偷牛賊，送到縣城去坐監的那個壞胚子？」

「曹隊長！」薛永順忍不住心頭火，臉上仍然勉强笑。「在這些鄉親眼裏，黑馬還沒有壞到那種程度，就算是天生的壞胚子，坐了三年監，也該學好了。」

「薛大叔，不管怎麼樣，黑馬總是犯過案的人，他若是有血性，就不該回來；回來也該偷偷摸摸的，還要鄉人擺出這麼大的場面歡迎他，不像話吧！」

薛永順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不是歡迎他，是保護他。」

曹龍那張馬臉拉得很長，眼睛也瞪得很大，顯得很吃驚似地說道：「保護他？這是什麼話？」

「曹隊長不是聾子，應該聽過宋大爺放出來的狠話。他說：敎黑馬坐三年監太便宜了，黑馬最好不要再回磨盤鄉，若是回來，就要黑馬的命。……曹隊長，你應該了解宋大爺的脾氣，他是說得出，作得到的。」

曹龍將薛永順拉到一邊，輕聲細語地說：「薛大叔，大夥兒都是根生土長，有家有業的人，比不得黑馬那小子，犯得着跟宋大爺結仇怨嗎？」

薛永順趁機將話遞了過去：「曹隊長有便不妨跟宋大爺提一提，黑馬回來，只不過上他娘的墳頭上燒一炷香，祭罷就走，他只要抬抬手，黑馬就過去了。」

曹龍一時沒說話，似在權衡利害得失。過了好一陣子，他才說：「薛大叔，我可不能爲你傳話。你看着辦，最好不要出事，若是有事，我可要辦人。」

手一揮，帶着那羣自衞隊員走了。

車站前響起一陣歡呼之聲。

× × ×

宋家油坊在磨盤鄉的西頭上，是鄉裏最大的油坊，一共有八座碾槽，宋家也有十幾頃芝蔴地，可以說家大業大。然而，人總是永不滿足，大想更大，多想更多。宋家控制了水源，控制了芝蔴收購價格，控制了油價，控制了一切一切……當然也包括了自衞隊。

宋天威約莫五十出頭，兩鬢微顯華髮，身胚很結實，嗓子很洪亮。他要是吆喝一聲，三里地外也能聽到。

「曹龍！」在宋天威眼裏，這位自衞隊長就沒有什麼了不起了。「你這自衞隊隊長的寶座是誰帮你坐上去的？嗯？連這點小事你也辦不通，還有什麼用？」

「爹！」宋天威的三兒長海在一邊放冷箭。「人家曹隊長是會作官的，面面圓滑面面到，犯得着爲咱們得罪人嗎？」

「宋大爺！三少爺！」曹龍奴顏地說：「你兩誤會了，我是聽薛永順說，黑馬回鄉只不過上他娘墳上燒炷香，祭罷就走，所以……」

「蠢材，」宋天威怒叱一聲，瞪眼豎眉地說道：「你竟然聽信他們的鬼話，黑馬坐監的時候，得到了江湖異人的傳授，學會了一身武功，我早就得到了消息，他是來找我報仇雪恨的。」

曹龍陪着笑臉說：「那小子那敢……」

「曹龍！黑馬是塊什麼料我可比你清楚，他有什麼不敢？還是那句老話，我絕不能讓他活着出車站。」

「宋大爺！」曹龍臉色凝重地說：「這件事還得多思多想，在車站放倒黑馬，太惹人注目……」

宋天威毫不在乎地說：「太惹人注目又怎麼樣？」

「傳揚出去不大好聽。」

「不大好聽？」宋長海又接上了腔：「這話可眞蹊蹺，難道黑馬不能有仇人，誰又敢指名道姓地說是咱們放倒他的？」

宋天威又接着道：「曹龍，我已決定這麼幹，本來是要你將那些閑人攆走的，誰知你自作主張鬆了手。現在你也別去了，索性拖着你的自衞隊到野外操演去，事後該怎麼收場，也用不着我教你了。」

「是！是！我一切聽吩咐，不過……」曹龍小心翼翼地加以叮囑：「動手的人最好穩當點，薛永順這夥人既然公開叫出來保護黑馬，一定也有安排，讓他們抓住把柄，到時可不好說話。」

「好啦！別囉嗦！」宋天威跋扈地說：「任他們千算萬算，也不如我一算。」

曹龍夾着尾巴走了。

宋天威召來一個滿面横肉的壯漢低聲囑咐了一番，那壯漢連連地點頭，臉上露出了陰狠的笑容。

「嘿嘿！」宋天威自言自語地說道：「黑馬！你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自尋來，哈哈……」

時間愈來愈接近，若是不誤點，再過半個鐘頭就要進站。坐在迎賓樓的薛永順也愈來愈緊張，到現在爲止，曹龍沒有再露面，車站附近也沒有宋天威的人出現。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宋天威不是那麼好說話的人，憑他三言兩句就把這件事放過了？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薛永順認爲其中一定有陰謀。

他派人傳話，教大飛腿和八章魚帶人仔細將車站附近每一個可能藏人的地方都搜一搜。隔不多久，回話來了，什麼也沒搜着。

怪！薛永順絕不相信宋天威會高抬他的貴手，但又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來。

時間是抓不住的，一分一秒地溜過，終於，遠處傳來了火車的汽笛聲。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粗壯的漢子從一條乾溝中爬了出來，佝僂着身子爬上了車站的西頭上煤堆，身子伏臥在煤堆的頂端，從腰間拔出了匣槍。他顯然是個用槍的老手，動作快速而不忙亂，他將木盒子接上了槍把，緊握把手，抵在肩上，作了一個假想的瞄準，又調整了一下手臂及伏臥的姿勢，然後等待着。

這時，火車已經出現了，站方就在這個粗壯子的右前方，距離約莫三十碼，他找到了最好的射擊位置。看來，黑馬似乎是死定了。

火車已減緩了速度，拖着六節車廂，開始進站。就在隆隆聲中，那粗壯漢子突然聽見身後有人喊道：「老鄉，別動，動一動我就轟穿你的腦袋。」

那漢子心頭一驚，吶吶地道：「是對我說話麼?……」

只聽那聲音又說：「就那麼扒着，慢慢將手裏的槍放在煤堆上滑下來，你要是不聽，可就慘了。我這支火銃裝滿了鐵砂，包管轟你三百六十個窟窿。」

那聲音很蒼老，却很够勁，粗壯漢子不敢心存僥倖，放下槍，用手一撥，順着煤堆滑了下來。

這人是瘸二爺，他口裏說不管，人却來了，而且來在節骨眼兒上。他眞的端了一支塡滿火藥和鐵砂的火銃，現在，他瘸着腿，扣着火銃，前去檢拾從煤堆上滑下來的匣槍。

煤堆上的漢子偸偸一瞄，發現對方是個又老又瘸的傢伙，那肯服輸?雙脚一蹬，先踩下一層煤，人也跟着滑下，沒命似地向瘸二爺撲了過去。

瘸二爺聽見响動，猛抬頭，正好被煤屑迷了眼，這可慘了，粗壯漢子的身胚簡直可以壓扁他。幸好那漢子還念念不忘宋天威交代的任務，先一拳敲昏瘸二爺，然後抓起匣槍，又往煤堆上爬。

大飛腿一直就在注意車站附近的動靜，煤堆在坍塌自然被他看見了。這時候，火車正要停下來，他忙不迭地向八章魚打了一個手勢，飛快向煤堆撲縱過去。

那漢子爬到一半，大飛腿巳經到了，火車加水加煤都是在同一個地方，煤堆旁邊就是水塔。大飛腿伸手在水塔的木架上一搭，人巳彈身躍起。在半空中，他就施展了他的飛腿絕技，一脚踢飛了那漢子手裏的匣槍。

那漢子粗壯結實，應該是一個驍勇善鬥的好手，大概由於心情慌亂，或者是身在鬆滑的煤堆上無法施展。竟然毫無招架之力，被大飛腿一踢再踢，從煤堆上翻滾而下，滿臉紅黑難分，紅的是血，黑的是煤屑，躺在地上直喘氣，似乎連動彈一下的勁兒都沒有了。

薛永順，八章魚以及許多人都趕了過來。薛永順忙着去攙扶瘸二爺，他就不相信瘸二爺會不管黑馬的死活，果然被他料中了。

「二爺!」薛永順疾聲探問道：「沒傷着吧?」

瘸二爺急得直嚷叫：「你們都過來幹什麼?黑馬呢?說不定，還有別的槍手，正在瞄着他呀……」

「二爺!」八章魚說：「黑馬沒有坐這班車，沒事啦!咱們回去吧!」

「黑馬沒有來?」瘸二爺翻眼看天，好像渾身的勁頭在這一瞬間都消失了。

薛永順接下去說：「也許黑馬沒有趕上這班車，咱們明天再來接他吧……八章魚!你帶兩個人送二爺回家，大燈籠，你帶人將這小子送到自衛隊去，我倒要看看曹龍怎麼發落。」

漫天風雲好像巳經散了，其實，雲散雨聚，一場暴風雨巳將要來臨了。

× × ×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緊張之後，薛永順顯得格外疲累，他拖着懶散的步子回家，打老遠就看見他的老婆站在門口東張西望的，似在等待什麼。

夫妻共同生活這麼多年，薛永順對他的老婆的個性當然了解，他情知家中定必發生了什麼特殊的事故，連忙幾個大步跑到家門口，疾聲問道：「怎麼啦?」

他老婆一把拽住他，將他拖進大門，發抖的手閂上門，這才結巴巴地說：「黑……黑……馬……馬……」

「妳窮緊張個什麼勁兒呀?黑馬沒有來，咱們沒接着，唉!妳這兒幹嗎呀?」

「黑……馬……」她總算將話迫出來了。「在……屋裏頭。」

「在那個屋裏頭?」薛永順一把抓住了她問。

「在咱們屋裏頭啊……」

老婆的話還沒說完，薛永順巳衝了進去。

黑馬就坐在堂屋裏，他的膚色比以前更黑，面龐比以前略顯清瘦，因此，他的雙眼顯得格外大，格外有神。可惜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裏充滿了太多的仇恨和怨懟，以致使人覺得那雙目光太可怕。

「大叔!」他輕喚，低沉，略帶沙啞，聽起來略帶蒼涼的味道。

「黑馬!你……?」薛永順被一種莫明的激動淤塞在喉間，竟然說不出話來。

「大叔!」黑馬吁吐了一口長氣，輕輕地說：「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傻乎乎的了，宋天威在車站佈下了天羅地網，是不是?哼!車過茅店的時候我就跳下來了，然後繞小路回來……哼!讓他們白等吧!」

「黑馬!你……」薛永順的激動仍未平復，所以還是說不出話來。

「大叔!」黑馬很平靜地說：「我不會打擾你太久，也不會騷擾鄉里。今兒到府上來，只是想打聽幾件事。大叔，你一直待我很好，所以我不希望你瞞我任何事……聽說我娘過去了?」

「嗯!」

「多早晚的事?」

「去年五月初六。」

「喪事怎樣辦的?」

「我跟瘸二爺合力料理，一般平日跟你有來往的兄弟夥都湊了份子。雖然不敢說多麼風光，倒還過得去。」

黑馬沒有落淚，沒有皺眉，三年來，他似乎巳經學會了如何去隱忍痛苦，他的語氣仍如先前那樣平靜：「大叔，這份恩情，不是用一個『謝』字就可以報還的……我娘得的是什麼病?」

「唉!她的身子一向不硬朗，你坐監之後，她又是日夜思念，唉……」

「可曾瞧過大夫?」

「瞧過，東頭上的莫先生，人家早晚跑兩趟，可別埋怨人家……」

「這些都是大恩人，叩謝都還來不及，那敢埋怨?……」黑馬突然低下頭來，像是鼓足了勇氣，才提出另一個問題：「蓮姑嫁了?」

「嗯!」薛永順似乎最怕他提起這個問題，因此回答的聲音特別輕。

「是蓮姑自願的?」

「這……你教我怎麼說呢?」

「實話實說。」

「蓮姑對你的情份，你該明白：她的性子，你也清楚，還要我說什麼?瘸二爺對蓮姑最不諒解，他說：爲什麼不上吊?不抹頸子?說來容易，作起來却難，她上有寡母，下有幼弟，你教她怎麼辦?」

「我不會怪她。」黑馬的聲音，沉靜得可怕。

「黑馬!冲着你叫我一聲大叔，我可要說幾句話。家鄉巳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待會兒我去給你準備點香燭紙寶，天黑之後去祭祭你娘，然後……」

「大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也想說幾句心裏的話。」

「你說。」

「人家說我是偸牛賊，我認了;人家害我去坐監，我也認了;娘死，蓮姑落入苦海，我都認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承認;我出生在這塊土地上，這塊土地生長的稻米將我養大，我不能不對這塊乾淨土地作一個交代。」

「黑馬!我知道你心頭懷着仇恨……」

「不是仇恨。」

「不是仇恨，是什麼?黑馬!這會毀了你的。」

「大叔!」黑馬站了起來，語氣鏗鏘地說道：「您放心!除了我自已之外，誰也毀不了我。」

「黑馬!你要上那兒去?」薛永順眼看黑馬向外走，連忙攔住了他。

「大叔!我不能待在這兒爲您惹麻煩。」

「這話怎麼說?」

「蕭七昨晚不是來向您打過招呼了麼?」

「你知道?」

「爹!是我告訴黑馬哥的。」薛永順的女兒小翠端着一碗麵條從厨房走了出來。「黑馬哥!車上也沒什麼好吃的，我親手煑的麵條，快來吃。」

「妳這個不懂事的丫頭……」

「爹!」小翠很勇敢地說：「我懂的事兒可多哩!你教黑馬走，我就不贊成。」

「妳說什麼?」薛永順見他女兒唱反調，不禁翻起了眼珠子。

「我說黑馬哥該留下來，爲他娘報仇，爲蓮姑報仇，爲鄉民除害……」

拍!薛永順摑了小翠重重一個耳光。

黑馬眞想衝上去拉開薛永順，但他並沒有那樣作，人家做父親的管教女兒，外人又有什麼資格去勸止呢?

小翠被她父親狠狠地摑了一耳光，反而更勇敢，語氣也更激昂：「爹!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要說。宋天威有什麼可怕?他也只有一條命，都是你們平日讓他，對他的行爲容忍，才使他得寸進尺，愈來愈膽大。我們磨盤鄉需要黑馬哥這種人，不然，總有一天，每個人都要捲鋪蓋走路，去流亡異鄉。」

薛永順又舉起了手，但是他的手僵硬在半空中，再也打不下去;因爲他不得不承認他女兒說的話句句都對。

黑馬也以驚詫的目光望着小翠，他一直將她看成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孩……對!三年了，小女孩也該成熟了。他從早上上車到現在，他沒有吃任何東西，但他並不覺得餓，近鄉情怯，胸臆間又淤塞了那麼多吐三天三夜也吐不乾淨的東西，那裏還有食慾?然而他却决心將那碗麵條吃個乾乾淨淨。

小翠將心裏的話說出來之後，正要哭出來，看見黑馬回轉身來吃那碗麵條，不禁又笑了;含淚的笑並不美，却很純眞。

薛永順打眼色示意小翠回厨房去，他在黑馬面前坐了下來，輕言細語地說：「黑馬!我一直拿小翠當孩子，想不到她竟然說出這樣一番大道理來。她說得對，咱們讓一步，別人就進兩步，到最後一定是無路可退，到那時再想反抗，可就來不及了。可是，咱們都是安份守已的良民，又有什麼轍兒?宋天威手底下盡是亡命之徒，而且曹龍又跟他一鼻孔出氣。黑馬!我不是怕事，我是不願看你去白白送死。」

黑馬只顧低着頭吃麵，一句話也沒有說。

薛永順又接着說道：「你娘死的時候，再三叮囑我，不讓你回來，不讓你跟宋天威鬥下去……」

黑馬突然抬起了頭，低聲問：「聽說今年春天，宋天威又攪出了新玩藝兒?」

「你聽說了?」

「嗯!聽說了一點點。」

「唉!」薛永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提起來也眞叫人傷心，他在宋莊的外面造了一座園子，叫什麼樂園，大夥兒管那個地方叫玻璃房子，日夜開賭，還蓄得有土娼，聽說還賣紅丸。也有那許多不爭氣的浮浪子弟往那兒跑，十賭九詐，那有個不輸的?輸了再借高利貸，行了，收成的芝蔴全送進宋莊。還有些吃紅丸上了癮的更不得了，什麼樣的壞事都作得出來，唉……」

黑馬巳經吃完了麵，他放下筷子，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大叔!個人的仇恨事小，爲鄉里除害才是大事。我這次回來頭一件事就是毀掉那座玻璃房子，我巳經發過誓，這件事情沒辦成之前，我不上娘的墳。」

「黑馬!」薛永順瞪大了眼睛，嚷了起來：「你莫非瘋了?你可知道玻璃房子有多少亡命之徒守着?你可知道他們有多少槍?」

「我知道。」黑馬回答得很沉靜。

「你是血肉之軀，並沒有練就刀槍不入的本事，憑什麼去毀玻璃房子?」

「憑兩樣東西。」

「你倒說給我聽聽。」

「決心和勇氣。」

「黑馬!」薛永順搖着頭，感喟地說：「我原指望三年的鐵窻生涯可以磨磨你的性子，想不到你還是老樣子，完全不知利害關係。」

「大叔!」黑馬很冷靜地說：「謝謝你的教訓，我的眼光放在整個鄉土的利害關係上，所以忽略了自我的利害關係。大叔!您放心，我不會死，在那些邪惡之徒未被我剷除之前，我不甘心死……大叔，我要走了。」

「上那兒去?」薛永順吃驚問。

「我總不能老待在這兒。」

「要走，也得等天黑……」

「大叔!磨盤鄉根本就是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

薛永順有些慚愧地垂下頭來，就在這一瞬間，黑馬從後門走了出去。

田埂是熟悉的，泥土也是芬芳的，然而黑馬的心情變了，脚步也不再輕快了，是那麼沉重。前面有一條小溪，小時候，他和蓮姑經常到小溪裏摸魚捉蝦，如今溪巳乾涸，水源被宋天威攔腰截了去，誰需要水灌溉田地，誰就得付錢。

黑馬在溪邊坐了下來，火熱的炎陽將溪邊的石頭烤得火熱，他坐下去竟然一點也不覺得，因爲多年來他的身心都被烈火在烤炙着。

「你在想蓮姑?」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輕柔的聲音。

黑馬不用回頭看，也知道身後站着的人是薛小翠，他以埋怨的口氣說：「小翠!妳來幹嗎?待會兒又要被妳爹罵。」

「黑馬哥!」小翠在他身邊坐了下來。「你又在爲我担心了，唉!你老是替別人想，怎麼從來就不爲自已想想?」

黑馬悶不吭聲，似乎被小翠一語擊中了要害。

「黑馬哥!」小翠毫不怯弱地說：「你要是再想蓮姑，你就不算是個男人。」

「這話怎麼說?」

「蓮姑是個壞女人。」

「小翠!」黑馬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嚴厲：「不許妳這樣說，蓮姑是個好姑娘!」

「瞧你的樣子，恨不得要一口把我吞下去，在你的眼睛裏，磨盤鄉除了蓮姑之外，再也沒有好姑娘。好!好!好!是好人就不該嫁給那個壞胚子宋長海。」

「小翠!」黑馬的語氣又緩和了一些：「我不怪妳說這種話，因爲妳還小，有許許多多的事妳根本不懂。」

「我什麼事不懂?」小翠逞强地說：「我什麼都懂。蓮姑嫁給宋長海之後，錦衣玉食，日子多舒泰，她娘也不必再到地裏去帮人家剷芝蔴，她弟弟還到縣城裏去上學堂。她才不嫁給你哩!嫁給你之後，人家會在她背後指指點

點：瞧！她的男人，是個偷牛賊，在縣城裏坐過監的。她有什麼好？只不過會爲自己打算罷了。」

黑馬渾身發抖，他的雙手握緊了拳頭又放開，放開又握緊，他眞恨不得重重地摑小翠一個耳光，但他還是忍住了。

「小翠，別說了！」黑馬盡量尅制心頭的怒火，因此他的聲音聽起來沙沙的。「回去，讓我一個人在這兒靜一靜。」

「你？你討厭我？」

「不！我……我只是想靜一靜。」

「那麼，你是不討厭我？」

「當然不。」

「黑馬哥說一不二的脾氣大夥兒都知道的，你可不能誆我。」

「我當然不會誆妳……」

「那就好，」小翠眉花眼笑地說：「今晚月上東山，你在老槐樹下等我……」

她的話只說了一半，更沒有留下黑馬選擇的餘地，一溜烟似的去了。

黑馬不禁發了楞，他一直拿她當孩子看待；而她巳經不再是孩子了。

他目送她的背影去遠之後，復又轉過頭來面對溪流，不！應該說是乾涸的溪床，他突然看到了兩隻脚。

那兩隻脚上穿着一雙草鞋，脚上全是塵垢，黑馬一顆懸起來的心這才緩緩放下，站在他面前這個人不是本地人；只要不是本地人，也就不可能是宋天威的狗腿子。

黑馬緩緩抬起頭來，看到了一張滿是風塵的臉。

論年紀，大槪只有二十四，五歲，但是外形却比實際的年齡要蒼老得多，單是那份靜如山岳的沉穩氣勢，就不是一般年輕人所應該有的。

「問個路。」對方開了口。

「你要上那兒？」

「宋莊。」

黑馬心中微微一怔，面上不露神色地問：「你到宋莊找誰？」

「找宋天威宋大爺。」

「找他幹什麼？」

「聽說他需要人。」

「他只需要殺人的劊子手。」

「那正對路。」這小子說來輕鬆已極，似乎殺人是家常便飯，不足爲奇的事。

黑馬怒極，不過仍未表露，口氣盡量平靜地說：「你年紀輕，身子壯，爲什麼不老老實實的幹莊稼活兒？」

「沒出息。」

「去投奔宋天威那種人難道就有出息？」

「老兄！我看得出你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人各有志，你犯不着化精神勸我，我不會聽。」

「我不能眼巴巴看你往火坑裏跳。」

「讓我試試，若是你不肯指引，我就去問別人。」

黑馬急急地說：「人生出來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懷著一顆純潔的心，死就各有不同了，你既然選擇了那種死法，你就去吧……冲南一直走，看見三棵老槐樹向西拐，過一條小河，就是宋莊。」

「多謝指路，」那流浪漢很客氣地向他道謝，然後問：「請問高姓大名？」

「不必多此一問，」黑馬冷冷地說：「凡是投奔宋天威的都是我的敵人，我們遲早都會見面。」

流浪漢似乎聽懂了黑馬話中的含意，輕輕地點了一下頭，然後轉身走了。

這時，田埂上有兩條影子如飛一般撲來，黑馬正想覓地躲避，却突然發現來人是大飛腿和八章魚。

二人很快來到面前，同時氣喘吁吁地說：「咱們剛才到薛大叔家裏去，才知道……你巳暗中……摸回來了……黑馬！你眞行！被宋天威知道，不氣炸肚皮才……怪……」

「你們都還好麼？」黑馬乍見故友，並不很激動，大槪是三年鐵窗生涯，使他學會了冷靜。

「嗨！」大飛腿接上了腔：「吃得飽，睡得着，除了受宋天威那老雜種的閑氣之外，樣樣都好。」

黑馬冷冷地說：「這種閑氣不會受得太久了。」

「黑馬！」八章魚說：「我們剛才聽薛大叔說，你要搗毀宋天威的玻璃房子？」

「那種害人的地方怎可讓它留着？」

「黑馬！」八章魚不愧是受過折磨的人，他的看法比較穩健：「我看你還是冷靜一點，宋天威手底下養了一大羣亡命之徒，全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你一個人，赤手空拳，豈不是白白送死？」

黑馬的語氣非常冷漠，也可以說是非常冷酷：「送死？沒那麼容易。」

「黑馬！」大飛腿也緊張着使上了勁：「咱們絕不是洩你的氣，更不是裝歪種，三年前的宋天威巳經够瞧，如今更是不得了。他好比一條奇毒無比的蛇，若不能一棍子打死牠，就最好別惹。」

「哼！我巳看準了牠的頭，這一棍子下去要將它打成稀爛。」

「黑馬……」

八章魚剛一開口，就讓黑馬給頂了回去：「二位好兄弟，別再多說啦！我是回來爲鄉里們除害的，絕不會拉着你們淌渾水，這是我一個人的事，多難，多險，全由我頂，你們站遠點。」

「黑馬！」大飛腿嚷了起來：「這是什麼話呀？你一定要幹，咱們當然在後面跟着，只是薛大叔要咱倆來勸勸你……」

黑馬眸子裏射出異樣的光采，疾聲問：「大飛腿！八章魚！你們眞願跟着我幹？」

「當然願意。」二人異口同聲。

「好兄弟！咱們拉拉手。」

六隻手疊在一起，滙集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嗳！」大燈籠突然從草叢中冒了出來。「還有我一個。」

「你這小子！」大飛腿罵道：「鬼鬼祟祟的，你在草窩裏躲着幹什麼？」

大燈籠靦覥地說：「我來的時候，黑馬正和小翠說話，我不好意思露面，在草窩裏倒一會兒，却料不到瞇上眼睡着了。」

大夥兒全笑了；只有黑馬笑不出來。

× × ×

玻璃房子這會兒冷冷清清的。其實，只要開門，就是大白天，也有好逸惡勞的人去玩樂，可是聰明的宋天威却不這麼作，白天不幹活兒，那有錢上這兒來花？

這房子眞够大，正中一間大房，擺了十幾張賭枱，後面還有十幾間小房，每房都住着一個雌貨，那就是莊稼漢的簡陋銷魂之所；再後面那幾間房就有些神秘了，門老是關着的，閑雜人等休想走近一步。

其中一間很寬敞，陳設也不壞，有床，有桌，有椅。現在宋天威就在這間房裏，他旁邊站了兩個慓悍的粗漢，曹龍坐在他的對面，勾着頦子，眼觀鞋尖。

宋天威吧嘰吧嘰地吸着旱烟袋，沒有說話，烟草味兒巳經够薰人，再加上沉悶的氣氛，

簡直使人透不過氣來。

沉默許久，守天威才開了口：「曹龍！你打算怎麼辦？」

「宋大爺！這得看你吩咐啊！」

「哼！你要是聽我的吩咐，將那帮狗雜種全關到自衞隊去，還會有這種事麼？……現在倒來問我了。」

「宋大爺！您息怒，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拿槍扒在煤堆上雖然教人生疑，却又沒開槍，沒傷人。等夜裏放他一走，對外說他越獄潛逃也就沒事了。只不過，這事有瘸二爺夾在裏頭，就難辦了。」

宋天威咆哮道：「那個瘸子又有什麼了不起？」

「瘸二爺在鄉里間很得人望……」

宋天威道：「你是說，我宋天威的名望還比不過他？」

「宋大爺！我不是這個意思……」

「曹龍！」宋天威傲氣十足地說：「我要辦三件事：第一，我的人要堂堂皇皇地從自衞隊放回來；第二，薛永順，大飛腿，八章魚：……這夥人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第三，我要打跛那老瘸子的另一條腿。後面兩件事我自己料理，用不着麻煩你這位隊長大人，第一件事交給你辦，天黑之前我就要見到人。」

「宋大爺……」

「不用再多說，你看着辦吧！」

曹龍自然不敢多作辯說，愁眉苦臉地退了出去。

這時，突然有人走進來向宋天威低語了一陣，宋天威打了一個手勢，那人又退了出去。須臾，他帶進來一個人，就是方才向黑馬問路的那個流浪漢。

宋天威一見那身骯髒相，不禁就皺起了眉頭，耐着性子問道：「那裏人？」

「遠得很。」那流浪漢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

宋天威瞪眼豎眉，想要罵人，却又忍住了，又問道：「姓什麼？叫什麼？」

「姓喬，單名一個勝字。」

「喬勝？這個名字倒不錯，你會什麼？」

「什麼都會，就是不會幹正經活兒。」

宋天威沒有再問什麼，頭輕輕一擺。

站在他旁邊那兩個標悍的粗漢立刻展開了攻勢，同時向姓喬的撲了過去。

姓喬的站在那兒動都沒有動，只見他兩條胳臂一揮，砰碰兩聲，那兩個粗漢都被摔了出去，兩人都苦着臉，像是吃了虧。

宋天威又打了一個手勢，示意那兩個粗漢不必再動，笑着說：「喬勝，你倒是沒有吹牛，眞有兩下子，你會用槍嗎？」

「你爲什麼不去問麻雀會不會飛？」

宋天威幾曾聽過別人用這種態度對他說話，但他却忍住了。仍然滿面含笑：「不錯！你是把好手，不但身手俐落，嘴也够利。說吧！要什麼價錢？」

「價錢？」姓喬的一臉迷惑。

「你爲我幹事，當然要拿錢。」

「錢，無所謂。我又不養兒活女，够吃，够喝就行，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說！」

「我只聽你一個人的。」

「那是當然……」

「別人全要聽我的。」

宋天威不禁楞住了，很快地，他就爆出了一聲乾笑：「嘿嘿！你眞够狂，只要你有眞本事，還怕別人不聽你的麼？」

喬勝笑了，似是很有把握教衆人服貼。

「喬勝！你就住在這兒，這兒有吃，有喝，有賭，還有妞兒，儘管享用。不過，這兒要是少了一片瓦，就唯你是問……先去洗個澡，換身衣服，找個剃頭的來……」

喬勝沒有去理會宋天威的話，逕自走到那兩個粗漢的面前，指着一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劉貴成。」

「你呢？」

「王順兒。」

「劉貴成跟我去預備洗澡水，王順兒跟我的身胚差不多，借一套衣裳，一雙鞋給我穿穿，再去跟我找個剃頭的，我不喜歡娘兒們侍候，從今天起，你們兩個專門侍候我。」

這小子就好像這兒的主人。

王順兒望着宋天威，他似乎想從主人那裏得到一點指示；劉貴成却立刻表現了一面孔不服氣的神色。

喬勝簡直像一頭野獸，而且還是一頭生性兇殘的野獸，飛起一脚踢在劉貴成的小腹上，踢得劉貴成捂着肚子直不了身，臉色變得慘白，慘白。

宋天威不但沒有發怒，反而哈哈大笑：「對！對！我就喜歡你這種個性，你也的確有一套教人絕對服從你的本領。」

喬勝沒有去理會宋天威，一把將劉貴成揪住，厲聲說：「別捂着肚子裝歪種，快去預備洗澡水，大熱天，水要冰涼的井水，要是不冰涼，我就一脚踢出你的腸子來。」

劉貴成那敢說個不字，一溜烟似的去了。

× × ×

鄉下人的房子都是土牆，粗木格子窗，不像這兒安的都是明晃晃的玻璃窗，所以大夥兒才管這裏叫玻璃房子。

一亮燈，這兒還眞好看，打老遠就看得見；喧鬧聲也傳得很遠，老一輩的恨煞，年輕一輩的想煞。

這裏是銷金窟，這裏是害人坑，可是偏偏有許多人願意往這裏跑，朝坑裏跳，造物主造人的時候，給予人們靈智，教他們辨別善惡；却也給予他們七情六慾，使他們忘記去辨別善惡。

這邊在賭牌九，那邊在押單雙，賭博的都是莊稼漢，看枱子的却是宋天威的人，見十抽一，穩賺不賠。

喬勝的腦袋剃得溜光，活像一個大青蘿蔔，頰下的鬍髭也經修剃，使得他的雙頰呈現鐵青色，那張滿是塵垢的臉也洗乾淨了，他的五官生得非常端正，雙目格外有神，只可惜在他的眉宇間有一股獰厲之色，不然，倒可以稱得上英姿挺拔。

他站在那裏，儼然以君臨天下的氣概巡視全場，他並沒有因突然飛上高枝而洋洋得意，他仍然是那樣冷漠，那樣高傲，似乎這一份難得的際遇並不能令他滿足。

突然，他的目光一亮；然後，他以緩慢的步子走向牌九賭桌。

黑馬顯然是經過一番喬裝改扮的，淺藍夏布大褂穿在他身上寬寬鬆鬆，好像是借來的，頭上一頂捲邊龍甲草編織的草帽，帽沿壓得很低。他的腦袋也是低垂着的，樣子倒很像是一個專心一致的賭徒。當喬勝走到他身後的時候，他的腦袋瓜兒垂得更低了。

他幾乎巳經認不出這個壯漢就是方才在溪邊見過的流浪漢，幸好那雙眼光給予他太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出，這位流浪漢受到了宋天威的重用；能獲得宋天威青睞的人必是高手；那麼，自己就多了一個勁敵。

黑馬警戒在心，表面上却不露聲色。他坐的位置是天門，莊家巳經開出了牌，黑馬抽上了一塊大洋。

「如果你聽我的話，」喬勝在他身後輕輕

地說：「就立刻將這一塊大洋收回來。」

黑馬沒有回頭看，却立刻將那一塊大洋收了回來。果然，莊家通殺。

莊家又開牌，喬勝又說：「現在可以將所有的賭本都押上去。」

黑馬仍沒有回頭，但他却很聽話，三塊大洋外帶十七個銅板，全都押了上去。

莊家通賠。

喬勝又說話了：「謝謝你指路，使我找到了宋莊，所以我也指引你一條贏錢之路。現在，你可以走了。久賭，總是要輸的。」

黑馬眞的站了起來。

四目相對，二人的臉色都一凛，似乎他們的目光都給予對方一股震懾之力。

「如果我是你，就不在這裏抱枱脚，」黑馬語帶譏誚地說：「你可以到大城市的賭檔中去混，你必然會成爲一個大富翁。」

語氣尖刻，那「抱枱脚」三個字更是極爲輕鄙。但是喬勝絲毫沒有慍怒之色，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人各有志。」

「以我看，你不是寄人籬下的胚子。」

喬勝道：「這不算寄人籬下，我是憑本事混生活。」

黑馬道：「本事？欺善怕惡，坑人害人也算本事？」

「若不是你曾經指點過我如何找到宋莊，我一定會一拳打爆你的眼睛，我姓喬，單名一個勝子。去訪訪，去問問，我可是專門欺惡怕善。」

「你可知道誰是磨盤鄉第一號大惡人？」

「誰？」

「宋天威。」

「嘿嘿！」喬勝冷笑了一聲。「我看，第一號大惡人應該是你。」

「哦？」

「不然，你怎麼敢在這種地方，說這種大話？」

「一句話，八個字，我只要說出上半句你就會明白——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你說對了。」

「那麼，你是存心找碴兒來的了？」喬勝反而笑了，笑得很親切。「我今天剛剛走馬上任，你得給我個吉利，請吧！要找碴兒，明天還來得及。」

「我會走，」黑馬走近一步悄悄地說：「在我離開之前，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請說。」

「我發誓要毀掉玻璃房子。」

喬勝瞇起了眼睛，將黑馬端詳了許久，才緩緩地說：「在你離開之前，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事。」

「請說。」

「避着我一點，下次不管在什麼地方被我遇上，我都要打落你的門牙。」

黑馬笑笑，掉頭就走。他今天原是偸偸溜來看看情況的，並不想顯露行跡，被喬勝認出之後，倔强的性格使他不甘示弱，才針鋒相對地頂了起來，不過，他還是很冷靜，他明白再多待一會兒對他就不利了。

然而，他明白得還是太遲了。

門口，有四個壯漢封了門。其中一個冷笑道：「黑馬！久違了啊！」

黑馬發現自己過份逞强了，隻身入魔窟，還要抖明來意，這不是自找死路麼？他心裏不禁暗叫：黑馬呀！黑馬！三年鐵窗生涯，受的教訓還不够麼？

喬勝一個大步跨過去，沉叱道：「你們幹什麼？」

「喬大哥！你不明白，這小子叫黑馬，是宋大爺的寃家對頭。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自尋，絕不能讓他走掉。」

喬勝冷冷地說道：「你們聽清楚：我姓喬的辦事，一向橋路分明，他剛才上過賭枱，押過注，咱們也抽過他的頭，他算是咱們的客人。咱們作的是買賣，那有留難客人的道理，你們讓路！」

「喬大爺！你根本不明瞭情況，宋大爺視這小子爲心腹大患……」

「讓路！」一聲沉叱，雙腿已連環踢出。喬勝的踢法一點也不花俏，却是快如閃電，力逾千鈞。那四個封路的大漢立刻被踢得東倒西歪。

他又在黑馬背上拍了一下，低聲說：「還不快走！」

黑馬一躍出了玻璃房子的大門，一路上，他實在想不透姓喬的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經過老槐樹，黑馬發現樹下有一個人影，他這才想起薛小翠跟他約會的事。心中頗有感嘆：唉！眞是女大十八變……

小翠已經迎了上來，驚訝地說：「咦！黑馬哥！你怎麼從那邊走過來呀？」

「我到玻璃房子去看看。」

「是不是去會蓮姑？」

「沒有。那裏會得着。」

「黑馬哥！你心裏頭還想不想蓮姑？」

「小翠！別提她行不行？」

「好！只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我就永遠也不提了。……你到底恨不恨蓮姑？」

「不恨。」

「當眞不恨？」

「小翠！」黑馬唏噓地說：「我爲什麼要騙妳呢？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處境，每個人也都有說不出的苦，我們應該體諒別人。」

薛小翠突然詭譎地笑了，雖然夜色很暗，黑馬也發現那種笑容有些古怪，不禁問道：「妳笑什麼？」

「我笑你太聰明，沒有上我的當。」

「哦！」黑馬不禁一楞。

「我白天在小溪邊說了蓮姑許多壞話，其實都是試試你的。」

「哦！」黑馬又是一楞。

薛小翠的辭色開始正經起來：「蓮姑出嫁前的一個晚上，我陪了她一整夜，談的都是你。她說：她的人嫁給了宋長海，她的心却早就嫁給你了……」

「不要在我面前說這些話！」黑馬的聲音很輕，很輕：「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我也只說這一次，因爲蓮姑托我交一包東西給你。」

「什麼東西？」

薛小翠從衣襟內掏出一個紙包，遞了過去。那東西很輕，很小，但是拿在黑馬手裏却很沉重，他激動地問：「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是用一塊手帕包着的，還用綫縫了起來。黑馬拉開了綫頭，打開手帕，原來是一束頭髮。

他將那束頭髮貼在臉上，貼上胸膛，放在鼻上嗅，放在嘴上親，他狂熱而又狂亂。薛小翠悄然地走了，她的脚步輕快，心頭却非常沉重。

× × ×

月牙兒出來了，像一把秤鈎，但是它鈎不回流逝的往事，鈎不走惱人的相思。

蓮姑坐在院子裏發楞，過門兩年半，她沒有一天不發楞。宋長海對她不算壞，日子也過得挺舒泰。然而她心頭却從來沒有舒暢過，總像有什麼東西壅塞着。她知道，那是一個人的影子；黑馬的影子。

「蓮姑！」後面有人叫她，是她的丈夫宋長海。

儘管蓮姑不愛他，但總是她的丈夫，因此她含笑迎上去：「長海，有事麼？」

「我要問妳一句話，」宋長海有些不知道如何開口的樣子。「一定要問，不問淸楚我連飯都吃不下……一定要問，一定要問淸楚。」

「問呀！」

「妳心眼裏到底還有沒有黑馬這個人？」

「長海！」蓮姑的臉沉了下來。「我們說好了的，不許你在我的面前，提起黑馬，你怎麼……？」

「他回來了，妳知道嗎？」

蓮姑內心的激動簡直難以言喻，而她的語氣却極爲平淡：「這兒是他出生的地方，他自然要回來。」

「他是回來報仇的啊！」

「報仇？」蓮姑的語氣仍很平靜：「找誰報仇？」

「找我爹呀！」

「長海！」當她的心中的激動如狂怒的海洋時，語氣却相反地靜得如一泓死水：「我是宋家的媳婦，是你的老婆，侍候公婆，爲你生兒育女都是我份內的事，別的事請你別在我面前提。」

「我爹下決心要幹掉那小子。」

「不干我的事。」她非常冷漠地，似乎黑馬的生死與她完全無關。

長海沒有再說什麼，掉頭走了。

前廳的氣氛異常緊張，宋天威的臉色鐵青，兩眼中怒火熾烈，只要他發一聲吼，似乎山嶽都會倒塌。宋長海平日很受他爹的寵愛，現在連大氣都不敢出一下，乖乖地在一邊垂手而立。

突然，喬勝出現了，他後面跟了好幾個彪形大漢。

宋天威一個箭步衝過去，看他伸得畢直的手，顯然想左右開弓給喬勝兩耳光，但他沒有那樣作，反而抑壓住滿腔怒火，輕輕地問：「喬勝！你是什麼意思？」

喬勝的鼻子好像不太靈，根本沒有嗅到危險的氣息，很輕鬆地反問：「宋大爺！你是指什麼事？」

「你爲什麼放走黑馬？」宋天威的嗓門提高了。

「他是我的客人，我不能眼巴巴看着我的客人挨揍呀！」

「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的死對頭？」

「後來聽說了。」

「你知不知道他回磨盤鄉來是想要我的老命？」

「後來聽說了。」

「喬勝！」宋天威終於吼了起來：「當時就有人告訴你了，你不但不帮忙留住他，反而帮他逃走了，你說，你到底居心何在？」

「宋大爺！」喬勝眞沉得住氣，別人早都嚇得渾身抖索，他還理直氣壯，滔滔雄辯：「你交代過我，玻璃房子少一片瓦就唯我是問，所以我就全心全意保護那兒的每一樣東西。當時如果想留下黑馬，少不了一場惡鬥，桌椅板櫈不知要砸爛多少，而且客人一定好幾天不敢上門，這是一筆很大的損失，我不幹。」

「你還强辯！」宋天威的手指戳上了喬勝的鼻尖。「只要能留下黑馬，要了他的小命，就是將玻璃房子全毀了，我也幹。」

「宋大爺！」喬勝的腦袋連連搖幌：「爲那小子毀掉一座玻璃房子才不合算哩！再說，和尚撑傘——無法（髮）無天，也不太妙。宋大爺！那小子是我放走的，我負責將他弄到你面前來，人不知，鬼不覺……」

宋天威雙手猛地抓住喬勝的肩膊頭，一陣猛烈的搖幌，沉聲說道：「喬勝！你眞的能辦到？」

喬勝冷傲地說：「我沒有辦不到的事。」

「好！只要你能爲我除去黑馬，你要什麼，我給什麼。」

「我什麼也不要，只要宋大爺依我一個條件。」

「你說。」

「連你宋大爺在內，任何人也不得過問這椿事。」

「好！」宋天威一口答應。「你得給我一個時限。」

「三天。」

「好！我等你三天。」

喬勝回頭就走，他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幾乎連宋天威都沒有看在眼裏，然而宋天威却忍受了。

他眞的忍受了嗎？倒不見得。當喬勝離去後，他立刻將那幾個彪形大漢召集過來，低聲囑咐一番。

那羣大漢紛紛離去，宋天威的怒火消逝了，面上流露出得意之色。

× × ×

對於曹龍的深夜來訪，薛永順絲毫不覺吃驚，待曹龍說出來訪的目的之後他才大感意外。堂堂自衞隊長，又有宋天威撑腰，放一個人犯易如反掌，何必還要跟他來打商量？

心中既有疑惑，薛永順也就不敢隨便地接腔。

「薛大叔！」曹龍顯得很着急地說：「這件事無論如何您給我壯個膽。」

「曹隊長！」薛永順慢吞吞地回道：「你這麼一說，可把我給弄糊塗了。如果你認爲那個人沒有犯什麼，你當然有權放他，又何必要我說句話？我薛永順在磨盤鄉算老幾？說出來的話又能管什麼用？」

「薛大叔！」曹龍陪着笑臉說：「磨盤鄉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那個不叫你一聲大叔，你是個受千人敬，萬人抬的老好人，只要你說一句話，我就什麼也不在乎了。」

「你眞要我說一句話？」

「眞的。」曹龍連連地點着頭。「我是誠心誠意要聽您一句。」

「那麼，我就放膽說一句——這個人不能放。」

「爲什麼？」

「他手中有槍，埋伏在車站的煤堆上，分明是有殺人的企圖。」

「瘸二爺手中也有槍，那又怎麼說呢？」

薛永順人好，却不懦弱，話一旦起了頭，自然要說到底：「曹隊長，你拿這句話來頂我，是不中用的，誰都知道瘸二爺不會放冷槍殺人。」

「誰又能證明那小子執槍在手是要放冷槍殺人？」

薛永順瞪了眼，但他立刻發覺這種爭執是毫無意義的。於是問道：「你已決定要放掉那小子了？」

「是的。」

「任何人反對你也不會改變？」

「是的。」

「那又何必要我來說這句話？」

「那是表示我看得起你，敬重你。」

「這種抬舉法，我消受不了，您請回吧！別說那小子沒有殺人，就算殺了人，你也可以放他。磨盤鄉都是歪種，誰也不會放個屁。」

「有一個人不是歪種。」

「誰？」

「黑馬。」

薛永順道：「哦！我明白了，你不是想抬舉我，是利用我。萬一黑馬找你問罪，你可以往我身上一推——放那個人是經過薛大叔同意的。對不對？」

曹龍道：「我不否認。」

「哼！磨盤鄉的歪種又多一個，原來你也是。」

「大叔！」曹龍的臉皮眞厚，竟然沒有絲毫羞慚之色。「隨便你怎麼挖苦我，我都認了，黑馬無家無業，是個亡命之徒，我犯不着跟他鬥。」

「哼！原來你想兩面光。」

「作人處世是應該圓滑一點。」

「對不住！我不能說出昧良心的話。你如堅持要我說，還是那句老話那小子不能放。」

「薛永順！」曹龍臉色一變，連稱呼也改了。「你眞是個不識抬舉的東西！你跟我過不去就是跟你自己過不去，咱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他說完了狠話，掉頭就走。但他剛一抬腿，就輕輕地收了回來。

堂屋門口站着一個人。

黑馬。

曹龍的手在痙攣，他腰間有槍，而他却沒有勇氣去動槍。

黑馬的臉色很陰沉，語氣却很柔和：「曹隊長！犯不着跟薛大叔過不去，你要放人儘管放，這筆賬我會算在宋天威的頭上，絕不會找你這個狗腿子！」

「老弟！」曹龍涎着臉說：「你也該體諒我的處境……」

黑馬冷冷道：「不必多囉嗦，我黑馬說話算話，請吧！」

「多謝老弟高抬貴手……」話未說完，曹龍連忙奪路而走。

「站住。」黑馬一伸手就攔住了他。

「老弟！還有什麼話要交代？」

黑馬聲冷如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曹龍！你放那個專門以放黑槍殺人的下流兇手，我不管；若是你不讓薛大叔安寧，時常來騷擾他，我一定不會饒過你。」

他說完之後，側過身子讓開路，曹龍連忙腳底板抹油，他走得很快，也走得很狼狽。

黑馬並沒有進來的意思，待曹龍銷聲匿跡之後，他也轉身要走，薛永順却叫住了他：「黑馬！聽說你到玻璃房子去過了？」

「嗯！」黑馬仍舊背着身子，沒有轉過身來。

「黑馬！認了吧，鬥不過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這裏有點錢，拿去作個小本生意，不怕沒有出頭之日……」薛永順眞情流露，不禁老淚縱橫。他用衣袖擦了擦淚，又繼續說：「黑馬！我知道你是一個血性漢子，可是……」

薛永順突然停住了口，因爲他發覺黑馬已經悄然走了。

× × ×

自衛隊的隊部設在車站上的關帝廟，一大早這兒就聚集了不少人，因爲宋天威曾經交代過，這個人要冠冕堂皇地放出來，曹龍不得不發動許多人來圍觀，當然，其中絕大部份是宋天威的人。

日上三竿的時候，那小子被放了出來。有人燃放了鞭炮，有人上去爲他披上一塊紅布，那小子挺神氣，昂首闊步地向前走。

也有人上去向他傳遞了消息。

「宋大爺交代，要你立刻離開，隨便去那個方向，隨便在那兒歇一歇，天黑之後再摸回來……拿着！」

一個沉甸甸的小包，大概有二十塊大洋，塞進了那小子的手裏。

那小子心頭眞樂，他一直擔心會挨罵，想不到反而有犒賞。他盤算：這兒去雙尖集二十里，一個半鐘頭就到了，洗個澡，換身衣服，驅驅霉氣。然後喝個四兩，酒醉飯飽之後，到土娼小草驢那兒消磨一個下午，銃個兩火三火的……嘿嘿！眞够勁兒！

心裏想着花主意，腳步格外輕快，一幌眼，五里地就下來。過了前面那個坳口，就可以看見雙尖集的房屋了。一想到集上六合居出名的貼餑餑熬魚一鍋煮，一想到小草驢那騷娘們白白聳聳的胸脯，他的口涎都淌了下來。

草叢中突然竄出來一個人；與其說他是從草叢中竄出來的，倒不如說他是從天而降，就那麼一幌眼，他就出現在路當中。

翦徑的小賊？他奶奶的！你可遇上煞星啦！那小子大步往前走，來到面前的時候，突然伸手一撥。

這一撥，就好像撥在一座山上。而且他的手還讓對方給扣住了。

那小子倒很識趣，連忙陪着笑臉說：「這位大哥！請恕小弟有眼不識泰山……」

「你不認識我？」

「沒見過。」

「見過我的人很少，不過，你一定聽過我的名字。」

「大哥貴姓名？」

「黑馬！」

那小子沒楞，沒驚，臉上笑容更濃，說起話來像蜜糖：「聽過一千遍，一萬遍，磨盤鄉的英雄豪傑，幸會，幸會！」

他很想抽回他的手，却辦不到，他的手就好像被兩座山夾住了。

「你老兄高姓大名？」黑馬問。

「小姓孫，單名一個超字。」

「孫超，你的大名，我很熟，三年鐵窗，聽過很多人提起過你，你是一個專打黑槍的冷手。」

「誤傳！誤傳……」

黑馬冷冷地說：「我不關心你的江湖行徑，只關心一件事——宋天威請你來打我的黑槍，給你多少錢？」

「沒……沒那回事，沒那回事。」

黑馬另一隻手在空中一招，草叢中又竄出來兩個人，是大飛腿和八章魚。姓孫的原來還沉得住氣，現在，他的臉色開始變了。

黑馬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你是死到臨頭還不知，這兒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門。我想把你怎麼樣就怎麼樣。姓孫的，寃有頭，債有主，我不找你這種可憐蟲，不過，你要是不回答我的話，你可就有得受了。」

孫超不是軟殼蟲，想唬他是不行的；但他却明白黑馬絕不是唬人，光棍不吃眼前虧，一張口，招了：「他給我三百塊大洋。」

「哦！我的一條命只值三百塊？」

「不！不！您的命要值千千萬萬，是我的本事只值三百塊錢……」

「你敢跟宋天威當面對質麼？」

「當然敢。」

「孫超！你很光棍，所以不會吃一點苦頭。不過，你也要委屈幾天，放心，要酒有酒，要肉有肉，絕不虧待你……」黑馬這才鬆開了手，同時向大飛腿和八章魚一擺頭。

姓孫的先是想安然脫身，才實話實說，如今一聽還是走不掉，自然是心有不甘，情不願飛快地一轉身子，彈腿縱起，就要奪路而逃。

大飛腿似乎早有防範，人也跟着縱起，凌空一腳，不偏不倚地踢在孫超的腰眼上。哎喲一聲落地，躺着再也不能動了。

八章魚奚落地說：「我看你眞是個不折不扣的孫子，敬酒不吃吃罰酒，現在，你儘管捂着腰眼叫痛吧！」

姓孫的還算够種，沒錯，他的雙手捂着腰眼，不過，呼痛之聲還沒有從他口中冒出來。

「大飛腿！」黑馬關照說：「給他貼塊膏藥，你那一脚，只怕四大金剛都挨不起。」

× × ×

鷄冠花被人用脚踐踏之後，遠遠地看過去就像一地鮮血，向日葵也弄折了；菊花的幼苗被連根拔起……滿院花草沒有一根是完好的。

站在院子門口的黑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一個箭步衝進堂屋，看到了更加令人吃驚的景像；八仙拱桌砸了，椅子稀爛，連祖宗牌位都給劈了。這是誰幹的？這是誰幹的？

黑馬衝進臥房，枕頭，褥子，棉絮……撒了一地，簡直就沒有落脚的地方，可就是不見人影。

「二爺！」黑馬試着叫了一聲。

沒回應。

「二爺！二爺！」黑馬提高了聲音。

「黑——馬！」一聲微弱的呼喚，像來自遙遠的天邊，幽暗的地獄。

黑馬在帳子後面找到了癩二爺，他不是躺在那兒，也不是坐在那兒，而是被人當亂草般塞在那兒。黑馬將他拖出來，不小心碰到癩二爺的右腿，癩二爺立刻尖聲呼痛。黑馬心中暗暗奇怪，他老人家折掉的那條腿是左腿呀！怎麼……？」

他將癩二爺扶上床，掀開窗簾，一回轉頭，他不禁打了一個冷顫，癩二爺的那條右腿全是血，褲脚管濕透不說，而且還黏糊糊地貼在腿上。

「怎麼弄的？二爺！」

「石……石頭砸的……」

「誰幹的好事？」

「好幾個……」

「我知道。」黑馬咬牙切齒地說：「是宋天威的，因爲昨天你到車站去……」

黑馬話沒說完，就扭頭向外跑去。

「黑馬！」癩二爺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吼叫着：「你……上那兒去？」

「二爺！您躺着，我去找位傷科大夫治您的傷……」

癩二爺叫道：「黑馬！答應……我，別去找宋天威……」

「二爺！」黑馬目眶漾着淚光，但他的語氣却非常冷靜：「您放心，我再不會逞匹夫之勇，這筆賬慢慢算，連本帶利都要找回來。」

黑馬像狂風般捲出了癩二爺的家，鄉下人起得早，這會兒田裏巳經有不少人在幹活兒了，當他們看見這匹黑馬在狂奔時，一個個都目瞪口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不是黑馬麼？」張三說。

「是啊！他還回來幹嗎？」李四接上了嘴道。

王五說：「回來幹嗎？還不是找宋天威算賬，這下子可有好戲看啦！」

「哼！算賬？到頭來只怕白白賠上一條小命。」

黑馬像一陣風，抄過小徑，抄進了薛永順的家。

剛巧薛永順從屋裏疾步走出，劈頭就說：「黑馬，你知道了？」

「薛大叔！你說什麼喲？」

「哦！原來你不知道。」

「怎麼回事呀？」

「小翠失踪了。」

「哦！多早晚的事？」

「她一早就下地幹活兒，剛才你大媽送水去，田裏沒人，鋤頭，釘耙都還留在那……」

「也許她……」

「黑馬，是讓人架走了。」薛永順的臉色非常沉重：「田裏丟下了一隻鞋子，大媽認出來是小翠脚上穿的。」

黑馬忿忿地吼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竟然綁架民女，這是個什麼世界啊？」

薛永順很沉靜地說：「黑馬，你栽過了一次，不能再栽第二次，千萬要冷靜，我現在去找蕭七……」

「薛大叔！」黑馬猛然想起了癩二爺：「噯，我竟然忘了癩二爺那邊也出了事。」

「哦？」

「他老人家那條好腿，讓人家用石頭砸爛啦！」

薛永順立刻感到天旋地轉，手扶門框才勉強站住。他竟然忘記了自己的女兒，關切地說：「那得快請大夫去瞧瞧！」

黑馬道：「我就是爲了這件事來的，該去請誰呢？」

「黑馬，自你昨晚在玻璃房子露面之後，到處都佈下了眼綫，到處都張起了羅網，你也別東走西幌了，找傷科大夫的事交給我辦……」

「可是小翠……」

「你不用管，說什麼，癩二爺也比小翠重要。」

× × ×

蕭七叭噠叭噠地吸着烟袋，眼珠上翻，望着屋頂，冷漠地說：「薛永順，我看你一大把年紀是白活了，宋大爺很看得起你，先打招呼，教你別跟黑馬來往，結果呢？你將宋大爺的話當作耳邊風……現在又跑來找我幹什麼？」

「蕭爺！」薛永順忍住心頭火，可憐巴巴地說：「我女兒小翠她……她不見了。」

「你女兒不見了找我幹什麼？」

薛永順道：「蕭爺見聞廣，人頭熟，想托您打聽打聽。」

「嘿嘿！你是有求於我才來的。」蕭七裝模作樣地一甩頭。「對不住，昨兒你不賞我這個老面子，今兒我也不帮忙。」

「蕭爺！」薛永順連連打躬作揖，若不是爲了女兒，他絕不會露出這種可憐相。「您行行好，費費神，我跟您三跪九叩首……」

「好啦，薛永順，我蕭七可不是不講情面的人。你先回，我立刻去打聽，你不要不知好歹啊！」

「蕭爺！我一定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回去吧！別亂張揚傳開了反倒誤事。晌午的時候你再來一趟。」

薛永順千謝萬謝地辭了出來。

他心裏惦記着他的女兒，更惦記着癩二爺，一走出宋莊，又立刻往這頭趕，在癩二爺的家門口正好碰着傷科大夫提着藥包出來。他悄聲問：「怎麼樣？」

傷科大夫沉着臉說：「癩二爺這一輩都得躺在床上了。」

「哦！」薛永順大吃一驚。

「他那條腿只不過折了，癩着癩着的還能走啊，這條右腿簡直成了碎片，就是沒法子接起來。」傷科大夫不明內情，故而問道：「癩二爺什麼地方得罪人，下手的人眞够狠哩！」

「他得罪了瘟神。」

「瘟神？誰是瘟神？」

「你若是不知道瘟神是誰，那就最好別問，知道了你會夜夜作惡夢……藥錢等日後一起算……」

「那是小事，說句良心話，我才不指望賺這種錢。」

薛永順別過了傷科大夫，跨進大門，他的脚步非常沉重，沉重得像是足踝上綁着兩斤的

石頭。

薛永順站在臥房門口並沒有進去，看上去瘸二爺好像是睡着了，那又何必去吵醒他呢？

「永順！」瘸二爺微弱地叫了一聲。

「二爺！」薛永順這才跨進臥房，走近床邊。

這種傷勢不能算輕，但是瘸二爺的精神看上去仍很旺健，說話的聲音也很清楚有力：「永順，我這條老腿算不了什麼，你千萬要答應我辦一樁事情。」

「你儘管吩咐……」

「硬迫，好勸，或者用騙，不管你用什麼方法，無論如何要黑馬立刻離開磨盤鄉。走得越快越好，走得越遠越好。」

「二爺，我不想瞞你，這……還只怕辦不到。」

「那就痛罵他，罵他害人精，若不是他回來，我這條老腿也不會教人用石頭砸碎，教他滾！」

「二爺！辦不到，」薛永順痛苦地搖頭。「絕對辦不到。」

「永順！你怎麼啦？」

「二爺！我不忍心迫他……」

「你不忍心迫他？」瘸二爺憤怒地想支撐起上身，終於還是軟弱地躺了回去。「難道你忍心看他死在宋天威的手裏？」

「二爺！您不知道，黑馬回來後還沒有上他娘的墳上去過，他下定決心，宋天威不除，絕不上去墳。二爺！您說……」

「永順！我若不是躺在床上沒法子動，我一定會重重地摑你兩耳光，黑馬那小子憑什麼除掉宋天威？那是送死，那是白白送死啊！」瘸二爺聲嘶力竭地喊着，似乎想讓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心中是多麼憤慨和憂慮。

薛永順不禁老淚縱橫，激動地說：「二爺！您好好養傷吧！我答應，一千個答應，一萬個答應……」

「永順！」瘸二爺伸出枯槁的手，將薛永順的手一把抓住。「你答應我，我知道你是個言而有信的人，我寧願這兩條膀子再斷掉，也不願再看到黑馬遭到宋天威的毒手……」

「您放心養傷，我這就去找黑馬。」

薛永順回到家裏，剛喘一口氣，黑馬就從後門溜了進來，悄聲地問道：「大叔！可有消息？」

薛永順勾着脖子，沉痛地說：「瘸二爺這、一輩子都要躺在床上，小翠只怕也被那些亡命徒糟蹋了……」

黑馬咬牙切齒地說：「大叔，血債血償，這單債，我一定要討回來。」

薛永順站了起來，冷冷地道：「黑馬！我不是指望你討回這筆血債，只希望你立刻離開磨盤鄉。」

黑馬驚詫地說道：「禍由我起，我怎麼能走？」

「哼！你竟然還知道禍由你起，你坐監三年，磨盤鄉風平浪靜，什麼事也沒有。你回來才一天，瘸二爺的腿斷了，小翠也不見了，再下去，還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受連累，滾！你給我滾！」

「大叔！」黑馬悽惶地叫着，他簡直發了呆，他眞是料不到平日和藹可親的薛永順竟會變得這般暴戾。

「你不配叫我大叔，你給我滾，滾出磨盤鄉。」拍！一個重重的耳光摑了過去，薛永順不但手痛，心也痛。

黑馬的腰幹挺得很直，臉上火辣辣的，但，他的語氣，卻堅定有力：「大叔！我絕對不走……」

薛永順不忍心地閉上眼睛，但他立刻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黑馬倒臥在血泊中，耳中也聽到了宋天威的獰笑聲。他一咬牙，又摑出一個重重的耳光。

「滾！滾！」薛永順發狂般的吼着：「你是個害人精，有你在，磨盤鄉永無寧日，滾！滾！滾……」

熱淚從黑馬的眼眶中流出來，但他仍然站得很直，一動也沒有動。

「老頭子！」薛大嬸從內房衝了出來。「你瘋了麼？拿黑馬出什麼氣？都是你們這些軟骨頭一天到晚地忍，忍！忍！忍出來的禍事。要是磨盤鄉的人個個都像黑馬那樣有骨頭，別說一個宋天威，就是十個，百個，都已經燒成灰了……」

薛永順激動地衝到黑馬面前，抱着他，撫摸他，老淚滂沱地說：「孩子！別怪我，我實在不忍心看你被宋天威毀了，所以才想迫你走……我……我……」

「大叔！」黑馬噙着淚，堅定有力地說：「我明白你的心，我更知道你疼我勝過你自已的女兒……大叔！宋天威毀不了我，任何邪門歪道，強權橫蠻的人都毀不了我。」

薛永順用拳頭敲打着自己的太陽穴，痛苦地說：「孩子！我眞忍不下心來迫你，可是，我怎麼向瘸二爺交代呢？他不關心他的腿，卻惦記你，千叮萬囑的……」

「大叔！剛才大嬸說，大夥兒只曉得忍！忍！宋天威才愈來愈囂張。大叔！忍耐是有限度的，再忍下去，咱們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孩子！你只有一個人……」

「大叔！您說錯了，這個世界好人畢竟比壞人多，白日也比黑夜長。每一個好人都是我的後盾，宋天威才是孤單的……」

「好！」薛永順兩隻手搭上了黑馬的肩膊，猛力一陣搖幌，激動地說：「我相信你的勇氣，也相信你有足夠的力量將那羣壞蛋澈底剷除，你說得不錯，每一個好人都是你的後盾，我是你第一個後盾。」

黑馬笑了，含淚的笑顯得格外誠摯純眞。

× × ×

晌午，薛永順又依約來到了宋莊。

蕭七一見面就說：「薛老頭，你的運氣眞好，你那寶貝女兒有消息了。」

「哦？」薛永順故露欣喜之色。「她在那兒？」

「在拐子帮的手裏。」

「拐子帮？」

「嗯！這帮傢伙專門四處拐騙婦女，然後運到北方去販賣。我蕭七的面子可不够，還是宋大爺出面打了個招呼，拐子帮才答應放人。」說到這裏，蕭七的嗓門一壓：「宋大爺這個忙帮得不算小，薛老頭，你說，該怎報答宋大爺？」這好比說書，轉彎抹角地繞個圈，然後才是正文，薛永順早就明白，因此很沉得住氣，仍是那副可憐相：「蕭爺！您知道我是老實人，什麼都不懂，您暗示吧！」

「你知道宋大爺最恨的人是誰？」

「這……」薛永順搖搖頭，迷糊裝到底。

「黑馬。」蕭七自已說出了答案。「宋大爺只要你辦一件事，黑馬到你家的時候，絆住他，或者用酒灌醉他，然後派人到宋莊通風報信，只要辦到這件事，你還可以得到一筆大大的賞金。如若不然，哼！你那寶貝女兒在被賣到窰子去之前，先要給拐子帮的兄弟們玩個够……」

薛永順眞想撲過去將蕭七撕成碎片，然後將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吞下肚。但是他又想起黑馬的交代：忍耐，敷衍！對！爲了小翠，爲了磨盤鄉許許多多的百姓，一定要忍耐，必然要忍耐……

①　（未完）

新派武侠長篇／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柳如風聽從大喬之計，欲處左天斗求援的事置之不理，鐵頭雷公反對，着柳如風送出解藥，最好的效果是對方收到解藥後又不放左天斗回來，那時天狼會便可名正言順的大興問罪之師，柳如風只得取出二粒解藥着十七郎送去，大喬深恐公冶長得到解藥後依諾把左天斗釋放回來，到時她大喬害人不成，定必遭左天斗反噬，是以她請命隨十七郎往送解藥，途中，她向十七郎遊說，要十七郎送兩粒僞藥前去，若害死了左天斗，十七郎便可升任五號金狼，那時雙方更可互相照應，這事似已成了共同利益，她這般坦率說出，更能令金十郎信任——

利誘毒心起

金十七郎向身後望了一眼，才又轉過頭來，低聲地道：「事到如今，你看怎辦？」

大喬現在完全放心了。

她眞沒有想到這位金十七郎如此容易駕馭，只不過三言兩語，就擺佈得服服貼貼，這當然比她先前那個釜底抽薪的主意，要容易實行，也安全得多。

是的，下一步怎辦呢？

金十七郎又道：「妳知道的，解藥不能不送去，如果送去，就說不定——」

說不定對方就會放了左天斗。

這意思大喬當然懂。

她不但懂，而且相信。相信對方一定會放左天斗，否則她又爲什麼要這件事花費如許心機？

金十七郎望着大喬，聲音更低了：「除非，除非——」

除非怎樣？他沒有說出來。

但大喬却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她眼中微微一亮道：「這一方面，你也內行？」

金十七郎點點頭。

「要多久？」

色迷智竅昏

「很快。」

「那就快去吧！我在這裏等你。」

× × ×

掌燈時分，如意坊賭場裏出現一名鄉巴佬似的老頭子。

這老頭很快的就引起了蔡猴子的注意。因爲這兒不是一個像這種鄉巴佬該來的地方。

所以，蔡猴子一看到這老頭走進來，馬上就想起了上次的那個鐵頭雷公楊偉。

天狼會難道又想重玩一次老把戲？

不過，蔡猴子雖然知道這個鄉巴佬不是什麼好來路，心裏却一點也不緊張。

因爲他只是一個小人物。

俗語說得好：天塌下來，自會有個兒高的頂着。

他只須盡他的本份就行了。

他的本份是通風報信。

× × ×

花狼站在樓梯口。

小紅站在樓上。

蔡猴子一個眼色傳給花狼，花狼一個眼色又傳給小紅，小紅眼珠子四下裏滴溜溜的一轉

，立即縮身入房。

花十八聽完小紅的報告，緩緩點頭道：「好，這裏暫時大概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你快去後面請公冶總管來一下。」

× × ×

公冶長步入鬧哄哄的大廳，目光微微一掃，便找到了小紅說的那個老頭。

他從容走過去，注目含笑道：「老丈有沒有帶來天斗兄要的東西？」

那老頭居然點了一下頭。

公冶長笑笑道：「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請老丈去後面喝杯茶怎麼樣？」

老頭冷漠地道：「謝謝。」

謝謝的意思，就是不必。

公冶長仍然笑着道：「老丈也不想先見見你們那位左長老？」

老頭道：「老夫是探監來的。」

公冶長笑道：「既然如此，老丈爲何還不將那兩份解藥交出來？」

「有兩件事情，我還沒有問清楚。」

「恭候指教。」

「第一：我們柳頭兒想知道，你們是否眞有放人之誠意？」

「以公冶長三個字作担保。」

「第二：我們柳頭兒想知道，你們準備何時放人？」

「明天午後。」

老頭頭一點道：「好，一言爲定！」

說着，手一伸，遞出一個小蠟紙包，等公冶長接下後，立即轉身向門外走去。

蔡猴子悄悄攏上一步，低聲道：「待小人綴上去看看怎麼樣？」

公冶長側臉微微一笑道：「怎麼樣？你以爲撿到了一個軟桃子，相信對方眞是個好欺負的鄉巴佬？」

蔡猴子臉一紅道：「小人只是——」

公冶長沒等他說完，截口笑接道：「這種事不必你操心，幹你的活兒去吧！」

蔡猴子只好退去一旁。

公冶長接着也走了。

賭場子裏熱鬧如故。

只剩下蔡猴子一個人，仍然站在大廳一角發呆。

他顯然仍在爲他們這位年輕的總管，爲什麼要放棄適才這種大好的跟踪機會，而暗暗納罕不已。

左天斗的那張字條，是他拿去貼在太平客棧大門上的。

當時，這位年輕的總管，曾經悄悄交代他，要他貼好字條之後，就留在客棧附近，以便暗中查察是誰最後取走這張字條，以及將這張字條送去了什麼地方。

後來因爲他貪看熱鬧，一時大意，以致未能完成使命。

他承認那是他的錯。

可是，如今機會送上門，却給白白的放過了。這又算誰的錯？

就算他蔡猴子不足担此大任，難道不能另派他人？

眞是咄咄怪事！

是的，公冶長平白放棄這樣一個大好機會，確屬一大失策。

因爲他如果接納蔡猴子的意見派人釘在這個送藥的老頭身後，他將不難立即發現，他早先收下的，是兩份什麼藥，以及服下這種藥，會導致何種後果！

× × ×

金光寺前的一片空地，是夏季納涼的好地方。

到了夏天，每當天黑以後，寺前就會熱鬧得像座露天茶肆。

人多的地方，當然少不了一些賣零食的小販。

一副賣藕片的担子歇在空地一角，一名鄉巴佬似的老頭正朝這副担子走過去。

賣藕片的小販，是個中年婦人。

她抬頭看到走來的老人，臉上登時現出一股難以覺察的笑意。

鄉巴佬在担子前面站下，婦人低聲道：「事情辦得怎麼樣？」

「非常理想。」

「那小子沒有看出破綻？」

「什麼破綻？形狀、大小、色澤、氣味，完全跟眞正的解藥沒有多少分別，就是換了金五號，也照樣會上當，何況小子壓根兒就沒見過這種解藥……」

婦人四下溜了一眼，見無人留意這一邊，低聲又道：「剛才在如意坊對面的小麵店裏，你只出去了一會兒，兩份假藥就弄來了，你究竟要的什麼手法？」

「要是說穿，就一文不値了。」

「爲什麼？」

鄉巴佬笑笑道：「因爲無論換了誰，都可以照樣辦到。」

婦人道：「這種藥丸到處買得到？」

「正是如此！」

「這是一種治什麼病的藥？」

「濟世堂的神仙通便丸，三分銀子一顆。只要走進了老藥舖子，要多少，有多少！」

婦人噗哧一笑道：「你也眞缺德！」

她話才說完，忽又皺起了眉頭道：「這兩種藥丸看來相似，只是一種巧合，萬一對方有人曾經服過這種丸，指出它的可疑之處，豈非前功盡棄？」

「這一點你大可不必担心。」

「爲什麼？」

「因爲對方服食之前，一定會交金五號加以鑒別，金五號是見過解藥的人，他說不假，對方自無不信之理。」

婦人想想，也覺是道理，這才放下了一顆心。

她望望他的身後，低聲又道：「你離開如意坊時，對方有沒有派人跟踪？」

「沒有。」

「你能確定？」

鄉巴佬笑笑道：「我金十七郎若連這麼一點警覺性也沒有，你想柳頭兒會把這件事交給我辦？」

婦人道：「那麼，你就拿幾塊藕片吃吃吧，你站了這久，引起別人疑心，也不妥當。」

金十七郎從清水木盤中拿起一塊雪白的藕片，放進咀裏，慢慢咬嚼，一雙眼睛同時在婦人身上溜個不停。

這婦人當然就是銀狼大喬。

大喬由老婦人改成中年婦人，變換了面目，也變換了身裁，這時她的一張面孔，雖說不上好看，身裁却已回復原先的苗條有緻。

她如今已是柳如風的人，這位金十七郎當然不敢再生非份之念。

不過，男人十有八九，都是饞貓投的胎，而一個標緻的女人，又似乎多多少少總帶有幾分魚腥氣。

他並不想染指這女人，但趁着柳如風不在跟前，他拿一雙眼睛過過乾癮總可以吧？

大喬是個見多識廣的女人，她當然不會看不出這頭金狼此刻在轉些什麼念頭。

爲了酬謝這頭金狼的衷誠合作，她本來並不吝於偶而施捨一下。這位金十七郎相貌還算端正，體格長得也不錯，就算偶開方便之門，實際上也並不算十分委屈了她。

但是，以她目前的處境來說，她知道這種慈悲之心絕對輕發不得。

因爲現在佔住她身子的人是柳如風。

沒有人敢對這位人魔存僥倖之心。

男人女人都一樣。

她親眼目睹柳如風殺人，已不止一次，那些被殺的人，並不全是男人。

如果她想報答和攏絡這頭金狼，她應該另外想個辦法。

她現在就有一個辦法。

× × ×

金十七郎開始咬嚼第二塊藕片。

他的一雙眼光，仍在大喬身上打轉，而且已從她那微微聳現的雙峯，在慢慢往下移動。

移向另一處微微聳現的部位。

這也許是由於這一角的光綫，過於幽暗的關係。

零食担子上，用的都是一種小風燈，這種小風燈有時幾乎還不及月色來得明亮。

燈光如此暗淡，而且，他們又站得那麼貼近。

她雖然改變了容貌，但衣衫却極爲單薄，她的本來面目，他可以想像得到，而她那一身單薄的衣衫，他則幾乎憑眼光，即可以予以刺穿……

大喬忽然飛了他一眼，低低地道：「柳頭兒那邊可由我回去代爲報告，你趁今晚閑着無事，爲什麼不去找我妹妹聊聊？」

金十七郎微微一怔，像是從一場恍恍惚惚的夢境中，突然淸醒了過來。

使他突然淸醒的，是柳頭兒三個字。

他幾乎想摑自己一個耳光。

他瘋了麼？

連柳如風的女人，他也想打主意？還好這女人和他如今已共同參預了一個見不得人的陰謀，若換了平常時候，被這女人回去打個小報告，他受得了？

金十七郎呆在那裏，張了張咀吧，但未能說得出話來。

他受了柳頭兒三字的影响，顯然沒有聽淸楚大喬後半段說了些什麼。

而大喬則誤會了他的意思，她以爲這頭金狼對小喬沒有胃口。

這使大喬非常感覺意外。

因爲她們兩姊妹，若以姿色而論，妹妹比姊姊無疑還要稍勝一籌。

大喬的迷人處，並不是靠了身裁和容貌。但是，大喬的這種長處，也只有入幕之賓方能領會。

若以貌取人，小喬是佔便宜的。

所以，一般來說，在天狼會中，想動小喬腦筋的人，也遠比想動大喬腦筋的人，要多得多。

這一點兩姊妹當然也很淸楚。

大喬像是有點不相信似的道：「小喬那丫頭，是不是什麼地方得罪了你羅大哥？」

金十七郎輕輕一啊，幾乎又想狠狠摑自己一個耳光。

他先前並不是沒有聽到大喬的話，只是迷迷糊糊的，沒有聽淸楚，如今經大喬如此一點，他完全記起來了。

每一個字都像經淸水洗過一般，重新回到了他的記憶裏！

天啦！他會對小喬那樣一個絕色美人兒沒有興趣？

「不，不！沒有，沒有！」

「那麼，羅大哥一聽我提到她，爲什麼會現出不高興的樣子？」

金十七郎嚥了口口水，才訥訥地道：「我只是聽說……聽說她……」

底下顯然是一句出不了口的話。

兩姊妹的風流韻事，在天狼會盡人皆知，大喬當然不會聽不出這句話的未了餘音。

大喬微呈不悅之色，道：「聽說她男人多得很，是不是？」

金十七郎忙道：「不是，不是！」

其實他想說而未能出口的，正是這句話！

大喬哼了一聲，又道：「我是她姊姊，對她的事，難道反不及外人淸楚？我不妨老實告訴你：那全是謠言！」

有人說：女人天生比男人喜歡說謊。

這種說法，其實很不公平。

只是女人喜歡說謊，難道就沒有喜歡說謊的男人？

女人比較男人會說謊，也許是事實；但絕不能說女人喜歡說謊，更不能說是天生的。

說謊的滋味並不好受。

如果說女人的謊話多，那也是男人造成。

如果男人喜歡接近三十二歲的女人，試問一個三十二歲的女人又爲什麼一定要堅稱今年剛過二十五？

就像現在，誰都知道大喬在說謊。但可曾有誰去想一下：這句謊話怎麼來的？

這句謊話怎麼來的？

金十七郎逼出來的！

因爲男人喜歡自我陶醉，喜歡聽謊話。

如果大喬說：「不錯！她的男人確實多得很。但你可以參加競爭，她說不定會放棄別的男人，而只愛你一個！」

大喬若是實話實說，試問金十七郎聽了會有什麼反應？

但是，同樣不變的事實，只要由眞話說成謊話，結果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當然是謠言！」

這是金十七郎搶着回答的兩句話。

也是謊言立竿見影的效果！

大喬的臉色，也跟着緩和了下來，道：「這全是那些想打她主意，而枉費心機的傢伙，無中生有，揑造出來的。她住的地方，你是知道的。去找她……解解悶……那丫頭，比我强多了。」

金十七郎食指大動，舔了舔發乾的咀唇，啞聲道：「可是，小喬姑娘的脾氣——」

這其實才是他眞正的顧忌。

即使是親姊妹，這種事也不能代爲作主。大喬鼓勵他，只能說是一番好意。小喬那妮子一向擇人極苛，他在金狼羣中，也不算是個出色人物，又怎知道那丫頭會不會中意他羅某人呢？

大喬抿唇輕輕一笑道：「不會的，你儘管放心前去好了。」

單憑這兩句話，能叫人放得了心嗎？

大喬低低地含笑又接着道：「我來這裏等你之前，曾在外面巷口碰到那丫頭，我已在她面前提過了你，她聽說你羅大哥將要升爲金狼特五號，高興的不得了，等成了事實之後，她說還要狠狠敲你一筆竹槓哩！」

金十七郎渾身掠過一陣輕飄飄的快感，如飲醇醪，舒泰極了。

這才是可靠的保證！

只要左天斗一死，以他受柳如風寵信的程度，再加上大喬的枕邊進言，他升金五號，是不成問題的。

兩份假藥一送，左天斗等於死定。

左天斗死定，他的金五號也就等於升定。

知道他是未來的五號金狼，小喬那丫頭自然會對他另眼相看。

不過，他眞正要感激的人，還是大喬。

如不是這女人，又那來這連串的好事？

所以，他臨去時，忍不住眞情流露地道：

大喬的主意，又是一個什麼主意？

這主意爲何要担心別人識破？

怕敵人識破？還是怕自家人識破？

這些，薛長空目前當然還理不出頭緒。不過，他相信，只要他繼續聽下去，總會找到一點眉目的。

下面隔了很久很久，才聽到小喬輕輕嘆了一口氣。

只是嘆氣，沒有說話。

男的似乎感到有些意外道：「咦！妳忽然嘆什麼氣？」

小喬像是苦笑了一聲道：「我嘆你們全走錯了路！」

「什麼？我們全走錯了路？」

「是的！不但走錯了路，而且錯得相當厲害。」

「哦，錯得有多厲害？」

「厲害得可以要了你們的命！」

這話連屋面上的薛長空聽了，都爲之暗暗吃驚，下面那位金十七郎受驚的程度，自是不難想像。

「我不……不懂……你的意思。」

「我且問你：你說兩粒解藥，其實只是兩粒通便丸是不是？」

「是的。」

「既然不是眞正的解藥，服下去當然沒有效驗可言對不對？」

「當然。」

「依你們的想法：葛老頭到了明天午時，必然會發毒而亡。葛老頭一死，證明解藥屬於贋品，對方必然會遷怒金五號，金五號也就等於完定了。你們是這樣想的嗎？」

「這是你大姊——」

「現在不要推責任了，大錯既已鑄成，誰的主意也是一樣。如今我只問你：到時候對方萬一不殺金五號怎麼辦？」

「你以爲這……這可……可能嗎？」

「爲什麼不可能？如果換了我，就會這樣做！金五號寸步未離如意坊，解藥是假的與他何關？害死葛老頭，他沒有一點好處，他難道活膩了，故意跟自己過不去？」

男的一聲不响，憑想像可以斷定，他仁兄適才如果出過一身汗，如今流出來的汗，必然比早先還要多得多。

早先是熱汗，現在是冷汗。

小喬似是愈說愈有氣，重重哼了一聲，又道：「你們以爲那邊的人，個個都像高敬如那樣是些草包？別人我不敢說，至少公冶長和薛長空兩個臭小子就絕不會上當！」

薛長空忍不住也在心底回敬了一聲：「臭丫頭！」

他罵雖罵了，同時却不禁於心頭湧起一種知遇之感。

能在背後受到敵人的重視，無疑是一種値得欣慰的榮耀，它比當面恭維要眞實，也可貴得多；尤其難得的是，燕雲七殺手中，這丫頭只提到了他一個。就算沒有虛榮心的人聽到了，也會高興的。

「不論怎樣，對方總是死了一個人。卽使這件事跟金五號完全沒有關係，對方也不致於反而因此放了金五號吧？」

「如果換了我，我就會放人！」

「爲什麼？」

從這句話衝口而出的迫促語氣聽來，金十七郎問這句話時，一雙眼睛一定瞪得又圓又大，同時臉上的血色，也必然貧乏得可憐。

只聽小喬嘿了一聲道：「爲什麼？讓姓左的自己去找出定這條毒計的人！」

金十七郎像自語似的，喃喃道：「我不相信……」

他眞的不相信？只要一聽他這種軟弱的口氣，誰都不難知道，他說的和他想的，無疑正好相反。

他像是爲自己辯護一般，又接着道：「金五號爲人一向精明，如果對方放了他，他應該看得出對方的用心才對。」

「什麼用心？」

「他應該想像得到，敵人之所以對他如此寬大，無非是想利用他這種仇恨心理，好引起天狼會內部的傾軋。」

小喬很快的接着道：「是的，你這種想法，我完全同意，我也認爲金五號應該不會想不到這一點。」

金十七郎像是鬆了口氣似的道：「所以，我認爲——」

小喬冷冷一笑道：「不管如何認爲，也絕改變不了未來的實際情況！」

「什麼實際情況？」

「那就是說：對方雖明知道他們放人的目的瞞不了金五號，他們樣照還會放人。金五號雖明知道敵人是爲了想利用他，也照樣會甘心接受。」

「我不懂你怎麼想得這麼多。」

「我是在爲你想，如果你不相信，我們可以換個話題，談談別的。」

「妳又生氣了，我當然知道妳是爲了我好。不過，我始終覺得，這種事只是——」

「你是在騙你自己，這種事怎樣？只是或許會發生？却不一定會發生？」

金十七郎不開口了。

因爲實情確是如此。

他是在騙自己。

他其實早就覺察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只是沒有勇氣承認而已。

如果換了他是魔鞭左天斗，當他知道了天狼會送來的是假藥，目的只是想假手敵人，置他於死地，試問，他羅某人，又是一種什麼感受？

敵人不諒解，甚至因此賠上一條性命，那是天意，沒得話說。

萬一敵人竟認爲這不是他的過錯，而放了他，他將怎麼樣來處理這段恩怨呢？

到時候恐怕無論換了誰，都只有一件事可做：那便是馬上去找出這個主張將解藥掉包的人來。

解藥掉包，是誰的主張？

不錯，這事原意並非出自他的主張。可是，藥是他送的，他又能以什麼方法來爲自己洗清嫌疑？

難道他還能將大喬那女人招供出來？

就算他橫起心腸，一切照直說出，左天斗會不會相信他的話？

他害死左天斗，利益極爲明顯，那女人想害左天斗，好處又在那裏？

（那女人想害左天斗，當然有好處，但並不是她告訴他的那種好處。如果這位金十七郎知道那女人設計謀害左天斗的眞正動機，恐怕他仁兄當初就要認眞的考慮考慮了！）

房間裏暫時沉默下來，隔了好半晌，才聽金十七郎以一種完全沒有了主意的口氣啞聲說道：「那麼……你看……這事如今要怎麼辦才好？」

小喬道：「沒有什麼好辦法可想，只有儘快設法善後。」金十七郎道：「如何善後？」

小喬道：「去找鐵頭雷公楊長老。」

金十七郎道：「這件事又不是楊長老出的主意，去找楊長老幹什麼？」

小喬道：「你先不是說，楊老長希望對方最好食言背信，好落得個公然興師問罪的藉口麼？」

（未完）

「話是我說的，妳大姐記住：以後不論什麼事，只要妳大姐吩咐聲，羅某人雖死不辭！」

大喬嬌嗔道：「已經是一家人了，還說這些幹什麼？快走吧！」

× × ×

兩份解藥經左天斗鑒定的結果，認爲確屬眞品無疑！

金十七郎猜對了，果然連這位金狼特五號，也照樣上當不誤。

事實上，這一點並不足爲異。

別說是左天斗，就是換了一號金狼柳如風本人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極可能一時無法辨別兩者之眞僞！

因爲這兩種藥丸，如僅就色澤、形狀，與氣味來鑒別，差別實在極其細微，甚至可以說，兩者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

這種情形，是否正如大喬所說，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呢？

不是！這並不是一種巧合。

追本窮源，一語可破眞象：那是因爲兩種藥丸都使用了半數以上相同的藥材！

通便丸是一種淸腸劑。解藥，無論屬於哪一種，一般說來，差不多也是一種淸腸劑！

兩種藥丸成份相近，它們的外表，自然不會相去太遠。

但這並不是說神仙通便丸，也具有化解定時丹毒性的功效。

藥要對症，才能着手成春。

大夫開出一張藥方，經常會列有十多味藥材，但只要竄改其中一味，或是僅僅更改一下份量，效果就會迥然不同，便是這個道理。

這也正是漢藥的神奇奧妙之處。儘管有時只是「錢」「分」之差，往往也會決定一個人的存亡生死！

左天斗爲了證明他不是信口開河，且自動要求先服下了其中的一粒。

這樣一來，衆人當然更是寬心大放。

是的，人人都放了心，尤其是高大爺，更是一疊催促，要人將解藥拿去給葛老服下。

爲了這位西席夫子，什麼事都受了耽擱，實在使這位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爺不勝厭煩之至，如今解藥已經到手，而且證明又是眞貨，還窮磨菇個什麼勁兒呢？

只可惜這位高大爺發號施令之前，忘了先看看公冶長的臉色。

餘下的那一份解藥，正托在公冶長的掌心上。

公冶長正藉着燈光，反反覆覆地察看着那顆暗綠色的藥丸，彷彿在欣賞着一件罕見藝術品。

他沒有阻止左天斗服用這種解藥，但顯然也沒有將餘下的這顆藥丸，立卽送給葛老服用之意。

高大爺的催促，他只當耳邊風。

公冶長的態度如此審愼，是不是意味着他已從這顆藥丸上找到了什麼毛病呢？

絕不是！

這位龍劍雖然機智過人，但並不是一位未卜先知的神仙。

他以前從沒有見過這種解藥，無論是眞是假，他都無從鑒辨。

同時，他也不可能會想到這兩份解藥所牽涉的那件陰謀上去。

因爲銀狼大喬跟左天斗之間的曖昧關係，就在天狼會內部，都是一個秘密。

別說這個秘密鮮爲人知，卽使這件事不是一個秘密，也絕沒有人能想到大喬這女人會有這份狠毒的心腸！

公冶長不將這顆藥丸立卽送去給葛老服用，只是爲了要等一個人。

等這個人回來了，他才能夠作出最後的決定。

公冶長要等的人，是雙戟溫侯薛長空。

× × ×

他爲什麼要等雙戟溫侯薛長空回來？

薛長空又去了那裏？

× × ×

薛長空伏在星光下，伏在一片傾斜的瓦面上。

這裏是鎭口一戶人家的後院。

下面是一間臥房，房中住着一男一女，如今房中燈光已經熄滅。經過一陣蟋蟀之聲，和一陣低低的細語之後，如今另一種令人血脈賁張的聲浪，正不斷地傳送進這位殺手的耳朶。音。在任何男人來說，這都不是一種好受的聲

尤其是那斷斷續續，夾在喘息中，一聲聲含有鼓勵作用的呻吟，更使人難以禁承。

但是，雙戟溫侯無法不受這份活罪。

他是從金光寺一路跟過來的。

雖然他還沒有弄淸金十七郎是什麼身份，但已猜想到先後兩個女人可能便是大喬小喬一雙姊妹。

寺前那女人是大喬，如今房中的這一個是小喬。

在金光寺前，他怕打草驚蛇，不敢過份逼近，來到這裏之後，雖然聽到了男女兩人部份的對答，但依然未能從兩人口中獲得確定的答案：這廝送去如意坊的兩顆藥丸，究竟是不是眞正的解藥？

他已經知道的僅僅是：這男的姓羅，最近好像要升級，所以小喬才對這廝特別巴結。

因爲主要的一點尙未弄淸，他別無選擇，只有繼續等下去。

× × ×

他等的時間並不久。

因爲男的太猴急，下面的戰事，很快的就進入高峯，高峯是無法停留的。在幾下激烈的震動過去之後，只聽男的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一切聲响便突告寂止。戰事結束了！

薛長空也深深的吸一口氣，心底同時暗暗好笑。

——六月的陣頭雨！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寂，細語再度响起，薛長空立卽聚精凝神傾聽。

開始的一段，極爲肉麻，不過慢慢的就進入正文。

「你說這全是我姊姊的主意？」

「是的。」

「要給別人識破了怎辦？」

「誰識得破？」

談話忽然中斷，女的似乎在思索這件事被人識破的可能性。

薛長空也跟着緊張起來。

公冶長担心的事，果然不是杞人憂天。

當小紅奉花十八之命進去報告時他正跟公冶長在書房裏喝茶聊天，公冶長出門之前，只朝他望了一眼，他就領會了公冶長的心意。

公冶長顯然要他事後釘緊來人。

他在前廳暗處聽淸對方是依約送解藥來的，心下當時會生懷疑：對方既是送解藥來的，難道也有跟踪的必要？

如今他才發覺，公冶長的確較他更具遠見！因爲下面一對男女，剛才這幾句話，實堪耐人尋味。怕人識破的「主意」，換一種說法，就是一種「陰謀」！

送上兩份解藥，既屬陰謀一部份，這兩份解藥的安全性如何，自是可想而知。

小喬口中的姊姊，除大喬無別人。大小喬只是銀狼身份，像這種重大事件，何以會由一名銀狼作主？

武林逸事／麥海雲・文

王鐵肚大破竹升陣

竹升佈陣，集中四十多個苦力出擊，綽號王鐵肚的東莞名拳師王德，居然以寡敵衆，突圍而出，還把那些人殺退，這一場龍爭虎鬥驚心動魄。



舊日南粵的拳師當中，分門別類，有幾十人俱是拳脚精通的，人所共知的武林高手就是廣東十虎，包括王隱林以及周泰等，可是，十虎之外，另有若干拳脚認眞出色的師傅，未有提及，東莞王鐵肚就是其中的一個。

當時至善禪師，扶技南下正宗少林的拳師，到了南粵，以拳技傳於陸阿采，陸阿采再傳王老佐，至於王德，則是王老佐的首徒，故此他的拳脚仍是正宗少林出身者，其時淸末民初，有許多拳師在廣州設舘授徒，王德在廣州泰康路謝恩里設舘授徒，王舘所教授的拳脚另有一套，因爲該處跟菓欄接近，菓欄的伙記多數是東莞人或潮州人，既然王德是王老佐的侄孫，且又學齊王老佐的拳脚，東莞人多數在王舘拜師，故此，王德每月的收入相當豐富，他本人就是體格魁梧的，吃得多了，變成小胖子，肚腩肥大，本來拳師有肚腩，並非好事，但以王德來說，却大不相同，因爲他的肚腩也是武器，能够以肚傷人，故此，認識他的朋友，都把他稱做王鐵肚，或者簡稱東莞王。

東莞王閒來無事，必然飲茶，晨早品茗，他一定捧着一籠心愛的相思雀到泰康路附近的一間得心茶樓，吃些早點，有時午茶再到該處品茗，因下午茶客太多，沒有帶雀，故此，他認爲早上品茗，更加有趣，原因是那籠雀掛在茶居橫樑之上，吱吱喳喳的叫，他聽到雀兒的叫聲，認爲那是賞心樂事。

某日，東莞王照常到得心茶樓品茗，歸時已是上午十點過外，他右手托住那個雀籠左手空無所握，施施然在路上行走，離謝恩里僅十多間舖位，忽然看見一向熟識的勝昌山貨店門外圍着一堆人，似乎店內有事發生。東莞王恃着彼此相熟，便排衆疾步趨前，看看究竟。

他即時看到一個年約三十歲，操着湖南口音的粗壯乞丐，手中持棍，站於勝昌門外，與老板爭論。該店的老板周昌，臉紅耳赤，但却不敢驅逐乞丐，至於乞丐，聲色俱厲，捋袖伸拳，險些動手。

東莞王心知肚明，此種乞丐，必然是强乞之類，太過蠻橫，索性走前幾步，先向周昌點頭，然後查問此事。

周昌以極簡括的告知東莞王，那個乞丐不知姓甚名誰，給他幾枚銅仙，他竟把幾枚銅仙拋去，一定要討取一元，方肯離去。店內雖有幾個伙記，但因送貨未返，周昌自知一向沒有專心練武，未必能够鬥得過他，故此，只得跟他理論一番，不敢嚴詞驅逐。

東莞王聽了並無表示，至於那個外江乞丐，反而有蠻橫的表現，他向東莞王端詳幾眼，便即開言，罵東莞王太過多事，阻他求乞。

他操着半鹹半淡的廣州話辱罵東莞王，有如狗吠，東莞王認爲他的態度過份囂張，勃然大怒，斥責他說：「乞兒伸手討飯求錢，施捨與否，在乎別人，就算分文不予，亦非奇事，法律上，並無規定必須施捨財物給乞兒的，你有甚麽本領，一定要周老板給你一元，然後離開呢？」

那個外江乞兒恃着身材高大，渾身是勁，聽了東莞王所說，似乎明白他說的甚麽，忽然狂笑起來，跟着伸出手指指指他自己的光頭，又再指指東莞王的肚腩，跟着痴痴的笑。

那個乞兒舉動離奇，旁觀者看了亦哈哈大笑，至於東莞王，並不發笑，冷然說：「照你的舉動看來，似乎你想用鐵頭撞穿我的肚腩了，對嗎？」

那個乞兒聽了這句話，忽然停笑，點了點頭，跟着向東莞王直衝過去。

他跟東莞王相距只有五六步，俯頭直衝，來勢非常兇悍，看來他的頭顱一定經過苦練，然後有胆把它看做武器的，事實上，頭顱由硬骨做成，肚腩只是一塊肉，難以抵擋，何況那個乞丐突然進攻呢，更加不易招架了，可是，

東莞王另有一套，不慌不忙，他的左手仍然托住那一籠心愛的相思雀，外江乞兒，俯頭疾衝，他的頭顱對正肚腩，正合心意，他忽然肚腩一縮，同時馬步畧轉，本來他是斜斜地對着勝昌舖面者，那時變成朝着大街那邊，經過一閃一縮，外江乞兒的衝勁打消了許多，但却沒有向前跌跌撞撞的，直衝過去，那個頭顱就像如磁吸鐵似的被東莞王的肚腩吸住，無法動彈，甚至想用左手或右手握拳攻勢，仍是辦不到，因爲他的頭顱被東莞王的肚腩吸實，身上變成軟綿綿，有手有脚，但却無法展開攻勢。

東莞王閉氣使用內勁吸住對方的頭，但却不能持久，他雙手頻頻揮動，着力站在外江乞兒背後的人閃開，各人逃命，人叢剛剛閃開，露出一條通道，東莞王就把肚腩向前一挺，只見那個外江乞兒給肚腩一縮一挺的內勁所推，突然退後幾步，倒地打滾，如果站着看熱鬧的人沒有走開，恐怕有幾個人給他撞跌。

照理外江乞兒給他擊退，就有些損傷，但在事實上，他却毫無所傷，滾了幾滾，他就慢慢的站起來，休息片刻，怒火攻心，大聲說：「你使用詭計吃住我的頭顱，我要用拳脚跟你算賬，報一箭之仇！」

說完，人到拳到，以連環鴛鴦掌和掃堂腿進攻。

東莞王看見他的攻勢凌厲，恐怕傷了籠中的相思雀，連退七步，先把那個鳥籠放在勝昌山貨店的橫櫃之上，然後轉身迎戰。

他剛剛轉身，那個外江乞兒已經向他直撲過來，使出峨眉派的殺手，「狂風掃葉」，左右兩個手掌連環劈去，跟着轉身用後脚撐出。

東莞王閃了那一招，橫櫃是柚木製成，非常結實，但給那個外江乞兒的脚撑了一下，登時爆開，可見他的拳脚也是很有斤両的，並非平凡之輩。

東莞王剛剛閃開，他就突然用二龍爭珠的毒招，再度搶攻，想把東莞王的一雙眼睛挖出來。

這一招本來是在貼身打鬥的時候才可以施展的，不過，峨眉派的二龍爭珠却另有一手，距離三四步，忽然搶前，右手平伸五指，掌心向天，對正敵人的胸部劏去，快要接近心窩，然後把它化掌爲指，本來是掌心向上的，那時變成掌心向下，而且疾忙把五指收縮，僅剩食指和中指，向下邊揷到上邊去，封住對方的一雙眼。

這一招有幾種變化的，因爲他僅用右手出擊，那一隻左手隨時可以發招，如果對方用普通的拳脚去擋住它，飛揷過來的右手，就會給他的左手乘虛而入，上則劏喉，下則劏腰，那個外江乞兒苦練過鐵劏手，五指平伸的時候，那幾隻手指合攏，食指和尾指一樣長，形如鐵劏，十分厲害，如果東莞王的肋骨給他劏中，當堂折斷，東莞王係少林派的正宗拳脚，怎會怕他呢？只見東莞王身型一閃，閃到他右拳之外，然後用右手由下邊兜到上邊去，撥開他的二龍爭珠那一招，於是，外江乞兒的攻勢就化爲烏有，雖然他的左手隨時出擊，但因東莞王已經閃到右邊去，他的左手失去了攻擊的對象，發招再快也沒有用。

這一招閃避及時，而且閃到敵人的右邊去，再閃就在他的背後，東莞王憑着一閃一格，佔盡了上風，單是這一招「伏虎手」，已經看到他的本領。

所謂伏虎手，連消帶打，他的右手格開對方二龍爭珠那一招之際，並非採取急攻，而是貼住對方右臂，化爲五爪金龍，使勁一握，又再一沉，於是，外江乞兒的右臂發生劇痛，整個人不自覺的蹲下來，那時他的左手雖然空置，但却無用武之地，百份之百的打輸了。

站着看熱鬧的人，目睹此狀，齊聲喝采。

東莞王不想令那外江乞兒太過難堪，右手一揚，這傢伙就向後倒退兩步。

那個外江乞兒先用頭捶進攻，打輸了一次，那時他改用峨眉派的毒招，二龍爭珠，又輸一次，照理應該知難而退，偏就那麽古怪，此人好像一生不服輸似的，剛剛站穩，便又盛氣凌人，大聲叫喊，想再打一次。

旁觀者譁然，正想把他驅逐，東莞王立刻打手勢，禁止各人不得輕舉妄動，然後注視那個外江乞兒，問他還想要些甚麽。

此人冷然說：「我是湖南的潘鐵頭，今天敗於你的鐵肚之下，照理應該服輸，但因剛才我不知道閣下武功超著，只以半力出擊，以至鐵頭給你的肚腩吸住，如此打鬥，就算輸了仍不心甘，現時我很想用鐵頭再撞一次，此次撞擊，必傾全力，盼望閣下容許我再打一次，只用鐵頭，並不伸手踢脚。」

東莞王聽了，臉露微笑，說道：「潘鐵頭，剛才你用頭捶撞我，只發半力，我也是用半力迎戰，互相抵消，假如你再用頭捶進攻，我就傾全力迎戰，你仍然是打輸的，還是就此罷手吧！」

他說得有理，怎料自稱潘鐵頭的外江乞兒聽了這句話，反而發生誤會，以爲對方不敢應戰，站着賴死不走，大呼小叫，態度囂張，東莞王迫於接納他的請求，大聲說：「只打這一次，你用盡全力撲攻吧！如果我有意左閃右閃，不敢應戰，那就算我輸掉。」

潘鐵頭聽了大喜，他並非立刻撲攻，而是向後轉身走開，旁觀者暗自稱奇，只見他走了二十多步，然後疾忙轉身，向東莞王迎面衝撞過來，攻勢極速，如箭離弦，那雙脚奔走如飛，剛到東莞王臉前六尺，便即俯首直衝，那個鐵頭對準東莞王的肚腩，直撞過去。

因爲他這次傾全力撲攻，而且是疾走二十多步，然後撞擊，來勢洶洶，看熱鬧的人都替東莞王捏一把汗，怎料東莞王胸有成竹，這次他並不像剛才那一次微微閃側，且用肚腩吸住對方的鐵頭，而是退後兩步，把渾身氣力集中在肚腩之上，向前一挺，實行硬鬥硬。

東莞王這一招是出奇制勝的，如果他站在原處，潘鐵頭的頭顱撞來，他便會承受百份之百的撞擊力量。

他退後兩步，對方的攻勢就減弱了許多，那時再用鐵肚向前一挺，由於他苦練內勁，肚腩堅實無比，就算給人用木棍亂打，打到棍折臂痛，他的肚腩仍然沒有損傷，故此他很有把握取勝。

果然不出所料，鐵頭和鐵肚一撞，便分勝負，潘鐵頭登時倒地打滾，隨即寂然不動，額角有些血絲沁出來，各人看了，大驚失色，東莞王說：「各位街坊，不必担心，我用鐵打藥替他敷治，便無大礙，他的傷勢，只是皮外損傷而已，就算暈倒，不過片刻，就會甦醒過來的。」

說完，他就解衣從袋裏拿出一包鐵打藥粉來，洒在潘鐵頭的額角受傷之處，然後伸手在他的穴道按摩。

不過一會，潘鐵頭大叫一聲，睜開雙眼，他甦醒了，但却渾身發軟，當然無力再鬥，周昌看了，樂得心花怒放，走過去給他五元，還叫伙記扶他到牆邊坐着休息，然後，東莞王回到勝昌山貨店喝酒，那一場街頭比武，已經落幕。

所有街坊先後散去，東莞王喝了一杯酒，畧談數語，便返王舘，照常授武。

雖然這一次給他擊倒的人只是一個乞丐，但是，僅用鐵肚迎擊鐵頭，而且連續受擊兩次，俱是穩操勝券的，那就不尋常了，故此，該

事發生之後，王德的大名就不脛而走，以前有許多人喚他做王先生或東莞王的，後來全部改稱王鐵肚。

人怕出名豬怕壯，世事往往如此，因爲他姓王，街坊好像開玩笑似的，把他稱做東莞王，別的拳師聽了，並不覺得怎麼，至於王鐵肚，那又不同了，分明說他的肚腩硬得像鐵，武功高人一籌，因此之故，便有些拳師認爲他太過招搖，想辦法與他較量高下，務求把他的鐵肚打傷。

當時在隣街有一間武館，由姓蘇的師傅坐鎭，此人的名字很易記憶，因爲他單名一個東字，跟蘇東坡相差只有一個坡字，蘇東的拳術有些泰國拳的意味，剛剛發招，便撲到對方臉前一兩尺那麼近的距離，跟着拳腳齊施。他最擅長用手踭撞擊，另外用膝蓋骨碰撞，由於他貼身出擊，並非距離很遠，沒有作戰經驗的拳師，實在不知道如何抵擋，很容易給他打傷，他也沾沾自喜，一來他本人也是拳師，設館授徒，眼見有些徒弟從蘇館走到王館那邊習武，太過失威，二來他認爲任何人的肚腩不會堅如鐵石，只消他的單掌拍打，便使對方肚裂腸爆，故此他斗胆向東莞王挑戰。

蘇東一向牛頸，想到就做，並不計較效果，那天他直趨東莞王武館門外，站定腳步，然後派徒弟走進王館，通知東莞王，說是有人挑戰。

東莞王聽到有人挑戰的消息，便即率領幾個徒弟，走出門外看看，一眼就看見他是隣街的蘇東，抱拳行禮，說道：「鄙人王德，一向跟蘇師傅沒有過不去，相隔一條街，各有各搵食，不知蘇師傅駕臨敝館有何賜教？敬請解釋幾句。」

東莞王說得這樣謙虛，照理蘇東不應該發怒，可是，蘇東盛氣凌人，根本上他就不會把王德看在眼裏，故此他聽了就說：「王德，今天我找上門來，並非你有甚麼事情開罪我，只是想叫你把王鐵肚的大名拋開，只用王德或東莞王這個名稱。」

東莞王哈哈大笑，說：「蘇師傅，你說得十分奇妙，所有綽號都是別人無意中說出來的，我怎樣能夠禁止別人不說呢？再者，王鐵肚這個綽號實在難聽，要是有人當面這樣稱呼，我一定加以糾正，不必閣下關心。」

蘇東聽了，怒火更盛，說：「我不信有人用鐵肚可以打贏一個懂得武功的人，就算是乞丐，也難操勝算，因爲肚腩只能採取守勢，並非拳頭，不能夠伸出來，你當日如何擊倒那個外江乞丐潘鐵頭呢？除非你說得清清楚楚，我認爲滿意，然後走開。」

東莞王很冷靜的說：「我能否打贏那個自稱是潘鐵頭的乞丐，與你無關，如果你爲了此事登門查問，形同挑戰，那就太過魯莽了，快些走開！」

蘇東怎能忍受呢？他大喝一聲：「我正想挑戰！東莞王，你的死期到了！」

說完，他就揮拳出擊，一個箭步，標埋東莞王的身邊。

蘇東的拳腳是很凌厲的，他直衝過去，雙拳齊出，向東莞王的額角打下去，那是最有威力的牛角捶，那時，東莞王已經早作準備，立刻使用一招童子拜觀音，連消帶打，去拆開他的拳路。

所謂童子拜觀音，即是把自己的一雙手合攏，好像一個小童向佛像敬禮，但却是兩隻手合攏的，十隻手指朝天，那一招來抵抗由左右兩邊攻擊過來的牛角捶，再好也沒有了，因爲它在中路出擊，突然左右手一分，撥開對方的兩個拳頭，跟着雙掌出擊，變成鐘鼓齊鳴，那兩個手掌向對方的一雙耳朵拍打。

蘇東渾身本領，準備對方接招，即時飛起一條穿心腿，或者用掃堂腿出擊，殊不料給東莞王這樣就破了他的招，耳朵受擊，一陣強大的震撼，他沒法支持，轟然一聲，就此倒了下來。

他剛剛倒地就攤開了一雙手，雙腳也是分開的，看來好像一個「大」字，這副模樣，反映出他已經受了傷，在場目擊的人，看見東莞王這樣快就擊倒一向極有名氣的教頭蘇東，十分佩服他的本領，可是，忽然看蘇東受擊，躺在地上，一聲不响，顯然是閉了氣，便又吃驚起來，紛紛把驚疑莫定的目光投在東莞王的臉上。

東莞王也想不到自己發招一時之間出手太重，打傷了蘇東，也覺得難過，不過，蘇東受傷已成定局，他只有吩咐徒弟把蘇教頭放在竹床上面，抬進王館裏面放置，立刻用還魂丹冲酒灌飲。

跟着施展提氣之法，仍用雙掌按住蘇東左右兩隻耳朵，慢慢的扯吸，希望憑着那一股剛強無比的內勁把蘇東的血脈提升起來，不至於危及心臟。

閉氣可以活下去，如果血脈停滯，就使心臟積血，無法再活。

東莞王僥倖有少林眞傳的提氣法，憑着這一招，救回蘇東一命。

本來蘇東登門挑戰，自取其辱，打輸之後還要東莞王負責醫治，使他復元，照理他不應該怨恨東莞王，但在另一方面看，他却是加深了對東莞王的仇恨，再又因爲他捱打，傷及要害的一場比武，傳到外邊去，本來是他武館裏面的徒弟，紛紛投入王館，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意。

有了這兩種原因，蘇東在傷癒之後，就跟他的幾個門徒商量，打算出其不意偷襲，使東莞王身受重傷，一生不能夠靠拳腳度活。

那時在廣州的苦力，也分做幾幫，蘇幫的徒弟當中就有幾個是苦力大哥，他們不分皂白，認爲東莞王蓄意打傷蘇東，目的在奪取蘇東的地盤，教授拳脚，認爲他們應該仗義勇爲，聯結苦力，一致出擊，抵抗東莞王的壓力，此念一起，便由三個蘇東武館之下的徒弟，到外邊召集，共有四十多人，打算把他們用來担菓菜的竹升看做武器，向東莞王圍攻。

他們花了一個星期之久，計劃此事，認爲一切佈置就緒，然後動手。

當時天氣已經踏入仲夏，沒有冷氣，就算茶居和酒家都是很熱的，東莞王身型肥壯，熱上加熱，就算早晚到茶居品茗，仍然帶着一條又長又闊的浴巾，準備抹汗。

他習慣了僅穿笠衫長褲，把那條浴巾搭在肩膊上面，有汗的時候就抹，早上那一餐茶，他習慣了在得心茶樓品茗，至於中午，他却喜歡到一德路的石室之前洛城林茶樓品茗，那天，驕陽如火，非常炎熱，他一個人到該處品茗，沒有帶雀，飲茶之際，因爲那一間茶樓，地方太細，顧客不少，舊式的風扇是用人力拉來拉去的，靠它扯風，風力不大，愈坐愈熱，窗外沒有絲毫涼風透進。

東莞王喝了兩壺濃茶，汗出如雨，他的一條浴巾，頻頻抹汗，抹到濕透，幾乎可以扭出水來。

在洛城林茶樓喝了午茶，跟幾個熟朋友談天說地，分手出門，那時已經是下午兩點鐘過外。

東莞王步行至靖海門之際，該地接近菓欄菜欄，當時又係四鄉輪渡泊岸的時間，有許多苦力到碼頭用竹升抬起生菓青菜，沿路進入市區，穿梭往來，源源不絕。

一般而論，那些苦力如果迎面而來，行人例必閃避，假定他們抬着一大籮生菓蔬菜，從背後奔走過來，俱是大聲叫喊的，免得撞傷了途人。

這是事實，那種苦力多數練過武功，奔走之際，非常快速，如果他們爲了閃避途人，便會處處窒步，對他們來說，那是極不方便的，苦力一向就恃着人多勢衆，不肯讓步，如果他們在背後奔走過來，大聲斥喝，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勢如奔馬，萬一有些行人閃避不及，給他們撞倒，也是各安天命的，不過，一般來說，行人總是聽到大喝之聲，自然會轉身望望的，看見苦力抬着瓜菜直衝過來，然後躲閃，仍未爲遲。

這種情況，東莞王已經習慣成自然，甚至聽到腳步聲响，也知閃避，苦力不必開聲，他已經閃在一邊，他的年紀只有四十多歲，聽覺仍未退化，兼且夜間練武多年，眞個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就算在行人擠迫的地方，也能夠憑着聽覺去分辨背後走動之人是否貼近身邊，故此，他跟苦力從來沒有發生糾紛，可是，那天，由蘇東發動的苦力想集體圍攻，那就不同了。

蘇東的幾個大徒弟分別抬着瓜菜，由大街轉入小街，又出小路，向前奔走，眼見東莞王就在前面十多尺之遙的地方緩步而行，他們喜出望外，故意一聲不响就向東莞王左右兩邊直衝過去。

那些瓜菜如果有百斤過外，分別放在兩個竹籮裏面，把竹升挑着它走動，那種攻勢就不是很强勁的。

因爲竹升的壓力太大，用竹升伸出來的一截向前衝刺，有了一百幾十斤瓜菜拖累，便不能夠衝得太快。

故此，那些苦力所抬的只是一個空籮，看來好像滿籮是生菓瓜菜，實際上只有一個爛蔴包遮住。

既然兩個空籮分別吊在兩枝竹升之下，突然向前一標，它沒有重物牽累，標力極强，而且係集中前後兩人的臂力一齊標過去，更加犀利。

兩枝竹升，一枝向東莞王左邊腰間標過去，另外一枝則向東莞王的右腰出擊，照情形看，東莞王的輕功有限，且又身型胖碩，既不能及時跳開，又不能用雙手抵抗兩枝大竹升，只要其中一枝竹升標中他的肋骨，東莞王就會倒下來。

那些苦力一共有四十多人，分別携帶着竹升，隨時出動，假如東莞王倒在大街上面，沒有人救他，給如狼似虎的苦力們圍攻，不死也受重傷。

情勢極度危急，四個苦力都是練武多年，武功方面有些斤両，而且是偷襲，他們的竹升在東莞王背後四五尺那麼近的距離然後標出去，而且分別向左右兩邊標出，東莞王的眼睛如果睇得見左邊，就無法望見右邊，反之，他向右邊窺望，則又無法閃過左邊的竹升，看來確是很難閃避，故此，負責打頭陣的四個苦力，樂得心花怒放，以爲東莞王這回必然受擊倒地了。

殊不料東莞王聽到背後步聲有異，突然轉身，那條濕透了的浴巾，竟然變成武器，向橫飛舞，先把左邊的一條大竹升捲住，順勢一拉，那兩個苦力就站不住脚，跌跌撞撞的向前仆倒，由右邊標過來的另外一條竹升，却失去了目標，向兩個苦力當中的一個攔腰撞過去，突然慘叫一聲，他就倒地打滾，雙眼朝天，因此之故，其餘的三個苦力，急急忙忙的俯伏下來，設法搶救他，暫時沒有人向東莞王展開攻勢了。

東莞王不知道他們想集體毆打，要他的命，雖然一招救回了自己，但仍憤憤不平，手中仍然抓住那條大浴巾，冷然說：「朋友，担瓜担菜，橫衝直撞，想撞死人乎？」

那三個苦力當中有一個人武功較好，聽了立刻站起來，接口說：「我們錯手打傷自己人，與你無關，你是否想打過呢？」

這句話剛剛說完，他就揮拳出擊，一招掛捶，由頂上冚下來，東莞王看見他出乎就用重拳出擊，如果他的手脚慢了一下，前額給掛捶冚到正，立刻頭爆身亡。

本來他不是很憤怒的，看見對方發招就如此毒辣，不覺怒火攻心，向斜裏一閃，就把那條大浴巾看做軟鞭使用，右手向上揮舞，左手鬆開，它便在對方左右兩拳之間穿過，拍的一聲，打中半邊臉孔。

那個苦力姓蘇，單名一個楠字，亦即蘇東的疏堂兄弟，蘇楠突然覺得左眼一陣劇痛，雙手掩住臉孔，向後飛奔，一邊走一邊喊救。

那是他的訊號，任何人大聲喊救，表示東莞王已經發招，立刻展開一場打鬥，那時，他自己左眼受傷，不能再鬥，索性依照原定計劃，轉身向後奔走，狂叫救命。

四十多名苦力已經早作準備，聽到喊救之聲，便即密集過來，把東莞王團團的包圍在核心之內。

至於負責救活受傷的苦力的那幾個人乘亂把傷者抬着走開，於是，東莞王的目標更加顯著。

四十六人俱是手持竹升的，喊打喊殺，向東莞王拚命攻打，勢如萬馬奔騰。

東莞王知道幾十人打一個，對方雖然人多勢衆，但却有些顧慮，担心打傷自己人，再者，竹升可以迎頭痛擊，又可以向橫攔腰一掃，但因幾十條竹升一齊出擊，擠在一起，那就失去原有的力量，變成花槍，只是直標過來，那樣子比較容易應付，東莞王閃電般把浴巾拉緊，突然蹲下來，向上打出，那條浴巾就像是軟鞭似的捲住一條竹升，順勢一拉，那條竹升就從這家伙的手中脫手飛出來，橫掃千軍，擋開另外衝過來的四五條竹升。東莞王順勢向前倒地打滾，避開另外衝過來的幾條竹升，仍以仙女散花的一招應戰，把那條大浴巾向竹升捲過去。

因爲竹升從四方八面直標過來，只要其中有一條竹升給大浴巾捲住，又再使勁一拉，那個人就算抓得緊竹升，也會給他拉跌，連人帶竹升飛到另外一些人的中間，給別人的竹升打中要害，像殺猪般慘叫起來。

如是者打鬥一會，對方有七八個人受傷，地上跌下了十多條竹升，其餘的苦力嚇呆了一雙眼，正在無法決定繼續進攻與否，東莞王的徒弟已經聞訊飛奔到來，而且在武館之內取得單刀花槍之類的武器，自遠而近，殺聲震天，幾十個苦力知道，僅憑竹升，絕非刀槍的對手，不敢戀戰，大喊一聲，便即轉身向後飛奔，好像一窩蜂似的逃開。

東莞王的徒弟想追趕上前，大殺三方，但給東莞王高聲斥喝，制止他們厮殺，於是，結束了這一場龍虎鬥。

東莞王僅憑一條大浴巾戰勝了四十多個携帶竹升的苦力，實在是相當凑巧的，他在事後對朋友說知，如果那天不是熱到大汗淋漓，汗水濕透了浴巾，那條浴巾就無法捲住一枝竹升，就難以取勝。

不管怎樣，東莞王以寡敵衆，居然殺出重圍，的確有些本領。

此後，他的大名就更加响噹噹，仍是以前一樣，有人把他尊稱做東莞王，亦有人把他稱做王鐵肚，至於她的眞姓名王德，反爲沒有甚麼人知道。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曹若冰・文
盧令・圖

一刀斬



前文提要： 上因書至西門堡主、江阿郎、萬事通等正圍坐書房，突有一線烏芒穿窗直射萬事通背心，江阿郎手快，把來襲烏芒抓住，縱身出房，把刺客擒下，後獲知刺客爲幽靈門主所迫而遽施暗算，江阿郎縱之使去，事後，西門玉霜埋怨江阿郎，不該在刺客未說出幽靈門總壇所在便縱之離去，江阿郎裝作恍然，猛一頓足，自責糊塗，但他却說不過——萬事通立即截口說，我什麼都不知道，這事我帮不上忙，江阿郎不再多說，便着谷亞男隨他往訪幽靈門下落，萬事通見狀，忽大笑道：江兄弟別見怪，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傳功療劇毒　挾威審眞情

「哼！」西門玉霜嬌嗔地道：「你就是老沒正經！」

吳博智嘻嘻地笑了笑，轉向江阿郎說道：「那『幽靈門』總壇地方實在非常隱秘難找，一時也說不淸楚，等會兒我畫出一地形圖來交給你好了！」

江阿郎點頭抱拳一拱，道：「如此，我這裏就先謝謝了！」

吳博智笑說道：「別謝了，只要你心裏不罵我『老狐狸』就好了！」

江阿郎道：「晚輩不敢！」

谷亞男俛首斂衽一福，嬌聲說道：「女兒也謝謝義父！」

吳博智哈哈一笑道：「乖女兒，妳也別謝了，爲了妳爹，義父這是應該的！」

至此，「幽靈門」的總壇地點所在算是沒有了問題，衆人頓然全都雙眉舒展，心情開朗了！

這時，太陽經已升起了老高。

衆人全是一夜未睡，都該略事休息一下。

西門天豪抬眼望了望窗外，正要吩咐徐理仁去命人整理一下客房，讓大家略事休息。

西門玉霜突然又開了口，說道：「爹，女兒現在要提出那適才之前，暫時保留的『賠償』的權益了！」

西門天豪微怔了怔！點頭說道：「好，妳說吧！」

西門玉霜道：「爹，您昔年曾經救過『鬼諸葛』的性命，有恩於他，是麼？」

西門天豪目光一凝，道：「妳問這個幹什麼？」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說道：「聽說他爲了不願欠人恩情，曾自請追隨爹爲奴三年報恩，三年後便恩情兩消，因爲爹不答應，他便將生平視如性命的兩塊信物送了一塊給爹，有這回事麼？」

西門天豪點了點頭，道：「有這回事，妳可是想要那塊『報恩信物』？」

西門玉霜道：「女兒正是想請爹將它賜給女兒！」

西門天豪雙目倏如電射灼灼凝注地問道：「妳突然要它，想幹什麼？」

「女兒有用。」

「什麼用？」

「這個……爹，您暫時別問可好？」

「那不行！」

「爹不肯將它賜給女兒麼？」

「其他任何事情爹都可以答應妳，唯有這個不行！」

西門玉霜雙眉微蹙地眨眨眼睛道：「爹，您請放心，女兒可以向您保證，決不會用它去威脅難爲『鬼諸葛』的！」

西門天豪頷首一笑道：「這個爹知道，妳是爹的女兒，爹豈會不知道妳的性情爲人，也知道妳決不會用它去威脅難爲『鬼諸葛』，但是……」

話鋒微微一頓，正容說道：「妳應該明白，爹並非施恩望報之人，當年收下他這『報恩信物』乃是迫不得已，也從未打算用它如何，以爹武林『第一堡』堡主的身份，倘然用此信物要『鬼諸葛』做什麼，豈不貽笑天下武林，所以，妳必須先說明用途，讓爹考慮以後，才能決定是否可以給妳？」

西門玉霜道：「爹，這件事並不是女兒不肯先說明用途，而是……」

江阿郎突然明白西門玉霜要那「報恩信物」的用意，輕咳一聲說道：「西門姑娘……」

西門玉霜立刻截口說道：「江大哥，這不關你的事，你別開口！」

江阿郎兩道濃眉不由微微一蹙！

西門天豪一見這情形，他雖然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但心中已經猜料到事情必與江阿郎有關，遂卽目光一凝，問道：「玉霜，此事可是與江少俠有關？」

西門玉霜眼珠兒轉了轉，微一點頭道：「爹，江大哥前些日子斬殺了『十邪』中的查老六，其他九個也都各被廢去五成功力！」

「哦！」西門天豪道：「這與『鬼諸葛』又有何關？」

西門玉霜道：「這事本與『鬼諸葛』無關，但是其他『九邪』爲了要替查老六報仇，已

決定不惜傾盡所有財富，聘請『鬼諸葛』與『黑心毒魔』二人聯手，使用詭計與劇毒陰謀對付江大哥！」

西門天豪微一沉吟道：「妳可是想用那『報恩信物』去攔阻『鬼諸葛』？」

西門玉霜搖頭道：「不是，女兒想以『報恩信物』請『鬼諸葛』跟隨女兒三個月，這樣他便不會得被『九邪』他們聘請，與『黑心毒魔』聯手對付江大哥了！」

西門天豪沉吟地道：「可是，三個月以後呢？」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道：「爹，三個月的時間雖然不算長，可也不能算短，其間會有變化的！」

西門天豪凝目道：「妳的意思是說三個月之內……」

西門玉霜含笑接口道：「爹，現在先別問，您請拭目以看好了！」

江阿郎突然說道：「西門姑娘，這件事妳也應該先問問我的意見才對！」

西門玉霜眨眨眼睛道：「你有什麼意見？」

江阿郎道：「我不同意！」

西門玉霜一怔！道：「爲什麼？」

江阿郎搖頭道：「沒有爲什麼，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西門玉霜眼珠兒微轉地道：「江大哥，凡事不能沒有道理，你總得說出道理來才是！」

江阿郎道：「我的道理就是我的事情，應該由我自己來解決！」

西門玉霜笑笑道：「你可是不願意欠別人的人情？」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人情債實在很不好還！」

西門玉霜一雙眉鋒微微一蹙，說道：「江大哥……」

江阿郎接口說道：「西門姑娘，我不相信我對付不了一毒、一計他們兩個！」

吳博智突然輕咳一聲說道：「江兄弟，我可以說句話麼？」

江阿郎道：「如果是想勸我同意的話，你最好是別說！」

吳博智淡然一笑道：「我不是要勸你，而是要請教你幾個問題！」

江阿郎道：「如此請說！」

吳博智兩隻小眼睛眨了眨，說道：「我請問，目前你有什麼事麼？」

江阿郎愕然一怔！說道：「目前我有什麼事？」

吳博智笑笑道：「我問你，目前你可是身受上官先生重托，要救人並追回那張藏寶圖，是不是？」

江阿郎道：「不錯，現在只等你將『幽靈門』總壇所在的地形圖畫出後，我便立刻按圖前往！」

吳博智點了點頭道：「如此我再請問，在你前往『幽靈門』途中，遇上了他們兩個，又是毒又是計向你糾纏施展殺手，你怎麼辦？」

江阿郎兩道濃眉倏地一揚，才待開口，但是吳博智却飛快地抬手朝他一擺，說道：「你先別開口，等我把話說完了你再說不遲！」

江阿郎只好將那到了口邊的話嚥了回去，忍住沒有開口！

吳博智緊接着又說道：「我十分相信，憑你的一身所學功力，心智，只要全心全力的應付，絕對不會對付不了他們兩個，不過，你應該明白，俗話說得好，『救人如救火』，在目前，你有那空閒的時間，全心全力的，放手去對付他兩個麼？萬一因此就擱了往救谷大俠的時間，出了意外，我請問，你將如何向上官先生交待？」

這話不錯，也都是實情！

「鬼諸葛」之外，「黑心毒魔」之毒，都是當今武林公認難纏難鬥的人物，如果找上了他，他確實必須全心全力對付他兩個，稍一不愼，便難免身受危難，倘然因而誤了往救谷大俠之事，豈不有負上官先生重托，令谷姑娘失望傷心！

因此，他濃眉不禁深蹙地，默然了刹那，沉吟地說道：「這……倒實在是個很棘手的問題……」

吳博智淡然一笑道：「我可認爲這一點也不棘手！」

江阿郎道：「我請教高明？」

吳博智道：「很簡單，同意玉霜姑娘的辦法就行了！」

江阿郎猶疑地道：「這……」

吳博智小眼睛倏然一翻，道：「這什麼？先不論霜姑娘是出自一番好意，你不該拒絕不同意，就事論事，你的不同意不僅毫無理由，也根本沒有那個權利！」

這話說得江阿郎兩道濃眉不由微微一揚！

吳博智却接着又說道：「江兄弟，你應該明白，那『九邪』兄弟雖已聲言要傾盡所有財富，聘請『黑心毒魔』與『鬼諸葛』爲殺手，聯手殺你替查老六報仇，但那只是傳說，事實眞假尚還不知，況且這一毒、一計二人在武林中的一切作爲，向來只是憑一己之善惡而爲，並非大兇大惡之魔頭，也從未聽說過他二人爲誰賣過命，做過殺手，『九邪』兄弟雖有此心，他二人是否受聘，也尚還是個未知之數？所以，霜姑娘要以『鬼諸葛』的報恩信物讓『鬼諸葛』伴隨三月，作爲歸還報恩信物的條件，這是霜姑娘與『鬼諸葛』之間的事情，這事與你何關？你又有什麼權利反對不同意？」

這番話，說的全是理，也都是事實！

的確，他江阿郎憑什麼反對，有什麼權利不同意西門玉霜這麼做？

靜靜地聽完了吳博智這番「就事論事」的道理，江阿郎不禁默然作聲不得！

吳博智眨了眨眼睛，含笑說道：「江兄弟認為我所言合理麼？」

江阿郎點頭道：「前輩高明，晚輩無話可說！」

吳博智笑了笑，說道：「這麼說，你是同意了？」

江阿郎笑說道：「一個『理』字能壓死人，我能不同意嗎？」

吳博智哈哈一笑，倏然轉望着西門玉霜說道：「霜姑娘，這回妳得要好好謝謝我老頭兒了吧？」

西門玉霜笑道：「怎麼，你可是想趁機勒索？」

吳博智笑說道：「霜姑娘，趁機勒索這話太難聽了，說實在的，我老頭兒此來想向妳討樣東西！」

西門玉霜道：「你想討什麼？我有什麼東西值得你討的？」

吳博智道：「我想向妳討一粒『妙手回春』送給妳的『回春丸』！」

西門玉霜一怔！道：「你要『回春丸』幹什麼？救誰？」

吳博智道：「救我老頭兒自己！」

西門玉霜詫異地道：「救你自己？」

吳博智點頭道：「我中了毒！」

「你中了毒？」西門玉霜雙目微睜，道：「是什麼人？竟敢對你下毒？」

吳博智搖頭苦笑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不過……我老頭兒已經仔細想過，放眼當今武林，除『幽靈門』外，大概沒有別人！」

西門玉霜沒再說什麼，伸手入懷取出了一隻小玉瓶，瓶裏只有三顆顏色青翠碧綠的藥丸，打開瓶蓋倒出一粒，遞給吳博智。

吳博智接過「回春丸」，立卽轉向江阿郎說道：「江兄弟，現在要請你幫幫忙了！」

江阿郎道：「前輩請吩咐。」

吳博智道：「這『回春丸』雖然可解百毒，但藥力發散甚慢，大概需要兩個對時才除淨體內之毒，所以我想請江兄弟於我服藥之後，立刻替我遍拍全身三十六大穴，並以『乾元神功』助我一臂之力，發揮藥力功效，如此，有兩個時辰，我體內之毒，便可完全除淨了！」

江阿郎點頭道：「晚輩遵命！」

語聲一頓，轉朝西門天豪說道：「堡主，晚輩請借一間客房一用。」

西門天豪點點頭轉對徐理仁說道：「徐兄，請你去招呼一下！」

徐理仁躬身應命，朝江阿郎和吳博智說道：「江少俠，吳兄，請跟在下來！」

話落，舉步在前帶路走出書房，往客房而去。

× × ×

客房內。

床上，椅子上，吳博智與江阿郎分別盤膝趺坐着，閉目行功調息。

客房外。

項君彥，谷亞男和「金銀雙鞭」靜靜肅立，凝神戒備地為江吳二人護法！

這時，「飄雨劍」西門玉霜已恢復女裝。

她穿着一身紫衣紫裙，長裙曳地，腳步輕盈，身形嬝娜地走了過來；走近谷男亞身邊，探首朝房內望了一眼，悄聲問道：「谷姊姊，江大哥他們已經完功了麼？」

谷亞男點頭說道：「都正在行功調息，大概就快要醒來了。」

說話間，江阿郎已調息完畢，緩步走出房來，乍見西門玉霜恢復女裝，神情不禁一呆，雙目直楞楞地望着西門玉霜！

西門玉霜嬌靨不由陡地一紅，嬌嗔道：「江大哥，你怎麼了？這樣看着我！」

江阿郎倏然驚覺地吸了口氣，搖搖頭說道：「沒有什麼，姑娘這一恢復女裝，實在太美了！」

這話，要是出自別人之口也許沒有什麼，但出自江阿郎之口就不同了。

西門玉霜心裏不禁有着難以言喻的喜悅，感覺甜甜地！

不過，她心裏儘管甜甜地，一張嬌靨兒却更紅地，螓首低垂地含羞說道：「江大哥，你怎麼取笑起我來了，我那有谷姊姊……」

谷亞男連忙接口笑說道：「霜姊姊，江大哥誇讚妳，妳怎麼扯上我了……」

西門玉霜螓首微抬，說道：「谷姊姊，我說的是眞心話呀！」

谷亞男嫣然一笑，才待開口，江阿郎已岔開話題的說道：「西門姑娘，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西門玉霜美目一凝道：「江大哥，什麼事情？你只管問好了。」

江阿郎道：「關於令尊突然前來洛陽的事情，姑娘能見告麼？」

西門玉霜微一沉吟道：「江大哥，你知道『遼東七雄』麼？」

「遼東七雄？」江阿郎一怔！道：「令尊此來是為他七個？」

「是的。」西門玉霜點頭道：「不知為何他七個竟連續挑毀了本堡開設在唐沽、天津兩處的生意，並殺了十多個人！」

江阿郎濃眉微揚了揚，道：「他七個知道那兩處都是貴堡的生意麼？」

西門玉霜道：「可能知道。」

江阿郎道：「這麼說，他七個是存心找麻煩與貴堡作對的了？」

西門玉霜道：「據我爹說，他七個向在遼東地方活動，本堡屬衆從未有人去過遼東，也從未有人與他七個有過任何過節怨濂！」

江阿郎目中突然閃過一絲凜人的寒芒，說道：「他七個好大的胆，竟敢忘了我的告誡，不但沒有改過重新做人，反而變本加厲，跑到關內來行兇殺人，看來去年我在遼東沒有廢了他七個，實在是個極大的過錯！」

話鋒一頓卽起，問道：「他七個可是已經來了洛陽？」

西門玉霜點頭道：「據本堡屬下馬魁的消息，他七個都來了洛陽！」

江阿郎道：「知道他七個落脚地點麼？」

西門玉霜道：「據說是在陳家巨宅，可是昨夜徐伯前往暗探，却未曾見他七個人影！」

江阿郎微沉吟道：「那陳家是何許人？」

西門玉霜道：「是個破落戶，據說老主人夫婦雙亡，少主人是一男一女，都已外出多年未歸，目前整座巨宅只有一個老僕看守！」

「哦……」

適時，吳博智也已行功調息完畢，睜開雙眼，一躍下地走出房來。

江阿郎立刻含笑問道：「前輩現在感覺如何，已經完全無礙了麼？」

吳博智點頭說道：「不但是劇毒盡除，而且功力又增進了一大步，江兄弟，老朽生平可說從未欠過人的恩情，這回可是欠定你的！」

江阿郎笑說道：「些許小事，晚輩理當效勞，前輩請勿放在心上……」

吳博智倏然肅容接口說道：「江兄弟，雖說大恩不言謝，但是老朽可仍要先略表內心的謝忱！」

說罷，身子一躬，就要拜下。

江阿郎連忙側身伸手架住，說道：「前輩快請不要如此，這樣豈不要折煞晚輩麼！」

吳博智用力往下掙了掙，但那能拜得下去，只得笑說道：「江兄弟，你既這麼說，那我也就不說甚麼了！」

江阿郎微笑開口道：「你本來就甚麼也不該說！」

吳智博兩隻小眼睛眨了眨，道：「但是有句話我還是非得要說不可，江兄弟如不嫌棄，便請改掉那『前輩』的稱呼，叫我一聲老哥哥就可以了！」

江阿郎搖頭道：「這……怎麼可以，長幼有序，晚輩如何能夠越禮！」

吳博智正容說道：「這有甚麼不可以的，我雖然比你痴長了幾歲，但若論武林輩份，令師與家師乃是同輩，我和你也是同輩，兄弟相稱乃屬應該，有何越禮？」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皺，道：「前輩所言雖然……」

吳博智截口說道：「你別但是了，除非你是嫌棄我，不願意與我論交，那我就沒話好說了！」

這麼一說，江阿郎還能再說甚麼，因此，他默然了刹那，只好點頭說道：「前輩既是這麼說，晚輩也就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吳博智笑說道：「該打，既是『恭敬不如從命』，還有甚麼『前輩』『晚輩』的，不改過來！」

「是，兄弟遵命。」江阿郎笑道：「這樣，老哥哥該沒話好說了吧！」

「嗯！」吳博智道：「這還像話！」

語聲一頓，兩隻小眼睛眨了眨，問道：「剛才你們在談甚麼？『遼東七雄』怎樣了？」

江阿郎道：「他七個不知吃了甚麼仗恃的藥，竟然胆大得跑到關內來逞兇，挑毀了『第一堡』開設在唐沽，天津兩處的生意，並殺了十多條人命！」

「哦！」吳博智望着西門玉霜問道：「霜姑娘知道為甚麼嗎？」

西門玉霜搖頭道：「不知道。」

吳博智眨動着眼睛道：「妳爹也不知道原因？」

西門玉霜道：「我爹此來正是為了要找他七個當面問問明白！」

吳博智微一沉吟道：「妳爹呢？現在是不是正在休息着？」

西門玉霜道：「我爹早已休息過了，現在客廳中和徐伯閒談。」

語聲一頓，眨眨美目問道：「你知道他七個為何入關逞兇的原因麼？」

吳博智道：「知是知道一點，但現在尚還不能完全確定，走！我們到客廳去見了妳爹再說吧！」

話落，邁步當先朝客廳走去！

× × ×

客廳內。

吳博智，江阿郎，項君彥，谷亞男等衆人都分別落了座，坐定，西門天豪首先含笑問道：「吳兄，毒已經完全除淨無礙了麼？」

吳博智點頭說道：「不但已經完全除淨無礙，而且是因禍得福，可惜不知道那位施毒的仁兄是誰？否則，我一定要好好的謝謝他！」

西門天豪一時不明原因，不由微微一愕，問道：「這話怎麼說？」

吳博智一笑道：「江兄弟在替我遍拍全身三十六大穴，行功助我發揮藥力時，他竟以『乾元神功』助我攻通了『任，督』二脈，功力因而增進了一大步，如不是那位仁兄向我施毒，我怎能得此『因禍得福』的機緣，豈不要好好的謝謝他麼？」

「原來如此。」西門天豪這才明白地笑了笑，道：「如今你還要從此沒有你『萬事通』這一號了嗎？」

吳博智搖頭道：「當然不了，否則豈不辜負了江兄弟這番成全的心意！」

西門天豪倏然哈哈一笑，轉向江阿郎說道：「江少俠，你的功勞可不小呵！」

江阿郎謙遜地笑說道：「堡主如此說，晚輩可實在不敢當，其實吳老哥哥適才之言，只不過是句玩笑話，晚輩只是略效棉薄，何功之有！」

吳博智接口笑說道：「江兄弟，你也別謙虛客氣了，雖然我不想否認那確實是句玩笑話，但玩笑的成份只有四分，眞心的成份倒有六分！」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老哥哥這『六分眞心』，可是因為中毒之後，連是怎樣中的毒，下毒之人是誰都不知道，心裏有點害怕了？」

吳博智兩道細眉微微一揚：「江兄弟，老哥哥我闖蕩江湖半生，還從不知道個『怕』字，只是突然想到自己年紀已屆花甲，我這麼專門探人隱私，抓人把柄，算的是那門子名堂？若說為的是名，『萬事通』之名算甚麼名？若說為的是利，到如今仍是孤家寡人一個，上無片瓦存身，下無立錐之地，兩手空空，不名一文，利又在何處？我還在江湖上闖個甚麼？所以……」

江阿郎接口說道：「所以你便因而突然感到心灰意冷，想趁此隱退江湖，找處淸靜地方頤養天年，是不是？」

吳博智點頭道：「不錯，我正是有這個想法！」

西門玉霜美目倏然一眨，說道：「我看，你這個『萬事通』，越老越不通，也越來越糊塗了！」

吳博智兩隻小眼睛忽地一瞪，道：「我怎麼越老越不通，越糊塗了？」

西門玉霜淡然一笑，道：「我問你，你找處淸靜地方，能够淸靜得了嗎？」

吳博智道：「為甚麼淸靜不了……」

他本不是個糊塗之人，話兒出口，心中立刻恍然明白了西門玉霜那句「能够淸靜得了嗎」的意之所指！

於是，他立時細眉一揚，道：「誰敢！誰要是敢不讓我淸靜，我就……」

西門玉霜含笑接口道：「你就怎麼樣？除了揭露那人的隱私，把柄外，你還能剝那人的皮不成？……」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你應該明白，那所學功力不如你的，自是不敢惹你，但是那所學功力比你高，有把握殺你滅口之人，他就沒有甚麼不敢的了，何況……我們先不談別的，就拿你在不知不覺中中了毒，與昨夜那位黑衣人的事實而言，便就是個鐵證，若不是江大哥功力罕絕，眼明手快，此刻你還能坐在這兒說話麼？」

這話不錯，說的全是事實！

吳博智翻了翻小眼睛，倏然哈哈一笑道：「霜姑娘，還是妳細心高明，看來我老頭兒眞是越來越糊塗不行了！」

西門玉霜嫣然一笑，道：「這麼說，我並沒有說錯你了！」

「當然！當然！」吳博智點頭笑說道：「名列當今武林『六俊』第四的『飄雨劍』說的話，如何還能錯得了！」

西門玉霜笑說道：「你先別給我戴高帽子，我問你，有了這兩次的教訓，今後你有何打算沒有？」

吳博智眨眨眼睛說道：「霜姑娘妳放心吧，我已力打消了那退隱之心，今後要好好為武

林正義盡點力量，以不負江兄弟成全之心！」

西門玉霜美目異采飛閃地笑了笑，沒再說話。

本來，她轉彎抹角的說了半天，要的就是吳博智的「今後要爲武林正義盡點力量」這句話，如今目的已達，她還有甚麼好說的！

俗話雖說「薑是老的辣」，但在智慧的相形之下，也有不如少年人的時候！

江阿郎眨了眨眼睛，岔開話題的向吳博智說道：「老哥哥，我們該談談那『七雄』的問題了！」

吳博智點頭一笑，兩隻小眼睛眨了眨望着西門天豪說道：「適才聽霜姑娘說，堡主尚還不知『遼東七雄』爲何突然入關逞兇殺人，挑毀貴堡唐沽，天津兩處生意的原因，是麼？」

西門天豪微一點頭說道：「吳兄知道原因麼？」

吳博智沒有立刻回答所問，說道：「老朽請問，貴堡分佈在北六省各地的生意，總數有多少？」

西門天豪道：「共有三十三處。」

吳博智道：「如果傳令收歇各地的生意，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西門天豪微一沉吟道：「最快也要十天左右。」

目光倏地一凝，道：「怎麼？吳兄的意思可是要我傳令收歇各地的生意？」

吳博智點頭說道：「堡主最好能立刻傳令暫時收歇各地的生意，令所有屬衆全部返回堡內應變，否則各地的生意將會繼續被毀！」

西門天豪雙眉一揚道：「你是說『遼東七雄』他們會繼續逞兇……」

吳博智道：「不單是他七個，如我猜料不錯，他七個只不過是這次行動中的一部份！」

西門天豪心中陡地一驚！睜目問道：「另外還有多少人？吳兄知道麼？」

吳博智搖搖頭說道：「堡主應該明白，『遼東七雄』雖然算得上是名震遼東的好手，但那只是在關外武林，他七個縱然全都吃下了熊心豹胆，跑到關內來逞兇殺人，也絕對不敢一入關就惹上你西門堡主，殺你『第一堡』的屬衆！」

江阿郎心中忽然一動，接口說道：「這麼說來，他七個此次入關，逞兇殺人，挑毀『第一堡』的生意，必是有所仗恃，有計劃的行動了！」

吳博智道：「有計劃的行動是乃必然，但却不是有所仗恃，而是被迫而爲！」

西門天豪正要問「被誰所迫」，但他話尚未出口，江阿郎已點頭笑說道：「老哥哥，小弟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吳博智兩隻小眼睛一瞇，道：「江兄弟你說說看！」

江阿郎道：「他七個的遭遇可能和昨夜的那位黑衣人一樣，對不對？」

吳博智點頭一笑，說道：「對是對了，只是，他們七個實際情況，比那位黑衣朋友，還要糟些！」

江阿郎道：「怎麼還要糟些？」

吳博智道：「那『幽靈門主』除了擄有人質以爲挾持外，並在他七個的身上下了慢性劇毒！」

「哦！」江阿郎問道：「人質都是些甚麼人？」

吳博智道：「老大老二老五的家小，老七的母親！」

西門玉霜道：「你怎會知道這麼淸楚的？是『七雄』他們自己告訴……」

吳博智含笑接口說道：「霜姑娘，我要是不知道，『萬事通』的金字招牌，豈不眞砸了麼？」

西門天豪眉鋒微蹙地說道：「這麼說來，『遼東七雄』的行動乃是被『幽靈門主』所迫，身不由己，『幽靈門主』的目的是要毀我『第一堡』了！」

「不錯！」吳博智點頭說道：「毀了『第一堡』就等於毀了半個武林！」

西門玉霜美目忽然一瞪，說道：「萬事通，我眞想伸手扯光你的山羊鬍子！」

吳博智一怔！道：「霜姑娘，我萬事通又是那裏得罪了妳，惹妳了？」

西門玉霜道：「你雖然沒有得罪我惹我，但是我問你，你和我爹的交情如何？」

吳博智笑說道：「這還用說，妳爹是我萬事通在武林中交情最好的一位！」

西門玉霜道：「如此我再問你，你既然知道『幽靈門』有毀我『第一堡』的企圖，你爲何不早通知我爹預作防備？」

吳博智笑笑道：「我這不是已經告訴妳爹了麼！」

西門玉霜道：「現在你雖然告訴了我爹，但是，你若是早幾天通知我爹，唐沽，天津兩地的屬下就不會得被殺了！」

吳博智點頭說道：「姑娘說的是，可是，我也是昨晚起更時份才知道這件事情與『七雄』來此的意圖的！」

西門玉霜道：「他七個來此的意圖，是甚麼？」

吳博智道：「意圖和唐沽，天津兩處地方一樣！」

徐理仁雙目一睜道：「他們是來對第一綢緞莊下手的？」

「不錯。」吳博智點頭道：「他七個來洛陽正是要下手第一綢緞莊和要你『鐵算盤』的一條命！」

徐理仁雙眉微軒了軒道：「我昨夜前往陳家巨宅探查他七個的動靜，怎地未見一個人影，他七個還未到麼？」

吳博智道：「他七個早在昨天傍晚時候就到了，但剛過初更便又走了，爲何突然離去？起先我還以爲他已知『飄雨劍』的來歷，直到天亮之前我來此以後才明白，若不是堡主及時趕來洛陽，第一綢緞莊只怕已被血洗，沒有一個活口了！」

這話，聽得「鐵算盤」徐理仁心神不由一顫，臉上變了色！

他雖然從未會過「遼東七雄」，但是他心中十分明白，若論單打獨鬥，他自信有七分以上的勝望。

如是「遼東七雄」以三個對他一個，另外的四個對付其餘屬下衆人，第一綢緞莊必然被毀，他的這條命也必被要去不可。

西門天豪沉吟地說道：「這麼說來，『幽靈門』必是已知我來了洛陽，而令『七雄』離去的了！」

吳博智道：「實情大概正是如此，要不，他七個既然已經來了，決不會不下手，就離去的！」

西門天豪眉鋒一蹙道：「實情如眞是這樣，事情便就奇怪了！」

吳博智一怔，眨眨小眼睛道：「怎麼奇怪了？」

西門天豪道：「我此來洛陽，連堡中屬下知道的人也極少，可說是件十分秘密之事，『幽靈門』竟能獲知我來洛陽的消息，這還不奇怪麼？」

吳博智微一沉思道：「堡主來此之事，堡中都有些甚麼人知道？」

西門天豪說道：「內外四總管，六護法等人。」

吳博智道：「堡主想想看，除他十位外，還有沒有別的人知道？」

西門天豪想了想，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了。」

吳博智兩道細眉微蹙地沉思了刹那，說道：「我有句十分不中聽的話說出來，堡主可不要見怪！」

西門天豪忽然正容說道：「吳兄這是甚麼話，你該知道我的爲人，我們這是就事論事，探討疑結，有甚麼話請儘管直說好了，我怎會見怪！」

吳博智笑了笑道：「俗話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話堡主可明白？」

西門天豪怎會不明白，雙目一凝，道：「吳兄之意是說他們十人中可能有人對我不忠，洩漏了我此來洛陽的消息？」

吳博智道：「我只是這麼猜想！」

西門天豪搖頭道：「這絕不可能！」

吳博智神色倏然一正，說道：「我知道六護法和內外四總管，他們都是跟隨堡主多年的心腹，堡主對他們十位也都視如手足兄弟，我雖不敢說他們十位對堡主有何不忠之心，不過，有些事情是不能以常理來說的，就拿昨夜的那位黑衣朋友來說吧，他與我雖是素昧平生，從無恩怨，但是我敢說，如有人拿刀架在他的頸子上要他殺我，他也會搖頭說『不』的，然而……」

西門天豪接口說道：「我明白吳兄的意思了，可是……」

吳博智含笑說道：「堡主不必可是了，如果我猜料的無錯，只要多加留心注意他十人的行動，總會發現端倪的，現在最要緊的是應該立刻傳令各地屬下作緊急措施，以免繼續慘遭毒手！」

西門天豪立卽點頭轉向「鐵算盤」徐理仁說道：「徐兄，立刻傳我令諭通知各地生意尅日停歇，所有人衆全都返回堡中候令！」

「是！」徐理仁恭應了一聲，舉步往客廳外走去。

吳博智突然又說道：「徐兄弟，你且等一等。」

徐理仁停步問道：「吳兄有何吩咐？」

吳博智道：「請派人上街去買具棺材來，並傳出我的死訊！」

徐理仁點了點頭，快步走了出去。

吳博智轉首望着西門天豪，話題忽地一轉，問道：「堡主，可知道那陳家巨宅主人的底細麼？」

西門天豪雙目一凝，道：「據徐理仁查訪所得，陳家老主人，夫婦雙亡，少主人兄妹常年在外，一年難得回來一次，整座巨宅，只有一位老僕！」

吳博智眨眨眼睛道：「他沒有說陳家兄妹常年在外做甚麼嗎？」

西門天豪道：「據說是在江南地方做藥材生意。」

吳博智道：「關於那位看房子的老僕呢，他也沒有告訴堡主是誰麼？」

西門天豪搖了搖頭，心念忽地微微一動，雙目一凝，問道：「那老僕，難道也是江湖中人？」

吳博智點頭道：「豈只也是江湖中人，說出來堡主定然會大感意外而驚訝！」

西門天豪連忙問道：「他是誰？」

吳博智道：「他便是那二十年前江湖人稱『天地雙煞』的『地煞』紀堃！」

「天地雙煞」紀倫紀堃兄弟，乃是二十年前武林黑白兩道聞名色變，滿手血腥的兩大凶人！

西門天豪果然大感意外而驚訝地，雙目倏然一睜，沉聲說道：「雙煞兄弟，昔年不是已被峨嵋曉月大師以佛門金剛掌，震傷內腑，打落太岳山後絕崖了嗎，如今怎地竟會成了陳家的老僕了？」

吳博智微微一笑道：「此事說起來也是一種巧合，陳家老主人陳詩雲乃是位精通醫理的儒醫，『雙煞』兄弟被曉月大師打落絕崖之後，照理，他兩個已經死定了，可是偏巧恰逢陳詩雲採藥經過當地，救了他兩個，並施展回春妙手，治好了他兩個的內腑重傷，於是，他兩個爲報救命大恩，便跟隨了陳詩雲，成了陳家的老僕！」

「哦！」西門天豪眨眨雙目道：「那『天煞』紀倫呢？他現在也在陳家巨宅中麼？」

吳博智點頭道：「自從陳詩雲老先生夫婦相繼去世以後，紀堃就奉少主人陳公子之命看守巨宅，紀倫則跟隨陳姑娘在外，現在是『五鳳帮』的十大護法之一！」

西門天豪沉吟地道：「這麼說，陳姑娘必然也是『五鳳帮』的重要人物了！」

吳博智點頭說道：「陳姑娘是『五鳳』中的么鳳！」

「哦！」西門天豪默然了刹那，雙眉忽然一蹙，道：「陳姑娘既是『五鳳』中的么鳳，那『遼東七雄』前來洛陽，又怎會在陳家巨宅落脚？難道是紀堃靜極思動，與『幽靈門』有了勾結？」

吳博智搖頭道：「那倒不是，『天地雙煞』昔年雖是江湖中的大凶人，但自從跟隨陳詩雲老先生以後，在陳老先生的潛移默化下，凶性已消，『遼東七雄』只能落脚陳家巨宅，一是『幽靈門』的人根本不知陳家老僕就是『地煞』紀堃，二是紀堃經過陳公子授意允准！」

西門天豪道：「照這麼說來，陳公子必是『幽靈門』中人了？」

吳博智搖頭道：「事實恰恰相反，陳公子不但不是『幽靈門』中人，且是『幽靈門』的强敵！」

西門天豪雙眉微蹙地道：「吳兄，你這話可把我聽糊塗了，陳公子既是『幽靈門』的强敵，他又怎會授意紀堃允准『遼東七雄』在他家中落脚的呢？」

吳博智笑道：「這問題我也不太淸楚，只有留待日後去問陳公子了！」

西門天豪道：「陳公子他叫陳甚麼名字？師承出身吳兄知道麼？」

吳博智道：「他名叫陳飛虹，師承『金筆書生』門下！」

江阿郎倏然輕聲一「呵」道：「原來陳公子就是『閻王筆』！」

吳博智點頭，含笑問道：「江兄弟和他認識？」

江阿郎道：「見過一次。」

吳博智道：「他知道江兄弟是『一刀斬』麼？」

「不知道。」江阿郎搖了搖頭，問道：「他現在洛陽麼？」

吳博智道：「可能在，但在甚麼地方，恐怕只有紀堃才知道！」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那『幽靈門主』知道他『閻王筆』的身份嗎？」

吳博智道：「我猜想可能不知道。」

西門天豪目光倏然一凝，道：「吳兄，以你看徐理仁他對我所說陳家巨宅的一切，他是眞不知道，還是存心隱瞞……」

吳博智正容說道：「堡主，他跟隨你多年，他的爲人性情如何，你應該十分淸楚，我不敢說他對你存心隱瞞甚麼，只是覺得他在洛陽五六年，可以不知道陳飛虹兄妹的身份，但却

不應該不發覺紀堃的身份！」

西門天豪沉思地點頭道：「我明白吳兄的意思了，看來他可能……」

「堡主……」

西門天豪話未說完，江阿郎突然插口阻斷了西門天豪的話聲。

西門天豪不知江阿郎有甚麼話要說，立即目視江阿郎，等待下文。

可是，很奇怪！

江阿郎喊了聲「堡主」之後，卻朝西門天豪眨着眼睛笑了笑，竟然未再開口說話！

西門天豪心中不禁有點詫異。

驀地，客廳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西門天豪雙目異采不由一閃，他心裏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立刻朝江阿郎點頭會意地一笑。

適時，徐理仁已來到了客廳門外，跨步入廳躬身說道：「稟堡主，令諭已經傳過了。」

西門天豪點頭道：「有勞徐兄了。」

「這是屬下應該的。」徐理仁躬了躬身，隨即轉向吳博智說道：「兄弟已遵照吳兄的吩咐派人將消息傳了出去，棺材馬上就到！」

吳博智點頭一笑道：「謝謝。」

江阿郎倏然站起身子，說道：「堡主，我暫時告別一會兒。」

西門天豪一怔，凝目問道：「少俠要去那裏？」

江阿郎道：「我想出去走走。」

西門玉霜美目一眨，道：「江大哥，我陪你一起出去！」

江阿郎搖頭一笑道：「不必了，我只是出去隨便走走，很快就回來了。」

徐理仁接口說道：「就快吃飯了，江少俠就吃過飯再出去吧！」

江阿郎笑笑道：「我現在肚子還不餓！」語落，抱拳朝西門天豪等衆人拱了拱手，大步往廳外走了出去。

× ×

這是一條巷子。

巷子很寬闊，足可容得下兩輛馬車交錯併行。

在巷子的中間，有一座大門上的黑漆已經剝落，黃銅環變成了黯綠色，台階兩旁的石獅子也都已有了殘裂痕跡的巨宅。

看外表，這座巨宅似乎是已經沒有人居住的廢宅。

江阿郎來到巨宅門前，望望那黑漆剝落的大門，跨步走上石階，抬起一隻手要敲門，突然，他又垂下了手，目光轉動地朝巷頭巷尾兩端望了望。

巷子裏，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影。

倏地，他身形一長，一手搭着牆頭，探首朝裏面掃視了一眼，隨即翻身落進了牆內。

牆內，草長齊膝，滿目淒涼，看來確然是座無人居住的廢宅。

可是，情形看來，雖是如此，然而事實卻非。

江阿郎身形剛一落地，那看似無人居住的屋裏突然响起聲沉喝：「什麼人？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私闖人宅！」

喝聲中，三條人影電閃而出。

赫然竟是「遼東七雄」中的裘老二，巫老四，丁老五三個。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是我，一年多不見，想不到今兒個竟在這裏相遇，諸位一向可好？」

這時，龐老大和金老三，崔老六，尤老七四個都已走出屋來，一見江阿郎，臉色全都不禁齊地一變。

龐老大心中暗吸了口氣，雙手一抱拳，說道：「原來是江大俠，請屋裏坐。」

說着側身舉手肅客，往屋裏讓。

江阿郎也沒有客氣，大踏步往屋裏走了進去。

進入屋內，江阿郎與「七雄」都分別落了座。

坐定，龐老大立即輕咳了一聲，說道：「江大俠可是找我兄弟的？」

江阿郎搖頭說道：「我是來看望一位朋友的！」

龐老大道：「江大俠的那位朋友，住在此間？」

江阿郎道：「他就是這兒的主人！」

龐老大雙目微微一睜，道：「這兒的主人和江大俠是朋友？」

「嗯！」江阿郎點頭淡然一笑道：「這很出你龐老大意外吧！」

突然，一陣腳步聲响，屋外走來了一位彎腰弓背，老態龍鍾的灰衣老人。

江阿郎一見，已知這灰衣老人就是「地煞」紀堃，立即站起身子抱拳一拱，說道：「在下江阿郎見過紀老人家！」

「地煞」紀堃一怔，凝目道：「你……你認識老朽？」

江阿郎搖頭一笑道：「我並不認識老人家，但是我和飛虹兄弟是朋友！」

「哦！」紀堃道：「是少主人向公子提說過老朽！」

江阿郎笑了笑，沒有接話，卻轉向「遼東七雄」說道：「你七位大概還不知道這位老人家是誰吧？」

「遼東七雄」全都搖搖頭。

江阿郎笑笑道：「七位聽說過二十年前威震武林的紀氏兄弟麼？」

「遼東七雄」臉色齊皆駭然一變！龐老大雙目大睜道：「是『天地雙煞』紀老前輩？」

江阿郎一點頭道：「不錯，這位就是『地煞』紀老人家！」

「遼東七雄」不禁同時一聲驚「啊！」連忙一齊抱拳拱手說道：「請紀前輩原恕我兄弟不知之罪！」

「地煞」紀堃抬手朝「遼東七雄」一擺，旋忽臉色一寒，目射威稜地冷聲說道：「江閣下，你這是什麼意思？」

江阿郎眨眨眼睛，說道：「老人家這話意何所指？」

紀堃道：「你爲何要對他七個說出老夫的身份？」

江阿郎淡淡一笑，道：「我的意思是要老人家留下他七個！」

紀堃一怔！道：「爲什麼？」

江阿郎道：「因爲他七個目下是『幽靈門』的幫兇，屠殺江湖朋友的劊子手！」

紀堃道：「這與老夫何關？」

江阿郎道：「這雖然與老人家無關，但是他七個落脚此地，老人家如不留下他七個，就難脫瓜田李下之嫌！」

紀堃道：「你的意思是說，別人會認爲老夫與『幽靈門』有勾結？」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不知內情的人定會如此想，所以，老人家必須留下他七個！」

紀堃道：「你以爲老夫會聽你的？」

江阿郎道：「我認爲老人家不論是爲自己或是爲飛虹兄弟，都應該聽我的！」

紀堃目光倏然一凝，道：「你眞和老夫的少主人是朋友？」

江阿郎正容道：「這絕對假不了！」

紀堃微一沉思道：「你要老夫留下他七個可以，但是必須少主人親口對老夫說才行！」

說話間，「遼東七雄」暗暗互打了個眼色，身形倏然一動，就朝屋外撲去，要溜！

可是，江阿郎卻奇快如電地一閃身，攔住了屋門口，雙掌一揮，硬把「遼東七雄」迫退回屋內。

紀堃雙目不禁異采一閃，道：「公子好高絕的功力！」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謝謝老人家的誇獎！」

話鋒一頓，目射威稜的一掃「遼東七雄」，沉聲說道：「龐老大，我知道你七個此次胆敢不聽我的告誡，入關逞兇殺人，是身不由己，被『幽靈門』所脅迫，只要你七個乖乖的聽話，我決不難爲你們，否則，可就休怪我手下無情！」

「遼東七雄」都知道江阿郎的一身所學功力高不可測，江阿郎如想要他七個的命，他七個今天便一個也休想能够活着走出這間屋門。

於是，遼東七雄，全都默然頹喪的，垂下了頭。

江阿郎目光隨又轉望着紀堃笑說道：「老人家一定要貴少主人對老人家說，老人家才肯答應麼？」

紀堃道：「老朽與公子從未相識，自不能只憑公子片面之詞就答應公子！」

江阿郎道：「如此，我請問貴少主人他現在何處？」

紀堃道：「老朽這就不知道了！」

江阿郎道：「老人家眞不知道？」

紀堃搖頭道：「老朽確實不知道！」

江阿郎倏然一笑道：「但是我卻知道目下他正在洛陽城中！」

紀堃道：「那好極了，公子既然知道敝少主人現在洛陽城中，就去請敝少主人來當面吩咐老朽一聲，老朽自當遵命！」

江阿郎兩道濃眉微蹙地略一沉吟，道：「老人家，我請問，如果有人以貴少主人的師門信符要你答應，你便如何？」

紀堃目閃驚疑之色地猶豫了一下，正容說道：「老朽雖與敝少主人的師門無所關連，可以不受其信符之約束，但爲了尊重少主人，老朽可以酌情辦理！」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公子持有少主人的師門信符？」

江阿郎笑了笑，探手入懷取出一枝三寸許長的「金筆」，說道：「我憑這枝『金筆』信符，請老人家留下他七個，並答我兩問，老人家願意不？」

紀堃神色微一猶豫，點頭說道：「老朽遵命！」

江阿郎點了點頭，收起「金筆」信符，目視「遼東七雄」說道：「龐老大，你兄弟身不由己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只要你兄弟願意聽我的跟我合作，稍時我可以先爲你兄弟化淨體內劇毒，至於被挾持之人質，我也會盡力幫助你兄弟救出，你兄弟願意不？」

龐老大默然了刹那，說道：「我兄弟願聽江大俠的吩咐！」

「好！」江阿郎點頭說道：「不過，醜話我可說在前頭，在我和紀老人家談話之時，你兄弟最好各自安坐着，千萬別打歪主意，輕舉妄動，否則，你兄弟該知那『刀過無痕』的後果！」

一句「刀過無痕」，聽得「遼東七雄」心頭全都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地煞」紀堃卻是滿臉驚色，雙目大睜地說道：「你就是譽稱當世武林『少年六俊』之首的『一刀斬』？」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老人家也聽說過賤號！」

紀堃笑說道：「老朽聽少主人說過，他雖然名列『六俊』之末，自信所學功力高過『風雷鞭』，『飄雨劍』和『寒星劍』三位，決不稍遜於『閃電刀』，但卻無法在『一刀斬』手下支持得了五招，老朽曾問爲什麼？少主人說，公子藝出長生峯，是長生峯上那位老人家的唯一弟子傳人！」

「哦！」江阿郎笑了笑，話鋒一轉，說道：「老人家，我請問，這洛陽城中『第一綢緞莊』的店東，老人家可認識？」

紀堃道：「公子是說，那『鐵算盤』徐理仁？」

江阿郎點頭道：「正是他！」

紀堃道：「老朽只知道他，但與他並不相識！」

江阿郎道：「他也知道老人家嗎？」

紀堃搖頭道：「可能不知道！」

江阿郎道：「他知道飛虹兄弟兄妹的身份麼？」

紀堃道：「多半也不知道！」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飛虹兄弟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老人家可以去請他來和我見面談談麼？」

紀堃點頭道：「少主人住處離此不遠，老朽這就去請他來此便是！」

江阿郎抱拳一拱，說道：「如此，就有勞老人家了！」

話落，轉身快步出屋而去。

× × ×

「遼東七雄」果然很乖，很聽話，他七個各自默默地端坐着，誰也沒有敢妄動一下。

顯然，他七個已被那句「刀過無痕」震懾住了。

這也難怪，他七個都曾親眼見過江阿郎的武學功力，都曾在江阿郎手下吃過虧，心中也全都有自知之明，誰也沒有能耐快得過江阿郎的那把刀，他七個聯手，也擋不住江阿郎出刀一揮之煞威。

江阿郎目光緩緩掃視了七人一眼，淡笑地說道：「七位大概決未想到此間的少主人兄妹都不是等閒武林人物吧？」

龐老大點頭道：「這不但是在下兄弟決未想到，連『幽靈門主』只怕也決想不到陳家少主人就是名列『六俊』之末的『閻王筆』！」

語聲一頓，目視江阿郎問道：「江大俠，在下可以請問一事麼？」

江阿郎道：「你問吧！」

龐老大道：「陳家少主人是『閻王筆』，陳姑娘的身份是？……」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陳姑娘是『五鳳幫』五鳳中最小的么鳳！」

「啊！」七人心中全都不禁然一驚，暗暗倒吸了口冷氣。

江阿郎雙目倏然一凝，道：「龐老大，你可願意實答我數問不？」

龐老大默然了刹那，道：「江大俠有話只管請問，在下自是知無不答，答必盡實！」

江阿郎點了點頭道：「你七位此來洛陽，可是奉命向『第一綢緞莊』下手？」

龐老大點頭道：「是的！」

江阿郎道：「既如此，你兄弟昨晚爲何不下手？」

龐老大道：「起更時分突然接到令諭說，西門堡主已來洛陽，命我兄弟暫停下手，立刻前往城南楊莊聽令！」

「如此，你兄弟怎地又回來了？」

「天亮之前，突又接到令諭，命我兄弟立刻返回此間暫住，候令行動！」

「你知道那傳達令諭給你兄弟的，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

「你兄弟沒見過他？」

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憶文·文
盧令·圖

霸劍艷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擎宇接獲晉嫂來書，聲稱要衞擎宇獨身往會，可取回玉心，衞擎宇恨怒交加，立即離開棲鳳山，一路行來，未見晉嫂派人來接引，又不知她棲身何處，遂擬先返淮城謁見舅父，弄清自己身份再作打算，那晚正在荒郊飛馳，突有一自稱齊南狂叟者攔路，說是奉天坤帮主命要衞擎宇前往峴山總壇，衞宇擎不允，狂叟動粗，却非衞擎宇之敵，事後衞擎宇又想一探天坤帮是何組織，遂答允前往，狂叟臨走時又說衞如前往準保沒命，衞擎宇不理，正欲舉步，一少女突現身勸阻，衞問她剛才聽到了什麼——

飛身渡天嶄　隻劍闖龍潭

仙女裝束的少女的嬌靨早已沉下來，而且充滿了失望和氣憤之色，這時見問，哼了一聲，嗔聲道：「這就是你向我請求答覆問題的態度嗎？」

說着話，舉起手中拂塵一指衞擎宇的脚前，繼續嗔聲道：「見了我嚇得退出那麼遠，難道我是孤墳古墓的女鬼，半夜裏出來找檀郎的狐仙？」

衞擎宇一聽，心中多少升起一絲歉疚之意，正待說什麼，仙女裝束的少女已哼了一聲，繼續嗔聲道：「告訴你，我就是曾經救過你一命的『風月仙姑』，而爲你也險些送了一條性命，喏，這是能解各種劇毒的靈丹，拿去！」

去字出口，又在綾袖內取出一個朱紅小玉瓶來，玉腕一抖，丟給了衞擎宇。

衞擎宇急忙伸手接住，玉瓶滑潤，尚有微溫，本待低頭察看，仙女裝束的「風月仙姑」已繼續嗔聲道：「如果你決定前去『天坤帮』，在和那個女帮主飲酒前，最好先服一粒靈丹，免得死了做鬼還不知道怎麼死的！」

說罷轉身，頭也不回，直向正西走去。

衞擎宇一聽，倒有些慌了，立即歉聲不安的說：「風月仙姑請止步！」

「風月仙姑」止步回身，鳳目中已隱閃淚光，但仍嗔聲道：「你覺得『風月』兩個字好聽嗎？我的名字叫『妙香』，你若願意喊，今後你喊我『妙香』好了！」

衞擎宇見「風月仙姑」沒有過來之意，只得舉步迎了過去，同時歉聲道：「妙香姑娘，方才非常失禮，請妳不要介意，現在我請問妳，妳說我前去『天坤帮』總壇，他們會在酒菜或茶水裏下毒？」

「風月仙姑」見衞擎宇迎過來，嬌靨忍笑，面現得色，心坎裏有一種勝利的感覺！這時見問，只得正色說：「你在他們大廳上公然會筵，他們當然不會下毒，不過，當你和那位女帮主私下兩人小酌時，就得提高驚惕，先打開玉瓶偷偷服一粒！」

衞擎宇不禁有些生氣的說：「我爲什麼要和那個女帮主單獨小酌，我可以拒絕不去！」

「風月仙姑」哂然一笑道：「到了那時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衞擎宇自信到時候有辦法應付，不願和「風月仙姑」因此爭論，因而改變話題問：「妙香姑娘可知道『天坤帮』那位女帮主底細？」

「風月仙姑」搖搖頭道：「我只知道她姓黃，武功很高强，那些江湖很有些名氣的高手，都被她一一制服網羅了去！」

衞擎宇「噢」了一聲，關切的問：「姑娘可知都是那些有名氣的高手？」

「風月仙姑」柳眉一蹙，面現難色，「哦」了一聲道：「這話說來話長，至少也得講個把時展。」

說此一頓，突然一指正西那片丘陵茂林，繼續說：「我的家就在陵上的茂林內，走，到我的家裏我們仔細的談……」

衞擎宇趕緊搖手道：「哦，不必了，夜已很深，不便前去打擾！」

「風月仙姑」柳眉一蹙道：「可是，半夜三更，你我孤男寡女的在荒郊野地裏……」

衞擎宇一聽，趕緊正色道：「那沒關係，我們兩個站遠一點好了！」

說話之間，一連退出了七八步去。

「風月仙姑」一看，十分生氣，不由怒聲問：「兩人站這麼遠的距離談話，你不怕費力氣？」

衞擎宇聽得虎眉一蹙，他這時才發覺這位稱號「風月仙姑」的女子，看來清麗娟秀，脂粉淡抹，十分脫俗，其實刁鑽多智，極難對付，雖說武林兒女，不拘世俗，但總應該不越禮數，看來她這個「風月仙姑」的得來，不是沒有理由的。

心念及此，不由沉聲道：「站近了，妳要避嫌，站遠了妳又說談話不便，好了，在下現在問妳幾個問題，問完了，妳奔妳的東，我奔我的西……」

「風月仙姑」一聽，立即滿臉的委屈，道：「好嘛，你認爲你有那份權力你就問，我認爲我應該答覆你的我就答，現在你問吧！」

衞擎宇聽得一楞，只得放緩聲音道：「請問姑娘，『天坤帮』的帮主可是使用一對鴛鳳刀？」

「風月仙姑」望着漆黑的原野，看也不看衞擎宇一眼，僅淡淡的道：「正好相反，她用的是雙劍！」

衞擎宇驚異的「噢」了一聲，緊蹙雙眉道：「妳可曾聽到有人說她的名字叫靖芬……」

話未說完，「風月仙姑」突然有些生氣的望着他，略微提高聲音道：「我已告訴過你，我不知道！」

說到不知道時，聲音特別高大。

衞擎宇一聽，不由氣往上衝，脫口怒聲道：「妳何必用這麼大的聲音？」

「風月仙姑」毫不相讓的道：「不用這麼大的聲音你聽得到？」

衞擎宇知道她嫌他站的太遠了，無奈，只得向她身前走了兩步，繼續道：「在下很懷疑她就是『棲鳳宮』的後宮管家晉嫂……」

「風月仙姑」立即哼了一聲，不屑的說道：「晉嫂？告訴你，人家還是待字閨中的大閨女！」

衞擎宇見「風月仙姑」一直冷諷熱嘲，本待轉身就走，又覺得對方既然沒走，總有一些願意答覆的意思，如果能在她的嘴裏探得一些有關「天坤帮」的口風，對他隻身單劍一個人前去峴山，多少有些帮助，因爲他出道江湖不久，說來算是一個睜着眼的大瞎子。

是以，忍了忍，儘量放緩聲音，問道：「天坤帮中現在有那些武林知名的高手？」

「風月仙姑」道：「很多！」

衞擎宇聽得虎眉一蹙，不由生氣的說：「多也應該有個數目呀！」

「風月仙姑」輕蔑的道：「說了你也不知道，還不是等於白說！」

衞擎宇一聽，倒覺得「風月仙姑」的話不無道理，於是心中一動，不由舉例問：「譬如像方才那位『齊南狂叟』……」

話剛出口，「風月仙姑」已不屑的白了衞擎宇一眼，嬌哼一聲道：「那是『天坤帮』中二三流的人物，也配拿出來一提？」

衞擎宇聽得心中一驚，因而不自覺的說：「眞的？」

「風月仙姑」立即冷冷一笑道：「難道是我騙你？」

說此一頓，忽的一整臉色，繼續說：「你可以想象得到，『齊南狂叟』只不過是『天坤帮』中的天德堂主，而帮中尚有天罡堂主，天威堂主，左右護法，座前執事，九九八十一個近身死士，下屬七十二個總分舵，勢力遍及大江南北，聲威震懾整個武林，提起『天坤帮』的黃帮主人人心存畏懼，無不禮讓三分……」

衞擎宇先是聽得暗暗心驚，後來是越聽心中越氣，最後，終於忍不住剔眉怒喝道：「閉嘴！」

「風月仙姑」嚇得一哆嗦，急忙住口，立即不高興的說：「你瘋啦？發的什麼橫？」

衞擎宇怒哼一聲，繼續憤聲道：「看妳把她說的天上少有，地下第一，在下聽了十分不服氣，在下此番前去，雖不能將峴山踏爲平地，也要把她的『天坤帮』總壇，鬧它個地覆天翻……」

話未說完，「風月仙姑」已興奮的贊聲道：「好，有志氣，我段妙香今天總算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衞擎宇聽得虎眉一蹙，立即沉聲問：「誰是妳的志同道合人？」

「風月仙姑」毫不遲疑的說：「你呀，我看了她的人不順眼，你聽了她的事不開心，咱們倆不是志同道合嗎？」

衞擎宇聽得心中一動，立即沉聲問：「妳？妳也是『天坤帮』的人？」

「風月仙姑」聽得粉面一沉，不由生氣的問道：「你根據什麼斷定我也是『天坤帮』的人？」

衞擎宇立即正色道：「妳不是說，妳看了黃帮主就不順眼嗎？」

「風月仙姑」反詰道：「難道見過黃帮主的人就是『天坤帮』的人嗎？」

衞擎宇聽得心中再度起了一綫希望，因爲他一直斷定「天坤帮」的帮主很可能就是晉嫂，因而關切的問：「妳說妳見過黃帮主？」

「風月仙姑」見問，勉强回答道：「是見過，那次是她帶領着座前執事和八十一個死士登船渡江，由於天色薄暮，沒能够看得十分清楚。」

衞擎宇極關切的問道：「妳看她有多大年紀？」

「風月仙姑」略微沉吟道：「大概有二十多歲！」

衞擎宇聽得目光一亮，愈加關切的問：「容貌如何？」

「風月仙姑」聽得粉面一沉，立即頗含妬意的問：「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衞擎宇依然鄭重急切的問：「請妳告訴我，她的容貌究竟如何！」

「風月仙姑」哼了一聲，十分不高興的說：「漂亮極了，又狐媚，又健美，還有讓你一見就着迷的魅力！」

說此一頓，忽的向着衞擎宇，詰問道：「現在你該下定決心前去了吧？」

衞擎宇立即生氣的解釋道：「妳胡說些什麼？在下是說，除非她是疤癩痳子，一個美麗的女子，絕不可能二十幾歲還嫁不出去！」

「風月仙姑」立即哼了一聲道：「你知道什麼？人家眼高於頂，要選一個天上的仙童武曲星，地上的這些凡夫俗人，別想得到她的垂

青！」

衛擊宇正在想着那位「天坤帮」的黃帮主，是否就是晉嫂的問題，如果是「玉心」才有索回來的希望，如果不是晉嫂，就勢必動武强索了。

由於他想着心事，對於「風月仙姑」究竟又說了些什麼，他是一句也沒聽進耳裏。

驀然一聲嬌叱，道：「我說的話你爲什麼理也不理？」

衛擊宇急忙一定心神，發現「風月仙姑」正圓睜着明目瞪着他，粉面顯得有些鐵青，於是，趕緊「噢」了一聲道：「好好，謝謝妳，願妳珍重，後會有期……」

話未說完，「風月仙姑」已再度嬌叱道：「誰和你後會，我是問你，我們兩人前去峴山的事，我們兩人，得先合計合計，如何對付他們……」

衛擊宇一聽，立即忙不迭的搖手道：「不不，在下說過，我要一個人去！」

「風月仙姑」聽得一楞，但旋即焦急生氣的說：「你這人怎麼攪的呀？怎麼你連『雙目沒有四眼廣，雙拳沒有四掌强』的道理你都不懂呀？再說，我跟着你去，就是在旁爲你把風押陣也是好的呀？」

衛擊宇曾聽「金嫗」和「姥寶烟」說過，「風月仙姑」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小狐狸精，而那位「玉面神君」兒子衛小麟的未婚妻子蘭夢君，也曾在晚筵席上向他暗示，要他衛擊宇遇到「風月仙姑」時要當心。現在雖然說「風月仙姑」看來不像他們說的那麼壞，但人不可貌相，還是謹愼一些爲上策。

是以，這時一聽，立即斷然道：「不，在下巳說過，在下要一個人去！」

「風月仙姑」聽得粉面一沉，不由生氣的沉聲道：「你可是自覺武功高絕，天下無敵，準備一個人把『天坤帮』總壇鬧個天翻地覆，因而一舉成名，威震武林，獨霸江湖，創出一個响萬兒來，是不是？告訴你，如果你一個人去，還是那句話，準死無活！」

衛擊宇聽得冷冷一笑，問：「這麼說，有妳跟着前去，我才不會被抬下山來是不是？」

「風月仙姑」一聽，清麗面龐上立即有了一絲笑意，同時頷首道：「不錯！」

衛擊宇冷冷一笑道：「這麼說，妳也自信妳的武功很高嘍？」

「風月仙姑」傲然沉聲道：「至少沒把『齊南狂叟』這一流的人物放在眼內！」

衛擊宇聽得虎眉一蹙，他頓時想起那天夜裏在小渡口「賊僧」和「瞌睡仙」說的話——武林有名的「金嫗」，未必能收拾得了「風月仙姑」！

心念及此，覺得必須想個辦法擺脫她，因爲「風月仙姑」說話刁蠻，狡黠多智，和她清麗脫俗的容貌完全不符，絕對不能和她同道，再說，男女行動在一起，吃飯穿衣，宿店沐浴，都不方便！

心念未完，驀聞「風月仙姑」沉聲問：「咦？你怎的又不說話啦？」

衛擊宇急忙一定心神，道：「不過在下得試試妳的武功根基，妳如果能在我的手下走過三招五式，在下就帶妳前去！」

「風月仙姑」聽得精神一振，欣然頷首道：「好，衛兄弟，你也未免太狂太自恃了！」

說此一頓，忽的又一整臉色，繼續說：「在你們男人的心目中，我們女人總是弱者，如若比力氣，我們女人準吃虧，所謂『力竭智取』你懂不懂？」

衛擊宇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妳要使暗器！」

「風月仙姑」忍笑嗔聲道：「胡說，你看姊姊渾身上下可有個藏暗器的地方？」

衛擊宇見「風月仙姑」的稱呼越來越親熱，知道趕路要緊，絕對不能和她多扯，她既然可以眞本事取勝，說明了又不施展暗器，必是一些邪門歪道的東西，因而特別提高警惕。

心念電轉，立即頷首道：「好，現在妳可以向我進招了！」

「風月仙姑」清脆的喝了聲「好」，同時嬌聲道：「兄弟小心了！」

說話之間，飛身前撲，左手虛空一繞，幻起一片翩翩掌影，右手金絲拂塵迎空一揮，飀的一聲掃向衛擊宇的面門，勢挾輕嘯，又快又準。

衛擊宇雖然沒把「風月仙姑」放在眼內，但他也知道，對付這種有了「風月」綽號的女人，絕對不可掉以輕心，是以，未待對方的金絲拂塵招式用老，業巳閉氣摒息，跨步閃身，左手輕靈伸出，疾點「風月仙姑」的曲池。

豈知，就在他出手的同時，「風月仙姑」招式倏變，金絲拂塵颼的一聲繞至他的膝下，左手駢指，其快如電，逕點他的「璇璣穴」！

衛擊宇心中一驚，這才發覺到「風月仙姑」的身手的確不凡，而且，他也驚覺到早些離開這個女子爲妙。是以，驚急間，疾演「小挪移」，雙肩微晃，一連數閃，伸手拉了一下「風月仙姑」飄飛的長髮，即轉「大挪移」，直向正西，電掣馳去。

「風月仙姑」只覺得兩眼一花，四週立時現出六七個衛擊宇，而就在她駢指點空的同時，她的長髮也被衛擊宇拉了一下，是以，脫口嬌呼，疾演「脫袍讓位」，接演「倒打金鐘」，柳腰一扭，旋身飛起一腿！

但是，當她一腿踢空，神情也不由一楞，因爲一道她熟悉的濛濛光華，勢如星飛丸射般，直向正西那片丘陵茂林前電掣馳去。

「風月仙姑」一看，知道追之不及，深悔方才第一招拂塵揮出之時沒有動手脚，但想到到了嘴邊的熟鴨子又讓他飛了，心中實不甘心，不由恨恨的朗聲道：「衛擊宇，你這次前去峴山是死定了，告訴你，你就是跑上九重天，我也要追你到靈霄殿……」

話未說完，空際又傳來衛擊宇的得意笑聲道：「反正我死定了，妳又何必追呢？乾脆到『天坤帮』的總壇收屍去吧！」

話聲甫落，那道快速的濛濛毫光，也消失在那片丘陵茂林間。

衛擊宇一進入丘陵茂林中，立即騰身而起，踏枝掠樹直奔正西。但是，他經過這片丘陵地區，居高臨下，遊目察看，只見一片沉黑，看不見那位「風月仙姑」妙香姑娘的宅第在何處。

由於這事並不重要，是以他也沒記在心裏，但是，當他馳出丘陵地帶，才發覺左手裏仍緊緊握着「風月仙姑」丟給他的小玉瓶！

一想到小玉瓶，頓時驚覺到不該拿「風月仙姑」的東西，現在巳離開了這麼遠，又不便給她送回去，再說，擺脫她尙且來不及，怎能再回去？

心念間業巳到達了另一條西進大道，立即收了身法，回頭察看一下「風月仙姑」可曾追來。

遊目一看，四野一片岑寂，由於秋收早過，田間光禿，數十丈外的景物，舉目瞭然，知道「風月仙姑」沒有追來。

於是，拿出小玉瓶一看，色呈朱紅，圓潤可愛，磨琢的非常可愛。翻過來一看，上面貼有紙籤，凝目一看，上面寫着「參禪丸」三個字，旁邊另有小字說明：「解百毒，益功力，强身養氣」。

衛擊宇一看到解百毒，頓時想起「風月仙

姑」對他的警告，要他和「天坤帮」的黃帮主單獨飲筵時，就要先偸偸的服一粒。

心念及此，他不禁啞然笑了。根據「風月仙姑」的話意，她好像早知「天坤帮」的黃帮主會單獨和他衛擊宇對飲，而她似乎也早肯定了他衛擊宇一定答應前去赴筵似的。

其實，此番前去究竟是個什麼結局，連他衛擊宇自己也不知，說不定眞的像那位「齊南狂叟」說的，去了準死沒活。

不管怎麼說，「風月仙姑」對他衛擊宇並無「惡意」倒是眞的，而她贈藥的這片熱忱，也只好記在心裏。

心念及此，順手將小玉瓶揣進懷內，仰首看了一下夜空，還可以疾馳個把時辰，趕個七八十里路，於是，展開身法，直向正西馳去。

× × ×

峴山位於皖蘇兩界，東望長江，蜿蜒如帶，西觀巢湖，明鏡一片，並與東西梁山遙相對峙，愈增其雄偉之勢。

峴山山勢雖不太高，但却極爲險峻，絕峯叠嶂，峭壁巉巖，尤其，樹木終年葉不落，野花四季競相開，居處山中，令人有四季常春之感，這也許是「天坤帮」選在峴山建立總壇的原因之一。

這天起更時分，夜風强勁，烏雲漫天，四野村落上，仍有點點稀疏燈光，不時傳來一兩聲犬吠。

就在這時，峴山北麓的原野上突然出現了一道快速人影，逕向險要的北山口疾如掠地流星般馳去。

× × ×

自從「天坤帮」立帮以來，這還是第一次乘着夜色的掩護，不顧「天坤帮」的界碑警告，越過禁區，直闖北山口。

只見這個夜行人，年約十八九歲，生得面如敷粉，朗目虎眉，身穿一襲藍衫，腰際配有兵刄，竟是一位英姿勃發，貌似公瑾的俊挺人物。

這位藍衫少年，正是離開了「風月仙姑」，星夜兼程趕來的衛擊宇。

衛擊宇沿途趕來，暗自打聽，業巳知道了「天坤帮」中高手如雲，每人都有一手特異功夫，而這些人的確都是武林知名人物。

他雖然也曾仔細打聽「天坤帮」的黃帮主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子，但都沒有任何人清楚，而這位女帮主也端的狂傲至極，連少林寺的長老，武當派的通虛堂主想一瞻她的廬山眞面目，她都避而不出。

事後據傳出來的消息說，她拒絕接見的原因，是時機尙未成熟，但是，一旦她公然露面，也就是她威鎭武林，領袖海內的時機開始。

少林，武當，崑崙，峨嵋，以及點蒼，峨嵋，崆峒，長白，還有華山天山等各大門派，聽了雖然不服，但因各派明相往來，却暗保實力，無法團結一致對付「天坤帮」，以致讓「天坤帮」日漸壯大，鬧到今天雄豪近萬，勢力遍及大江南北，連執武林中牛耳的少林派，也顯得黯然失色了。

衛擊宇初入江湖，雄心萬丈，聽了那能服氣？莫說還有晉嫂盜走「玉心」的事，就是沒有這檔過節兒他聽了也會找這位統領近萬英豪的女帮主，評個上下，論個高低。

他最初聽了很氣憤，決定由山口打起，一直打到他們「天坤帮」的總壇中心，但他想到了晉嫂，他也想到了那顆「玉心」。因爲，他怕因他的莽撞行事，而壞了大局。

至於晉嫂，他的腦海裏確實經常浮起她明媚艷麗的影子，當然，夜深人靜之時，他會想到慧質蘭心，美若西子的蘭夢君。

但是，他的心裏比誰都清楚，蘭夢君巳是「玉面神君」的兒子衛小麟的未婚妻了，如再想蘭夢君就有損私德，有損他完整的人格，所以，他從沒想到再返棲鳳島，再回「棲鳳宮」的問題。

當然，他在心中仍記得，他曾答應過蘭夢君，他會回到「棲鳳宮」，但在他的心意中，他是指的奪回「玉心」，連同「霸劍」一塊兒送回去的事。

他一直懷疑晉嫂就是「天坤帮」的帮主，聽了「風月仙姑」的描述，心中愈加肯定，因爲他早在「棲鳳宮」時就注意到晉嫂的氣質和眼神，她的眼神不露則巳，露時冷焰逼人，這顯示了她巳有了極深厚的內力根基。

他衛擊宇沒有和晉嫂交過手，不知道她的身手如何，但如照途中聽說的情形看，她的座前赫赫有名的高手那麼多，大江南北共有七十二分舵，如果晉嫂確是「天坤帮」的女帮主，那她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奇女子，他衛擊宇亦當自嘆弗如。

當然，在他的心裏也不無疑問，晉嫂雖然軀體健美，光艷照人，難道她的頭腦智慧，指揮統御也是高人一等的嗎？那她豈不成了一個十全十美的女中豪傑，一切强過鬚眉的女英雄了嗎？

衛擊宇有鑑於此，他決心先潛入「天坤帮」總壇一探究竟，萬一由山口打到總壇，到處傷殘慘嗥，沿途屍體狼藉，結果「天坤帮」的帮主是晉嫂，那時晉嫂一氣之下，很可能把「玉心」給摔了。

假設「天坤帮」的女帮主却是晉嫂，他可以向她依約索回，如果她拒絕交出，他可以把她派藍衫青年送的信公然宣讀出來，她身爲羣豪之首，一帮的領袖，爲了取信部屬，她必然會交出來，如果「天坤帮」的女帮主不是晉嫂，那時再强索不遲。

是以，他爲了進入峴山方便，特別將「霸劍」用藍綢包起來，而頭上藍巾上的四顆大寶石，也用一條藍帶束起來，怕的是毫光飛洒，暴露了隱身位置。

這時天上雲多星稀，正是探山的好時機，是以，他越過「天坤帮」的警告界碑，直向北山口馳去。

前進中，他仔細觀察山勢，發現峴山果然險峻，深處數峯，尤爲巍峨，一蓬亮光，逕由那幾座崎峯間冲向半天，顯示出「天坤帮」的總壇位置，和裏面的輝煌燈火。

衛擊宇聽說峴山之中，深澗縱橫，天險特多，有的絕壁峭崖，猿猴也難攀登上去，是以，他特別買了一對鋼鈎飛抓和數十丈的絲軟繩帶來。

因爲，他在臥牛山苦練武功時，時常攀上絕峯採食野果，而那座併頭峯的中間，便相隔了數十丈距離，而他就以一道飛抓細索，來往於兩峯之間，因而，他對飛渡天嶄已成了他的獨門絕技。

衛擊宇一看峴山形勢，以西北方最爲險峻複雜，尤多突巖怪石，以常理推論，天險愈極之處，警戒也愈稀疏馬虎。是以，他立即轉身向西北麓馳去。

越過一片亂石雜樹，即是一道由山中流下來的山溪，經過山麓，蜿蜒西北，不知流向何處。

衛擊宇沿着山溪輕靈疾進，深入約一里，即是一道山勢漸陡的山隙，山溪的水就是由山隙中流出來。

由於山隙較窄狹，水流甚急，山隙內一片黑漆，但由激流濺起的雪白浪花，而看出水道內有不少的崎岩怪石。

看了這情形，衛擊宇十分高興，他決定由這道山隙水道進入「天坤帮」總壇，只要有些

許踏脚之處，他卽可縱躍飛馳。

當然，兩邊絕壁峭崖愈深入愈高聳，而光綫也會愈形黑暗，那些崎岩怪石，經過山洪的經年冲擊，必然也綠苔滿佈，光滑如油，但衛擊宇有了一對長索飛抓，再高的絕壁他也上得了，再險的懸崖他也上得來。

心念巳定，再不遲疑，展開輕靈快捷身法，飛身疾馳，踏石掠水，宛如一隻巨大的蝙蝠，直向深處如飛馳去。

隨着山隙前進，時高時低，漸漸呼吸困難，寒氣襲面，仰首一看，天光一綫，距離崖上，至少百丈以上。

衛擊宇一看，知道不能再深入了，於是，立卽停下身來，取出飛抓，凝目向上一看，十數丈處，正有一處鳥巢形的凸岩，接着暗凝功力，振臂一抖，飛抓疾射而出，嘟的一聲抓住了那方凸石。

衛擊宇輕輕一掙絲繩，十分牢固，立卽一長身形，直向凸崖上升去。

他用飛抓與別人不同，別人用飛抓是拉繩攀登而上，而衛擊宇則是沿着絲繩垂直飛升，直到達不到高度時，輕輕一扯絲繩，雙足相互一蹬，卽可繼續向上飛升，而且可以上飛數十丈，這和一般「梯雲縱」不同。

一般「梯雲縱」只可墊足上升一次，最多連續兩次，而衛擊宇却能在用手扯繩之際，連續換氣，繼續上升，直達繩索盡頭。

衛擊宇登上凸岩，繼續將絲繩上擲，一連三次，峭壁上巳有野籐雜草和斜樹，他立卽收起飛抓，飛身而上，捷愈猿猴。

到達崖邊，立卽刹住身勢，凝神一聽，崖上除了陣陣松濤，一片死寂，再聽不到任何聲音，於是，一個挺身，飛身翻了上去。

衛擊宇遊目一看，崖上盡是稀疏雲松和怪石，看情勢，不可能有人。但他仍小心前進十數丈，發現崖上確無「天坤帮」的樁卡警戒，才展開身法，輕靈的向深處馳去。

前進約百數十丈，卽是一道寬約近二十丈的深澗橫阻眼前。衛擊宇沿着澗邊疾馳，選了一處較爲狹窄之處，飛抓振臂一擲，嘟的一聲釘在對崖的巨樹鐵根上。

衛擊宇先扯了扯，然後回身疾奔，將這一端的飛抓釘在這面林中的一株古松上，如此便架好了一座一綫索橋。

衛擊宇的輕功巳達登萍渡水的至高境界，雖然僅這麼一道柔軟絲繩，但他飛馳其上，不啻普通人的一座大橋。

他站在林中，先向對崖凝神細看，發現確無可疑之處，才仔細的看了一眼左右和身後，展開身法，快如脫兎般向崖邊馳去。

一達崖邊，迅卽點足，身形凌空而起，直向萬丈深澗的上空飛去。到達半空，急振雙臂，身形立變頭下足上，以「蒼鷹搏兎」之勢，逕向對崖撲去。

看看將到距崖邊尚有七八丈處，他突然雙臂一抖，疾演「雲裏翻身」，一個筋斗，雙臂平伸，身形緩緩下降，飄然降到絲繩上端，足尖輕輕一點，身形再度升起，依然是輕飄飄的落在對崖上。

這眞是一場驚心動魄，緊張萬分的輕功表演，如果兩崖有人，必然獲得如雷般的喝彩，可是現在，除了陣陣松濤，和身掠過的雲氣，一切是靜悄悄的。

衛擊宇匆匆起下飛抓，運勁一抖，對崖的飛抓也起下來，接着以極熟練的手法將飛抓收回來。

收好飛抓，遊目察看，發現「天坤帮」總壇，冲上半天的那蓬燈光，就在林隙間卽可看見。

衛擊宇這一喜非同小可，立卽展開身法，直向那蓬燈光處馳去。

看看馳出松林，衛擊宇的身法不覺也慢下來。因爲前面一片空曠，面積至少一兩十丈，而那蓬燈光，却由崖下直冲上來。

衛擊宇走至崖邊一看，目光不由一亮，因爲「天坤帮」的總壇就在崖下面。

崖的下面並不是一座廣谷，而是四週峭壁環繞着一座較矮的孤峯，而「天坤帮」的總壇，就建在那座孤峯的峯巓上。

「天坤帮」的總壇佔地極廣，一律巨石建築，裏面燈光點點，十分明亮，因而寬大寨牆上的警戒嘍囉，清晳可見，有的佩刀，有的掛箭。

雖然「天坤帮」的總壇就在下面百十丈外，但孤峯的四週尚有一個繞峯湖，水波微蕩，銀星閃閃，除了飛鳥，要想渡過山湖，必須到崖下找船。

衛擊宇決心暗探，自是不會下去找船，他仔細打量「天坤帮」總壇的建築，雖然寨牆四週建立了不少高聳碉樓，樓頂的高度和立身的崖邊相差最多七八丈，但這七八丈闊的湖面如何凌空渡過去。

心念至此，十分焦急，他雖然看見正南兩崖缺口處，有一座巨木長橋，直通「天坤帮」總壇的高大寨門樓前，但是，他絕不能下去由寨門進去，那樣一來，不但違背了自己的初衷，也白費了自己這番飛渡天嶄的力氣。

正在焦急間，他的目光一亮，突然停在左前方七八丈下的一株斜斜倒傾的巨大古木上。

只見那株古木，生在峭壁裂隙之間，粗有合抱，伸至湖面數丈以外，樹歲至少千年以上，上面仍有幾處生有綠枝，但大部枝幹業巳枯死。

衛擊宇一看那株古木的伸指方向，恰和「天坤帮」大寨西南角的一座碉樓形成直角之勢，假設他用飛抓飛渡，下垂時可能觸及湖水，但升起時可指向碉樓的頂端，這樣做雖然太冒險了些，他認爲却可以試一試。

當然，最好是能落在碉樓的頂端，萬一無法到達，也可落在寨牆外的湖邊上，或牆頭的堞垛上。不過，這條雙抓飛索只有永遠抓在那株古木的尖端上了。

心念巳定，再不遲疑，右手飛抓，探臂擲出。

只見五指飛抓，四散張開，快逾流星般，嘟的一聲，應聲釘在七八丈外的古木斜頂！

這聲輕響，空谷廻音，餘聲傳出，遠近回應，衛擊宇心中一驚，急忙將身形隱在樹後。

果然，這聲輕響，立卽引起寨牆上的嘍囉注意，不少人探身伸頭，有的察看湖面，有的仰首向四週崖上看來。

衛擊宇看得暗暗焦急，這聲脆響引起了這樣的結果，倒是他沒料到的事，而且，由於這聲脆響，非但增加了嘍囉們的驚覺，而且也增加了他進入的困難。

緊接着，寨牆上的嘍囉中響起了一個女子喝問聲，接着是數名男子的回答，由於距離過遠，衛擊宇無法聽得淸楚，顯然是查問方才那聲脆響聲音。

看了這情形，衛擊宇不敢馬上盪過去，必等待寨牆上的騷動靜下來。

稍頃過後，又來了一個粗壯聲音的男子喝問後，寨牆上才趨於沉寂。

又過了片刻，衛擊宇才悄悄走出，稍微用勁拉了拉絲繩，默運功力，決定作一次他自己都沒把握可以成功的飛索險渡。

他巳看清了大寨內的建築形勢，當他到達對面碉樓樓頂之後，或潛下，或凌空飛縱，先到達寨牆內的一片櫛比房面上，然後奔向正中巍峨大廳前的廣場，那時他一現身，大廳上的

嘍囉或頭目便可發現他。

因爲，這時的大廳內外，燈光輝煌，正有不少人在高階上進出上下，而根據裏面强烈的燈光外洩，那座大廳顯然是一座敞廳。

而敞廳之後，俱是精舍獨院，最後一片崇樓麗閣，在靠近後寨一處花園的四週，又是一排一排的長房。

衛擊宇當然懶得去想是那些人住在那些地方，但他至少可以斷定那位統領近萬英豪的女帮主，必然居住在那爿崇樓麗閣之中。

衛擊宇再度看了一眼燈光輝煌的大寨，猛提一口眞氣，身形一縱，懸空而下，握着飛抓順着繩勢，直向數十丈下的湖心盪去。

看看將到湖心，不由大吃一驚，由於湖面飛似的疾撲過來，那眞担的心雙腿觸及水面，那樣以來，脚踢水响，勢必再度驚動寨牆上的嘍囉。

就在他心頭一緊的刹那間，他的身形巳呼的一聲掠過湖面，帶起的勁風，掀起一片湖水漪漣。但是，他所最担心的雙脚，却僅數寸之差沒有觸及水面。

衛擊宇心中一寬，身形也挾着一陣勁風，疾射升空，逕向大寨的碉樓上空盪去。

這一套盪空特技衛擊宇巳拿捏得十分熟練技巧，他趁盪勁正足，剛剛爬上的一刹那，雙手一鬆，順勢滑翔，直向碉樓頂端上空盪去。

餘勁將盡，但距離樓頂尚有一段距離，衛擊宇心中雖然焦急，所幸高度巳超過了樓頂多多。

驚急間，猛的拳身展臂，一連幾個「雲裏翻身」，勢盡之時，恰好落向碉樓外面簷邊。

衛擊宇臨危不亂，一亂就得順着樓壁跌下去，是以，猛一伸臂，雙手輕搭簷邊，趁勢一個輪翻，挺腰翻上了樓巔。

也就在衛擊宇翻上樓頂的同時，他鬆手的那隻飛抓，也噹的一聲回撞在崖壁上。

這聲銅鈎撞擊山石的淸脆响聲，既尖銳，又悠揚，而且餘音拖得尤長。

衛擊宇一聽，格外懊惱，急忙伏身在瓦面上。

果然，下面寨牆上一陣騷動，立卽聽到一個壯漢低罵道：「他奶奶的，今天晚上總是碰到他娘的鬼？方才是伐木的聲音，如今又是金石聲响……」

話未說完，只聽得另一個壯漢壓低聲音道：「鬼也是對崖的鬼，你怕什麼？」

另一個發話的壯漢，有些緊張的說：「你知道個屁，方才有人說，帮主方才升座，十分震怒，聽說派出了三堂六壇，七十二位舵主，這麼多的高手，沒有一個截住正點子，帮主馬上就要按律殺人啦！」

似乎是第三個人吃驚的問：「老孫，這話可是的？」

第一個發話的壯漢，越發壓低聲音道：「你沒有他娘的聽說，你也沒有看見？喏，你看，現在起更過半啦，馬上就是二更天，大廳上的戲還沒散，聽說連左右護法都夾着尾巴在那兒罰站！」

衛擊宇一聽，知道那位女帮主正在大廳上大發雌威，女人整男人的事他是聽都沒聽說過，今天晚上却要親眼看一看。

就在這時，又是一個粗獷的聲音，沉喝問：「怎麼回事？方才是什麼聲音？」

衛擊宇一聽，知道來了大頭目。

接着六七個壯漢低聲報告的聲音。

衛擊宇覺得正是脫身的好時候，如不趁着嘍囉們望着崖指指點點的時候離開，再就不易走了。

心念巳定，立卽一長身形，騰空而起。一躍數丈，接着疾演「梯雲連縱術」，繼續上升，然後一式「蒼龍入海」，直向牆內漆黑無燈的一爿房面上落去。

到達房面，身形不停，立卽縱進通道內。通道內一片漆黑，既無暗樁，也無警衛，這一帶似乎儲存舊物之處，隱隱有一股霉氣。

衛擊宇一經進入通道，再不遲疑，立卽快閃疾走，逕向大廳方向欺進。

出了一道巷口，目光不由一亮，因爲他巳到了大廳前的廣場邊緣。

只見大廳前的廣場上，擺滿了練武器具和兵器，分門別類的劃成區域，只有靠近大廳高階前燈光最亮的地方，平坦如鏡，沒有任何設施。

大廳上的燈光愈亮，而燈光所不及之處也愈黑暗，是以，那些懸錘，沙包，雲斗，巨碑以及擺設兩邊的兵器架，俱都矗立在黑暗中。

衛擊宇遊目一看左右，發現靠近大廳的兩邊巷道前，分別站着四名背刀大漢，但他們的目光却一致望着燈火如晝的大廳看。

看了這情形，衛擊宇大膽的舉步向練武場中走去，因爲，卽使那些警衛聽到聲音轉過頭來，他們由特別明亮的燈光處看向暗處，也會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淸楚，何况他身輕如絮，毫無聲息？

到達練武場中，立卽隱身在一座兵器架後，遊目一看，寨牆上，通道口，以及大廳高階上的警衛們，依然靜立原位，顯然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但是，由於大廳尚有五級高階，雖然燈火明亮，全面敞開，衛擊宇依然看不見裏面的任何情形。

就在這時，驀然由大廳內傳出「叭」的一聲脆响，就好像縣大老爺在過堂，狠狠的拍了一下驚堂木。

也就在那聲脆响的同時，突然傳來一個憤怒的女子聲音，嬌喝道：「再帶『天德堂』的張堂主答話！」

衛擊宇聽得心中一驚，險些脫口驚呼，因爲那個女子的淸脆聲音，正是發自他要尋找的晉嫂之口，是以，他爲了看個淸楚，竟不自覺的飛身縱向場中，一長身形，颼的一聲縱上了高達數丈的半空雲斗。

衛擊宇「一鶴冲天」縱上了半空雲斗，立卽迫不及待的向大廳內望去，同時，在他的腦海裏，閃電掠過兩個衣着不同的晉嫂影子。

一個是她明媚艷麗，一身鮮紅勁衣，背揷鸞鳳雙刀，一個是她一身黑衣，鬢揷白花，長髮披散在肩後，但是，當他凝目向廳內一看，脫口輕啊，頓時呆了！

只見許多人衆分列兩邊的中央一張廣案後，一個一身金衣，背揷雙劍，高挽的秀髮上束着一個金蝴蝶的年青女子，端正威稜的坐在一張虎皮大椅上。

衛擊宇淸楚的知道，那就是「天坤帮」的女帮主，也正是他早巳斷定的晉嫂，盜走了「鳳宮仙子」水晶棺內「玉心」的黃靖芬。

只見晉嫂黃靖芬，嬌靨凝霜，柳眉微剔，冷芒閃射的明目，正烱烱的望着廳門，她這時的艷美，巳變成了威稜逼人的英氣。

在她的廣案左側肅立的是一個胖大頭陀，在她的右側肅立的是一位霜眉慈目的老尼姑。

胖大頭陀，身材魁梧，長髮披散肩後，頭戴月牙金箍，胸前竟然掛着一串胡桃般大的唸珠。

老尼姑戴一頂瓜皮尼帽，穿着一襲淡灰僧袍，手中拿着一個銀絲拂塵，斜倚肩頭，半持半抱，她的衣着雖然與那個濃眉環眼，獅鼻海口的頭陀不一樣，但兩人的左肩上，都斜披着一條巴掌寬的銀絲緞帶。

站在老尼和頭陀以下的，則是一式月白勁

衣，腰繫紅藍紫三色不一的各型壯漢和芳齡不一的女傑。

帮主黃靖芬的身後，尚立着二三十人，左邊是男，右邊是女，而前往「棲鳳宮」送信的那個藍衫青年，這時已換回一身月白勁衣，他的腰間居然繫了一條鮮紅的英雄帶，顯示他是「天坤帮」中身手不俗的高手之一。

當衞擊宇再看向右邊的數十女子時，目光一亮，虎眉同時一蹙，因爲，靠近黃靖芬椅後的一個紅帶女子，看來竟有些面熟，好像在「棲鳳宮」或前來峴山的途中見過，只是乍然間想不起來了。

正在蹙眉苦思，大廳的中央門口，已躬身走進去幾人。

衞擊宇看得心頭一驚，因爲走在當前的老者，正是前幾天攔路索劍的「齊南狂叟」。

跟在「齊南狂叟」身後的是兩個腰繫藍帶的壯漢，和幾個紫帶香主或大頭目，但衞擊宇却不知道他們是否就是那夜前去的幾人。

這時的「齊南狂叟」臉上的表情如何，衞擊宇看不到，但根據他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恐怕已沒有了那種一口一個「我老人家」的以老賣老傲氣了。

只見「齊南狂叟」走至黃靖芬的案前五六步處，深深一躬，道：「天德堂堂主張難狂參見帮主暨兩位護法。」

煞氣凜然的晉嫂黃靖芬一聽，立即沉聲道：「張堂主，你不是沒有名字的嗎？」

「齊南狂叟」兩手一攤，無可奈何的說：「我老人家本來是沒有名字的，但是，今天是在衆目睽睽之下，接受帮主的審問，總不能不報個名字出來呀，想了想，以前我老人家是多麼自由自在，任顯任狂，如今，入了帮，犯了紀，垂頭喪氣的來受審，那裏還能狂得起來！所以我老人家乾脆就叫張難狂……」

話未說完，不少人忍不住笑了。

高坐虎皮大椅上的黃靖芬，猛的一拍案上的那塊「驚堂木」，叭的一聲嬌叱道：「那個敢再笑推出去砍了！」

全廳近兩百人衆一聽，個個面色大變，頓時靜得鴉雀無聲。

衞擊宇也不禁看得暗吃一驚，他還眞沒想到，晉嫂的鎭壓屬下手法，竟也是這麼霸道。

只見黃靖芬望着「齊南狂叟」，繼續沉聲問：「張堂主，衞少俠爲什麼和你動手？他又是爲了什麼不願意隨同你們一起前來？」

「齊南狂叟」兩手一攤道：「我老人家怎麼知道他小子爲什麼不一起跟着來？……」

黃靖芬憤怒的一指「齊南狂叟」，怒聲道：「聽說你橫阻道上，强索巾劍，才惹阻了他和你動手。」

說此一頓，突的加重語氣，怒聲問：「我問你，你和他動了手，可曾把他制服？」

「齊南狂叟」似乎很不服氣的說：「帮主這不是故意讓我老人家難堪嗎？我老人家若是能把那小子制服，不就把他綑來了嗎？」

黃靖芬一聽，不由怒喝道：「大膽，你敢綑他？我是怎麼用信鴿通知你們的？我要你們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把衞少俠請來……」

「齊南狂叟」却不服氣的說：「推他不來，拉他不走，好話說了千千萬，他小子還是不停的搖頭，其實，綑也是各種辦法一種！」

黃靖芬不由怒聲道：「天底下有用伙『請』人的嗎？」

「齊南狂叟」却有些不服氣的說：「帮主，您何必爲一個年青英俊的小伙子，發這麼大的脾氣，責備您的部屬？」

黃靖芬一聽「年青英俊的小伙子」，罩煞的嬌靨上立即飛上片片紅霞，不由的望着「齊南狂叟」，怒聲解釋說道：「你知道什麼？衞少俠關係着本幫的基業，和諸位每個人的光明前途……」

「齊南狂叟」毫不忌諱的接着說：「還有帮主您的終身幸福！」

兩邊人衆一聽，俱都面色大變，不少人脫口輕呼。

黃靖芬聽得一楞，滿面通紅，直達耳後，不由颼的站起身來，指着「齊南狂叟」，厲狠道：「大膽，放肆……」

「齊南狂叟」一聽，再度接口說道：「還有找死？」

黃靖芬嬌靨上的紅暈一直未腿，這時一聽，不由恨恨的一頷首道：「不錯，衞少俠來了便罷，如果不來，你也別想活了！」

「齊南狂叟」毫不介意的說：「您放心，您殺不了我，姓衞的那小子說，我老人家還有二三百年的陽壽好活！」

黃靖芬哼了一聲，恨聲道：「如果他三日之內不來，閻王爺也救不了你！」

說此一頓，遊目看了左右一眼，繼續怒喝道：「將他押下去！」

左右立即有二三十人同時暴喏了一聲！

只見「齊南狂叟」和那兩個藍帶中年人，躬了躬腰，轉身向廳外走去。

衞擊宇看至此處，覺得該是出去的時候了，同時，他對這位「齊南狂叟」還眞有幾分佩服，不愧是位「狂叟」人物。

於是，先解下包劍的綢布，又扯下藍巾上的絲帶，一蓬毫光，立時飛洒四射，緊接着，一長身形，凌空而起，一式「蒼龍入海」，直向廳前最光亮的地方撲去。

衞擊宇這一飛撲，立即引起一道濛濛毫光，宛如一顆慧星，遙在半空中墜下地來！

由於四週寨牆上的警衞俱都望着廳前，而大廳高階上的警衞也正因「齊南狂叟」走下廳階而外看，是以，衞擊宇的直撲廳前，立被發現，一陣驚呼吶喊，分由四面八方响起來。

正待下階的「齊南狂叟」神色一驚，急忙止步，抬頭一看只見一蓬光華又到了高階前。

「齊南狂叟」一見那道疾瀉而下的光華，看也沒看，飛身又縱上台階，望着聞聲正奔出來的黃靖芬和老尼、頭陀等人，興奮的歡聲叫道：「帮主帮主，您要的小伙子來了，他眞的來了！」

黃靖芬和老尼頭陀等人奔至階口一看，只見衞擊宇神情冷漠，哂然一笑，目光一瞬不瞬的望着她，正左手按劍，卓然立在階下。

黃靖芬一看，不由驚喜望外的將一雙玉手抱在胸前，激動興奮的自語說：「果然是他！果然是他！」

立在黃靖芬身後的那個送信青年，看在眼內，殺氣立即出現臉上，不由重重的哼一聲。

黃靖芬不由一定心神，飛步向階下迎去，嘴裏同時連聲嬌呼：「宇弟弟，宇弟弟！」

衞擊宇本待不假辭色，但想到她是一帮之主，而且還冀望她自動交出「玉心」來，是以强自展笑，拱手爲禮道：「黃帮主，在下來得魯莽，還望黃帮主不要見責！」

說話之間，黃靖芬已到了近前，同時連聲愉快的說：「不會不會，你不來姊姊才會怪你呢！」

衞擊宇見黃靖芬的稱呼愈來愈親熱，微微皺了皺眉頭，並未說什麼。

但是，那位濃眉環眼的胖大頭陀却宏聲道：「慢着！」

說罷，大步走下高階，其餘人等，也紛紛跟在身後。

黃靖芬一見，趕緊回過身去，望着走在階下的頭陀老尼和「齊南狂叟」等人，歡聲道：「大家聽着，這位就是本人要你們分頭去請的

衞少俠衞擊宇。」說罷，又望着衞擊宇，愉快的道：「宇弟弟，讓姊姊爲你介紹！」

說着，舉手一指老尼姑，道：「這位是『苦海』師太，也是姊姊的同門師叔……」

衞擊宇一聽，立即拱手謙聲道：「老師太好！」

「苦海」師太立即合什宣了聲佛號道：「衞少俠你好，歡迎你光臨敝帮總壇！」

黃靖芬又肅手指胖大頭陀，介紹道：「這位是聞名西北的第一佛門高人『法通』禪師，人稱『金剛頭陀』，手中一串唸珠，武藝高絕，領袖西域，鮮少敵手，姊姊特別禮聘禪師爲本帮護法。」

黃靖芬這樣刻意介紹，一方面是要衞擊宇注意，一方是要衞擊宇對之略加客氣。

豈知，衞擊宇僅拱了拱手，說了聲「久仰久仰」，就看向「齊南狂叟」。

黃靖芬一看，趕緊準備緩和幾句，「金剛頭陀」已單掌豎胸，微微躬身，一聲沒吭。

方才歡欣的氣氛，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緊張，沉悶，一觸即發的火爆場面。

黃靖芬只得繼續一指「齊南狂叟」，道：「這位是天德堂的張堂主，前幾天你們已經見過了……」

衞擊宇喜歡他的狂傲嬉笑，因而拱手一笑，道：「張堂主，張老英雄！」

「齊南狂叟」趕緊道：「不敢當，剪徑老賊，手下敗將！」如此一說，不少人暗中笑了，氣氛略見緩和。

黃靖芬又舉手一指另一個腰繫紅絲英雄帶的老者介紹道：「這位是『天威堂』的趙堂主」，人稱『糊塗翁』其實他一些也不糊塗！」

衞擊宇早在雲斗上已打量了這位趙堂主，身材瘦小，大眼秀眉，尖尖下巴上蓄着幾根狗纓鬍，一臉的皺紋，肩後還有些駝背。

這時一俟黃靖芬介紹完畢，立即拱手含笑道：「趙老英雄的大名，在下久仰了！」

「糊塗翁」立即縮着脖子雙手拱揖，聲音有些尖聲尖氣的正色道：「這位少俠太客氣了，只不知道你是聽誰說的老朽我姓趙？」

衞擊宇聽得一楞，心說，不是你們帮主剛介紹的嗎？其他人等，不少人笑了。

「齊南狂叟」哼了一聲指罵道：「你別在這裏裝瘋賣傻好不好，你那一套人家衞少俠早清楚了！」

「糊塗翁」望着「齊南狂叟」驚異的「噢」了一聲，雙手一拱，慢條斯理的正色問：「你這位老英雄是那裏來的？可是這位少俠的跟班的？」

如此一說，不少人哈哈笑了，原就高興的黃靖芬自不例外，連衞擊宇也忍不住笑了。

「齊南狂叟」有些自覺口拙，氣得猛的一指「糊塗翁」，脫口大罵道：「你是給衞少俠提夜壺的！」

如此一說，剛剛稍歇的笑聲再度掀起來。

黃靖芬嬌靨一紅，接着忍笑嬌喝道：「好了，衞少俠初蒞本帮，你們便任性嬉笑，成何體統，你們不怕衞少俠笑你們嗎？」

另一個腰繫紅絲英雄帶的魁梧大漢，雙眉一掀，憤聲道：「就是嘛！俺老崔帮主還沒介紹，你們就又吼又叫，簡直是不懂禮貌……」

黃靖芬一聽，急忙肅手一指發話的大漢，望着衞擊宇以恍然的口吻介紹道：「噢，宇弟弟，這位是『天罡堂』的崔堂主，一雙鐵掌，功可開碑，也是統領一方的英雄人物，由於他的掌力驚人，江湖朋友便送了他一個綽號叫『鐵掌無敵』……」

衞擊宇一聽，趕緊拱手謙聲道：「久仰久仰，今後還請崔堂主多多指教……」

話未說完，「鐵掌無敵」又神氣的笑着說：「那還算甚麼？只若你是專心誠意的學，你學甚麼俺都願意教甚麼！」

衞擊宇早已看出「鐵掌無敵」是個渾猛人物，由於黃靖芬沒有呵叱他，愈加證實自己的想法不錯，是以，佯裝感激的說：「有機會在下一定向你學幾招！」

「鐵掌無敵」得意的一笑，似乎還想說什麼，黃靖芬已肅手一指其他腰繫藍帶和紫帶的男女人衆，繼續說：「這幾位是六壇壇主，有的是外地來的分舵主和香主執事，稍時席上姊姊再一一爲你介紹認識！」

衞擊宇不便說什麼，也不想吃他們的酒席，只希望單獨和晉嫂談一談，取回「玉心」，馬上離去，是以，僅應了兩個是。

黃靖芬肅手一指廳階，正待請衞擊宇大廳上坐，一直神色陰沉，不言不笑的「金剛頭陀」，突然沉聲道：「慢着，屬下還有話說！」

黃靖芬聽得柳眉一蹙，其他人等同時一楞，剛剛緩和的氣氛再度緊張起來。

「金剛頭陀」向着黃靖芬微一躬身道：「敢問帮主，衞少俠是來訪的貴賓還是夜闖總壇的不速之客！」

話聲甫落，「齊南狂叟」已煞有介事的說：「是呀，他小子是由天上飛進來的還是從地裏蹦出來的呀？那些混蛋嘍囉，飯桶頭目，一百多道明樁暗卡，合計着都睡大覺去啦？」

如此一嚷喝，大家才突然想起這件事，這位衞少俠是怎麼進來的？

黃靖芬方才一時高興，也未去想這件事，這時經「金剛頭陀」一問，也感到十分震驚，正待說什麼，那位瘦小乾癟的「糊塗翁」已慢條斯理的說：「這還用問嗎？當然是騰雲駕霧，御氣行空嘍，你沒看到方才那位少俠來的時候就像天上掉下來的一顆慧星？」

「金剛頭陀」突然怒聲道：「咱家不管他是怎麼進來的，咱家是以事論事，他是歡迎來的貴賓，禮應上座，如果是夜闖總壇的不速之客，不管他是誰，咱家身爲護法，職責所司，必須以帮主親訂的帮規處理治以應得之罪！」

黃靖芬柳眉飛剔，嬌靨罩煞，正待怒聲嬌叱，「齊南狂叟」已幸災樂禍的大聲說：「好，這話說的也是，今天晚上看你的，你能把他小子打趴下，也好爲我老人家出口氣，若是你護法護不成，陰溝裏翻船，也算老天爺有眼，煞煞你頭陀的傲氣……」

話未說完，乾癟瘦小的「糊塗翁」已冷冷的道：「怎麼會呢？人家是鐵打的銅鑄的，渾身都是金岡剛鑽，那能像你，半夜裏碰見了這位衞擊宇，打得你老小子垂頭喪氣……」

黃靖芬一聽，愈發怒不可抑，不由嬌喝道：「你們太隨便，太放肆了，我才離開了總壇幾個月，你們已經把這裏鬧得烏烟瘴氣，毫無紀律，現在，居然連我的客人你們也想掂掂他的份量，揭揭他的底牌……」

話未說完，那位「苦海」老師太已婉轉的說：「帮主，『法通』禪師職責所在，爲了以後的紀律，不得不秉公處理……」

話未說完，「齊南狂叟」已哼了一聲譏笑道：「他秉公處理個屁，他還不是因爲衞少俠沒有捧他幾句，心裏不服氣，想找個理由揍衞少俠一頓出出氣，今天我老人家對他說衞少俠武功如何高，他還罵我在爲衞少俠吹噓呢！」

前去「棲鳳宮」送信的那個年青人，唯恐天下不亂似的沉聲道：「張堂主，你就少說幾句吧，就誤了他們動手，大家少一次瞻仰禪師身手的機會，多可惜！……」

「齊南狂叟」兩眼一翻，瞪着送信的那個青年，厲叱道：「去你的，你是什麼東西，這裏那有你小子說話的份，你不撒泡溺照照你自己！」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刀（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藏身密室中的雪夫人遇刺身亡，有這彷如銅牆鐵壁中的密室，更有這多的高手防守在外，兇手怎能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去自如，辦案經驗豐富如查四，心思愼密如沈勝衣，江湖老練深厚的全祖望，盡皆束手無言，正以此際，十二連環塢的紫鴿、粉豹、花鷄突來，說要助全祖望擒殺天刀，練眞眞挺身直認是她殺死卜嘯虎，也是眞正的天刀。紫鴿出鬥練眞眞，沈勝衣也鬥花鷄，兩對激鬥中，全祖望持大鐵椎也向粉豹挑戰，粉豹不敢硬接大鐵椎的攻勢，只有一退再退，冀望全祖望露出破綻，搶入進攻——

刀芒掩日月　椎風震山河

粉豹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倒好，只可惜全祖望那一雙臂膀氣力實在不小，那一個大鐵椎雖不致被他舞的風雨不透，也不致於輕易可以給粉豹雙環搶入。

粉豹亦不敢輕舉妄動。

百多斤重的大鐵椎不擊中猶可，一擊中實在後果堪虞，沒有七八分把握，他眞還不敢冒這個險！

百忙中他偷眼一望花鷄紫鴿，却發覺紫鴿花鷄的情況比自己還糟！

花鷄的一對金爪在沈勝衣左手一劍砍殺之下簡直就是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紫鴿滿頭汗落淋漓，顯然應付閃電一樣凌空擊下的練眞眞那張天刀亦是吃力得很。

三個人的生死，看來就正如事前預料，全繫在他與全祖望兩人的勝負之上！

那刹那，粉豹的心中實在焦急到了極點！

一個人焦急之下就難免有疏忽，他一心盤算着如何應付當前全祖望那一個大鐵椎，百忙中也曾兼顧左右，却就偏偏疏忽了身後。

他的腦後也沒有長着眼睛。

全祖望却面對粉豹，當然看到粉豹的背後擋着假山，他的嘴角噙着一絲冷笑，猛一吼，又吐出一聲咆哮，又一椎緊接掃出！

這一聲咆哮更響亮，這一椎橫掃更驚人！

粉豹想不到花花太歲這個老傢伙內力修爲這麼深厚，一連十八椎之後，接上的第十九椎反而更見威猛，一驚急忙再退！

這一退只退出半步，他的背後已然撞上假山！

粉豹的一張臉當場粉白！

全祖望那一椎同時擊到！

粉豹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呼，左右鎖心環急從胸前推出，迎向掃來的那個大鐵椎！

他並不想硬擋，現在却不能不硬擋！

那雙環一推，他混身的氣力亦集中在雙手之上，雙環之上！

他的內力修爲也許不在全祖望之下，只可惜他的反應雖然快，却是出在他的背後撞上假山之後，這經已慢了半分！

這半分之差已經要命！

他混身的氣力還未完全集中，雙環才推出一半，全祖望那大鐵椎已然掃到！

「轟」一聲，整座假山立時四分五裂！

粉豹的一個身子亦同時五裂四分！

石礫橫飛，血肉橫飛，那裏還分得開那一

堆是假山的石礫，那一堆是粉豹的血肉！

張猛那邊正好瞥見，一口苦水不其湧上心頭。

好容易他才抑制得住那一陣想吐的感覺，在他身旁的弟兄已有幾個在吐了。

花花太歲的殺人手段實在嚇人。

解語消愁那邊假山之上居然未吐，兩張俏臉却已青了。

任少卿的一張臉也並不比張猛的好看，兩腿已在抖了起來。

查四全義算是比較鎮定的兩個，全義不過扶着旁邊石亭的一條柱子，查四也不過瞪大了眼睛，只是眼旁的肌肉不住的在跳動。

最震驚的當然是花鷄紫鴿，兩個人一樣心意，紫鴿再擋練眞眞一刀，半身一倒，就地一滾，滾出了足足丈多兩丈才彈起身子！

這一着實在有些出人意外，這一來練眞眞接着的一刀勢必落空，到她着地要拔身追趕，紫鴿已有足够的時間溜出院外。

紫鴿打的也就是這個主意，那知道他一彈起身子，眼前便見一條人影凌空落下！

練眞眞！

練眞眞半空中翻滾，看的一樣淸楚，紫鴿伏地滾身，她的刀勢亦斂，那纖腰一折，竟就朝紫鴿滾動的那個方向，連人帶刀飛落在紫鴿的面前！

刀橫腰，練眞眞冷冷盯着紫鴿！

紫鴿只恨的咬牙切齒，厲聲道：「臭丫頭，你莫要迫人太甚！」

練眞眞冷笑道：「你口齒放乾凈一些，我也許還不會迫你太甚，現在我最低限度要留下你的一排牙齒！」

「好，我給你！」紫鴿嘶聲狂呼，手一揮，匹鍊也似的一道刀光疾捲向練眞眞的咽喉！

練眞眞閃身右避！就繞着紫鴿疾走起來，刀就斜在她的左肩之旁，她左掌托着刀脊，刀鋒向外，一轉，刀亦就勢隨人疾轉，雪亮的刀自刹那化成一道閃亮的光環在紫鴿身外迴環飛閃！

刀化成光環，人亦彷彿幻成了一道飛烟！

紫鴿一刀落空，第二刀還未劈出，眼前就只見光環，只見飛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那欲發未發的刀勢連隨收斂！

他瞇着眼，凝視着飛繞在身外的飛烟光環，那脚步一錯，突然像給燒着了尾巴的火老鼠一樣，就原地順着光環轉動的方向疾轉起來！

這一轉，兩下平行，他終於看清楚了練眞眞的人，練眞眞的刀！

一聲霹靂卽時在他口中爆出，一翻刀，一長身，便待要衝破練眞眞的刀環，也就在這下，一聲尖銳已極的慘叫聲突然劃空傳至！

花鷄的慘叫聲！

×　×　×

花鷄也是一心開溜，他行動的迅速更不在紫鴿之下！

心念一動，花鷄一對金爪奮力一翻，連擋沈勝衣三七二十一劍，隨卽虛幌兩鈎，似攻還退，雙脚一蹬地，整個身子颼地倒射而出！

一射兩丈，這一退亦不可謂不快的了！

不過雖然快，憑沈勝衣驕人的身手，要追擊並不是一件難事！

沈勝衣却沒有追擊，反而一翻手，回劍入鞘！

花鷄雖然箭一樣倒退，一雙眼並沒有離開過沈勝衣，這一眼瞥見，心裏頭，實在奇怪非常！

他的確想不到沈勝衣這就罷手。

這個情他又豈會不領，轉身便想奔出！

一轉身他就看到了一個人，一個大鐵椎！

「花花太歲！」花鷄當場脫口驚呼。

正是花花太歲全祖望。

也不知什麼時候，全祖望已來到了花鷄的身後，他站在那裏，雙脚雖不動，雙手却緩緩將那大鐵椎送出！

他若是奮力揮椎，花鷄腦後雖然沒有眼睛，但耳聽風聲，亦可覺察，這緩緩將那大鐵椎推前，花鷄却毫無所覺！

到花鷄看在眼內，那個大鐵椎離開花鷄的胸膛已不足一尺！

花鷄那一聲驚呼出口，全祖望那緩緩推前的大鐵椎亦同時疾快一吐！

相距只一尺，花鷄失驚之下當然沒有可能那一椎閃開。

只一尺相距，那一椎當然亦難盡全力，但經已足够！

蓬的一聲大鐵椎撞在花鷄胸膛之上！

花鷄一個身子當場連退七步，胸前的肋骨最少斷了五條，一口鮮血嘩的衝口而出！

全祖望上步緊迫，大鐵椎一翻一滾一掃，「橫掃千匹馬」，又一椎攔腰掃向花鷄！

這一椎威猛絕倫！

花鷄連脚步都還未站穩，大鐵椎已到！

他雙手金鈎並未脫手，連忙出手，雙雙抓向全祖望的胸腹咽喉！

他也自知傷重之身，他也知那一椎凌厲非常，萬難閃避，萬難活命，那一對金爪不求護身，只求傷敵！

他只希望那一對金爪不負所求，同時將全祖望抓下地獄！

一個人有希望不錯總好過無希望，只可惜希望結果往往都是失望！

花鷄那一對金爪還未抓到全祖望的胸腹咽喉，全祖望那一椎已掃到花鷄的腰眼之上！

這一掃只掃的花鷄離地飛起，直飛出天外，院外！

一聲尖銳已極的慘叫聲刹那直拔雲霄！

×　×　×

花鷄那一聲凄厲的慘叫聲幾乎沒有驚散紫鴿的魂魄，欲發的一刀不由一歛！

環繞在紫鴿身外的飛烟光環立時盡散，光環合成一道電閃，飛烟合成一條人影，練眞眞連人帶刀乘隙搶入，刀斬紫鴿！

出手就是一刀，這一刀却駭電驚雷！

紫鴿也算得手急眼快，手中刀連忙揮出！

砰的一下巨震，兩刀合在一起，練眞眞那張刀旋卽蟒蛇一樣纏着紫鴿那張刀滾動起來！

紫鴿那張刀只好跟着滾動，他若是將刀撤回，練眞眞那張刀勢必乘勢殺入！

叮叮噹噹的珠走玉盤也似一陣亂响，那纏在一起的兩張刀突然一合，化做兩道白光直飛上半空！

練眞眞紫鴿兩人幾乎同時拔身而起，追在那兩道白光之後，一伸手，各自找向自己那刀的刀柄！

兩人亦幾乎同時，搶刀在手，同時揮刀出手！

紫鴿一出手就是三刀，練眞眞一出手却是四刀，比紫鴿還多出一刀！

噹噹噹的雙刀半空中三度再交擊！

紫鴿只是三刀，練眞眞還有一刀！

那一刀就砍在紫鴿的右臂之上！

哧的裂帛聲响，鮮血破空，紫鴿的右臂雖然未斷，右手已然無力握刀！

刀嗆啷脫手墮地，紫鴿的人亦落地，落地又飛起！

全祖望已等在那裏，紫鴿未落下，他的大鐵椎已蓄勢待發，紫鴿一落下，他的大鐵椎馬上揮出，擊在紫鴿的腰脊之上！

砉的腰脊齊斷，紫鴿矮胖的一個身子最少也飛起了兩丈！

練眞眞剎那亦自落下，搖頭收刀。

沈勝衣亦自搖頭，這已是他第三次搖頭。

那一鷄一豹一鴿雖然該死，全祖望的手段也未免太過毒辣！

全祖望却不以爲意，大鐵椎往地一頓，頓開滿地血花，放聲狂笑道：「痛快！痛快！痛快！」

一連三聲痛快，看來他的確痛快得很！

他狂笑着走到沈勝衣練眞眞面前，道：「抱歉抱歉，那一鷄一鴿本來是你們的。」

練眞眞苦笑，沈勝衣也在苦笑。

「屍體一會兒我再着人清理，現在我們且先回假山那邊石亭，看查四怎樣說話！」

全祖望說着雙手一抄，將那個大鐵椎往肩上一擱，大踏步走向假山那邊。

沈勝衣練眞眞不約而同亦舉起了腳步。

對於那件事，兩人也實在大感興趣。

密封的石室，離奇的死亡，沒有人能够進入的石室，兇手却能够殺人於石室之中！

死人還在石室之內，死人的鞋子却穿在石室之外白蠟人像的腳下！

就這些經已令人心往神馳。

查四却似乎有把握解開這個謎。

他眞能找出那個無形兇手？他眞能知道那個無形兇手如何進出那間密室？

× × ×

查四經已步返假山之上，石亭之中。

石桌已碎，石櫈未碎，查四在一張石櫈坐下，一面沉痛之色。

他望着全祖望步入石亭，咀唇抿成一條直綫，一聲不發。

全祖望忍不住趨前問道：「查捕頭，事情可是已有眉目？」

查四頷首抬頭，先後望向全祖望，沈勝衣，練眞眞道：「你們怕也累了，坐下再說。」

全祖望旁邊坐下，急不急待的再又問道：「查捕頭到底有何發現？」

查四眼望那邊花徑，道：「請莊主着人先將徑上那個蠟像搬入亭中。」

全祖望疑惑的望着查四，最後還是一拍雙手。

侍候大鐵椎的那兩個中年大漢應聲步前。

全祖望隨道：「你們一旁都聽到了，還不依查捕頭的說話去做！」

那兩個中年大漢連忙躬身退下。

全祖望的目光再回到查四面上，道：「查捕頭……」

「一會兒再說，」查四揮手止住，看樣子，似乎眞的成竹在胸。

× × ×

一夜風凄露冷，蠟像並無傷損。

蠟人到底是蠟人。

蠟人的身上凝着露珠。

露珠晶瑩，這蠟人就一如蘭湯浴罷。

纖細的腰肢，豐滿的胸膛，修長均匀的小腿，羊脂白玉一樣的肌膚，若不是眉心一道刀口直裂膛胸，刀口之上又塗上朱漆，單就是這個蠟像，已可以令人心蕩神旌。

蠟人現在就放在石亭的一條柱子的前面。

查四盯着那蠟人，忽的歎了一口氣。「昨天我不幸言中，今晨雪夫人就變成這樣子。」

「別再說這些。」全祖望凄然一笑。「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找出兇手！」

查四點頭，目光落在蠟人腳下穿着的那一對鞋子之上，轉問道：「這一對鞋子可是雪夫人昨日所穿的那一對？」

「就是那一對！」

查四接問道：「雪夫人就是穿着這一對鞋子走入石室？」

全祖望無言頷首。

「也就是說這一對鞋子現在應該還在雪夫人的腳上，卽使不在雪夫人的腳上，也該還在石室之中！」

「嗯。」全祖望一再頷首。

「現在這一對鞋子却在石室之外，蠟人的腳下，鞋子當然沒有可能自己穿在蠟人的腳下，也不可能自己離開石室，不待言，是兇手所爲！」

「那一個才是兇手？」

查四不答反問：「我記得，全莊主你曾經針對雪夫人這樣說話——『蕩婦』『妖姬』『魔女』諸如此頭的名詞似乎都是因她而起，爲她而說！」

全祖望微惱道：「不錯我是這樣說過，但現在你無端提起這些作甚？」

「整件事情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查四沉聲道：「我受託護衛未能竟全功，未能防患於未然，問心實在有愧，但錯並非出自我個人的身上，只錯在我對雪夫人的了解太少，如你全莊主所講，亦如我們昨日在大堂所聽所見，雖則難於啓齒，我還是不得不說，好像雪夫人那麼放蕩，那麼不羈，那麼大膽的女人，可說千中無一，萬中無二，她那種放蕩，不羈，大膽，這一次便是使她自掘墳墓，自取滅亡！」

所有的目光本來就已經集中在查四面上，這下更是齊都迫視着查四。

查四一聲歎息，繼續說道：「綜合我的所知，雪夫人平生最感興趣的只有兩樣東西，第一樣，是金錢！」

全祖望聽說不禁亦歎息道：「查捕頭這話倒非過語，如果將金錢比作火，她便是燈蛾，那兒有火光，燈蛾便飛到那兒，火滅了，燈蛾便要飛走了！」

「第二樣——」查四條的住口。

全祖望歎息着道：「我這個人一向都看得很開，查捕頭有話不妨直說。」

查四這才接下去，說道：「第二樣，是男人！」

「所以我這十多年來一直守在她身旁。」全祖望不由苦笑。

「這不錯，也是辦法，但——」查四又住口。

「但什麼！」

「外寇易拒，家賊難防！」

查四這句話出口，一直少有說話的那個管家全義突然開口，一聲冷笑道：「查捕頭這家賊何所指？」

查四亦自冷笑道：「家賊自知！」

「查捕頭的說話最好放明白，」全義狠狠的瞪着查四。

「要我放明白也可以！」查四忽問道，「你跟雪夫人私底下往來了多少次？」

這句話更驚人！

全祖望第一個變了面色。

全義的面色更難看，厲聲道：「姓查的，我看在主人面上敬你一聲捕頭，你這個六扇門的跑腿莫要就因此目空一切，肆意胡言！」

查四沉聲道：「你這是說我冤枉了你？」

「你敢說不是冤枉，就給我拿出證據！」

「任少卿的說話就是證據！」

那邊任少卿聽說當場一怔，全義幾乎同時偏過半臉，狠狠的盯着任少卿！

查四隨卽又接道：「雪夫人跟你的事，你以爲他知道的還不够清楚？對我說的還不够詳細？」

任少卿應聲脫口嚷道：「我……」

一個我字才出口，全義就喝斷了任少卿的說話，厲聲喝道：「好哇，姓任的，當初你怎樣約定，你竟這就揭我的底子，雪夫人跟你私底下往來了多少次，難道我就不知道了！」

這次却輪到任少卿變了面色，連連搖手急嚷道：「你怎麼聽他胡謅，我幾曾對他說過什麼！」

看他那副樣子，似乎不像說謊。

全義不其而一怔，轉望查四。

查四的嘴角噙着冷笑，冷笑道：「他的確沒有對我說過什麼，我這雖然有感而發，說話倒眞是信口胡謅，這如果出錯，我巳準備叩頭賠罪，但現在看來，那兩個頭我是可以省回的了！」

全義任少卿兩人聽着不由青了臉。

全祖望那張臉却在發紅。

沈勝衣練眞眞那邊聽着，看着，不約而同的齊自歎了一口氣。

練眞眞歎着氣悄聲道：「做捕頭的到底是做捕頭的，一句話就翻開了人家的隱私，沈大哥，你看他這樣做到底是什麼意思？」

沈勝衣淡笑道：「你不必問我，就聽着好了，他自己會加以解釋的！」

查四巳準備解釋，却就在那會子，全祖望一旁忽的笑了起來，他笑着左望一眼任少卿，右瞟一眼全義，喃喃自語的道：「好姪兒，好管家！」

他是在笑着說話，說的也算得好話，任少卿全義的兩張臉反而由青轉白，死白！

全祖望笑聲一落，躬身欲起，查四卽時一揮手道：「以雪夫人的色相，沒有意思猶可，一有意思的話，他們兩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眞還抵受不了那種誘惑，而以事論事，那主動的是必是雪夫人，是也倒不能完全怪責他們！」

全祖望笑道：「這件事，我自有分寸！」

他越笑，全義任少卿越心寒，那個大鐵椎的分寸，他們印像猶深。

查四却沒有再替他們分辯下去，轉口道：「但無論如何我們得先解決目前這個問題！」

全祖望這才重新坐好，道：「查捕頭對於那個問題有何見解？」

查四忽又將問題岔開，道：「不過話雖說家賊難防，全莊主平日看得那麼緊，那種機會相信並不多，所以如果有那種機會，雪夫人一定不會錯過！」

「哦？」全祖望愕然望着查四。

「石室只有雪夫人一個可以自由出入，昨夜石室假山之上，石亭之內，那值夜的人之中，却有兩個與她平日有染，這未嘗不是一個機會！」

「這是說……」

查四揮手打斷了全祖望的說話，隨道：「我們且先再分析一下石室昨夜的防範情形，石室之上的石亭之內整夜不斷有人監視，兩套四條鑰匙都由雪夫人保管，石室的正門出事之後並無異樣，還有的另一扇只能由內打開的門戶亦緊緊閉上，要殺入這間石室應該沒有可能，但雪夫人結果却死在這石室之內，這其間，兇手一定來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詭計，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全都給他這個詭計愚弄，思想全都集中在一點！」

練眞眞不覺脫口問道：「那一點？」

「密室這一點！」查四不徐不疾的接道：「我們的注意力完全被這間密室吸引，一心只想着兇手如何突入這間密室，一有了這個觀念，很容易就疏忽了在密室之外進行密室殺人這個可能！」

全祖望沉吟着道：「我記得你方才經巳說過雪夫人是在室外被殺。」

「毫無疑問是在室外！」查四沉聲道：「兇手雖然沒有可能突入石室，雪夫人却隨時可以離開石室外出而不被我們覺察！」

查四回身手一指假山後面，接下去。「假山後面的門戶最低限度我，沈大俠，練眞眞並不知道，那後面花木叢植，昨夜雨下個不停，雨洒在花木之上，已是一種很好的掩護，我們的注意力又全都集中在假山正門前面，雪夫人將那門戶打開偷出石室之外，有誰會察覺？」

衆人的視綫，不覺落在假山後面，不覺點頭。

查四斷然道：「既然昨夜假山之上一直有人在監視，兇手根本沒有可能來到石室面前而不被發覺，而卽使監視的人因事偶或離開，兇手眞有此可能亦沒有可能突入石室，剩下惟一的可能就是——雪夫人私自打開石室後門，從那裏偷出室外！」

衆人不其而當場怔住！

那的確是很合理的推斷。

「我早說過，雪夫人的放蕩，不羈，大膽，女人之中千中無一萬中無二，我亦說過一有機會，雪夫人絕對不會不加以利用，既然可以私自進出而不被覺察，這機會她怎會放過？」

衆人不由得點頭，居然沒有一個是例外。

「在高手保護之下偷出與人幽會，這不單祇就不但安全，更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機會再加上刺激，雪夫人還能自已？」

衆人不由又點頭。

「她利用這個機會偷出室外與人幽會，當然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殺，而她所幽會的那一個人當然也就是殺她的兇手！」

全祖望脫口問道：「誰？」

查四不答，接道：「方才我經巳指出，雪夫人是在被人扼死之後才給用刀一刀自眉心劈落胸膛，從這一點看來，兇手的武功並不高强，否則的話只用刀經巳足够，先用手，再用刀，並不是怕雪夫人不死，只是兇手並沒有這個把握，爲恐慘叫聲一發，驚動了他人！」

查四吁了一口氣，繼續未完的說話。「講到這地方，大家大概都經巳想到，兇手是在殺了雪夫人之後再將雪夫人的屍體搬回石室。」

練眞眞不由又問道：「兇手又何必多此一舉？」

查四緩緩道：「兇手無疑絕對不能讓屍體留在自己房間之內，但隨便找一個地方一放便可以，不必再多此一舉，他所以多此一舉其實是出於雪夫人的提示！」

衆人又愕然。

查四道：「雪夫人打從後門偷出室外與人幽會，雖然說很難被人覺察，但亦不無被人覺察的可能，是以她實在亦在冒險，一被人察覺，你莊主追究下來，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可以不冒險，她是不會冒險的，但不走後門，就得走前門，那除非她所幽會的人是昨夜輪流在石亭上值夜的其中一人，她才可以在事後安然回去石室。」

查四目光四下一閃，又道：「事實他們幽會的正是昨夜輪流在石亭上值夜的其中一人，選擇值夜的其中一人幽會，再在對方值夜的時間之內安然回去，這不單祇安全，而且別具心思，也虧她想得出，只可惜她想不到自己會死在幽會的那個人的手上。

「而她這個辦法也就被兇手加以利用，在殺人之後仍將屍體留在房中，等到自己值夜的時間來到，才將屍體搬回石屋，放在床上，再在室內將石室後面那扇門戶關上然後離開。」

全祖望詫異的忽問道：「他怎能離開？」

「人死在他的手上，石室的鑰匙當然落在他的手上，他要離開，易如反掌！」

「那他怎能將石室關上？」

「鑰匙在手又怎不能將石室關上。」

「兩套四條鑰匙不是都留在石室內？」

「在我們穿過通風管子進入石室之後，不錯兩套四條鑰匙都是留在石室之中，但在我們進入之前，我敢肯定說一句，石室之內只得一

套兩條鑰匙！」

「這話怎樣說？」

「雪夫人在偷出石室的時候，兩套鑰匙至少有一套隨身帶着，兇手在離開石室之後身上也得保留着一套鑰匙，他事後要將那一套鑰匙送返石室內無疑沒有可能，可是方才隨我們一同進入室內，却不難乘亂將那一套鑰匙抛在綉榻之下，地氈之上！」查四的語聲猛可一高：「這是說，我方在綉榻之下，地氈之上拾起的那一套鑰匙絕非雪夫人無意掉落，是兇手方才乘亂丟在那裏，也是說，兇手就是方才進入室內，亦卽是昨夜值夜的其中一人！」

方才進入石室之內，亦卽是昨夜值夜的一共八個人，花花太歲全祖望，沈勝衣，練眞眞，消愁，解語，任少卿，全義，查四！

這八個人之中，誰是兇手。

「誰！」全祖望長身而起，又一聲叱喝。

沒有人應聲。

開口的只有查四。

「兇手這一番舉動，自己固然可以免除了嫌疑，整件事情也陷入了無可解釋的地步，當然他是有他的目的，姑勿論他這目的何在，這一着實在高明，只可惜他忘記了這裏還有我查某人！」查四的面上浮起一片悠然自得之色。

所有的目光立時又囘到查四面上，全祖望急不及待的追問道：「查捕頭，那你說兇手到底是那一個！」

「密室殺人這個死結既解開，兇手是那一個根本已不成問題。」

全祖望焦急的問道：「你說啊！」

「我們不妨先將八個人之中沒有嫌疑的先剔開。」查四悠然道：「你全莊主，我查某人，當然不在這嫌疑之內！」

「是啊。」

「沈大俠練姑娘當然也沒有嫌疑，第一，沈大俠練姑娘武功高强，莫說不必用手扼殺，卽使當面格殺雪夫人，也未必有人阻止得了，第二，破曉之後才到沈大俠練姑娘輪值，破曉之前屍體却顯然已在石室之中，第三，就分開來說，昨夜沈大俠練姑娘都在聽松院，雪夫人如果找沈大俠，練姑娘絕無不知道的道理。」

練眞眞插口說道：「雪夫人也可以來找我的。」

查四一笑，笑得有些曖昧，道：「雪夫人找的只是男人！」

練眞眞的一張俏臉不由得紅了起來。

查四接着道：「也基於這個原因，解語消愁兩位姑娘也不在嫌疑之內！」

解語消愁不覺失笑，三四十歲的女人，還有人姑娘稱呼，實在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查四的臉上却已沒有笑意，肅容道：「八去其六，剩二，剩下來的兩個人，這嫌疑可脫不了！」

全義任少卿不約而長身而起，還沒有說話，全祖望一旁已自獰笑道：「好哇，又是你們兩個畜牲！」

全義任少卿面色慘變，慌不迭搖手。

查四的說話卽時又响了起來。「殺人少不免有一個動機，這動機可能在兇手，也可能在雪夫人。」

全祖望已準備起身，聽說又坐了囘去。

查四的說話就彷彿藏着一股無形的吸引力牽引着所有人的思想。

「雪夫人需要金錢，也需要男人，在金錢方面，全莊主石室中那十二箱珠寶足以滿足雪夫人，但另一方面，雪夫人只怕難以滿足！」

全祖望無言輕歎，查四的說話就像是一張刀，挑開了他隱藏在內的瘡疤！

查四隨又道：「石室雖然不可以移動，那十二箱珠寶却是隨時可以移動，南宮平假借練姑娘天刀的威名尋仇，少不免引起一番動亂，在這動亂之中，只要能够隨意進出這座石室，便不難乘亂弄走那十二箱珠寶，雪夫人去找那個兇手，這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不過，那十二箱珠寶已等如雪夫人所有，雪夫人對那個兇手如果只存玩弄之心，就未必會打這個主意，而那個兇手，却可以肯定，早已有這個用心。

「兇手也知道這是個混水摸魚的好機會，事實已先自作好準備，找來了相當人手，只等機會一來到，就湧入石室，迅速將那十二箱珠寶搬走，是以卽使雪夫人不來找他，他也會找機會與雪夫人暗通消息，說服雪夫人在適當的時機將門打開，雪夫人找到來，在他來說，也就正中下懷，但問題也就來了！

「兇手找來的那些人當然不會白白替他做事，事成之後可能是三七，可能是四六，他們這私下約好如何分那十二箱珠寶暫且不管，一想到瓜分這個問題，無論是雪夫人早已有這個打算抑或那全是兇手一個人的主意也好，雪夫人絕不會答應這樣合作，那本來已是她的私有無異，以她的性格，又怎肯將之瓜分，兇手却非要她答應不可，一方面他要向找來的那些人交待，二方面他本來的目的可能並不在雪夫人的色相，只是在那十二箱珠寶，也因此，雪夫人答應倒還罷了，否則很容易就惹起兇手的殺機，要是她無意中說一句要告訴全莊主什麼，她更就非死不可？兇手的殺人可能出於一時的衝動，也可能迫於無奈，在殺人之後，他既然可以乘自己值夜的時間將屍體送入石室，當然亦可以乘此機會將那十二箱珠寶偷運出室外，莊外，只可惜昨日十二連環塢那花鷄紫鴿的出現，他們一夥弄巧反拙！

「昨日花鷄紫鴿與他們在街頭相遇，發生了衝突，這衝突誰是誰非無關輕重，但他們乘此機會搧風點火却無疑問，如果這成功，全莊主，沈大俠，練姑娘與那粉豹，花鷄，紫鴿之戰就不在今日，而是在昨日，戰果是怎樣也好，一發生，莊內的防範是必完全瓦解，他們自可以乘虛而入，全莊主或者以爲我這是信口開河，但事實，當時我的確見到他們借故集中在這假山附近，也許他們有他們的一套辦法，但你全莊主不爲所動，縱有最佳的辦法他們亦無從着手，相反那一來，更顯得他們的無能，那之前由於在沈大俠練姑娘的面前不堪一擊，他們已被你全莊主着令退出這院子外，再加上長街一戰的影响，你全莊主當然不會容許他們夜間進入這院子之中，招致無謂的犧牲，是以雖然是大好機會，兇手却孤掌難鳴，那十二箱珠寶還不是一個人在那麼短促的時間之內所能够搬走，無可奈何，兇手惟有作罷，只是利用這時間佈下這一幕密室殺人，還特別將雪夫人那個蠟像搬到花徑之上，强加渲染，目的不外乎在使我們全相信雪夫人是死在南宮平刀下！

「雪夫人的死訊傳開，南宮平是必會登門追查究竟，兩下子碰上，你全莊主第一個相信就會不由分說，當面就是一鐵椎，他們並不知道南宮平只不過借用練姑娘天刀的名堂，以收阻嚇的作用，只道天刀就是南宮平，憑天刀的武功，一上手勢必一場大戰，這動亂之中，又是他們混水摸魚的大好機會，你全莊主一發覺雪夫人可能發生意外，勢必破門而入，石室一毀，那十二箱珠寶縱然遷移，亦不會再有第二間這樣的石室，還不是予取予携，那他們等上一兩天又何如？

「整件事情無疑相當複雜，可是頭緒在握，抽絲剝繭，還是不難找出眞相！」查四轉顧全祖望，忽問道：「我口中的他們全莊主大概已知道何所指？」

全祖望無言頷首，一張臉經已紅如巽血！

「那個他，全莊主當然亦知道何所指？」

全祖望一再頷首，一雙手已起了激烈的顫抖，便不看手，只看他那張臉，已想像得到他內心現在是何等激動。

一個人衝動之下往往逈異平時，全祖望現在若是出手，是必然動地驚天！

查四似乎還怕全祖望找不出眞正的兇手，隨卽親自揭開兇手的本來面目！

「這件事沒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釋，符合一切的條件的也只有一個人，任少卿，你就是兇手。」查四霍地起立，戟指任少卿！

咄咄迫人的詞鋒，完美的推理，那一指的姿態，那一指威力，猶其迫的人喘不過氣來！

任少卿給那一指直指的面無人色，油滑的口才，這下已烟消天外，結結巴巴的搖手說道：「姓……姓查……姓查的，你……你……你胡說！」

「我胡說？」查四倏的舉步跨出亭外，遙指站在那邊花樹旁邊的張猛揚聲道：「任少卿已將事情和盤托出，他說是你們指使，你們又怎樣說話！」

這又是信口開河，石亭中的人，當然不會上查四的當，張猛却還在那邊，雖然多少已看出事態不妙，可沒有聽到查四任少卿方才說過了什麼！

「他媽的，姓任的是那門子的好漢，怎麼賴到我們頭上，壓根兒我們跟姓全的毫無瓜葛，姓任的不說，誰知道姓全的這許多事情！」

張猛當場破口大罵：「我們楚西三十六友幹的是不費本錢的買賣，姓任的找到來，又是好買賣，那有不接的道理，怪得了我們？」

任少卿聽在耳裏幾乎沒有吐血。

查四反而笑了，一笑却又斂起臉容。

「楚西三十六友，全莊主可聽清楚了！」

查四轉顧全祖望，「這種事情理當由官府接辦，但你全莊主我敢說一定不肯這樣做，我爲官府中人，雖無力阻止，總不成袖手旁觀，看着你處置兇手，就此告退。」

查四的每一句說話都是利針一樣，針針挑在全祖望骨節眼處。

「查捕頭慢行，恕老夫不送，有勞之處，容後再謝！」全祖望眼中微露感激之色却並不挽留，揖手送客。

查四也當眞不再逗留，一聲「不必客氣」，移步退出石亭，退下假山。

任少卿那邊立時嚷了起來：「姓查的，你別走！」

查四彷如未覺，頭也不同，囘過頭來的是全祖望。

一接觸全祖望那一雙近乎血紅的眼睛，任少卿不由的連打了幾個寒噤。

全祖望隨卽冷笑問道：「你想查捕頭帶你回去衙門？你不想這件事由我來處置？」

任少卿囁嚅着竭力提高嗓子，道：「姓查的含血噴人，我不是兇手！」

「是麼？」全祖望緩緩抄起身旁那一柄大鐵椎。

任少卿一眼瞥見，一聲怪叫，聳肩騰身，颼的騰身掠出石亭，掠向假山下面。

全祖望的脾氣他實在清楚得很，就算有一百條充份的理由，他知道就一條，全祖望現在也不會聽他說的了。

現在對他來說最好就溜之大吉，所以他趕緊開溜。

張猛也是一個聰明人，眼看任少卿倉皇溜出石亭，知道全祖望要下殺手，急一聲「風緊扯呼」，第一個轉身奔出！

全祖望看在眼內，猛一聲暴喝：「給我截下來！」

解語消愁應聲飛出了亭外，兩人身形的迅速，就連沈勝衣練眞眞也大感意外，想不到全祖望身旁這兩個活寶竟有這種身手。

侍候全祖望那個大鐵椎的兩個中年大漢也不慢。

全義更不慢，但身形才起，全祖望已疾風一樣飛到他身旁，手中那一柄大鐵椎同時攔腰向他掃出！

沈勝衣練眞眞一旁看的眞切，不約而同脫口一聲驚呼，他們雖然也想到全祖望絕不會輕易放過全義，却意料不到全祖望現在就下手，而且是痛下毒手！

全義更是意外之外，這意外之外之下，憑他的本領，那一椎如何閃避得了！

蓬的半空中利那爆出了一蓬血雨！

血雨從全義的口中噴出，背後飛出！

血雨甫現，全義的一個身子便飛入半空，全祖望那一椎最少將全義身子凌空擊飛三丈！

「不打殺你這個奴才怎洩得我心中這一口烏氣！」全祖望一椎得手，放聲狂笑！

笑聲未絕，全祖望那一柄大鐵椎猛可脫手，呼的捲起一股狂風，飛出亭外，他的人也跟着一縱身，追在那大鐵椎之後飛了出去！

那會兒任少卿經已落在假山前面地上，着地忙又縱身，一個起落，落在丈外，隨又拔身縱起！

他只想盡快開溜，那知道這一次才拔起身子，身後就風聲雷動！

任少卿這一驚非同小可，半空中腰一扭，便待橫閃。

他這個主意實在不錯，只可惜他的身手還不够敏捷，全祖望那一椎的標的取得又實在太準，來得又實在太快！

他的身形才開始轉換，那一椎巳擊在他後背之上！

大鐵椎本身已經重逾百斤，這凌空飛擊之力又何逾萬鈞雷霆！

任少卿一個身子當場給那一柄大鐵椎撞落地面，爛泥一樣散碎在地上！

全祖望緊接着大鐵椎落下，俯身將大鐵椎取回手中，一眼也不再多望，大踏步走向張猛一夥！

張猛一夥這下子經已給飛燕一樣凌空落下的消愁解語截在月洞門之前！

消愁解語的雨支劍早已出鞘，一着地，雙劍亦刺出，毒蛟一樣左右刺向張猛胸腹咽喉！

張猛似乎也是一個識貨的，他奔前固然快，退後同樣快，劍未到，他的人已退後，一下子退回大夥兒當中，霍地一揮刀，狂吼道：「今日生死關頭，兒郎們，拚了！」

他說的悲壯激烈，脚下却連半分也沒有移動，那一衆兒郎反倒服從的很，老大一聲令下，羣刀齊舉，正要殺上，後面突然傳來了一聲冷笑！

「你要別人替你開路，到不如就讓我送你上路！」

這句話分明針對張猛而發，張猛不由的應聲回頭，一回頭就看到了全祖望倒提着血淋淋的大鐵椎，大踏步這邊走來。

張猛面都青了，厲聲狂呼：「兒郎們，上！」倏的刀咬口中，騰出雙手，「鳳凰展翅」，一把抄住了身旁兩個弟兄的腰帶，奮力一推，猛將那兩個弟兄疾向消愁解語推去，他自己亦同時取刀右手，當中竄上！

好像這種老大，實在少有！

張猛那一衆手下意外不在話下，消愁解語亦大感意外，不其而齊都一怔，這一怔，張猛那兩個弟兄已在這個老大的全力支持之下如飛撞到！

消愁解語雙劍下意識齊齊出手！

哧哧的兩聲，那兩個大漢的胸膛利那各自多了一個血洞，去勢却未絕！

張猛對於那兩個弟兄看來的確全力支持。

消愁解語慌忙一旁閃開，張猛也就乘這個機會當中竄出月洞門外。

這個人實在有幾分小聰明。

那一衆兒郎看見老大衝出，連忙亦衝了過去，消愁解語若是追殺張猛，離開月洞門，他們當然亦可以乘機離開。

就常理消愁解語的確不會放過張猛，但很多事情，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測。

這一件也是。

消愁解語非獨沒有追在張猛身後，反而向月洞門靠攏，那一衆兒郎一衝上，就遇上消愁解語毒蛇一樣的兩支劍！

消愁解語出劍的狠辣並不在全祖望那一柄大鐵椎之下，只聽哧哧哧的異響連聲，血箭飛激，月洞門前一下子就多了五六具屍體！

× × ×

張猛竄出了月洞門，一個起落又一個起落，再竄前五六丈才回頭偷眼一瞥，一見月洞門那邊刀光劍影，消愁解語並沒有隨後追趕，幾乎打從心裏頭笑了出來。

他也未免高興得太早，笑意才綻出他的嘴角，一條人影颯的已凌空落在他的面前！

全祖望！

大鐵椎並沒有在手中，怪不得全祖望的身形如此迅速，如此矯活！

張猛才綻出嘴角的笑意刹那凝結，一步不覺往後倒退，但再見全祖望的手中並沒有那一柄大鐵椎，那一步便又跨回！

他盡量挺開胸膛，盡量拉開嗓子連隨嘶聲道：「姓全的，你莫要迫人太甚！」

全祖望大笑道：「便迫你太甚又如何？」

張猛厲聲道：「那就莫怪我刀下無情！」

刀果然無情，張猛一個箭步竄到全祖望面前，一刀就當頭劈下！

他知道全祖望只是那一柄大鐵椎厲害，不知道全祖望的拳脚功夫同樣厲害！

刀還未落下，全祖望倏的沉腰坐馬，雙手往頭上一翻一拍，「童子拜觀音」，只一拍，就將當頭落下的那一刀拍在雙掌之中，挾在雙掌之中！

人家寶刀未老，這個老傢伙却是寶眼未老，寶手未老！

張猛這才變了面色，正想抽刀，全祖望雙掌巳又一翻一揮，張猛那張刀當場脫手，也自全祖望雙掌脫開，颼的往外一飛丈八，奪地釘在一株桐樹上！

張猛面色一變再變，展開拳脚！

「你也敢跟我比拳脚？」全祖望放聲大笑，大笑中拳脚開展！

叭叭叭的爆栗子也似一陣亂响，張猛高挺的鼻子，猛可塌下，好好的一身衣服爆裂，眼耳口鼻中鮮血狂湧，整個身子突然陀螺一樣飛了出去！

那刹那也不知他身上挨了多少拳脚，一飛丈外，倒地不起，面如紫金！

全祖望使得動那麼重的大鐵椎，雙臂的氣力還少得到那裏，就一拳擊中，已足以致命！

他並沒有再望張猛，一收拳脚，身形便起，竟是向院子那邊撲回！

消愁解語的劍，那兩個中年大漢的刀，楚西三十六友剩下來的朋友已經應付不來，屍橫遍地，再來一個全祖望那還得了？

× × ×

翻過月洞門，全祖望再往人叢之中撲落！人還在半空，拳脚已展開！

一時間人影亂飛慘呼四起，慘呼之中鞭炮也似爆起了全祖望的連聲狂笑！

「痛快！痛快！」

× × ×

「痛快！痛快！」

回到石亭，全祖望口中還在嚷着痛快。

石亭之中只見練眞眞一個人。

練眞眞的目光在雪夫人那個蠟像之上，她並不欣賞這個蠟像，但比起血肉橫飛那種場面，這個蠟像却好看得多，她可看着這個蠟像。

全祖望目光一掃，不由就問道：「練姑娘，沈大俠那裏去了？」

練眞眞這才回過身來，搖頭道：「我方才聽他喃喃自語，儘說什麼這件事有些奇怪，忽又叫我在這裏等着，一溜烟不知那兒去了。」

全祖望詫異問道：「什麼事有些奇怪？」

「誰知道？」

練眞眞這句話才出口，一個人巳自拾級而上。

沈勝衣！

沈勝衣緩步走回亭內，石凳上坐下，瞪着雪夫人那個蠟像，一聲也不發。

練眞眞倒給沈勝衣這個樣子嚇了一跳，慌忙走近去。

「沈大哥，怎樣了？」

「我沒有什麼。」沈勝衣搖頭苦笑，轉望全祖望，忽問道：「全莊主以前可曾到過大名府？」

全祖望一怔，却還是應道：「還沒有這個機會。」

沈勝衣接問道：「那麼全莊主大名府衙中的那個老朋友是在什麼地方認識？」

「江都。」全祖望不假思索的道：「很久的事了，那時候彼此平日都有往來，自從他調職大名，才改由書信問候。」

「這又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十年都有了。」

「全莊主跟這個朋友的交情如何？」

「孩童時是隣里，長大後不時都一起厮混，你說這個交情如何？」

「老朋友這三個字看來當之無愧，既然是老朋友，一直又有書信來往，全莊主是必分辨得出這朋友的字蹟。」

全祖望忽然笑了起來。「我這個朋友其他的本領雖然不錯，讀書寫字這方面可沒有他的份兒，所有他給我的書信，幾乎沒有一封的字蹟相同，我敢說，他全是找人代筆……」

「那即是，只要知道你跟那個人的交情，就不難假借那個人的名義給你寫信，藉此取得你的信任？」

「嗯。」全祖望不覺頷首，但却隨即又說道：「話雖然是這樣說，可不曾發生過這種事情！」

「就因爲不曾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現在有這種事情發生，你也絕不會有所懷疑，有所防備！」

「沈大俠這番話怎樣說？」全祖望又是一怔。

沈勝衣不答反問：「全莊主以前又可曾見過查四？」

「我既然沒有到過大名府，又怎會見過查四？」

「這是說，全莊主認定來人是查四，相信來人是查四，只不過是認定那封信是來自你那個老朋友，是相信你那個老朋友！」

「嗯。」全祖望只有頷首。

「那封信如果是假的呢？」

全祖望陡然變色！

沈勝衣一張臉亦自發白，沉聲歎道：「這一次我們都走眼了。」

全祖望驚望着沈勝衣。

練眞眞一旁却忍不住脫口問道：「沈大哥，你是說那個查四並不是眞正的查四？」

沈勝衣無言頷首。

「那是誰？」

「相信就是那個南宮平！」沈勝衣一字一頓。

「南宮平？」全祖望失聲驚呼。

沈勝衣沉聲接道：「對於你跟你那個朋友的事情他大概巳下過不少功夫，巳調查清楚，所以才敢膽冒險來這一着，所以冒充查四，却是他最聰明的地方，要知道查四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南宮平突來尋仇，放着一個這樣的名捕，你能不有所依賴，能不引爲心腹？」

全祖望瞠目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外寇易拒，家賊難防，心腹之患更難防！」沈勝衣黯然長歎。「不單祇是你，就我們都被查四名捕的聲名所惑，不知不覺墮入他的圈套！」

練眞眞奇怪的問道：「什麼圈套？」

「方才他不是提到兇手乘亂將那一套鑰匙拋在綉榻之下，地氈之上？」

「他是這樣提過。」

「你細想一下，當時石室內可是混亂？」

「那倒不覺得。」

「鑰匙一套一共有兩條，串在一起，不錯室內都鋪着地氈，但那一拋，是否有可能毫無聲響？」

練眞眞想搖頭，又想點頭，最後，還是搖頭。

「那一套鑰匙事實是他暗中取在手中，在俯身的時候佯裝在綉榻之下拾起來的。」沈勝衣苦笑搖頭。「要非他是查四，他那一俯身我們只怕經巳在意，怎會有可能全都被他這種手法騙信？」

練眞眞全祖望不由的一齊點頭。

「名捕的名望，犀利的詞鋒，頗爲合理的推斷，就這些加起來，巳足以掩飾他那一番推斷之中不合理的部份，牽引我們的思想陷入他佈下的圈套！」

練眞眞全祖望怔怔的望着沈勝衣，他們實在不明白。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接道：「你們不妨仔細想一想，那一番推測對於他本人也是適合的，假如我說雪夫人昨夜幽會的對象不是任少卿而是他查四，那推斷一樣成立！」

練眞眞全祖望不能不點頭同意。

「基於那推斷，他說的並沒有錯，有份在右亭之上值夜的都可能是兇手，但眞正能够免除嫌疑的其實只得五人，全莊主你不用說，解語消愁是女人，亦可以剔除，再就是我們兩個，因爲在發現雪夫人被殺之際，我們兩個都還未開始值夜，此外三人却無一沒有嫌疑，他之所以能够開脫只因爲他是名捕查四，要不是名捕查四，嫌疑最重的一個反而應該是他！

「雪夫人雖則放蕩，不羈，大膽，相信還不至於愚蠢到不曉得自己當時所冒危險有多大，她既與任少卿私底下一向有來往，又怎肯冒這個大險？又怎會在乎這一次半次？要知道只要留得性命，他與任少卿之間多的是時間，多的是機會，是以要她甘心冒這個大險，不惜冒這個大險，除非對方並非長留此地，機會不可復得！

「他們三個人之中，只有一個人具備這條件！」

全祖望脫口道：「查四？」

「只有查四！」沈勝衣沉吟着道：「我們且回憶一下昨日大堂上的情景，當時雪夫人不是表現出對查四極感興趣極盡誘惑的能事？」

全祖望面色這才變了。

「所以我敢說，雪夫人昨夜果眞要找，對像一定是查四！」

「方才你怎麼不說？」全祖望右拳拍的一擊左掌。

「我是現在才想到，這可也怪不得我，查四早在我之前經巳來到，經巳伴着你出入，連你都沒有懷疑他的身份，何況我？他查四既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又是你所託保護雪夫人的安全的人，那就只有他懷疑別人，誰會懷疑到他的頭上？再講，方才他的一番推斷不單祇合情合理，全義，任少卿偏又眞的私底下與雪夫人攪上了關係，任少卿更眞的邀來了楚西三十六友在打你那十二箱珠寶的主意，莫說我沈某人思想本來就不是怎樣靈活，即使是再聰明的人，驟聽之下亦難辨是非！」沈勝衣由心一聲歎息。「那如果完全是謊話，倒不難聽得出來，問題在眞眞假假，是是非非，沒有大智大慧的人，實在不容易一下子識破其中眞假！」

全祖望無言將頭垂下。

「但無論如何，事情始終都會水落石出的，一個人可以在所有的時間中欺騙某些人，也可以在某些時間中欺騙所有的人，却不能在所有的時間中欺騙所有的人。」沈勝衣一再歎息。「任何人都懂得說謊，但要將謊說得好，却需要幾分聰明，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實在是一個聰明人！」

全祖望垂頭無語。

練眞眞忽問道：「沈大哥，怎麼你現在會想到？」

「那邊兒喊殺連天的時候，這地方我忽然看到了一些東西，想起了一些事情，查四如果還在，我當然就問他，不在，只好自己去尋求答案，萬料不到，結果却發覺這件事有很多地方與查四所說的大有出入！」

「你看到了一些什麼？想起了一些什麼？」練眞眞急着追問下去。

沈勝衣一指雪夫人那個蠟像的脚下。「你看這一對鞋子！」

練眞眞不在話下，全祖望不由亦抬眼向蠟像望去。

那是一雙很精緻的綉花鞋子，只可惜泥濘斑駁，巳看不出鞋面上綉着的到底是什麼花。

兩個人看了好一會似乎都看不出什麼。

練眞眞正想問，沈勝衣巳自開口道：「大清早我們發現雪夫人這個蠟像的時候，這時鞋子巳經穿在蠟像的脚下，蠟像當時是放在花徑旁邊的泥地上面，鞋面上雖然有泥濘，我們不覺亦因爲泥地而疏忽，所以當時我們只想到那是暗示雪夫人的死亡，事後查四再加以解釋，亦是在意强調兇殺的發生，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兇手實在是利用這一着掩飾他那個計劃的一個本來難以掩飾的破綻，這一來我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雪夫人的死亡，進而轉落在密室的殺人可能方面，完全忽略了就在眼前的一個重大的綫索！」

「重大的綫索？」練眞眞奇怪的睜大了眼睛。

「昨夜雨下個不停，難免到處有泥濘，花徑的青石板上雖然沒有，雪夫人偷偷摸摸的溜出石室，又豈會堂堂正正的走在青石板之上？不走青石板就得走泥地，所以她這時鞋子才會泥濘斑駁，鞋子之上既然有泥濘，泥地之上難免亦留下脚印，只要我們追查脚印，就不難知道雪夫人昨夜找的是什麼人，兇手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但黑夜之中，絕對沒有可能知道雪夫人走過什麼地方，從而將脚印完全清除，時間上亦不容許，迫於無奈何兇手唯有冒險來此一着！」

練眞眞全祖望恍然大悟。

「我若是早想到這一點，少不免建議查四先行搜查脚印再下定論，是可惜我想到的時候，查四巳離開，由我自己來追查。」沈勝衣倏的一下苦笑。「我那時巳經奇怪，以查四的精明竟也會完全疏忽！」

「你追查到什麼地方去了！」練眞眞趕緊追問。

沈勝衣苦笑道：「我追着斷斷續續，曲曲折折的一行脚印，一直追到飛花閣！」

「飛花閣！」全祖望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練眞眞亦脫口道：「飛花閣不就是查四所住的地方？」

「嗯！」沈勝衣點頭微喟。「所以我才趕回來問清楚全莊主對於這個查四知道多少，要知道，這個查四當眞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的查四，絕對沒有理由扼殺雪夫人，再在她頭上砍上一刀，一如雪夫人這個蠟像，那怕他眞是一個君子，也最多將雪夫人逐出飛花閣外！」

「也許雪夫人就因心願難償，給逐出了飛花閣，轉而去找任少卿，才死在任少卿的手下呢？」

沈勝衣搖頭。「脚印只得一行，有去無回，飛花閣的門並未鎖上，我入內搜查，在床榻之前發現了點點滴滴的血漬！」

「奇怪！」練眞眞反而皺起了眉頭。

「奇怪什麼？」

「殺人之後他就該離開，爲什麼還要冒險留下，免那番解釋？」

「張猛那一夥一心在那十二箱珠寶，徹夜逡巡不休，他要是夤夜離開不被察覺猶可，一被察覺離免就令人生疑，再加上昨日中午十二連環塢的人在莊院之外連殺八人，莊院之外可能殺機四伏，他當時離開同樣危險！」

「那是說他的武功並不高明？」

「如果高明用得着冒用你的名字？用得着用手殺人？」

練眞眞連連點頭。

沈勝衣微喟。「不過卽使再差勁，方才來說都不成問題，十二連環塢的來人已盡死，全祖望勢必截下張猛一衆，他走得非獨理由充份，更安全之至！」

全祖望聽着一張臉由紅轉白，由白轉靑，鐵靑着臉霍地長身暴起，嘶聲狂呼：「我追他回來！」

沈勝衣仰天輕歎，道：「鴻飛冥冥，何處追尋？」

× × ×

鴻已遠飛在落馬鎭外。

查四一臉得色，策馬如飛。

旭日已東升。

馬奔向朝日升處，查四馬背上嗆啷的突然拔出了腰間佩刀！

刀上有血。

血已乾，照着日光閃起了血光。

查四的目光落在刀上，神情又一變，既是悲痛，又是欣慰。

倏的他回望遠方的落馬鎭那邊，面上緩緩的浮起了一絲淡淡的笑容。

「信這時應該送到沈勝衣的手上了。」

一聲嘟喃，查四手中刀嗆啷再入鞘，馬放更急，飛快奔前。

× × ×

信已交到沈勝衣手上。

信由鎭口那間點心舖子的老闆送來，寫明送呈沈勝衣，下欵却是南宮平拜上。

沈勝衣接上信苦笑，苦笑着交給了練眞眞，似乎無需拆讀也已知道信裏頭寫的是什麼。

他不看，練眞眞替他展讀。

「以沈大俠的聰明睿智，現在大概已洞悉事實眞相，已知悉查四卽是我南宮平！」

練眞眞只讀三句就嚷了起來。「沈大哥，眞的給你說中了！」

沈勝衣只有苦笑。

全祖望却就連苦笑也都已笑不出來。

練眞眞隨卽讀下去。

「殺人的始末，一如我所說，我現在補充的只是些兒瑣碎的事情。

「十年飲恨，十年習武，我雖然矢志復仇，不畏艱辛，但名師難求，光陰易逝，十年所學，只是皮毛，儘管已獲悉雪無垢人在落馬鎭之內，却苦無一闖全家莊院之力，全祖望武功高强，全家莊難保更有人在，刀未出鞘，怕我已橫屍雪無垢身前！

「南宮世家禍延兩代，所餘只我一人，一擊不中，憾抱黃泉，難爲人子，愧見兄嫂！

「刀殺不能，惟望智取，一紙僞書，作客全家莊內，本意以練女俠天刀威名，迫使全家莊三日間全力防範，江湖中人，自守江湖規矩，天刀三日不到，定必罷休，是以三日之後其防範是必撤消，我是必亦取得全祖望信任，尋瑕抵隙，伺機必殺雪無垢，豈知蕩婦楊花水性，夤夜私出石室，偸訪飛花閣，情挑復仇人，天奪其魄，自尋死路！

「血海深仇，終雪今朝跳虱，猶知避死，螻蟻尚且貪生，一再欺瞞，無非求全，今高飛遠走在卽，自不必保留，奉上此書，用陳究竟，盜名一事，萬非得已，他日有幸相逢，再行負荆請罪！」

練眞眞一口氣將信讀畢，將信放下。

沈勝衣隨卽一笑，道：「信末四句的對象可不是我，是你哪。」

練眞眞反而歎了一口氣。「其實他那一張也是天刀，天奪其魄，雪夫人可謂咎由自取，不偸訪飛花閣，三日之後全家莊的防範卽使已撤消，全莊主亦來必會讓她與南宮平獨自走在一起，那南宮平亦未必有可能得手！」

一面說練眞眞一面偸眼望着全祖望，這番話她其實是說給全祖望聽的。

全祖望却似乎沒有聽到，怔怔的坐在那裏，呆呆的望着天空，眼珠子一動也不動，人也一動也不一動。

傷心白髮三千丈，過眼金釵十二行。

這平生好肥馬輕裘，老也荒唐，死也風流，不離金樽，常携紅袖，慣倚靑樓的花花太歲，這下子彷彿又老了十年。

就那樣呆呆的望着天空，怔怔的坐在那裏，沈勝衣練眞眞向他告辭了，他的面上才有一些變化，才有一絲笑容，那却是苦笑。

苦笑也是笑，一個人還能够笑，就還有生氣了。

× × ×

莊外，鎭外。

莊外鎭外都比莊內，室內溫暖。

多見陽光的地方總會溫暖過少見陽光的地方。

陽光從東方洒下。

沈勝衣練眞眞披着溫暖的陽光並騎走在鎭外。

沒有說話，走了一程又一程，練眞眞回頭望去，後面已沒有落馬鎭的影子。

她這才吁了一口氣。「那個地方簡直充滿了罪惡，簡直留不得。」

「不是留不得，只是我們不想留下去。」

沈勝衣一笑，笑望着東天的旭日。「日光也難免照上汚穢的地方，却並未汚染，一個人光明磊落，走在什麼地方也無損他的磊落光明。」

練眞眞點點頭，忽的問道：「你覺得雪夫人這個女人怎樣？」

「她？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只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你們男人最喜歡漂亮的女人？」

「男人有很多種。」

「你呢？」練眞眞盯着沈勝衣。

「我？我從不重視外表，對人如是，對物如是。」

練眞眞一怔。

「不少墳墓外表都非常漂亮，裏頭却是恐怖的死人骨骼，一個只是外表漂亮的女人也不必等到變成死人她漂亮的外表已被無情的歲月剝蝕無遺，只有內在美才能使人永留印象，一個內心漂亮的女人卽使她的外表不如人，衣飾不如人，也不會惹人反感，相反，華貴的衣飾穿在心腸汚穢的女人身上，縱使她的相貌經已美如天仙，也只有顯得更醜惡！」

練眞眞的眼神好像已痴了，忽又問道：「外表內心都一樣漂亮那又怎樣？」

「那當然就是最好不過。」

「你找到了這樣的女孩子沒有？」

沈勝衣沒有回答，閃亮的眼瞳一下子變得迷濛，彷彿籠上了一層烟霧。

「找到了？」練眞眞急着追問。

沈勝衣無言點頭。

練眞眞眼神一陣茫然，一下子靜了下來。

沈勝衣忽然回問一聲：「你現在打算那兒去？」

練眞眞不答：「你呢？」

「相思小築。」

「那個女孩子在那兒等你？」

沈勝衣點頭。

「西去還是東行？」

「東行。」

「我可要西去，否則我也隨你去見一見她。」練眞眞垂下頭，低聲道：「看來我們得在這兒分手了。」

「那你珍重。」

「你也珍重。」練眞眞好容易抬起頭來。

再一聲珍重，沈勝衣西馬東行。

練眞眞含笑相送，笑中却有淚。

含淚的微笑是最迷人的微笑，這淚就正如清晨的露珠，沒有露珠的清晨算是什麼？

沈勝衣却沒有留下。

現在已不是清晨，旭光已高掛東天，日光來了，露珠就會消失。

練眞眞眼中的淚珠呢？

有風。

風從遠山處吹來。

風吹乾了練眞眞眼中淚珠。

淚珠吹乾的時候，沈勝衣人却已在遠山之外。

（本篇完）

✲✲✲✲✲✲✲✲✲✲✲✲✲

下期預告

沈勝衣傳奇故事：

紅蝙蝠

黃鷹著

奇人奇技

一指豎蜻蜓

海心

我們的武林中人很喜歡誇張指勁，以爲有些人苦練十年八載的鐵沙掌，就可以手指戳穿一堵牆壁，同時把指頭按在穴道上面，便可以殺人，以前是否有人練過指勁，獲得如此崇高的成就呢？不得而知，至於現代的人士，却很少人能够辦得到一指殺人，反而在馬戲班裏面表演當中，有些人確確實實指掌之間具有特別威力的。德國有一個好手專門表演倒豎蜻蜓，但却僅需一隻指頭，那是很驚人的，沒有看見過他這種演技的人，恐怕很難相信。

他做這一項表演當然是練習過長長的一段時間，然後有信心，事實上這一項表演必須有極大的信心，才可以辦得到，因爲它祇許成功，不許失敗。

這一項表演從頭到尾都是由他個人演出的，表演之際，他的一雙手握着一條長棍走出來，站在馬戲班的帳幕所遮蓋的地方之下，然後把那一枝長棍豎高，這一枝長棍的長度是二十八英尺，它的粗大程度，跟鷄蛋相似，剛剛是一個普通人用手掌繞過它，剛剛能够握住的樣子，頭尾的長度相同，豎直了那一枝長棍之後，他就開始爬到上邊去。

那時他穿得很齊整，有一頂禮帽，而且穿了燕尾禮服，還有皮鞋，好像赴宴，看來文質彬彬，不像一個大力士。

豎直了長棍之後，他就雙手分別握着那條棍逐步爬到高處去，祇用一雙手向上攀登，那雙脚以及皮鞋，不會碰到長棍，這是不容易的，因爲下邊沒有支持物，那枝棍祇是豎在地上，祇要他的重心稍爲傾側一點，就連人帶棍倒下來，反之，他竭力維持重心，不至於左搖右擺，那就很難發力，逐步攀升，雖然是僅有二十八英尺那麼高，仍是很吃力的，他能够逐步攀到高處去之後，就開始做出一些精采的表演了。他祇用一條腿壓在棍頂，分別脫鞋，又再抛開禮帽，把外衣脫下，直到他完全脫光，僅剩一條游泳褲爲止，那時他的上身裸露，好像準備游泳，一般人都看見他身上的肌肉並非特別寬厚，卽使他脫光了衣裳，仍然不像一個大力士。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忽然倒豎蜻蜓，僅用一隻手掌壓在棍頂，那雙脚朝着空中，他習慣了用右手握棍，左手向橫伸出來，擺出燕子凌波的姿勢，然後由手掌變成手指，終於，所有人都看得見，他僅用右邊的食指壓住棍頂，全身離地，而且離開那條棍，然後他把那一隻手臂伸直，如果把它屈曲一點，還可以借力壓棍，可是，全身凌空，臂伸直，左手伸開，兩脚朝天，仍然保持着燕子凌波的姿勢，那就更加困難了，倘若他做出這種姿勢的時候，無法保持平衡，那枝長棍倒下來，他仍是不能够迅速變換姿勢的，到時他就直綫跌落，僅用一隻手指由二十八尺高摔到地面去，不止是指頭折斷，恐怕他的頸骨也會折斷。

此人稱做漬奇加洛，在德國馬戲團裏面是一名台柱，跟隨該馬戲團環遊世界，表演這一項絕技，一共有十三年零七個月，然後退休，在他的表演期間之內，沒有一次失手。

最後，還該順便說一句，他祇有五尺五寸半高，體重是一百五十五磅。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形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利刃除巨惡　青磬伴玉人（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非子與凌度月會合後，兩人直闖柳氏三兄弟及三夫人夏秋蓮議事的大廳，在夏秋蓮的口中，和柳鳳閣、柳鳳山、柳鳳剛三兄弟的舉動中，證明了柳氏三兄弟已捐棄仇視，聯手合作，夏秋蓮挾壓倒人數的優勢，並以重金爲餌，要凌度月和楊非子接受柳家的禮聘，爲柳家的護衞副總領班，凌度月一口拒絕後，夏秋蓮命屬下出擊，但被凌度月擊退。凌度月要求和夏秋蓮一搏，以決定今日勝敗之局，夏秋蓮不願，但却反向楊非子挑戰，要與楊非子比賽用毒之能，吞食毒丸，她從懷中取出個玉瓶，叫楊非子看看，在那玉瓶中，是不是有九粒丹丸——

楊非子取過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了一粒丹丸，瞧了一陣，又放在鼻息間嗅了一陣，道：「不錯，這是一種毒藥，很激烈的毒物。」

夏秋蓮道：「你敢吃下去麼？」

楊非子道：「三夫人呢？」

夏秋蓮道：「我既然敢叫你吃，自然自己要先吃了。」

楊非子道：「好吧，夫人請。」

夏秋蓮眞的伸出了手去，揑起了一粒藥丸，緩緩放入了嘴中。

楊非子一皺眉頭，但已經應承，又無法說出不算來，只好伸出右手，揑起一粒丹丸。

凌度月急急叫道：「慢着。」

楊非子正準備以一生修爲之力運由內功抗毒，把毒逼集於身上某一處，再設法療法。

但聽得凌度月一聲喝叫，立刻又停下手來，道：「有什麼事？」

凌度月道：「食用毒藥的事，是一種膽識、勇氣，前輩這一把年紀，難道眞要把自己的老命拏來打賭不成。」

楊非子聽得心頭一動，暗道：是啊！夏秋蓮可以吃下那顆毒藥，想早已有備，我又何苦逞强。

心中念轉，怒火漸消。

凌度月微微一笑，說道：「三夫人，假如是毒發而死，那才是一場天大的寃枉啊！」

夏秋蓮道：「我相信楊神醫的話，他既然答應我了，一定會吃下去。」

凌度月心中一動，道：「三夫人，妳吞下了一粒毒丸，眞的沒有事麼？」

夏秋蓮道：「不知道，也許，過一會我就會死，也許我再活三十年，那要看我本身的內功，是否能夠尅制它了。」

凌度月突然伸出手去，揑起一粒毒藥，二指暗暗運氣，把藥揑碎。

楊非子恍然大悟道：「給我瞧瞧？」

凌度月道：「前輩，這藥丸會是假的麼？」

楊非子掌心托着揑碎的藥粉，瞧了一陣，道：「我明白了，妳用這法子，害過不少人吧！」

一面伸出手去，把餘下的幾粒藥物，全數握入手中。

夏秋蓮冷笑一聲道：「楊非子，咱們打賭的是吞下那毒藥，如若你不敢把藥物吞下去，那就算你輸了，對是不對？」

楊非子道：「對。」

夏秋蓮道：「那是說你現在輸了。」

楊非子哈哈一笑，道：「一定要算我輸了，那也說得過去，不過，三夫人是先用了欺騙手法，自然也不能責我楊某人失信了。」

夏秋蓮道：「欺騙手法？」

楊非子笑一笑，道：「夫人，一直忽略了我楊某人，在醫道上的博大成就，你把解藥和毒藥，合在一顆藥物之上，眞是匪夷所思的手段……」

夏秋蓮冷笑一聲接道：「可能麼？」

楊非子道：「毒藥和解藥，混在一顆藥物之上，本來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事實上，夫人已經作到了，在下相信，只要給我數日的時間，我就能夠找出個中的道理來……」

柳鳳閣突然哈哈一笑，道：「楊非子，只怕你沒有時間了。」

突然擧手，互擊三掌。

但見人影閃動，大廳中，突然間，湧現出二十四個全身紅衣的人來。

燭光明亮，看的十分淸楚。

只見那些紅衣人，一個個臉色冷漠，瞧不出一點表情。

尤其是身上的衣服，紅的制服，紅的像鮮血一樣。

二十四個紅衣人，神情雖然冷漠，但行動却很快速，片刻之間，佈成一個陣形，把楊非子等圍在中間。

夏秋蓮淡淡一笑，道：「楊非子，認識這些人麼？」

楊非子仔細打量一陣，搖搖頭，道：「不認識。」

夏秋蓮道：「這才是柳家眞正的實力，這二十四人，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有一點相同之處，他們都有着一身很高明的武功，單打獨鬥，他們也許不是你楊非子和凌度月的敵手，如若他們合手對敵，情勢會大不相同了，兩位的時間，已然不多，希望兩位盡早作一個決定了。」

凌度月已很仔細的打量過那些紅衣人，只見他們用着不同的兵刃，年齡也不相同，有四五十歲的壯年，也有一兩位超過花甲的老人，但以三十左右的人較多。

這說明了，這些人，確然是來自一些完全不同的地方。

夏秋蓮冷笑一聲，道：「凌度月的年紀幼小，江湖上的見聞不廣，但你楊非子，却是老江湖了，應該瞧出來，目下的處境了。」

楊非子淡淡一笑道：「夫人爲何不說得明白一些。」

夏秋蓮道：「你們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和我們合作，另一條殺死這二十四個紅衣人。」

楊非子道：「哦！」

夏秋蓮道：「能不能殺死他們，你楊非子心中大概有數了。」

忽然間，擧手一揮，喝道：「熄去燭火。」

大廳中輝煌如晝的燈火，突然間，完全熄去，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楊非子和凌度月，雖然有着過人的目力，但也無法一下子看淸楚室內景物。

耳際間，响起了三夫人銀鈴般的笑聲，道：「凌少俠，你的年紀還輕，而且，連老婆也未娶過，如若戰死於此，豈不是虛此一生麼？」

凌度月道：「在下的事，不勞妳三夫人費心。」

夏秋蓮冷笑一聲道：「一頓飯的工夫，他們才會發動攻勢，攻勢一動，那就不死不休……」

凌度月接口說道：「爲什麼要熄去燈光？」

夏秋蓮道：「因爲，他們習慣於夜戰，黑暗，會給他們更强大的力量！」

語聲一頓，接道：「世人都知道柳家有很多的金銀，却不知道，柳家的宅院，也化了不少的心血，目下這座大廳的鐵門，鐵窗，都已經關了起來，兩位如是想破窗而出，這一點，只怕辦不到了。」

凌度月道：「多謝指點。」

夏秋蓮道：「很可惜，凌少俠，我竟然沒有把你說服……」

語聲一頓，接道：「我要去了，兩位多多的保重。」

楊非子道：「夫人，門窗已閉，妳如何一個走法。」

夏秋蓮道：「告訴兩位，也不要緊，單是這一座大廳中，就有四座暗門。」

說完這幾句話，聲音突然隱失不聞。

似乎是眞的走了。

大廳中一片寂靜，靜的可以聽到呼吸之聲。

好的是經過這一段時間，兩人的目力已逐漸適應了黑暗。

但也同時發覺到數十道冷電一般的目光，向兩人逼視過來。

楊非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凌少俠，看來那三夫人的說話，說的不錯，咱們眞的陷入了絕地之中。」

凌度月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楊非子接道：「你感覺到那些黑暗中逼視來的目光如何？」

凌度月道：「很充足……」

楊非子道：「咱們有沒有對抗他們的能力。」

凌度月一揚劍眉，道：「老前輩後悔了？」

楊非子道：「非也，非也，只是老夫覺着這一場決戰之中，咱們勝算不大。」

其實，凌度月也有着這樣的感覺，只覺那些紅衣人，可能是自己生平遇上的第一强敵。

但他，却不如楊非子想得這樣透澈。

凌度月心念轉動了一陣，道：「老前輩，晚進有一個很怪的感覺。」

楊非子道：「什麼感覺？」

凌度月道：「咱們走離這座大廳的機會很小！」

楊非子道：「凌少俠，你發覺這紅衣人，和常人有什麼不同之處？」

凌度月道：「在下也覺着有些不同，不過，我說不出他們那裏不同。」

楊非子施用傳音之術，道：「凌少俠，咱們多談一些話，以分散他們的注意，看看我能不能用毒藥對付他們？」

哈哈一笑，接道：「凌少俠，那三夫人夏秋蓮令出如山，這些紅衣人，決不會在一頓工夫之內出手，咱們還有一刻休息的時光。」

凌度月道：「是的！要如何利用這一刻時光呢？」

楊非子道：「想想對付這些紅衣人的辦法。」

說話之間，屈指連彈，洒出了一片毒粉。

大廳中，又恢復了一片靜悄。

楊非子彈出了毒粉，未見有若何的反應？

過了片刻，凌度月突施傳音之術，道：「老前輩，他們中了毒沒有？」

楊非子道：「不知道。」

凌度月道：「咱們應該如何？」

楊非子道：「再等等吧！」

凌度月道：「老前輩的奇毒，中人必倒，爲什麼對這些紅衣人，不見功效？」

楊非子道：「咱們可能是低估了三夫人的智略，他却對咱們早有存心了。」

凌度月道：「什麼存心？」

楊非子道：「安排今夜之會，他把咱們關在這座鐵門，鐵窗大廳之內，用了二十四個不畏毒發的人，對付咱們。」

凌度月道：「這麼說來，也是他們有意的設計了？」

楊非子道：「看來是如此。」

凌度月道：「好吧！旣是非要捨命一拚不可，咱們也不用讓人先機了，早些動手吧。」

楊非子道：「凌少俠，最好不拚。」

凌度月道：「爲什麼？」

楊非子道：「咱們取勝的機會不大，而且，就算眞的勝了，也難走離此地。」

凌度月道：「哦！」

楊非子道：「如若勝了這紅衣人，必已戰到了筋疲力盡，那時，他們可以派一些人來，咱們後援無繼。」

凌度月點點頭。

楊非子又道：「就算他們不再派人來，只要施放毒烟，毒火，咱們也沒有抗拒之能，必遭生擒。」

凌度月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畏，戰死於此，也可留下一個名聲。」

楊非子道：「求仁得仁，故是不錯，但武林大局，却將從此大變，咱們眞要能戰死此地，那也罷了，怕的是，咱們全落在他們手中，不但難再爲武林正義盡力，而且，將成助紂爲虐的兇手了。」

凌度月道：「哦！咱們就算被擒，也可以自絕而死。」

楊非子道：「眞要失手被擒，生死之事，只怕很難操諸在我們的手中了。」

凌度月道：「老前輩之意呢？」

楊非子輕輕歎息一聲，道：「辦法倒有一個，只恐凌少俠不肯同意。」

凌度月道：「說說看。」

楊非子低聲說出了一番話來。

果然，凌度月一皺眉頭，道：「這個……這個……如何能夠使得呢？」

楊非子道：「目下情勢，只有這一途可循，凌少俠，不用推辭了。」

凌度月沉吟不語。

楊非子冷冷說道：「我已活了這大把年紀，死了也不算夭壽……」

凌度月接道：「爲什麼不可以變一個方式，彼此保全。」

楊非子低聲道：「三夫人是何等狡猾的人物，他可以相信你，却不會相信區區在下。」

凌度月沉吟不語。

楊非子急道：「事機迫在眉睫，如若凌少俠，你還不答允，等他們一旦發動攻勢，後悔就來不及了。」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除此之外，別無良策了麼？」

楊非子道：「是！別無良策。」

凌度月說道：「好吧！在下已沒了主意，老前輩見多識廣，在下只有從命遵辦了。」

楊非子微微一笑，道：「這才是英雄氣度，義俠肝胆。」

凌度月道：「只可惜，太委屈老前輩了。」

楊非子笑一笑，又交代了幾件事情。

突然大喝一聲，直向正東方位衝去。

他全力施用，這一擊，實是他畢生功力所聚。

幽暗的大廳中，閃起了兩道寒芒。

金鐵交鳴聲中，同時響了一聲慘叫。

楊非子左手長劍，右手握了一把七首，七首上滴着鮮血。

一個紅衣人倒了下去。

這些埋伏在大廳中的紅衣人，不畏劇毒，但也有缺憾，那就是反應似是不够靈敏。

楊非子殺了一人之後，立刻轉向另一人攻了過去。

左手長劍一揮，封開了一柄雁翎刀，直欺過去。

他已把生死事，置諸度外，身軀快如閃電，一轉身間，已欺近另一個紅衣人的懷中。

七首一舉，直刺入心臟之中。

紅衣人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楊非子有如捲席一般，一個翻身，人又欺向另一個紅衣人的身側。

一柄寒芒，迎面刺來。

楊非子揮劍封開，正想故技重施，另一單刀及時而至。

楊非子有足够的閃避機會，但如閃避那斜裏的一刀，必將失去殺死一個紅衣人的機會。

但他選擇了殺敵的機會。

微一側身，刀芒由肩上掠過，斬下來一片肌膚。

鮮血淋漓中，楊非子咬牙苦忍，欺入一個紅衣人的懷中，七首一抬，又刺那人的心臟。

片刻之間，他連殺了三個紅衣人。

咬咬牙，又向一個紅衣人攻了過去。

也許是慘叫之聲，驚動了管制這些紅衣人的夏秋蓮，耳際突然傳來了她的冷笑之聲，道：「虎無傷人意，人存傷虎心，兩位別怪我心地毒辣了。」

就在她說這幾句話的工夫，又響起一陣慘叫，又一個紅衣人，死於楊非子的七首之下。

但他早想好了對付這些紅衣人的辦法，施用出來，倒也順手的很。

只聽一陣尖厲哨聲，傳了過來。

隱伏在暗中的紅衣人，突然飛躍而出，展開了合圍攻勢。

凌度月側身而出，擋住了西、北兩角，攻上來的紅衣人。

楊非子鮮血淋漓，濕透身上的衣服。

但他却不顧自身的傷勢，吞下了兩粒丹丸，奮力反擊。

這是激發生命潛力的丹丸，服下之後，楊非子更見勇猛。

夏秋蓮說的不錯，這些紅衣人的武功都很高强，只是反應遲緩了一些，這一展開攻勢，就顯出了他們眞的武功，楊非子已難如適才般得心應手。」

凌度月，楊非子兩人開始了佳妙的配合，對付圍攻的紅衣人。

兩人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作起。

先把紅衣人的合擊之勢，給穩定了下來。

楊非子一面揮動七首拒敵，一面低聲說道：「凌少俠，現在如何？」

凌度月道：「什麼如何？」

楊非子說道：「能不能够騰出手來殺人？」

凌度月道：「可以，不過，爲什麼要殺死他們？」

楊非子道：「他們的武功不高，但却有一股悍不畏死的氣勢，如若咱們不早些把這些人給殺了，留下也是一樁很大的麻煩。」

凌度月突然微微一笑道：「楊前輩，有一件事，晚輩覺得奇怪？」

兩人一面拒擋紅衣人的攻勢，一面談笑自若。

楊非子道：「什麼事？」

凌度月道：「在和人動手之時，我突然發覺了，不但自己長大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就是武功方面，也似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楊非子道：「這件事，不難明白。」

凌度月一揚右腕，無形劍已飛了出去，又殺了一人，道：「楊前輩，這事原因何在？」

楊非子道：「很容易，過去，你雖有很高强的武功，但却完全沒有對敵的經驗，現在，你已有了這些經驗，所以，能知己知彼，從容應付。」

凌度月道：「哦！」

楊非子道：「自然，少林寺高僧的指點，傳授，使你的獲益更大。」

凌度月又哦了一聲，突然展開了一輪快攻。

但見無形劍芒，不停的閃動，片刻之間，圍攻兩人的紅衣人，盡都死在凌度月的無形劍下。

大廳中仍然是一片黑暗，靜寂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奇怪的是，這些紅衣人死去之後，竟然再無攻來的人。

凌度月皺眉，道：「楊前輩，是怎麼回事？」

楊非子道：「你是說這大廳中忽然平靜麼？」

凌度月道：「不錯，忽然間靜了下來，就連那三夫人，也似是失去了踪影。」

楊非子心中一動，緩緩行近到凌度月的身側，低聲道：「咱們凝神提氣，悄悄向旁側移動，不可發出任何一點聲息。」

凌度月還想問話，但却被楊非子搖手阻止。

兩人輕着脚步，離開了原地。

就在兩人立後不久，突然間，由牆壁一角，閃起了一蓬銀芒，直飛過去。

射向了凌度月適才停身之地。

幸好楊非子，早已把凌度月拉離了原地。

楊非子低聲道：「這大廳中，有很多機關佈置，咱們要多多小心一些。」

突然飛身而起，又躍回凌度月剛才停身的地方。

蓬然一聲，楊非子故意倒摔地上，似是一個人，受了傷，倒摔在地上一樣。

果然，大廳上一角處，突然閃起了一道火光，直對楊非子的摔倒的地方，照射過來。

凌度月屏息凝神，悄然把身子移向一座大柱子之後，把身子好好隱了起來。

燈光照射在楊非子的身上，楊非子却靜臥不動。

他身上受了數處傷，流了不少血，看上去，似乎是死了一般。

只聽柳鳳閣的聲音，道：「不像凌度月。」

柳鳳山的聲音接道：「是楊非子。」

柳鳳閣道：「凌度月呢？」

柳鳳山道：「姓凌的小子，只有一個人，是麼？」

柳鳳閣道：「奇怪的很，每隔上一些日子，那小子的武功，就似是有了很大的進境……」

語聲一頓，接道：「這些紅衣人武功不俗，但却全數被他殺死了。」

柳鳳山低聲道：「三弟妹，也太小心了一些，只把他困在這座大廳中，豈不要很多天的時間，才能把他餓死。」

燈火忽然間，消失不見，但柳鳳閣的聲音，仍然傳入了耳際，道：「她的想法不錯，這小子扎手的很，那就先把他留在這裏，先去收拾了他們同來的人，再全力對付他一個。」

哈哈一笑，又道：「老二！實在，我對楊非子的顧忌，比凌度月還大一些，這人不但善用奇毒，而且，閱歷丰富，有他在凌度月身旁出主意，那就如虎添翼。」

柳鳳山道：「老大，咱們兄弟，這些年來，各自爲政，都樹立了自己的勢力，而且是箕豆相煎，互相殘殺，如不是三弟妹，那一番動人說詞，使咱們兄弟及時覺悟，只怕，現在還在纏鬥不休了。」

柳鳳閣道：「二弟說的是，三弟妹不但調解了咱們的恩怨，而且，還把咱們這些殘兵，敗將，合於一處，如非彼此合而爲一，只怕，也很難有力量抗拒凌度月這批人了。」

柳鳳山道：「如若咱們三兄弟，早能把實力合於一處，當今武林之中，任何門派，也非咱們敵手。」

柳鳳閣突然一轉話題，道：「只死了一個楊非子，還有凌度月不知隱於何處，可以大開燈火，設法找到他才行。」

柳鳳山道：「大哥，我看不如發動廳中所有的機關，把他射死算了。」

柳鳳閣道：「好！我也有此心，這人不死，是禍患。」笑一笑接道：「老二，三弟妹似乎是早已經胸有成竹，咱們爲什麼不和她商量一下呢？」

話至此處，人聲頓杳，想是去和夏秋蓮商量去了。

楊非子是何等精明人物，已從兩人的談話之中，感覺到情勢不對，悄然滾向了凌度月。

凌度月低聲道：「老前輩，咱們現在應該如何應付？」

楊非子道：「凌少俠，情勢有些不對了？」

其實，凌度月也早有着感覺了，點點頭道：「咱們應該如何？」

楊非子道：「只有兩個辦法，應付目前局面。」

凌度月道：「請教？」

楊非子道：「是離開這座大廳……」不聞凌度月回答之言，楊非子又接了下去，道：「第二是裝死，看看能不能騙過他們。」

凌度月道：「等他們把咱們屍體運出大廳去埋了。」

楊非子道：「不論他們是否埋咱們的屍體，反正咱們已把生死置諸度外了。」

凌度月笑一笑道：「死不可怕，問題是值不值得去死。」

楊非子低聲道：「裝死，最好躺到他們目光可以看到的地方。」

凌度月點點頭，依言躺了下去。

又過了片刻工夫，室中突然亮了四五道孔明燈火。

燈光四下照射。

很快的發覺楊非子和凌度月的屍體。

夏秋蓮當先行了出來。

緊隨身後的，是柳氏三兄弟。

只聽夏秋蓮道：「大伯，你看他們死的是眞是假。」

柳鳳閣道：「不管是眞是假，咱們也得小心一些，不能上他們的當了。」

夏秋蓮道：「大伯，請說說看，咱們應該如何？」

柳鳳閣道：「先用暗器瞄準他們，再設法，點了他們的穴道。」

夏秋蓮道：「啊！」

談話之間，人已行到楊非子的身側。

相距還有三尺多一些，夏秋蓮停下了脚步，道：「起來吧！楊非子，你裝死，裝的一點也不像。」

楊非子果然一挺身坐了起來。

凌度月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我們商量好了裝死，他怎麼被人家一句話就給詐了起來。

只聽夏秋蓮問道：「楊非子，你堂堂一代神醫，這般裝死不怕別人笑話麼？」

楊非子道：「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頭，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了！」

夏秋蓮道：「對呀！勸了你半天，你也不肯聽，怎會一下子，想通了。」

楊非子道：「因爲，在下感覺到完全沒有機會了。」

夏秋蓮道：「江湖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到黃河不死心——」

目光轉注到凌度月的身上，道：「他是怎麼回事？」

楊非子道：「倒下去了。」

夏秋蓮道：「中了什麼暗器？」

楊非子道：「中了我的迷藥。」

夏秋蓮道：「中了你的迷藥，此話怎講？」

楊非子道：「這小子少不更事，不肯聽在下相勸……」

夏秋蓮接道：「所以，你就對他下了毒。」

楊非子笑一笑，道：「夫人，不是毒，那只是一種迷藥。」

夏秋蓮低聲道：「楊非子，咱們如眞能合作，可保江湖上再無敵手。」

楊非子道：「如何處置凌度月呢？」

夏秋蓮道：「請教楊神醫了，你們是生死與共的搭檔啊！」

楊非子道：「他在武功上的成就，那是沒有話說了，只是有一點不太好！」

夏秋蓮道：「那一點？」

楊非子道：「固執的很，只怕不肯聽從在下之言。」

夏秋蓮道：「殺了他？」

楊非子道：「最好不過。」

夏秋蓮突然出手一指，點了楊非子的穴道。

楊非子暗中一咬牙，但却忍下未言。

夏秋蓮行近凌度月，輕輕踢了一脚，道：「喂！姓凌的！你是眞的中了毒藥呢？還是再裝作什麼？」

楊非子道：「自然是眞的了。」

夏秋蓮小脚一抬，一脚踢向了凌度月的前胸。

凌度月心中暗道：讓你踢一脚吧！只要妳傷不了我的穴道……

小脚突然在胸前停下，脚尖兒，已然接近凌度月的衣服。

輕輕吁一口氣，夏秋蓮緩緩說道：「楊非子，他怎麼才會醒過來。」

楊非子道：「給他一些藥物，服用一下。」

夏秋蓮道：「楊非子，我瞧這凌度月難改變——」

楊非子接道：「在下也有同感，夫人何不殺了他。」

夏秋蓮道：「我是想殺他，不過，我不願意親自下手。」

楊非子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接道：「借用你的大力了。」

楊非子道：「要我出手？」

夏秋蓮道：「是！聽說你飛毒傷人，彈指間能傷人於兩丈之內。」

楊非子說道：「這個，柳大東主很明白。」

柳鳳閣道：「三弟妹，這位楊非子醫道精深，用毒之能，天下第一，武功也算是一流高手，只是有一宗壞事！」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大伯可是說他，很難駕馭？」

柳鳳閣道：「他生具反骨，不願屈居人下。」

夏秋蓮道：「大伯之意，可是要殺了他麼？」

柳鳳閣道：「事實上大局已定，留了他，却很難再改變目下現狀。」

夏秋蓮說道：「多謝指點，弟媳明白了。」

目光轉到了楊非子的身上，接道：「楊非子，你想死想活？」

凌度月在幾人對話之間，也曾暗作盤算，如何能出其不意，先制住夏秋蓮，然後，再以她生死，脅迫柳氏三兄弟就範，至不濟，也可以使他們放了楊非子。

只聽夏秋蓮柔聲說道：「楊非子，你聽到了麼？」

楊非子道：「聽到了，三夫人似是不太信任在下……」

夏秋蓮接道：「但你如能親手殺死了凌度月，那又情勢不同了。」

楊非子道：「夫人，你點中了我的穴道，在下如何下手。」

夏秋蓮接口道：「你眞肯殺死凌度月麼？」

楊非子道：「殺了凌度月，我可以活

下去，是麼？」

夏秋蓮道：「是！」

楊非子道：「那就只好殺了他，總不成要他活着，我去死吧！」

夏秋蓮纖掌一揮拍在了楊非子的右臂之上。

楊非子吁一口氣，緩緩站起身子，運氣一試，不禁臉色一變，道：「三夫人，在下的穴道，並無解去。」

夏秋蓮說道：「够了，你身上的力道，足可以殺死凌度月，只要他眞正受傷才行。」

楊非子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接道：「夫人，點穴術，也能控制力道，在下今日是初聞高論。」

三夫人笑一笑，道：「楊神醫，你很精明，但你要學的東西，還很多，我對你用的不是點穴手法。」

楊非子吁一口氣，站起身子，緩步向凌度月行去，一面問道：「三夫人，可否見告，你用的什麼手法？」

夏秋蓮道：「截脈手，不知楊神醫聽過沒有？」

楊非子道：「沒有，看來，三夫人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夏秋蓮道：「楊神醫，快些下手吧，殺了凌度月，我們使你回復所有功力。」

楊非子行到了凌度月的身前。

緩緩蹲了下去。

凌度月也够沉着的，竟然一動也不動一下。

三夫人的精明，使得楊非子和凌度月，連傳聲之術，也不敢施用，恐怕口齒啓動，引起了三夫人的疑心。

凌度月心中已然有了準備，但等楊非子掌勢落下之後，立時就借機會一帶，先把楊非子置於保護之下，然後，再全力一拚。

心中念動，正在運勁，陡聞一陣步履聲奔了過來。

來人的速度很快，一眨眼間，人已到了三夫人身前。

是柳若梅。

三夫人一皺眉頭，說道：「妳來此作甚？」

柳若梅低言數語。

三夫人一皺眉頭，沉聲說道：「有這等事。」

突然一側身，行了過來，連出兩指，點了楊非子和凌度月的穴道。

一揮手，接道：「咱們走吧！」

帶着柳氏三兄弟，疾步而去。

大廳中，只留下了柳若梅，楊非子和凌度月。

柳若梅低聲道：「我娘眞點了你們的穴道？」

楊非子道：「自然是眞的了。」

柳若梅低聲道：「目下是不能解開你們穴道，所以，希望你們合作一些。」

楊非子道：「如何一個合作之法？」

柳若梅道：「我帶你們到牢中去休息一下。」

凌度月一直不開口，只是冷冷的望了柳若梅兩眼。

楊非子道：「那大牢離此很遠麼？」

柳若梅道：「就在大廳的下面。」

楊非子站起身，道：「你母親在楊某人身上佈下了兩種禁制。」

凌度月緩緩站起身子，一把抓住了楊非子，道：「柳姑娘，你請帶路吧，我們這般樣子，不願有太多的人看到，那裏路最近？」

柳若梅接道：「跟我來吧！」

行到大廳一角，果然耳際間，一陣軋軋輕響，見大廳一角的牆壁間，早已開了一處門戶。

柳若梅扶着楊非子，楊非子牽着凌度月，行入了門戶之中。

地牢就在大廳下面，用青石砌着一間牢室。

室內不大，頂多可容四人。

守牢的人，似是認識柳若梅，神色間很恭敬。

柳若梅道：「把他們關起來。」

守牢大漢應了一聲，打開牢門。

柳若梅把兩人推入了牢門之後，順手拍開了楊非子的穴道。

直到此刻，楊非子才確定，她是眞心相救。

柳若梅輕輕吁一口氣，道：「兩位，識時務者爲俊傑，一個人如是死了，什麼心願，也無法實現了，對麼？」

守牢大漢順手帶上鐵柵門，道：「姑娘。」

柳若梅道：「好好照顧他們，不要虐待……」

守牢大漢躬身一禮，道：「屬下記下了。」

柳若梅轉身而去，片刻間，走的踪影不見。

楊非子吁一口氣，低聲道：「凌少兄，你的穴道幾時被解開的——」

凌度月道：「不久之前。」

楊非子道：「可是那位三夫人……」

凌度月笑一笑，說道：「楊前輩，別的不管如何，咱們暫不作主，先說說那位三夫人的事。三夫人和老前輩說的條件，想是不能履行了。」

楊非子一皺眉頭，道：「咱們也沒有打算離開。」

凌度月低聲道：「老前輩是否已想出對付三夫人的辦法？」

楊非子道：「沒有，不過，在下倒有一個自己的想法！」

凌度月道：「可否說給在下聽聽。」

楊非子點點頭，說出了一番話來。

凌度月也聽得頻頻點頭。

這地方，是在地下，不見日月。

但在人的感覺中，似乎是天色更黑了一些。

不錯，外面天色確然又到了夜晚。

牢室中本來有一盞油燈，此刻却也熄去。

牢室中，也更見黑暗。

忽然間，響起了一個很清明的聲音，似乎是地牢門被人打開。

耳際間，響起了柳若梅的聲音，道：「老李，你在那裏？」

但聞那守牢的人，應聲道：「區區在此。」

柳若梅緩步行了過去，道：「你怎麼不點起燈火。」

老李道：「麻煩的很。」

一陣輕微步履之後，耳際間又響起柳若梅的聲音，道：「你怎麼不抱抱我。」

老李的聲音，有些發抖，道：「這個，屬下怎敢。」

柳若梅道：「不要緊，我不告訴我媽就是。」

老李道：「如此，如此在下就斗胆從命了。」

片刻後，忽然間響起一聲悶哼。

燈光一閃，亮起了一道火熠子。

借這點火光，凌度月已看清了地牢中形勢。

那叫老李的看守人，早已躺在地上，胸前還在流着鮮血。

只見柳若梅由那老李身上，找出了鑰匙，打開了柵門，道：「我確定在大廳中舉行慶功酒宴，酒宴已過，要立刻進入石牢，取你們之命。」

楊非子道：「哦！姑娘是……」

柳若梅接道：「我是來救你們的，這個包裹中，有兩套衣服，都是守在廳中的人穿着。」

楊非子道：「多謝姑娘。」

柳若梅忽然歎口氣，道：「我只能這樣帮你們了，你們能不能逃出重重警衞，你們只好碰碰運氣了。」

也不待兩人回答，轉身而去。

楊非子和凌度月，換了一身黑色武士裝。

然後，走出了牢門。

柳若梅的年紀不大，但辦起事來，却是很有計劃。

留下給兩人的衣服，竟然十分合身。

楊非子當先而出，向外行去。

費了一頓飯之久，楊非子才找到了門戶，行出地牢。

大廳中燭火輝煌，擺了兩桌酒宴。

四週佈滿了黑衣武士。

兩人看過了，那些黑衣人的衣着，和自己完全一樣。

站在秘門旁側的兩個黑衣人，回頭望了兩人一眼。

但却無人喝問。

兩人穿着那黑色衣服，和這些武士們完全一樣。

兩人就這樣混了出來。

立刻加入了武士羣中。

只見三夫人，舉起手中的白玉酒杯，道：「大伯、二伯，來！我這個作弟妹的，先敬兩位一杯，希望從此之後，你們三兄弟，別再互相慘殺。」

柳鳳閣道：「慚愧，慚愧，我這個作大哥的，如是有領導之能，怎會和兩個弟弟，鬧的兵刃相見，我先自罰一杯。」

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

柳鳳山道：「老三，是我派的刺客，在開封府，對你行刺，來！對不起你，我敬你一杯。」

柳老二，也仰面喝了一杯。

柳鳳剛道：「兩位兄長，小弟也有對不住兩位之處，怎能只怪兩位兄長，我也自罰一杯。」

柳鳳閣道：「咱們三兄弟，能够放下兵刃，坐在一桌上，叙叙兄弟之情，那全是三弟妹的功勞，咱們應該敬她一杯。」

柳鳳山，柳鳳剛，全都端起了酒杯，面對三夫人。

三夫人緩緩舉杯，道：「大伯、二伯的盛情，小妹感激不盡。」

舉杯放到唇邊。

忽然間，手兒一鬆，白玉杯拍的一聲落在地上。

廳中站了不少的人，但却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那玉杯掉落在地上的，聲音很響，所有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只見柳氏三兄弟，忽然齊齊一皺眉頭，伸手捧住了小腹。

似乎是突然之間，三個人，一齊腹疼起來。

柳鳳剛臉色一變，道：「秋蓮，這是怎麼回事？」

夏秋蓮舉手理一理鬢邊的秀髮，道：「鳳剛，說起來，我這個作妻子的，實在是有些對不起你。」

腹疼劇烈，柳氏三兄弟，都疼的大汗滾滾而下。

柳鳳閣道：「莫非是，你在酒中下了毒。」

夏秋蓮格格一笑，道：「大伯，不幸的是被你說中了。」

柳鳳山雙目圓睜，道：「為什麼？為什麼？」

似乎是一說話，腹疼就加劇了很多，柳鳳山連問了兩句為什麼？疼的也問不下去。

夏秋蓮柔音細細的說道：「為了你們柳家這龐大的財富。」

柳鳳剛咬着牙，盡量把聲音放的平和一些，道：「秋蓮，我們三兄弟都很感激妳，妳為什麼還要下這樣的毒手？」

夏秋蓮笑一笑，道：「鳳剛，我是不得已……」

聲音平靜一些，痛苦也好像可以減輕了一些，柳鳳剛仍然能接口說道：「不得已，難道有人逼你。」

夏秋蓮道：「是啊！如是沒有人在後面策劃，我這個婦道人家，怎能下得如此的毒手？」

柳鳳山道：「什麼人？叫出來讓我們看看。」

夏秋蓮道：「這一點很抱歉，只怕你們無法見他了。」

柳鳳山道：「大哥，三弟，我們錯了，她究竟是姓夏啊，不姓柳。」

柳鳳閣道：「對！一筆寫不出兩個柳字來。」

柳鳳剛輕輕歎息一聲，道：「大哥，二哥，我很對不住你們。」

柳鳳閣道：「你仔細和弟妹談談吧！她究竟想要什麼？咱們就送她些什麼。」

柳鳳山道：「大哥說的不錯，金銀財物，都是身外之物，三弟妹如是喜歡，你們拏走就是。」

柳鳳剛目光轉注到夏秋蓮的身上，道：「秋蓮，妳都聽到了？」

夏秋蓮點點頭，道：「大伯，二伯，說話的聲音都很高，我這個做弟妹的，倒也不便欺騙什麼了。」

柳鳳閣道：「對！什麼話咱們攤到桌子面上講。」

夏秋蓮笑一笑，道：「事情很明白，弟媳受人命，在酒中下了毒，這毒將無法解。」

柳鳳山說道：「那是說，我們要死定了。」

夏秋蓮道：「這個，弟媳不敢說，不過，八成是沒有希望了。」

柳鳳剛道：「秋蓮，看在咱們夫妻一場的份上，我請你答應我一件事。」

夏秋蓮道：「什麼事？」

柳鳳剛道：「我只想知曉，究竟是什麼人，要你加害於我。」

夏秋蓮道：「夫君，你就要死了，知曉什麼人加害於你，你心中定然十分難過，是麼？」

柳鳳剛道：「嗯！」

夏秋蓮道：「這就是了，那又為什麼一定要知曉呢？」

柳鳳剛說道：「因為，我要看看那是一位什麼樣的人？你竟甘願為他，謀害親夫？」

夏秋蓮格格一笑，道：「夫君，你相信不相信，那人是楊非子。」

站在楊非子身側的凌度月，不自覺的望了楊非子一眼。

楊非子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柳鳳剛搖搖頭道：「我不信，不可能是楊非子。」

楊非子施用傳音之術，道：「看來，柳老三還有點頭腦。」

夏秋蓮格格一笑道：「總不會是凌度月吧？」

柳鳳剛道：「這倒有點接近了。」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以我看這一位柳老三，是完全沒有頭腦。」

兩人相視一笑。

柳鳳閣苦笑一下，道：「老三，我看三弟妹，是和咱們兄弟在開玩笑吧！」

夏秋蓮道：「這是認眞的事，三位都已經身中奇毒，難道還不肯相信麼？」

柳鳳剛道：「我們兄弟不要求解藥，也不要求你放過我們，我們只是想知道那位幕後人物是誰？這要求不算過份吧！」

夏秋蓮道：「我希望你能答應我一件事，咱們交換出那幕後人物的身份。」

柳鳳剛道：「妳說。」

柳鳳閣道：「我們兄弟的性命，都已落你掌握，還有什麼秘密可言，只要我們能辦到的，全都答應。」

夏秋蓮道：「聽說，這總號之中，有一座寶庫。」

柳鳳閣道：「不錯，不過，鑰匙不在我的手中。」

夏秋蓮道：「哦！那鑰匙現在何人的手中呢？」

柳鳳閣道：「我母親。」

夏秋蓮道：「除了那寶庫之外，福記銀號，應該有一本賬冊，對麼？」

柳鳳閣道：「這個由我保存，立刻可以交出來。」

夏秋蓮道：「大伯，看起來，你是個很合作的人。」

柳鳳閣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我發覺，我們已經完全沒有抗拒的餘地了。」

夏秋蓮道：「好！大伯，如肯交出賬冊，我就可以告訴你那位幕後的人。」

柳鳳閣伸手由身上，取出了兩把鑰匙，放在木案上，道：「弟妹，在這裏了，這是那隻鐵櫃的鑰匙。」

夏秋蓮緩緩收了起來，道：「鳳剛，你還裝作什麼？」

柳鳳剛呆了一呆，道：「秋蓮，你說什麼？」

夏秋蓮道：「目下，咱們已經控制了大局，你也不用再……」

柳鳳山冷笑一聲接道：「老三，你眞是唱做具佳啊！」

柳鳳剛道：「我和你們一樣中了毒，受制於人。」

柳鳳山道：「不同的！我們是眞的，你却是裝作的。」

柳鳳剛道：「如是，我派人對付你們，也許還可以，但咱們兄弟面對面，我如何能下得手，你……」

柳鳳閣接道：「老二，我看老三不像是裝作的。」

柳鳳山道：「還不相信，老大，你沒有聽到他老婆叫他麼？」

柳鳳剛怒聲喝道：「夏秋蓮，你謀害親夫，要我的命，但為什麼？還要在我們死去之前，挑撥了我們兄弟的情感，叫我死不瞑目。」

夏秋蓮嫣然一笑道：「鳳剛，這台戲快要唱完了，你那位兄弟，如若是眞的找不出什麼是幕後人物，那才是眞的死不瞑目啊！」

柳鳳山道：「老大，聽聽，別忘了，他總是十餘年的夫妻啊！」

柳鳳剛臉色冷肅，道：「夏秋蓮，你究竟是什麼人？」

夏秋蓮道：「天下第一豪富，柳鳳剛柳三爺的夫人。」

柳鳳剛突然飛身而起，直向夏秋蓮撲了過去。

右手一揮，迎面劈下。

夏秋蓮一閃避開，回手拍出了一掌。

柳鳳剛身中奇毒，運轉已不靈活，夏秋蓮掌勢很快，蓬然一聲，擊中了柳鳳剛的後背。

但聞蓬然一聲，柳鳳剛整個身軀，被這一掌擊的摔在地上，吃了滿嘴的泥土。

夏秋蓮口中啊喲一聲，伏下身去，扶起了柳鳳剛，道：「你怎麼，這樣沒用，這一掌你應避開的。」

柳鳳剛滿口流出鮮血，神容凄慘，冷冷說道：「夏秋蓮，你好狠的心，好惡毒的手段，不但給我們服了奇毒，而且，還加入了散功的藥物。」

夏秋蓮道：「江湖風險多，以後，你要多多小心啊！」

柳鳳剛怒道：「你如還有一點良心，還念咱們夫妻一場的情意，你就告訴我那幕後是何許人，然後，殺剮任憑於你。」

夏秋蓮歎息一聲，道：「鳳剛，你眞的要知道他是誰麼？」

柳鳳剛點點頭，道：「我們兄弟，要黃泉路上結伴行，在陽世之間，我們相處的不好，希望能在陰曹地府中，恢復我們兄弟的情意。」

夏秋蓮道：「大伯，二伯，你們怎麼說？」

柳鳳閣道：「你只要說了實話，咱們

兄弟，死而無憾。」

夏秋蓮道：「好吧！你們要知曉內情，我就據實告訴你們了。」

柳鳳閣道：「三弟妹請說吧。」

夏秋蓮舉手一招，道：「你過來吧！我先告訴大伯。」

柳鳳閣道：「爲什麼只告訴我一個人，妳說大聲一些，我們豈不是聽到了。」

三夫人道：「不行，非要你大伯轉告他們不可。」

柳鳳閣嗯了一聲，行近了夏秋蓮。

夏秋蓮突然一揮手，擊在柳鳳閣的前胸之上。

柳鳳閣一張口，噴出一口鮮血，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向後退了五步，仍然站立不穩，一屁股坐在地上。

夏秋蓮格格一笑，道：「柳鳳山，你想不想知道，那謀算你們的是什麼人？」

柳鳳山道：「其實，什麼人都是一樣，我們快要死了，不論什麼人？加害我們，都是一樣，難道變了鬼，眞還能報仇不成？」

夏秋蓮冷冷道：「看來，還是二伯想的開。」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你們壽命，至多還有一頓飯的時光，你們有什麼遺言沒有？」

柳鳳剛道：「賤人，想不到，我在臨死之前，妳還要這樣作耍於我，妳眞是天下第一等無情之人。」

夏秋蓮淡淡一笑，柔聲說道：「鳳剛，你還記得我告訴你的一句話麼？」

柳鳳剛道：「什麼話？」

夏秋蓮道：「洞房花燭之夜，我要全身而退，你却堅持要留我下來，那時，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我是一個不吉祥的女人，不要太接近我，更不應娶我，你却是偏偏不信，如今，證實了，只怕你已經悔之晚矣了！」

柳鳳剛道：「這些年來，我一直未虧待過你，我有什麼不對？」

夏秋蓮緩步行近了柳鳳剛道：「鳳剛，看在咱們夫妻份上，我可帮你個忙。」

柳鳳剛道：「哦！」

夏秋蓮道：「你們服用之毒，十分强烈，發作之時，人也十分痛苦！」

柳鳳剛道：「是！」

夏秋蓮道：「目下，你連自絕一死能力，也完全失去了，所以……」

柳鳳剛接道：「所以，你想帮忙我早些死去。」

夏秋蓮點點頭，道：「這全是爲了你好，我知道，那筋肉收縮的痛苦，超過了一個人所能的忍受，所以我想成全你！」

柳鳳剛道：「可以，但我還想請問一件事。」

夏秋蓮道：「說。」

柳鳳剛道：「柳若梅，究竟是不是我柳鳳剛的骨肉？」

夏秋蓮道：「你一定要知道麼？」

柳鳳剛道：「是！」

夏秋蓮搖搖頭，道：「不是！」

柳鳳剛道：「她是誰的孩子，可以告訴我麼？」

柳鳳山道：「老三，看開些，她連你一樣的下毒追命，偷人養漢，那又算得什麼？」

夏秋蓮點點頭，說道：「柳老二，你記着，我帮着鳳剛死了之後，我才找你算賬。」

但聞柳鳳山道：「三弟妹，我看不勞你費心了。」

突然轉身，一頭撞向牆壁上。

但聞蓬然一聲，柳鳳山撞到了牆上。

人牆相撞，柳鳳山頭上撞了一個大包，但仍然好好的活着。

三夫人說的不錯，他們連自絕一死的能力，也消失不見。

柳鳳剛突歎一口氣，道：「夫人，妳多珍重，我要先走一步了。」

緩緩閉上雙目，右手已從身上取出了一把七首。

夏秋蓮道：「不用多費事了。」一指點中了柳鳳剛的死穴。

柳鳳山緩緩站起了身子，道：「弟妹，怎麼樣，要不要也帮我一個忙。」

夏秋蓮道：「尋死？」

柳鳳山道：「是！妳寸陰如金，也無暇在此多留一刻，何不早殺了我們……」

回顧了柳鳳山一眼，夏秋蓮緩緩說道：「二伯，告訴我你是不是有些想死。」

口中說話，目光却暴射出一股寒芒。

柳鳳山回顧了一眼，道：「三弟妹，我和大哥，是不是，都還有選擇機會？」

夏秋蓮道：「沒有，你們只有回答我問話的機會。」

柳鳳山道：「哦！」

夏秋蓮道：「但那不是說，你們一定非死不可，你們回答我的好，也許可以不死。」

柳鳳山望望柳鳳剛的屍體，道：「三弟妹，有一點，我想不清楚，你爲什麼要突然下手，殺死老三？」

夏秋蓮微微一笑道：「先殺了他，那是說明了他的重要，因爲，我們夫妻十幾年，我怕我會突然改變了心意！」

柳鳳山道：「妳改變了什麼心意？」

夏秋蓮道：「回念起夫妻之情，我無法下得手。」

柳鳳閣道：「這麼說來，弟妹，也是被人所迫了。」

夏秋蓮道：「大伯，究竟見多識廣的人，一猜就中了。」

柳鳳山道：「三弟認識那個人？」

夏秋蓮道：「是！」

柳鳳山道：「三弟妹，又不想把消息，傳了出去，所以，乾脆一刀殺了他。」

夏秋蓮道：「正是如此。」

柳鳳山道：「好像是我這個作二哥的，沒有見過那個人？」

夏秋蓮道：「所以，你可以不死。」

柳鳳山道：「三弟妹的意思，是說，我和老大……」

夏秋蓮道：「別說老大的事，自己只管你自己就行了……」

語聲一頓，接道：「過來，替小妹辦一件事。」

柳鳳山怔了一怔，緩步行了過去。

夏秋蓮道：「二伯，你和大伯，兩個人中，只能活一個，你看，那一個活着好些？」

柳鳳山道：「非要如此不可，那就聽弟妹的吩咐了。」

夏秋蓮道：「我這有一把刀，你們兩兄弟商量一下吧。」

柳鳳山道：「商量什麼？」

夏秋蓮道：「你們兩兄弟，要死一個，看看是，那一個死。」

柳鳳山沉吟了一陣，伸手取過七首，道：「老大，你死還是我死？」

柳鳳閣道：「兄友弟恭，我這作老大，自然是先讓你作弟弟的選擇了。」

柳鳳山道：「我想，還是我作弟弟的先死算了。」

口中說話，手中的七首，却突然回手一送，刺入了柳鳳閣的前胸之中。

這是他早已看好的位置，這一刀下去正好刺中了柳鳳閣的心臟，一刀斃命。

夏秋蓮讚道：「好刀，又快又準。」

柳鳳山道：「我們三兄弟，似是只餘下我一個了。」

夏秋蓮道：「說的是啊，你一個人活着，是不是有些痛苦！」

柳鳳山道：「事已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夏秋蓮道：「所以，我這作弟妹的，又覺着很抱歉了。」

柳鳳山道：「不要緊。」

夏秋蓮道：「但你們骨肉之情，是何等深重，你一刀殺了他，內心之中，是不是很難過？」

柳鳳山道：「確是如此。」

夏秋蓮道：「你心中後悔了？」

柳鳳山道：「說不上痛苦，只是有一些傷感罷了。」

夏秋蓮道：「小妹倒有一個辦法，但不知二伯願否聽從？」

柳鳳山道：「妳說說看吧？」

夏秋蓮道：「你如能自絕而死，我相信，就好過多了。」

柳鳳山呆了一呆，道：「弟妹的意思，是要我也死了。」

夏秋蓮道：「本來，我不想讓你死的，但看看之後，我覺着，你死了，倒也乾脆。」

柳鳳山苦笑一下，道：「弟妹，我可以死，但我只求一事。」

夏秋蓮道：「說說看？」

柳鳳山道：「我是想見見那一位幕後人。」

夏秋蓮道：「他並不在此地。」

柳鳳山道：「能不能說出他是誰？」

夏秋蓮道：「他凌度月，很年輕，也很俊美……」

柳鳳山道：「是凌度月？」

夏秋蓮道：「好像是吧？」

這時隱在暗中的凌度月，再也忍受不住，突然向前一步，行入塲中，道：「三夫人，凌某人和妳何仇何恨，爲什麼，把這些罪惡，都加諸到我的身上呢？」

夏秋蓮大感意外的望了凌度月一眼，道：「你怎麼出來了？」

凌度月道：「跑出來的。」

就在這兩句話的工夫，夏秋蓮已然恢復了鎮靜。笑一笑，道：「我知道，是那鬼丫頭，放你出來的。」

凌度月道：「不論是什麼人，放我出來，似是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妳這個人……」

夏秋蓮接道：「我怎麼樣？」

凌度月道：「你殺害親夫，却又叫別人兄弟相殘。」

夏秋蓮道：「柳家造的孽太多，這是報應。」

凌度月道：「報應，這話怎麼說？」

夏秋蓮道：「我和他們柳家，結了兩代的寃仇——」

楊非子快步行了出來，接道：「夏秋蓮，你不但安排了柳家兄弟的互相殘殺，挑起了江湖這一塲刼難。」

夏秋蓮道：「不錯，這些事，都是我一手安排的。」

楊非子道：「你一個小婦人，爲什麼，竟然安排了這樣一塲大事，恐非一個人之力了。」

夏秋蓮道：「楊非子、凌度月，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你們走吧。」

凌度月笑一笑道：「咱們如是肯就這樣走了，那就根本不會來的了。」

夏秋蓮道：「哦！那你們準備怎麼辦呢？」

楊非子道：「三夫人逼死柳家兄弟，要他們自相殘殺而死，必然是早已想出了控制他們的辦法了？」

夏秋蓮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柳氏兄弟，又不是很大方的人，如若我沒有控制他們的辦法，他們怎會如此聽話？」

楊非子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二物不算毒，最狠婦人心。」

忽見刀光一閃，柳鳳山突然揮手一刀，刺向了夏秋蓮的前胸之上。

這一擊快速絕倫，刀光一閃，直刺向夏秋蓮的前胸。

夏秋蓮早已有備，嬌軀一閃，避過一刀，右腳無聲無息的飛了起來，踢在了柳鳳山的小腹之上。

那是天下最好看的一雙小腳，但中人之後，却有着無比的威力。

柳鳳山大叫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夏秋蓮身軀一閃，繞到了柳鳳山的身後，一掌拍出。

柳鳳山一跤跌摔在地上。

這一跤，摔倒下去之後，就未再掙動過。

楊非子、凌度月沒有出手援救，只是冷冷的望着夏秋蓮。

夏秋蓮伏下身子，輕輕吁一口氣，道：「死了，可憐柳家偌大一份家產，不知要歸何人之手了。」

凌度月道：「柳家三兄弟，都已死去，自然是名正言順的落入你三夫人的手中了。」

夏秋蓮笑一笑，道：「凌少俠，可是覺着，我很在乎這份家產麼？」

凌度月道：「除此之外，在下想不出你爲什麼要柳家三兄弟一齊死絕。」

夏秋蓮道：「那是因爲，他們作惡太多……」

凌度月冷冷接道：「你把我們關起來，也是因爲我作惡太多麼？」

夏秋蓮道：「我有很多殺死你們的機會，但我沒有出手。」

凌度月道：「那倒未必，咱們一直很

小心的戒備着。」
夏秋蓮歎口氣，道：「兩位請看看，這四週佈滿了人手，他們都是我安排的人，只要我一聲令下……」
楊非子冷冷接道：「他們就會全力的攻向我們，對麼？」
凌度月道：「這可是威脅我們？」
三夫人說道：「不是，而是要和兩位情商，我報的私仇，並非是貪圖柳家的財物……」
楊非子低聲道：「凌少兄，沉着一些，咱們摸清楚她的用心，再作道理。」
凌度月點點頭。
楊非子道：「三夫人，如今柳家三兄弟已經死去，你準備作何打算。」
三夫人笑一笑道：「兩位請暫時退出此地……」
凌度月接道：「你要撵走我們。」
三夫人道：「柳家的善後要處理，他們勢力龐大，牽扯上官府中很多的人，也正因如此，這三個人一死，就不願被牽入進去，民不追，官不究，我想這一椿大案子，很可能就這樣不了了之。」
楊非子道：「這樣簡單麼？」
三夫人道：「就是這樣簡單，看起來，越是複雜的事，有時間，處置起來，偏偏十分簡單。自然，要有一個人出面辦理喪事。」
楊非子道：「就是你三夫人了？」
夏秋蓮道：「我是三夫人，我自然具有了辦喪事的身份……」
語聲一頓接道：「兩位肯信我麼？」
楊非子道：「怎麼說？」
夏秋蓮道：「兩位如是肯信任我，那就立刻帶着你們的人手，退出此地。」
楊非子道：「為什麼？」
夏秋蓮道：「給我十天時間，讓我辦好這裏的喪事，如是一個處置不好，立刻會引起官場，和武林中的騷動，他們三個人，自然還有一些心腹、好友，散佈江湖，所以兩位實在用不着淌這次混水了。」
楊非子道：「夫人十日後，對我們有個什麼交代？」
夏秋蓮道：「把柳家這金銀號交給你們如何？」
楊非子道：「如是早上半年，在下一定雀躍三尺，現在麼，不用了。」
夏秋蓮道：「那麼，兩位要什麼？」
楊非子道：「三夫人，可是想以柳家這份龐大的財富，買通我們。」
夏秋蓮道：「這麼辦吧，十日後，夜晚二更，我在這大廳中恭候兩位大駕。」
楊非子道：「夫人，準備十天，對付我們。」
三夫人道：「去吧！十天後來，我會對兩位有個交代。」
凌度月道：「為什麼，要十天？」
夏秋蓮道：「大約有十天時間，我才能辦完這裏的事！」
凌度月道：「好吧！但在下一些同來的好友，是否要一起離去呢？」
夏秋蓮道：「自然要他們離去，我已把他們集中於一處地方，但不知，他們是否有所傷亡。」
凌度月道：「夫人，果眞如此，眞有一些迷惘了。」
回顧了楊非子一眼，道：「老前輩，我們應該如何？」
楊非子苦笑一下，道：「目下，我們只有這樣辦了，先離開此地。」
夏秋蓮說道：「希望兩位，能夠相信我。」
凌度月道：「好！咱們再相信夫人一次。」
夏秋蓮道：「好吧！兩位請先到門外等候，我立刻帶他們離開此地。」
凌度月、楊非子，互相望了一眼，大步離去。
夏秋蓮道：「兩位請在大門外面等上一盞熱茶工夫，我立刻把諸位同來的人，送到大門外面。」
凌度月、楊非子也未多問，轉身向前面行去。
夏秋蓮很守信約，兩個人行到大門口處，等候不久，三夫人果然如約把杜天龍等，送出了大門外面。
凌度月檢點人數，竟然是全無傷亡。
找到客棧，住了下來，靜靜的等候十日之約。
自然，這十日之內，也曾有着不少的人，到柳家宅院的大門外看過。
但見柳家大門緊閉，已不復昔日豪華、壯闊的景像了。
為了遵守信約，凌度月悶了十個夜晚，也未到柳府中查證過。
好不容易，等候了十天，凌度月滿懷狐疑，重入柳家的大宅院。
他奇怪，那柳夫人在這些時日之內，不見發喪。
柳家福記的銀號，也不見開張。
但最使凌度月等驚訝的，柳家莊院中，那樣多武林高手，竟然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那些都不是安份守己的人，為甚麼，竟然會如是的寧靜。
滿懷奇思，怪想，行到了柳家總號。
輕叩門環，木門呀然而開。
開門的是一位全身白衣的女婢。
只見她欠欠身，道：「閣下是凌少俠吧？」
凌度月道：「正是在下。」
白衣女婢道：「夫人吩咐過奴婢，楊神醫、杜總鏢頭，和王人傑王鏢頭，過刀雷老英雄，五個人進去，別的人不用去了。」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這個，諸位有何高見？」
歐陽明這些時日中，傷勢已癒，笑一笑，道：「我們留在外面更好，必要時也好入內接應，咱們就在對面酒樓等候。」
凌度月道：「好吧！在下先進去看看，如有警兆，立刻傳話出來。」
約定了連絡的信號，凌度月等五個人，進入了柳家的宅院。
蓬然一聲，白衣女婢，關上了木門，舉步向前行去。
緊隨女婢身後，行過了一重庭院。
只行過一重庭院，凌度月立時感覺到不對。
但見庭中殘葉和落花處處，竟似很多天，沒有人打掃。
滿庭的寧靜，反使人有着一種陰森的感覺。

這是大宅院，重院、叠閣、庭院羅佈，住上三兩百人，也不算多。何況，凌度月早知道了，這裏有很多的人。
但一路行去，却不見人踪何處。
第三重庭院的正廳，敞開着大門。
凌度月只覺一股沉悶之氣充塞胸頭。
白衣女婢行到了大廳門外，欠欠身道：「諸位，請進吧！夫人在大廳恭候。」
凌度月嗯了一聲，領先而入。
寬敞的大廳中，就算是坐上一百人，也不算擁擠。
但却只坐了兩個人。
母女兩個人。
是夏秋蓮和柳若梅。
那是一張很大的金交椅，放在大廳的中間。夏秋蓮沒有站起身子，只伸手指一指，身前排好的五張木椅，道：「諸位請坐吧！」
凌度月依言坐了下去。
夏秋蓮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問呢？還是我自己說。」
凌度月道：「咱們問吧！這樣會清楚一些。」
三夫人臉色有些蒼白，眉宇間透着倦容，似乎是這些時間中她一直沒休息過。
回顧了楊非子等一眼，凌度月緩緩說道：「這裏似是很多的人？」
三夫人道：「是！不過，走的走，死的死了。」
凌度月怔了一怔，道：「走了多少，死了多少？」
夏秋蓮道：「走了三十八位，死了一百九十五個。」
不但凌度月聽得呆住了，就是楊非子等，也聽楞在當地。半晌之後，楊非子才緩緩說道：「走的三十八位是什麼人？」
夏秋蓮道：「是柳家銀號中眞正做事的人，他們只是規規矩矩的經營生意，不問江湖中的是非。」
杜天龍道：「死的人呢？」
夏秋蓮道：「十之八九，都是江湖中人，柳家三兄弟的屬下打手。」
凌度月道：「什麼人殺了他們。」
夏秋蓮道：「我！」
凌度月道：「那樣多人，夫人如何殺了他們呢？」
夏秋蓮道：「用毒，楊大夫該明白，只有用毒，才是最不費氣力殺人方法。」
凌度月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妳也是用毒高手。」
夏秋蓮點點頭，道：「我不在楊非子用毒手段之下。」
楊非子道：「為什麼？」
夏秋蓮道：「為了使江湖上平靜一些時日，為了使柳家這龐大的財富，能用於有益於人間方面。」
凌度月道：「夫人，就這樣，能毒殺一百九十五個人？」
三夫人苦笑一下，道：「凌少俠，聽過麼？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二物不算毒，最狠婦人心……」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我把柳家的人，全都殺死，也不能留下為柳家作事的奴才。」
凌度月道：「是怎麼回事？」
三夫人道：「柳家已經富可敵國，但他們還不滿足這龐大的財富，所以，仍然不擇手段的強取，豪奪，使這龐大的財富，愈來愈多。」
楊非子道：「只為了這些。」
夏秋蓮道：「我父親和一家十七口人，全都死在柳家的人的手中，柳家三兄弟中的老大、老三，都是兇手……」長長吁一口氣，接道：「那是柳家兄弟的年紀不大，但手段却很辣，兩把刀，殺了不少的人，我母親，就死在了兩人的刀下……」
雷慶接道：「三夫人的令尊是……」
三夫人接道：「先父雲飛。」
雷慶道：「白衣劍客雲飛。」
三夫人點點頭，道：「所以，我也很喜歡穿着一身白衣。」
此刻，她就穿着一身白衣，雪一般的白衣，白裙。
雷慶說道：「那麼姑娘，為什麼姓夏呢？」
三夫人道：「先母姓夏，我只好隨母姓了。」
楊非子道：「柳家為什麼？殺了你全家。」
夏秋蓮道：「為了一批珠寶，價值很高的一批珠寶，柳家就夜入雲府，斬盡殺絕，除了我之外，未留下一個活口。」
凌度月道：「夫人，怎麼會被留下來呢？」
夏秋蓮道：「他們沒有想留下我，但我運氣好，糊糊塗塗的跌入了床下面，就在那裏目睹這場血腥的屠殺，可憐雲家的男女僕從，全都死在了柳家人的手中，這個仇，我要不要報？」
楊非子點點頭，道：「應該，但不知那時間，妳有幾歲。」
三夫人說道：「四歲多一些，不到五歲。」
楊非子道：「二十幾年了。」
夏秋蓮點點頭，道：「算起來，應該有廿五年了。」
凌度月道：「夫人，現在，事非已明，不知夫人，還有什麼打算？」
三夫人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凌少俠！」
凌度月說道：「什麼事，在下恭候吩咐。」
三夫人舉手一招，一個人快步行了過來。三夫人低聲吩咐那人兩句。
那人點點頭，快步離去。
目睹那人離開遠去之後，凌度月心中暗道：看來，這座天下第一富豪之家，潛藏無數的神秘，也隱藏着無數的凶險。
目下，只是暫時平息了一場紛爭，但却已開始在醞釀第二個紛爭。
只聽三夫人柔聲說道：「凌少俠，山西柳家的人，死的死，傷的傷，目下已經沒有一個能管事的人了。」
凌度月道：「啊！」
夏秋蓮道：「我想這龐大的財富，不論任何一個人的手中，都可能使那人得隴望蜀，野心重生，至少，會使那個人開始墮落。」
凌度月道：「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接道：「但柳家銀號也不能倒下去，倒下去，也不知要害了多少的人，但我又不想再接管這龐大無比的財富。」

凌度月道：「夫人，不用轉彎子了，妳乾脆明白的說出來吧。」

夏秋蓮道：「我想把這批財富交出去，交給一個可以信託的人。」

凌度月道：「交給什麼人？」

夏秋蓮道：「你！」

凌度月搖搖頭道：「不行，我不會管理這筆財富，也不能繼續這龐大財產。」

夏秋蓮道：「小女對公子心儀已久，我想把她留下來，幫助你管理這龐大的財產，楊非子，杜天龍等，都請留下幫助你，小女的桃花煞太重，我也不敢要求你凌公子一定娶她，你們先處處看，三年爲期，三年之後，我會再來一趟，如是你和小女合得來，我就爲你主持婚事，如是合不來，我就帶她離開。」

凌度月道：「這個，這個……」

夏秋蓮道：「你們不用推辭了，柳家這財富，運用妥當，可以造福蒼生，如是用來爲惡，實爲人間大患，但又不能散盡它，所以，如何管理它，是一件大事，至少要一個公正純潔的人，來主持其事。」

凌度月道：「天下理財之人很多，我凌度月卻不通此道。」

夏秋蓮道：「這大財富，除了公正之外，還必得具有高强的武功，才能保護它，所以，我求凌少俠，接管這筆財富，至少，你也該暫時管理幾年，徐徐想法，散去這筆財富，不要這筆龐大的財富，流入江湖惡徒之手。」

楊非子接道：「凌少兄，你不用推辭了，老夫覺着，三夫人的處置很得宜，我們願意留下來，幫你管理財富，然後，運用這筆錢，濟貧救難，等柳姑娘長大了，交還給她。」

三夫人苦笑一下，道：「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承繼這筆財產，最好，能組成一個多人的組合，共管此事。」

楊非子說道：「對！財富如不入一人之手，由多人共管，那就容易使它用於正途。」

三夫人說道：「這件事情勞請多多諸位了……」目光轉向楊非子的身上，接道：「楊神醫，我用毒，毒死了很多人，雖然，大都用化屍丹，把他們化去，但留下了不少屍毒氣，還要勞神清理一番。」

楊非子道：「這個不勞費心。」

三夫人道：「就這樣決定，賬册已集中賬房，諸位瞧瞧去吧！我要告辭了。」

凌度月低聲道：「慢步。」

三夫人回目一笑，站停脚步。

凌度月道：「夫人，你爲什麼一定要走！」

夏秋蓮目光投注在凌度月的臉上，緩緩說道：「我許過重願，一旦報了大仇，就削髮爲尼，這也是我師父答應傳我武功的條件。」

凌度月輕哦了一聲，說道：「夫人，妳……」

楊非子道：「凌少兄，由她去吧！」

夏秋蓮笑一笑，舉手理一理飄動的長髮，邁着小脚，幌動着柳腰而去。

凌度月回頭望了楊非子一眼，道：「楊前輩，她眞會削髮爲尼麼？」

楊非子道：「應該不錯。」

凌度月道：「爲什麼呢？」

楊非子道：「太多的錢，太美的女人，都是禍害，夏秋蓮已經了解了自己。」

凌度月道：「哦！」

楊非子歎口氣，道：「青燈古佛，也許能變化了她的氣質。」

凌度月點點頭，道：「這麼說來，我們非得接管這柳家銀號不可了。」

楊非子道：「這是一種責任，至少，目下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人。」

× × ×

似乎有很多的人人事事，都未交代清楚，其實，江湖中事，像綿延不絕的人生一樣，永遠不會有眞正的結束，有結束，就有另一個開始。

凌度月如何經營柳家銀號，如何保護這筆財富，那該是另一個開始。（續完）

下期預告

新派武俠傳奇鬥智故事：「金燈盟」 臥龍生・新著

本文走武俠正宗格調描述江湖的險惡，詭譎的人心！陰、狠、毒、辣，致使多少人喪生其中！酒、色、財、氣，弄得多少人傾家蕩產！臥龍生筆下之主人翁是個文弱書生，他領導江湖一個神秘組織，以數人之微而敵天下之衆，每每智計百出，化險爲夷，出生入死爲的是什麼？

看下去保證你得到無數爲人處事的寶貴經驗，和智慧，「它」好像一盞光明的「燈」，把你帶到光明路上去！

俠情中篇技擊故事「虎胆」 東方英・新著

「虎胆」故事係作者化費數月之構思而爲本刊嘔心瀝血的一部短小精幹作品，故事內容出人意表，看後編者絕對保證你拍案叫絕！

沈勝衣傳奇故事：「紅蝙蝠」 黃鷹・新著

本文是黃鷹君繼「天刀」後最新之作，本故事集一部比一部更精彩，更離奇，更曲折，下期刊出，幸勿錯過。